

約翰衛斯理日記

第一章

一七三五年十月至一七三八年二月

一七三五年

十月十四日（星期二）

牛津皇后學院的印格罕（Benjamin Ingham）先生，倫敦某商人的兒子德拉摩特（Charles Delamotte）先生（這人幾天前曾為這工作奉獻了自己），我的兄弟衛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和我自己，乘船到格雷桑德（Gravesend），準備從那裡換船前往佐治亞（Georgia）。我們之離開本國並非為逃避匱乏（神所賜給我們的極為豐富），也不是為求取那糞土與渣滓般的功名財富，唯一的目的乃是為救我們的靈魂，完完全全地為榮耀神而活。那天下午我們知道了森摩德斯號那一條船已到格雷桑德了，我們就立即上船。

星期三和星期四我們和一兩個朋友，或在船上，或在岸上，彼此以“丟棄一切的重擔，以恆忍奔跑前面的路程”相勸勉。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我開始學習德文，希望能與日爾曼人談話。和我們同船的一共有廿六個日爾曼人。到星期日，天氣清朗，我們在甲板上舉行晨間崇拜。我先不拘形式地證道，其後為六七個人行聖餐禮。這一個小群，但願神增加它的人數。

十月廿日（星期一）

我們相信克己，即令是在至微小事上，由於神的恩惠，或許能造就自己，我們完全棄絕酒與肉，以素菜為量，主要的是米與餅乾。

十月廿一日（星期二）

我們開始過稍為規則的生活。我們日常的生活次序是這樣：早上四時至五時個人靈修，五時至七時在一起研究聖經，小心參照最早期的作品，好使我們不致於偏向自己的理解。七時進早餐，八時是公開的禱告會。九至十二時我常用於學習德文，德拉摩特學希臘文，我的弟弟寫證道講稿，印格罕則教導小孩。十二時我們又聚集報告上次聚會後各人所做的，並討論下次聚會以前的事工。一時左右我們進午膳。午膳以後至下午四時我們每人負責向一部分人宣讀或作個別談話，斟酌當時的需要而定。四時為晚禱會，或講解第二經課（正如晨間所常舉行的），或在會眾面前以真道問答教導小孩子們。五時至六時又是個人靈修時間，六時至七時我在房艙內向兩三位旅客宣講（船上有八十左右的英國人）其他的同伴也各在他們的房艙內向小數旅客講論。七時我們參加日爾曼人的崇拜會。那時印格罕就在艙裡

向凡喜歡聆聽的人宣講。八時我們又聚集，互相勉勵，互相開導。九時至十時上床休息，沒有海洋的風浪或船身的搖擺能奪去那神所賜給我們的甜蜜睡眠。

十月卅一日（星期五）

我們的船駛經丹茲（Downs）。夜裡十一點鐘我給大喧嚷聲所驚醒。不久我就知道已沒有危險。但這片刻的感悟，使我確知那每一刻都處在生命邊緣的人應該有那一種抱負。

十一月廿日（星期四）

我們的船向耶爾茅茨（Yarmouth）航路前進，但翌日被迫退回考茲（Cowes）。當我們的船停在那裡時又遇著幾次大風暴：其中一次的風暴有兩條船在耶爾茅茨損失了。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日）

夜間我因船的劇烈震動和暴風的吼號驚醒過來；我既不願意死，顯然是我的靈性資格還不夠。

十二月十日（星期三）

我們從考茲啟碇，當天下午經過尼特斯。這裡的散亂岩石和澎湃的巨浪擊打著小島的周圍，怒濤豎立，有如海中危牆，給我一個很強烈的意景：“祂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一章 一七三五年十月至一七三八年二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三六年

一月十七日（星期六）

許多人對逆風很不耐煩。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暴風驟至，大家才安靜下來，到了九點時，風浪更猛，浪潮飛越船身，擊破了房艙的窗戶，我們三四個人在那裡，都給水淹住了，還好一個衣櫥擋住我，使我避開了更大的衝擊。十一時左右我躺在大房艙裡，很快地就睡著了，然而心裡懷疑自己能否活著醒轉過來，也很慚愧自己之不願意死。一個人的心應當何等純潔，才能夠在那片刻的警告下，以愉快心境覲見神！翌晨，“祂斥責風與海，風與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一月十八日（星期日）

我們感謝神的拯救，在這方面有些人顯得很敏感，但其餘的人（多數船員在內）否認我們曾遇到危險。我難以相信那麼大的恐怖經驗竟產生這麼小的進益；可是那耳聾而聽不見愛的聲音的人，總不能因恐懼而長久順服神。

一月廿三日（星期五）

晚上，又有另一個大風暴。翌晨風浪更猛，他們不能不讓這船隨風漂流，我既然怕死，禁不住對自己說：“為何你沒有信心呢？”下午一時左右，當我剛走出大艙的門外時，浪濤已不像以前那樣洶湧，但有一個大而慢的浪潮打在船邊。一轉眼我已被捲入水中，暈迷過去，我簡直不敢希望再能抬起頭來，直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但是感謝神，我終於沒有受傷。半夜光景，風浪始告平靜。

一月廿五日（星期日）

午間，第三個大風暴開始，到四時風暴比前更烈。現在我們的確可以說：“海的浪濤有大能力，要怖兇猛，高出於諸天之上，深入於地獄之下。”狂風在我們周圍咆哮，吼叫如人的聲音（是我從前所未聽過的）。整條船不但劇烈地前後擺動，且是毫無定向地傾軋震撼，一個人即使捉住了可憑藉的東西還是站立不住。每十分鐘就有一次大震動，風浪猛擊船尾或船邊，好像要把船板撞碎了。

在禱告以後，我們用兩三個鐘頭的時間談論一些合乎那時情景的話，彼此堅定信念，願以鎮靜的心降服在神的智慧，神聖，慈悲的旨意之下。現在的一個風暴已不再像從前的那麼可怕了。讚美神一切的安慰。

七點鐘的時候我去看那些日爾曼人，我久已觀察到他們的極嚴肅的行為。他們處處表現出謙卑，他們替同船的旅客做些很低賤的工作，是英國人所絕不肯做的；他們這樣做而不接受任何酬報，卻說，這對矯正他們的驕傲心是有益處的；又說，愛他們的救主曾為他們做比這更大的事。每天都有機會讓他們表現一種不計羞辱的謙遜。他們若是被人推開，擊打或沖倒，他們站起來，走出去，口中沒有一句怨言。現在有一個機會，看看他們是否排除了恐懼，像他們之排除了驕傲，憤怒，報復等態度一樣。他們的崇拜以聖詩開始，當時剛唱到一半，浪濤衝擊，把船帆撕裂得粉碎，水覆蓋全船，淹浸甲板之間，好似大海已把我們吞沒了。在英國人當中發出很可怕的喊聲，日爾曼人卻鎮靜地繼續歌唱。事後我問他們當中的一位，“你那時不害怕麼？”他答說，“感謝神，我不怕，”我又問，“但是你們當中的女人與小孩子也不怕麼？”他很溫和地答說，“不，我們的女人和小孩都不怕死。”

離開他們後我就去看那些在啼哭，戰慄中的人，指示他們在患難的時候敬畏神的人與不敬畏神的人之間的差別。到十二點鐘的時候風又定了。這真是我所看見的一個最榮耀的日子。

二月五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至三時之間神帶領我們全體平安進入薩凡拿（Savannah）河。我們在泰別島附近拋錨，這地方沿海灘都是松樹，景色如畫，時雖嚴冬，卻如暮春。

二月六日（星期五）

晨約八時，我們初次踏入美洲土地。那海島是無人居住的，與泰別島相對。奧格裡多比帶領我們走上了一片高地，在那裡我們都跪下感謝神。隨後他搭船往薩凡拿去。當其他的人都上岸了，我們這一小群集合在一起禱告。

二月七日（星期六）

奧格裡多比從薩凡拿回來，和他同來的有斯班健堡，是一位日爾曼牧師。我立刻看出他的精神；請他指導我所應做的。他說，“我的兄弟，我必須先問你一兩個問題：你自己心中有沒有什麼見證？神的靈是不是與你的心一同見證你是神的兒子？”我覺得驚奇，一時莫知所答。他覺察了我在踟躕，又問，“你知道耶穌基督麼？”我想一想說，“我知道祂是世界的救主。”“誠然”，他回答說，“但你知道祂有拯救你麼？”我答說“我希望祂受死為的是拯救我。”他只加了一句“你自己知道麼？”我說，“我知道。”但我恐怕那只是空話。

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有幾個印第安人傳來消息，表示願意和我們會面。

二月十四日（星期六）

一時左右，杜牧查基和他的侄兒梁奴溪，他的妻子西奴奇，並其他兩個婦人和兩三個印第安小孩上船來。當我們和他們相見時，他們都站起來和我們握手，杜牧查基說了下面的話（由麥思貴夫人任傳譯）：

“我很喜歡你們到此地來，當我在英國時，我渴望有人能向我傳福音；我的祖國也盼望聽到福音；可是現在我們都處在混亂中。雖然如此，我仍喜歡你們來。我將告訴本國的明智人士，希望他們喜歡聆聽。但是我們不願被迫做基督徒，像西班牙人強迫別人做天主教徒那樣。我們願意接受教誨然後受洗。”

我答說，唯有一位，就是那坐在天上的，才能教人智慧。我們雖然從遠地來，我們不知道祂是否喜歡由我們來教導你們。如果祂教導你們，你們就有智慧；我們卻不能做什麼。這樣說了，我們就退出來。

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另有一群的印第安人來；他們身材高大，長得很端正，言語舉動都溫雅柔和。下午他們都回家去，獨留下三個人，準備和奧格裡多比同行。

二月廿五日（星期三）

德拉摩特同我與日爾曼人住在一起。現在我們天天有機會觀察他們的一切行為，因為從早到晚都和他們同在一個房間，除了我用一點點的時間出去散步。他們總是忙著做事，時刻喜樂，彼此談笑，他們已除掉了一切生氣，爭鬧，憤怒，惡意，喧囂與說壞話等；他們真正是在一切事上，行事為人，都與蒙召的恩相稱。

三月七日（星期日）

我在薩凡拿開始工作，講論當日的書信篇，即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第二課（路加十八章）所講的是我們的主預言祂自己（以及跟從祂的人）將要遇害，和祂對凡跟從祂到底的人所應許的恩典，“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雖然，儘管有我們的主的各種明顯宣示，有我自己的許多經驗，有許多忠實的信徒，那些我曾經交談過，或閱讀過他們的見證的；不但如此，理性也明明白白地證明凡不喜愛光的必恨惡那些不斷地要以光照射他們的人，雖然如此，我仍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盲目，因為當我看到一大群人擁進教堂，以專注的態度接受道理，嚴肅與誠懇的表情浮現在他們臉上時，我不自禁地覺得這種現象與經驗，理性，以及聖經全不相稱。我實在難以相信這般誠懇嚴謹的人當中，竟有一大部分是以後把福音踐踏在腳下，並且造作各種謊謬話語來攻擊傳道者的人。

三月卅日（星期二）

印格罕先生從腓特烈卡來，帶給我一些信件，催促我到那裡去。翌日，德拉摩特和我開始試驗究竟一個人的生命只靠固定的一種食物維持，是否與靠許多各種不同食物有同樣結果。我們以只吃麵包為實驗，覺得我們比前更為強健。

四月四日（星期日）

下午四時左右，我出發到腓特烈卡，乘一種平底的小艇。第二天晚上我們在靠近斯其羅韋島停泊，那裡當潮水漲時，水有十二尺至十四尺之深，我以一件大斗篷，把自己從頭到腳包裹起來，防禦沙蠅，躺在甲板上。夜裡一時至兩時之間我醒了過來，發現自己浸在水裡，因為睡得太熟，不知道自己是在水中，直到滿嘴是水，也不知怎樣，那件斗篷會留在甲板上。我遊到艇子的另一邊，有一隻船拴在那

裡，我拉著繩子爬上去，並沒有受傷，只是衣裳都濕透了。

在這裡我們停航等待，約略過了一個鐘頭，那早已遠遠在望的閃電和雨，現在已來到我們頭上了，過了一刻鐘以後，密雲向左右散開，給我們一個晴朗的天空，很大的風從後面吹來，兩個鐘點之後，把我們帶到了腓特烈卡。

四月十七日（星期六）

我們出發到薩凡拿，於星期二晚上抵達。那時我們還沒有找到可以對印第安人傳道的門徑，我們考慮該怎樣做才能幫助薩凡拿的這一小群人。我們同意：第一，指導他們當中比較熱誠的人自己組織小團體，每週聚集一兩次，互相勸勉，互相激勵。第二，從中再選出少數人，使他們有更密切的聯繫。關於這工作的進行，一方面可由我們和他們作個別談話，另一方面邀請他們到我們的住處聚會；按照計畫，我們決定每星期日下午做這件事。

五月九日（星期日）

我開始把公共崇拜聚會按照當初教會所指定的安排（在英國仍有某些地方如此遵守）。晨更崇拜五時開始。聖餐禮拜（與證道）十一時舉行。晚禱會三時舉行。今天我開始在議事廳主持崇拜聚會，這是一個又寬敞又方便的地方。

五月十日（星期一）

我開始在我的牧區內按次序挨家訪問；我特地利用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大家因天熱不能出門工作的時間，進行訪問。

五月十六日（星期日）

晚上我弟弟突然從腓特烈卡回來。談話之後，我們商議當他不在那裡時，那些可憐的人應該歸誰看顧的問題。最後決定印格罕和我應輪流負責幫助他們，第一次是輪到我。

五月廿二日（星期六）

逆風大作，我們的船正處在風暴中，海口的風浪洶湧，每分鐘都有沉沒的危險。但讚美神，祂帶領我們，在半小時內安抵彼岸。翌日早晨抵達腓特烈卡。九時我們作公共禱告崇拜，參加的有十九人，約有九人領受聖餐。

五月卅日（星期日）

第一次的崇拜會只有五人參加，第二次就有廿五人。

六月三日（星期四）

今天為耶穌升天節，我們舉行聖餐，只有嚇爾德一家參加，為什麼沒有其他的人參加呢？理由是有一個婦人于無意中講了幾句話，幾乎激動全城的人的忿怒，哀哉！一個城若是自相分爭，互相攻擊，怎能站立得住？在那裡沒有友愛，沒有謙卑，忍耐，寬容，所有的是無止息的貪欲，邪惡，仇恨，猜忌，憤怒，喧擾，惡毒和說壞話！這裡更可證明若非建立在愛神的基礎上，真實的愛是不可能有的。

六月十日（星期四）

我們開始在腓特烈卡執行那我們在薩凡拿所議決的。我們的計畫是在聖日下午，和每天晚上公共崇拜會過後，用一些時間和那些最熱誠的會友談話，一同讀經或唱詩。今天晚上，只有嚇爾德一人來，但星期日除嚇爾德先生之外還有另外兩位也願意參加。在唱歌與短短的談話後，我讀羅（Law）氏的基督

徒的完善給他們聽，以另一詩篇為結束。

六月十七日（星期四）

一個武官和兩三個同僚在我後面走，說咒罵和極難聽的話，但當我回頭責備他之後，他好像很受感動，一再表示謝意。

六月十九日（星期六）

奧格裡多比從南部回來，通令五月廿日星期日那天不許有人釣魚或打鳥，以免污辱那一日子（這是一向的慣例）。下午我公開檢討我在腓特烈卡所看和所聽的和基督教的精神不相符合，因此和這地方的繁榮也不相符。不出所料，聽眾當中有的因此得益，其他的人卻認為是受了侮辱。

六月廿二日（星期二）

我看出某某先生地我的冷淡態度，就問他什麼理由；他說：“你所做的我沒有一樣喜歡。你所有的宣講都在諷刺某些個人，因此我不再聽你的了；其他的人也都有此同感，不願聽侮辱自己的話。”又說：“不但如此，他們說他們是新教徒。至於你，他們不知道你是出自那一教門。他們從前不曾聽過有這種宗教，也不知它是怎樣的。還有你個人的行為——自從你來了以後這裡所有的爭端都是你所引起的。真的，這地方不論男女，沒有人要聽你一句話，你儘管在這裡長久傳你的道，但沒有人要聽你的。”他當時的氣憤顯然聽不進任何答語，所以我不說什麼，只謝謝他的坦白而走開了。

六月廿三日（星期三）

因為當晚我就要離開腓特烈卡，我更注意今天所念經課的意義：“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的人呢？”（路加7）

晚間十一時左右我們開帆，廿六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左右來到薩凡拿。哦！我們為生命或為敬拜神還缺乏什麼呢？若是患難，神會按照時候使它來到的。

六月廿七日（星期日）

有廿人左右參加我們的晨禱會，一兩小時之後，一大群克裡克族的印第安人來到，他們來了，我們就沒有公共崇拜的地方，因為他們要用那個地方。

六月卅日（星期三）

我希望立刻有門路可到綽克托族的印第安人那裡去，他們在印第安人中為最單純，最未被腐化的一族。但當我把計畫告訴奧格裡多比先生時，他卻反對，非但怕我們有被攔截或被法國人殺害的危險，更大的理由是們若離開薩凡拿，這地方將連一個牧師也沒有，殊不合宜。那晚我向諸同工提出奧先生的理由，大家覺得我們還是暫不離此為是。

七月一日（星期四）

印第安人來見長官；另一次是在星期六，那天他們的首領支卡裡與奧格裡多比先生一同進膳。飯後，我問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據他的見解他為何被造，他回答說：“那位在天上的才知道我們為何被造，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在黑暗裡。但白人知道些，然而白人建造高樓大廈，好像是準備永遠活著。其實白人不能永遠活著。不久以後，白人也將像我一樣成為塵土。”我告訴他，“如果紅人願意研讀聖經，他們將如白人一樣的有知識。”

七月十日（星期六）

晚上我們遇到了雷電交加的暴風雨，其猛烈是我前所未見的，就是在佐治亞也未見過。神的這個聲音也告訴我，我是不配死的，因為我懼怕死，而不渴望死。噢！什麼時候我才情願與基督同死和同在一起呢？就是當我全心愛祂的時候！

七月廿日（星期二）

有五個支卡沙的印第安人（有二十人已在薩凡拿好幾天了）和他們的翻譯員安得烈來見我們。他們都是戰士，當中四個是首領。領袖是包斯多比和敏哥馬陶，我們的談話如下：

問：你相信有一位在上的，祂是超乎萬有的嗎？

包斯多比答說：我們相信在上有四種可愛之物：雲，太陽，清朗的天空，和那位住在清朗天空中的祂。

問：你相信住在清朗天空的只有一位嗎？

答：我們相信還有兩位與祂住在一起，一共三位。

問：你以祂為創造太陽及其他可愛之物的嗎？

答：我們不能說，誰看見呢？

問：你想祂創造你嗎？

答：我們想祂最初創造眾人。

問：祂最初如何造人呢？

答：以塵土造的。

問：你相信祂愛你嗎？

答：我不知道，我不能看見祂。

問：有一部書，這書告訴我們許多關於這位在上可愛者的事，你喜歡知道嗎？

答：我們現在唯有打仗的時間而已。若是我們會有和平，我們是願意知道的。

七月廿六日（星期一）

我和弟弟動身往查理斯鎮，因為弟弟要從那裡搭船返英。

八月二日（星期一）

我對於在腓烈特卡的工作已不敢存大希望；因為那裡有許多人心存惡意，孜孜不倦地阻撓我們的工作；其餘的人很少敢大膽表示異議的，因為怕得罪別人。

八月廿八日（星期六）

我從我們僅有的少數書籍中分出一些，送給腓烈特卡的一個圖書館。

九月二日（星期四）

我乘一隻單桅帆船，於星期日早晨十時左右來到斯其多韋；讀了禱文並向一小小聚會講道之後就離開那裡，當晚來到薩凡拿。

十月十二日（星期二）

我們檢討著還有什麼可向腓烈特卡那些可憐的人做的事沒有，我的朋友們勸我再到那裡一次。當我在那邊時印格罕先生可代替我負責薩凡拿的工作。我在十六號（星期六）到達那裡，發現很少有幾件事是比我所想像的好。晨禱會與晚禱會的舉行在我離開那裡後，只繼續了一短時期就中斷了，從那時起各事愈來愈糟，很少有人保持敬虔的外貌，再沒有存敬虔的實意的。

起先我有點灰心，但立即記起那不能敗壞的話，“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呼求神“興起支援祂自己的工作。”晚禱會完畢之後，我照例邀請幾個人到我屋裡。我向他們念一段敘利亞的以法蓮的勸勉：我認為他是古代的最有奮興力的作家。我們以聖詩結束了這次的讀經和談話。我相信神已賜福給我們。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二）

奧格裡多比先生動身回到英國去，留下印格罕、德拉摩特和我在薩凡拿。現在要向印第安人傳教是比我們登陸美洲之初希望更微。每當我提起這問題，馬上就有話說，“你不能讓薩凡拿連一個牧師都沒有。”對這種話我的坦白答覆是，“我對這地方並沒有任何義務，我未曾答應在此地住上一個月。我剛來時已公開聲明過，我不願意也不能夠長久在這裡負責英國人的教會；當我可以到印第安人中傳道時，我必立刻前往。”

我雖然沒有不能離開薩凡拿的義務，但為著愛心的緣故，我不能走；我不能拒絕那些熱誠的區民所不斷地要求的：“請多留些時看顧我們的靈魂吧！等有人來代替你的工作。”這是我所願意做的，因為向未開化的人傳和平福音的時機還未到；他們各族都在紛擾中。包斯多比和敏哥馬陶在我的屋裡曾親自對我說，“現在敵人包圍著我們，我們除打仗外，不能做別的；若是那可愛者能給我們和平，我們就可聆聽福音。”

十二月廿二日（星期三）

德拉摩特同我和一位嚮導，開始步行往考片去。當我們走了兩三個鐘頭後，嚮導老實地對我們說他不知道我們現在走到了什麼地方。然而我們相信距目的地大概不遠，決定繼續前行。再走一兩個鐘頭，我們來到了一個池沼，阻住我們前面的路，那時時間無多，無法在天黑之前退回薩凡拿；所以我們就從池沼中走過去，水高達胸口。我們再走了一裡路，就完全迷失了方向；那時太陽已下山，我們就坐下來，想生火取暖，停在那裡等候天亮；卻發現我們的引火物都濕透了，毫無辦法。我提議繼續往前走，但同伴們都已疲累不堪，想躺下去，因此在六點鐘左右我們都躺下休息；地上和我們的衣裳一樣潮濕，因為天氣寒冷，一會兒都凍在一起；雖然如此，我們都睡到早晨六時。夜間下很重的露水，像一層白雪蓋著我們。太陽上來一個鐘頭之後，我們走到一個田園，當天晚上平安地回到薩凡拿。

十二月廿八日（星期二）

我們由陸路出發往腓特烈卡去，帶了一個較好的嚮導。星期三晚上我們抵阿支裡塞，是在奧支齊河的北面。第二天下午我們用獨木舟橫渡古安諾其河，讓我們的馬從旁邊遊過去。我們在河邊生火，雨不停地下，我們卻安靜地睡到天亮。

一七三七年

正月一日（星期六）

我們所帶的糧食不夠，因為路程比所預料的長；幸好有些烤熊肉（實際上是太陽曬乾的），我們燒著吃，覺得是很好的糧食。

星期一晚上我們離開戴連，五號（星期三）來到腓特烈卡。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這裡的人多半冷酷無情；我們找不到能夠保守當初愛心的人。哦！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實，好引導他們！叫他們不再跟從他們自己的幻想！

徒然在這不愉快的地方逗留了二十天，我終於在一月廿六日離開了腓特烈卡。並非因為知道我的危險（雖然我的生命曾受多次恐嚇），而是對這地方的工作完全失望，使我不願意再看到這地方。

正月卅一日（星期一）

我們回到薩凡拿。二月一日（星期二）這一天正好是第一批移民登陸佐治亞的紀念節，所以我們舉行了一次證道和聖餐崇拜。

三月四日（星期五）

關於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今天從神所得的指示，足以使我相信一些人所主張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我從前說過許多次的；他們認為“除非你的心完全聽從神的旨意，祂就不答應你的禱告。”我的心並不完全聽從祂的旨意，因此我不敢依靠自己的判斷，卻更懇切地祈求祂施賜那我裡面所需要的。我深知，並且確信祂已聽了我的禱告，並發出祂的亮光和真實。

七月三日（星期日）

聖餐禮拜之後，我對威廉遜夫人（考斯敦的侄女）提起她的一些我認為是可責備的行為。她顯得非常氣憤地說她想不到我會如此對待她。以後她在街道的轉彎處（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拂袖而去。第二天考斯敦夫人盡力想替侄女說話；說昨天所發生的事很使她覺得痛心，並要求我能夠以書面告訴她我對她侄女不滿意的是什麼，第二天我就照她所要求的做。但是，我先給考斯敦先生寫了一封短簡：

先生：直到現在，你一向把我當朋友看待，這是我所承認，也應該承認的，而且切望那施這恩賜的神，將仍然繼續施賜。

然而除非你允許我的一個要求（這從表面上看來雖是容易辦到的，其實不然），我們的友誼必難繼續：我要求當我為執行職務，在責任上做所應該做的事，請你不要咎責我。

如果你能夠讓我如此做，甚至我因不得已而不顧情面，那麼，我相信在我們之間必不致有什麼誤會，即使有，也不會長久。我相信即令是故意找我錯處的人，也找不出有什麼可攻擊我的把柄，“除非所攻擊的是屬於神的律法”。一七三七年七月五日。

七月六日（星期三）

考斯敦與派克鎮長及書記官一同來見我，氣憤憤地問我說“為什麼你想我會咎責你執行職分內的事呢？”我簡單地說：“先生，如果我認為禁止你家裡的某一個人領受聖餐是我的職務，你將如何？”他回答：“如果你禁止我或我的妻子領受聖餐，我將要求合法的解釋。但別人的事我不管，讓他們自己負責。”

八月七日（星期日）

我禁止威廉遜夫人領受聖餐。八日（星期一）薩凡拿的書記官發出了逮捕我的拘票：

佐治亞州薩凡拿鎮

致各巡警，保安官及各有關人士：

茲通令各有關機關拘捕牧師衛斯理約翰，並將其本人帶交本城警官，以應威廉遜及其妻蘇菲亞之控訴。查衛斯理曾無理在公共聚會中拒絕蘇菲亞領受聖餐之權利，致使威廉遜在名譽上遭受一千英磅之損失。為此，特頒分此拘票為證。於八月八日經本人簽署。

八月九日（星期二）

巡警鐘士傳送拘票，並把我帶去見派克鎮長與書記官。我的答辯是“施行聖餐或禁止聖餐純屬教會事務，我不承認他們有權干預。”派克先生說“雖然，你必須於下一次開庭時出庭應訊。”威廉遜在旁邊說，“諸位，我要求衛斯理先生繳納保金，保證出庭。”派克先生立即回答，“衛斯理先生的話就夠了。”

八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再寫信給蘇菲亞威廉遜夫人。

威廉遜夫人：

為應考斯敦先生請求，我再一次給你寫信，說明我所根據的規例：

凡有意參加聖餐者須於事前（最少一天之前）向牧師登記，這規則你沒有遵守。

任何願意領受聖餐的人，若在言語或行為上損害鄰舍，以致污辱教會名譽，牧師應通知他，請他停止領受聖餐，直到他公開表示真心的悔改。

如果你在聖日到主的聖棹前來，我將指出（正如我已不只一次這樣做過）你所犯的過失。

你若公開表示真心悔改，我將以神的奧妙授與你。

衛斯理約翰，一七三七年八月十一日

德拉摩特把這信送去時，考斯敦先生在許多憤激的話裡說：“我是真正被傷害的人，這是對我的侮辱，我將為我的侄女的事力爭。我被人愚弄，我將索取賠償。”

我還不知道他將以什麼放法索取賠償；但是星期五和星期六事情顯露了。考斯敦向許多人宣佈說，“衛斯理禁止蘇菲亞領受聖餐完全是出於報復的動機；因他曾向蘇菲亞求婚被拒，蘇菲亞寧願與威廉遜結婚。”

整個星期我惟有從每日的經課中窺見神慈悲的旨意。星期二晚上的經課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念到下面一段，從摩西的模範我特別得到鼓勵，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星期四的經課又得到安慰的話：“我必不離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主是我的幫助，我不懼怕人怎樣待我。”

星期五所讀的雅各書是：“忍受試探的有福了。”星期六所得的是“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

八月十六日（星期二）

組成大陪審庭（只有四十四人聚集）的有一個是法國人，他不懂得英文；一個是天主教徒，一個自稱為無神派，三個屬浸禮會，十六或地十七個已經脫離了國教的人；還有幾個曾經與我有過爭執，一向反對我而公開表示要乘機報復的人。

在廿二號（星期一）那天，考斯敦向這大陪審庭提出又長又激烈的抗議，大意說：“請注意精神上的苛政；制裁那新的，非法侵害他們良心的威權。”然後宣讀威廉遜夫人的控訴書。考斯敦並向大陪審庭遞呈條陳一份。

這條陳的某些細節經陪審官的多數審議修改，在星期四（九月一日）再度送往法庭，以兩份訴書形式提出，內容包括十罪狀，公開宣佈。他們的控訴為：

牧師衛斯理約翰，觸犯國家法律，違背國君的和平意向，及其統治與尊嚴。各罪臚列如下：

一、未經威廉遜先生同意，擅與威廉遜夫人通信及談話。

二、禁止威廉遜夫人領受聖餐。

三、未宣佈其本人之隸屬於英國教會。

四、分開聖日早晨的崇拜。

五、拒絕為派克先生的小孩施洗；堅持浸禮方式，除非父母能證明小孩身體軟弱，不能受浸，始許豁免。

六、禁止哥弗威廉領受聖餐。

七、拒絕在波爾希爾的葬禮上宣讀殯葬儀文。

八、自稱為薩凡拿的主牧。

九、拒絕承認阿格裡安比為一合法誼父，因為他未有資格領受聖餐。

十、以同上理由拒絕馬太士之作為誼父；卻在只有兩位保證人的情形下為一印第安商人的兒子施洗（這一點我承認錯誤，我原須拒絕為他施洗，等到他能找到第三個保證人）。

對於這兩份訴書陪審官中少數人的意見（他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可以從下面呈文看出，呈文是遞送給與評議員的：

呈佐治亞尊貴的參議員們：

八月廿三日與八月卅一日佐治亞薩凡拿鎮與鎮之大陪審庭曾呈奉訴書兩份，控訴牧師衛斯理約翰。

今在本呈文署名者均為該庭之陪審員，願藉此聲明退出本案，以表示對前述兩訴書之異見。查各項事實均可證明本案確為考斯敦之詭計，謀污辱衛斯理先生的名譽，而非欲使本殖民地脫離所謂宗教暴虐，如考斯敦所聲述者。吾等原無須以瑣細煩瀆諸位，但求伸述反對該兩份訴書所陳各項罪狀之理由。

（以下接著說每一罪狀若按教會律例說都不能成立）

在這呈文上簽名的有十二位陪審員，其中三位是巡警，六位是保安官，這人數若按陪審庭組織的常例

已屬多數，因依常例陪審庭係由十五人——四位巡警，十一位保安官——所組成的。

十月七日我與朋友討論是否神要我回英國去。我當初離開英國的理由現在已不存在，因為直到現在還看不出有什麼機會可向印第安人傳播福音，也未曾發現或聽說在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有任何渴慕福音的心。至於薩凡拿這地方，不論在口頭上或文字上說，我都不曾受任何拘束，我多留在這裡一天與否，盡可依照我自己的方便行，我也未曾對這裡的人負責，除非把這裡的工作當作我向本地土著傳教的一條路徑。這種計畫既然失敗，我覺得我對薩凡拿也已經沒有責任。此外，我若在英國，對這些憂傷的人可能有更大的貢獻，比起我在佐治亞所能做的更多，因為我可以坦率地告訴那些負責的委員們這殖民地的真正情形。經過詳細考慮後，他們都同意我應該回英國，但認為時候還未到。

十一月三日（星期四）

我再度與朋友商議，他們都和我同意，認為我們所等待的時候已到。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訪考斯敦，告訴他我計畫立即回英國去。同時我在大廣場貼通告，公佈回國消息，安靜地準備我的行路。

十二月二日（星期五）

我計畫午間動身往卡羅來納州（Carolina），那時潮水正好開船。十時左右知事派人把我找去，告訴我說我不能離開本州：因為我尚未答辯對我的控告。我回答：“我曾經一連出庭六七次，專為此事前往答辯，然而我雖一次又一次這樣做了，卻仍得不到說話的機會。”他們說，“雖然如此，你不能離此，除非你能繳付擔保金，擔保出庭應訊。”我問，“什麼擔保金？”經過兩小時的商議後，書記官要我以五十英鎊具結，擔保於他們傳訊時出庭。又說，“威廉遜先生亦要求你須交保，準備答辯他的控訴。”這時候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先生，你如此待我是很不公平，亦對不住諸參議員，我決不具結，也不繳付任何保金，你知道你的事，我知道我的事。”

下午知事發出通令，責成各有關役吏及警衛防止我離開本州；並禁止任何人幫助我離開。

現在我只是一個不在牢的囚徒而已，經驗告訴我，在這種地方，每天必有新的機會來“證明”一些我所未曾講過的話，一些我所未曾做過的事。我很清楚地看出，這是我離開此地的時候了；當晚禱會完畢之後，八時左右，潮水正好，我拂去腳上的塵土，離開了佐治亞，那我曾經傳道（不是我所應該的而是盡我所能夠的）將近一年零九個月之久的地方。

十二月三日（星期六）

我們一早來到柏麗斯堡（Purrysburg），想法要找一個嚮導帶我們到羅約港（Port-Royal）。可是不能找到。當太陽東升前一個鐘頭，我們沒有嚮導就出發了，走了三個鐘頭，遇見一個老年人，他帶我們走上一條小路，附近有一列作為指引方向的樹（以削破樹皮為標誌的），他說順著這條路走，五六個鐘頭之後我們就可抵達羅約港。

我們一行四人，其中一人想同我到英國去，其他兩人要留在卡羅來納州。十一時左右我們走近了一個大沼澤，在那裡我們迷了路，走到約近下午兩點，我們又找到另一標誌的樹，沿著方向一直走到交叉路；以後我們走進一片幾乎無法通過的叢林，這一大叢林走過後，再約一裡多路，就沒有路了。我們又回頭再穿過叢林，跟著那另一有標誌的樹一直前行，直到那條路也走完了。天又漸漸地黑了，我們坐下來，又困又煩，因為整天沒有吃東西，除了一塊薑糕，是我帶在口袋裡的，三分之一的糕中午大家分著吃了；另外三分之一現在拿出來吃，剩下的要留在第二天早上吃。但我們整天沒有水。這時我

們以一根木條插進土中，發現木頭的尖端有點潮濕，兩個同行的就開始以手挖地，約三尺深見水。我們都感謝神，大家都喝了水，覺得清爽許多。夜間非常寒凍；可是我們當中都沒有出怨言的，大家做了晚禱，把自己交付給神，就互相靠緊地躺下，一覺（最少我是這樣）睡到第二天早晨六點。

十二月四日（星期日）

神重新賜給我們力量，我們起來的時候已不覺疲倦，亦不愁煩，決定再作一次嘗試，找出通羅約港的路。我們取程往東面走，既沒有路也沒有標誌，樹林愈來愈密，大家決定可能的話最好是退回原路。昨天從大叢林裡走過時，我無意中曾砍了許多小樹，也不知是為著什麼，現在走起路來方便些了，尤其當走到幾個地方，前面的路都看不見時，更有幫助。一時至二時左右神帶領我們平安到了亞尼留的家，就是昨天所遇見的那老人的家。

晚上我在離亞尼留家一裡路遠的地方，向一個大家庭宣讀法文禱文，其中之一人是以後充嚮導帶我們到羅約港去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出發。太陽西下時我們問嚮導他是否知道我們已走到什麼地方，我老實答說不知。雖如此，我們仍繼續前行，七時左右來到了一個田莊，第二天晚上（經過許多的困難和耽擱）我們終於在羅約港島上登岸。

十二月廿二日（星期四）

我離開了美洲，（若是神喜歡的話，希望這不是永久的離開）登上撒母耳號船，這船的船長叫波西。和我一同上船的有一位少年人，這少年人曾在卡羅來納州住了幾個月，另一位是我在薩凡拿工作時牧區內的教友，還有一位法國人，他最近在柏麗斯堡有過一段非常危險的經歷。

十二月廿四日（星期六）

我們的船開經查理斯鎮灣，中午的時候，已看不見大陸了。

遇著順風，但風勢很大，廿五日（星期日）那天也是一樣，我覺得這回暈船比起前次到美洲經過十六個星期所受的更甚。大部分的時間都要躺著，惟有躺著才稍感舒適。

十二月廿八日（星期三）

我覺得有無數的憂慮煩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風浪都很平靜）。但這種抑鬱情緒已有了好幾天，且漸增長，我懇切呼求神的幫助，果然在一剎那間神使我的靈魂恢復安寧。

在這事上我得到了幾點感想：（一）我總不該忘記那憂慮的時辰，直到我能有另一種態度，就是無論生死，都將同樣地榮耀神。（二）無論誰，在任何事上若有不舒適的感覺（除非是身體上的疼痛）就等於是向自己證明他還是一個不信的人。他的不舒適是因為對死亡的恐懼嗎？那他就是不相信“我死了就有益處”這一句話了。

一七三八年

正月二日（星期一）

仍然是非常痛苦非常憂鬱（雖然找不出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也不想與我那一小群中的任何人（約有二十人）說話，我猜想我之感覺憂鬱和沉重或者是因為我忽略了他們，所以今晚我開始教導一個艙房侍役，以後心中舒適多了。

正月七日（星期六）

我開始向一個年輕的黑人講論聖經的一些章節。翌晨，船上的另一個黑人也來聽。從他們我接觸到那個可憐的法國人，他不懂得英文，在船上除我以外不能和別人談話。從那時起我每天早晨都向他講解一章經文。

正月八日（星期日）

我以充實的情緒，寫下以下幾段：

“由於最確切的證據，即內在的感覺，我承認自己的：

（一）不信——對基督的信還未到可使我脫離煩惱的地步；如果我真的相信神，完全地依靠祂，這是不該有的。

（二）驕傲——在過去的日子中，那些我自以為是有的，恰恰是我所沒有的。

（三）嚴重的健忘——每在大風浪中我時刻呼叫神，但當平順時就忘記了。

（四）精神上的輕浮浪漫——當壓力解除的時候，我在精神上往往陷於此種情況中，所發言語非欲教導或造就別人，尤其是當我論及敵人時所說的話。

主呀救我，否則我就要滅亡！救我！”

正月十三日（星期五）

我們遇到了一個大風暴，不能不把所有的窗戶都關閉起來，海浪不停地衝擊。起初我害怕；呼求神，就覺得較有能力。十時之前躺下休息，感謝神我已不覺得懼怕了。半夜光景我們給一陣混雜的聲音——人聲，海聲與風聲雜在一起——噪醒，那是我前所未聽見過的。海濤猛浪衝擊船邊的聲音，好像大炮或美洲的雷電一般。船身的劇烈顫動使人想起地震的情形。

第二天中午風浪止息。然而在風浪止息之前我已經決定若神幫助我，我不僅僅要向眾人傳道，而是要使船上的每一靈魂都面對著祂；如果只有一人，或甚至沒有一人要聽，我知道我的工作仍不落空。

我一開始按照所定意的行，精神即甚覺奮發；所以從今天起，我不再有從前那制使我一天比一天消沉的恐怖和憂鬱了。

正月廿四日（星期二）

我們和兩條開出的船通話，得到了我們所喜歡的好消息，只需再走一百六十海哩就能看見大陸。此時我腦中充滿著感想，其中的一部分我已記了下來：

我到美洲去為著改變印第安人歸向神，但是噢！誰要改變我呢？誰能拯救我脫離這不信的罪心呢？無論誰看見我，他所看見的是一個願意作基督徒的我。正因此，“我的道路與別人的道路不同。”我一向被人譏笑，如今還是一樣，但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介意。但當處在大風暴時，我想，“如果這福音不是真的，那你比眾人都愚笨了。為什麼你要丟棄你的財產，享受，朋友，名譽，國家以至於生命呢？為什麼你要周遊各地？為著一個夢，一個虛構的巧妙神話嗎？”呀！誰能救我脫離死亡的恐懼呢！我要怎樣做？我要從那裡逃脫呢？我應該以思想來克服它，或是完全不去想它呢？

正月廿九日（星期日）

我們再次看見英國陸地，將近午時，始知所見到的是力查特角。我們順風前行，第二天中午走過了外特島（Isle of Wight）的西端。

一月卅一日都沒有風浪；到了晚上，一大陣北風順利地把我們送到丹茲。一天之前威特腓德（Whitefield）乘船離開，我們都不曉得。第二天早晨四時我們換乘小船，半點鐘之後在第耳（Deal）登岸。那天正是二月一號（星期三），佐治亞正在慶祝奧格裡多比先生登陸的紀念節。

我離開祖國至今已有兩年零四個月了；我出國的目的是前往教導佐治亞的印第安人，把基督教的道理傳給他們；但是在這段期間中，我自己學習了些什麼呢？有一點是無疑的，我到美洲想叫別人得救。而自己卻還沒有得救（以後作者又事明他對這一點並無十分把握——編者），我這樣說並不是瘋狂；而是莊嚴地說誠實話。

是不是我所做的一切，所知道的，所說的，所給與的，所行的，或所受的痛苦，在祂的眼中可蒙稱義？是不是我的不斷地遵奉各種恩典的工具（雖然這是本分內的事），或是我的“不覺得自己有錯”，在外表上的剛毅，在道德上的正直無瑕疵等，在祂眼中可蒙稱義？或是（更進一步）對基督教的所有真理有著合乎理性的信念，可蒙稱義？是不是這一切可以使我稱為是一個具有聖潔的，屬天的和神聖性格的基督徒？不，絕對不是！

那麼，我走到地極所學到的不過是這一點：我虧缺了神的榮耀；我整個心是完全腐化和可憎的，整個生命亦然，因為壞樹是不能結好果子的；我既從神的生命割斷了，是憤怒之子，是地獄的後裔。

我所要的信仰是“對神有肯定的依靠與信心，足以使我曉得藉著耶穌的功勞我的罪蒙赦免，因此我得與神複和。”我所要的是保羅介紹給全世界的那種信仰，尤其是在他致羅馬教會的書信中所闡述，使凡有了它的人都能呼叫說，“不是我活著，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我現在活著，是靠著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愛我，且把自己賜給了我”的信仰。我要那當我們獲得時必能知道確已獲得了的信仰。有這樣信仰的人必超越恐懼，他因為所賜給他的聖靈，有神的愛澆灌在他心裡，這聖靈與他的心同證他是神的兒子。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二章 一七三八年二月至八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书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三八年

二月三日（星期五）

我在晚上抵達倫敦——離開了將近兩年零四個月的地方。

雖然我所計畫的沒有實現，我仍有許多理由應當感謝神，因為祂在意料之外帶我到了那個陌生的地方。在這事上我相信祂曾使我謙卑，試驗我，指示我察看自己的內心。在這事上，我學會了提防人，又深深地領悟到如果我們在一切事上承認神，那麼當我們在理性方面失敗時，祂必仍以懺示或其他祂是選擇的方法指引我們。還有，我已克服了對海的恐懼；海是我從小就懼怕厭惡的。

二月四日（星期六）

下午我被約請到聖約翰堂講道。在證道時我以“凡在基督裡面的人，就是新造的人”作為強有力的題目講論，事後有人告訴我，牧區裡好些重要人物都不滿意我所說的，不許我再到那裡講道。

二月六日（星期一）

我訪問許多舊朋友和親戚。我覺得我將被萬人痛恨的時候還未到。噢，讓我為著那一天的來臨而準備吧！

二月七日（星期二）

很值得紀念的一天。在一位荷蘭商人韋南支（Weinantz）先生家中，我遇見彼得伯勒爾（Peter Bohler）裡赫特爾（Schulius Richter）和內色爾（Wensel Neiser）他們剛從日爾曼到來。知道他們在英國沒有多少熟人，我答應為他們找住處，不久在我那時居住的哈敦先生家附近替他們找到了。從那時起，當我留在倫敦的那段時間中，我不願意失掉一個同他們談論的機會。

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我和伯勒爾一道到牛津去，在那裡撒尼先生盛意接待我們。當我赴美之前曾與我深談，並表示願意承受基督的責備的一些人當中，只有撒尼還留在那裡。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這些時候我和伯勒爾談論，但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尤其是當他說，“我的弟兄，我的弟兄，你的那個哲學應該除掉”這話時，我更不能明白。

二月廿六日（星期日）

六時我在聖羅倫斯堂證道，十時在聖喀德鄰克裡堂證道，下午在衛賓的聖約翰堂講道。我相信最蒙神

喜悅的是第一個證道，因為第一個證道最是受人攻擊；我的確在那證道中對那世人所謂“謹慎持重”，實則是隱藏的罪惡，作公開挑戰；我以聖保羅致加拉太人書中的話為題：“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二月廿八日（星期二）

星期四早上（三月二日）有人帶來一個消息說我的弟弟查理在牛津病危，要我立即上他那邊去。下午我訪問一所公寓，有幾個人住在那裡，看樣子都很慕道，我就對他們簡單地作一些講論；就像我晚間向旅舍的傭人和客人講道一樣。

關於我個人的行為，現在重新加以檢討，並寫下我從前決心遵行的幾點：

一、凡與我接談的人，我都要以絕對真誠坦白的態度對待他們。

二、以嚴肅慎重的態度工作，絕對不讓自己有虛浮的舉動或嘲笑的作風。

三、凡不榮耀神的話一句都不出口；尤其不談俗世之事。他人也許可談或必談，但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四、凡不榮耀神的娛樂均不參加；對我所參加的，時刻都感謝神，因此拒絕那我覺得不能生髮感謝神之心的一切享受。

三月四日（星期六）

我到了牛津，看見那位患肋膜炎病的弟弟已漸漸恢復健康了。伯勒爾和他在一起；得了他的影響（在至高神手裡）我在三月五日（星期日）清清楚楚地覺悟到我之不信；我沒有那種我們所藉以得救的信仰。

這嚴重地打擊著我的思想，“不要再傳了。我怎能把我自己所沒有的信仰傳給別人呢？”我問伯勒爾是否他認為我不應該再傳，他答說：“絕對不是。”“但我能傳什麼呢？”我問。“傳信的道理，直到你得到了，然後你將因為有了信，必然傳信。”這是他的勸告。

遵照他的話，三月六日（星期一）我開始傳這新的道理，雖說我心裡總覺畏縮不前。第一個我向他宣講“只靠信即可得救”的人是一個被判死刑的囚犯。他名叫克裡福特。有許多次伯勒爾渴望我向這人講道。但我始終踟躕，因為我仍堅持著臨死悔改是不可能的（我已多年如此堅持了）。

三月十日（星期五）

伯勒爾回到倫敦。十五日（星期二）我和琴欽先生（聖體學院院士），福克思先生（以前不久是囚徒），一同到曼徹斯特去。五時至六時之間，我們到嘿德的小禮拜堂，那裡住著一個老年人，曾經是牛津牢裡的囚徒。他不在家，但他的妻子出來見我們。琴欽先生向她講了幾句話，很打動她的心，她流了好多眼淚。我們都很快樂地感謝神。

晚上我們來到斯塔福，屋子的女主人參加我們做家庭禮拜。第二天早上，有一個男僕顯得很受感動，在我們走之前另一個馬夫也有同樣的表示。早飯過後，走進馬廄裡，我對在那裡面的人講論幾句。一個聽我講道的人說，“先生，我希望能同你一道旅行；”當我走進屋子時他跟著我，忽然又說，“先生，我相信你是好人，我願告訴你一些我的生活。”當他說話的時候，雙眼充滿著淚水，我希望對他所講的話沒有一句落空。

清早我們離開曼徹斯特，帶著琴欽先生的弟弟，我們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他，他將升學牛津。我們立意

在旅程上不放棄任何傳福音的機會，對凡所遇見的人，都將盡力量喚醒他們，教導或勉勵他們，我們第一次停留的地方叫納斯福特，此地聽講的人都感激地接受勉勵的話。在某餐館吃飯的時候，我們對一個婦人講道，是一個很溫雅的婦人。我們講了將近一個鐘頭，一切努力似乎全無效。雖然如此，我們仍繼續講論。忽然間，她好像剛從甜睡中醒過來似的，我們所講的每一個字都進入她心中，我未曾看見一個那樣澈底改變的人，她的眼睛，臉上的表情，以及講話的態度，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整個地改變過來。

三月廿三日（星期四）

我再遇到伯勒爾，他所說關於活的信仰，以及聖潔和喜樂為信所結之果實的話，使我愈覺驚奇。第二天早晨，我再開始研究希臘文新約，決心遵守“律法與見證”；相信神必指示我這教義是否屬於祂的。

三月廿七日（星期一）

琴欽先生與我一同到監牢去，在那裡我們禱告及講論“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的道理。以後我們和一個罪犯一起禱告。起初用幾種形式的禱文，後來就用一時所感觸的話禱告。他跪下去時顯得心境憂鬱混亂，“因為罪過，骨頭也不安寧。”過一會兒他站起來，很誠懇地說，“我現在已無牽掛，可以死了。我知道基督把我的罪除掉了，不再定我有罪了。”臨受刑時他表現同樣鎮靜欣然的態度；直到最後那一刻還是如此，享受完全的平安，因信他將“為親愛的主所接納。”

四月一日（星期六）

當我在福克思聚會所時，心中極受感動，以致無法把自己範圍在我們所慣用的形式禱文中。以後亦不願再以形式禱文拘束自己，卻將隨意禱告，不一定拘守形式，完全依照當時所感覺認為合宜的禱告。

四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再一次遇見伯勒爾，現在我不再反對他所說關於信仰本質的事，就是（以我們教會的話說）“一個人對神的一種堅定的信靠，認為藉著基督的功勞，他的罪得蒙赦免，並得與神和好。”我也無法否認他所描繪的“喜樂”和“成聖”就是這種活的信仰的果實。“他的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和“凡相信的就有見證在他心裡”這些話完全對我證實了前者；而“凡由神所生的就不犯罪”與“凡信的就是神所生的”也證實了後者。但我不能領悟他所說的“瞬間的工作，”不能明白信如何能在一剎那之間獲得，一個人怎能從黑暗突然變為光明？從罪惡與痛苦變為正直與在聖靈中的喜樂？我再查考聖經中有關這問題的記載，尤其是使徒行使；使我非常驚奇的是我發現很少的例子不是在一剎那之間改變而歸向神的；像保羅那樣慢慢地經過了三天的痛苦才重生的，例子倒是很少。我所疑慮的只有一點，就是“我承認神在當初信徒身上是如此工作，但時過境遷了。憑什麼理由我要相信祂今天也以同樣的方法工作呢？”

但在廿三日（星期日）那天，連這點疑慮也給連續的幾個活見證打碎了。他們的見證說，神在他們當中工作，在一剎那間賜給他們對祂兒子寶血的信，使他們從黑暗變為光明，脫離了罪惡與恐懼而進入於聖潔與喜樂。到這裡我的強辯始告終結。現在我只有呼求，“主呀，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我再徵詢伯勒爾是否我應該停止教導別人。他說，“不，不要把神所賜給你的才能埋藏地下。”因此我在廿五日（星期二）在布朗敦（Blendon）向德拉摩特先生的家人清楚地講論信的性質與果實。布洛敦（Broughton）先生和我的弟弟都在那裡。布洛敦先生所最堅持的是：他不能接受我自承沒有信的說

法，因他認為我如果沒有信，就不可能做所已做的事，也不可能受那所已受的痛苦。我的弟弟也很生氣，他告訴我，我不自知所講的是多麼有害。其實，神在那時所燃起的火焰，我相信將永不熄滅。

廿六日（星期三）這天是我預定要回到牛津的日子。伯勒爾陪我同走好幾裡路，他勉勵我不要中止，要繼續前進，直到有了神完全的恩賜。在革刺特路口，我向那些神交在我手中的人明白宣示在耶穌裡面的信，隔天我對在途中趕上了的一位少年人，以及當天晚上在牛津對我的朋友們也作同樣講論。這是一個陌生的教義，有些人聽了不置可否，也不知道該怎樣做，但有一兩個人曾為罪所困擾，願意聽這道並接受它。

以後一兩天，我更堅定地相信這個“敬虔真理的知識”，這是由於聽見盆布魯克（Pembroke）學院的哈欽斯（Hutchins）先生和福克思夫人所講的經驗而得的結果；這兩個活的見證，說明神能夠（縱非常常如此）在一瞬間賜下那種使人得救的信仰，正如從天降下的閃電一樣。

五月一日（星期一）

我弟弟舊病復發，促我一再趕往倫敦。晚上我在哈敦家裡看見他，他的身體比我想像的好些，但他極力反對那他所稱為“新信仰”的道理。

今晚我們組織一個小團體，以後的聚會就在費特巷（Fetter-Lane）舉行。我們的基本條規如下：遵從神藉著聖雅各所命定的，並由於伯勒爾的勸告，我們同意：

一、每週聚會一次，“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我們可得醫治。”

二、參加聚會的人可分成小組，每組人數不得超過十人或少過五人。

三、每個人按次序自由地，坦白簡明地說出心中的真實話，並述說從前次聚會以後，他所遇到的試探和如何脫離那些試探。

五月三日（星期三）

我的弟弟今天與伯勒爾有一席長談，神開啟了他的眼睛，使他也能清楚看見那獨一真實的活信仰的性質；惟有這本乎恩的信仰我們才能夠得救。

五月四日（星期四）

伯勒爾離開了倫敦，即將搭船前往卡羅來納。自從他來到英國，神開始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這種工作必將是無窮的，直到天地的末日。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

我弟弟的肋膜炎再次發作。星期六晚我們當中的幾個人為這事懇切禱告。第二天剛好是聖靈降靈日，在聽海林博士講論基督真道（當講到“他們都被聖靈充滿”時，他說“願你們也都受聖靈充滿，不然，就是你們自己的過錯。”）之後，並幫助他主持聖餐（因為他的助手在會中病倒），就在那時我接到一個奇異的消息說我的弟弟靈魂上已得到安寧。他身體的力量從那時候起也就復原了。“有何神大如神呢？”

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我覺得心中仍有愁煩，其中一部份原因在我致某友人函中曾片斷道及：我能體會你所說的（雖然還不夠），因為我正陷在同樣的罪中。我看出神的整個律法是神聖，公義和美善的。我知道我的每一思想，每一性格，都應該帶著神的形象和標誌。但我卻如此地背離了神的榮耀！我自覺“是已經賣給罪了”，也知道我是充滿著各樣可憎惡的，除了神的憤怒之外，不配接受什麼。

我並沒有什麼的善可贖罪衍，或解除神的憤怒。我的一切工作，我的義，我的禱告本身就都需要補贖。所以我的嘴緊閉，沒有什麼可辯白的。神是神聖的，我是不潔淨的神是燃燒著的火；而我完全是一個罪人，應該被燒毀。

可是我聽見一個聲音（這豈不是神的聲音嗎？）說，“信，你就必得救。凡信的就是由死入生。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我繼續追求（雖然是以一種淡然，遲鈍，冷漠的態度，且往往陷於罪中），直到五月廿四日（星期三）。大概在今早五時左右，我翻開新約聖經，看見一段經文：“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 1:4）。當我剛走出時，我翻開聖經，見到：“你離神國不遠。”下午我被約請到聖保羅堂去，唱詩班所唱的歌是：“主阿，我從深處向你求告。主阿，求你聽我的聲音，願你傾耳聽我懇求的聲音。主阿，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以色列阿，你當仰望主，因祂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祂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

晚上我很勉強地去參加了一個在亞得門街的聚會，會中有人宣讀路德為羅馬人書所寫的序文。八點四十五分左右，當他講論到藉著對基督的信，神在人心裡所施行的那種改變，我覺得心裡異樣溫暖，覺得自己確已信靠基督，唯靠基督得救；並且得到一個保證，祂已經洗清我一切的罪，且已拯救我脫離了罪與死之律。

我開始以全力為那些侮辱和逼迫我的人禱告。以後我公開地向眾人見證當時我心裡所感覺的。但不久魔鬼發出聲音說，“這不可能是信；你的快樂在那裡呢？”這才使我明白平安與克制罪惡，在我們對那位“拯救我們的元帥”的信仰上是需要的；至於那種喜不自勝的感覺（往往在剛開始時就有，尤其是對那些經歷過深刻憂傷的人），神有時賜與，有時保留，都按照祂自己的旨意行。

回家之後，我更為許多試誘所襲擊，但是我呼叫，試探即逃開了，可是一再回來。我常常舉目仰望，主就從祂的聖所賜我幫助。從這裡我發現我在這時期的情形與前時主要的不同是：我從前努力奮鬥，在律法與恩典之下竭力爭戰；未免有時（若非時時）被拉倒了，現在呢，我總是一個常常得勝的人！

五月廿五日（星期四）

當我睡醒那一刻，“耶穌我主”這句話就在我心中和口中；我覺得我的全部力量在乎仰望祂，我的靈魂不斷地等候祂。下午再到聖保羅堂去，我能體會到唱詩班所唱神美好的話：“我將歌唱主的慈愛；我的口將永遠宣揚你的真理，代代無替。”但魔鬼又說：“你如果相信，為什麼並沒有較明顯的改變呢？”我答說（卻不是我）“這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現在‘得與神相和’。我今天不致犯罪，耶穌我主禁止我為明日思慮。”

“但豈不是任何懼怕都可認明你是不信的嗎？”魔鬼繼續地追問。我盼望我的主能為我答覆這個問題；翻開聖經，看到保羅的話：“外有爭戰，內有懼怕。”我就推論說，好吧，儘管有懼怕在我裡面；但我必需向前，把懼怕踐踏在我腳下。

五月廿七日（星期六）

既相信我之缺乏喜樂的一個原因乃是我禱告的時間不夠，我決定在早晨未到教堂以前，都不做別的事，惟有繼續把我的心思在神面前傾吐。今天我的精神奮發；所以雖仍然為許多試探所襲擊，卻是一個勝

利者而有餘了。因此我得到更大的力量來信靠我的救主神，並在祂裡面享受喜樂。

五月廿八日（星期日）

醒過來後覺得心中平安，但不覺得快樂。整天心境平靜，直到晚上，在許多人當中我遭受兇暴的攻擊。有人說我是一個狂熱者，欺惑人心的，並且是新教理的煽動者。感謝神我並不動怒，只以簡短平和的話回答他們，就走開了；不過我對這些在罪中尋找死亡的人的關懷之心實在不夠。

五月廿九日（星期一）

我和渥爾福（Wolf）先生，他是伯勒爾在英國初結的果子之一，一同到但夢馬（Dummer）去。從神給他的恩典，我加強了許多力量。然而他的程度遠高於我，以致我往往懷疑我們是否有同一信仰。但我對這事未作過份理論，只認為“雖然他的信心強固，而我的信心軟弱，但神也賜給我某種程度的信，這從它所結的果實可以看出。因為我有恆常的平安，沒有不愉快的感覺；也有超脫罪惡的自由，沒有不潔的欲望。”

六月六日（星期二）

我有更多的安慰，平安和喜樂，在此，我怕我開始過於自信。晚上我收到從牛津來的一封信，這信使我心裡作難，因為他們在信中斷言：“疑惑和真信仰（即使是最微小的）是不相符的；無論何人，在任何時候有什麼疑惑或恐懼，那並不是他信仰脆弱，而是根本沒有信仰；又說若非生命之靈的律使人完全脫離罪惡與死亡的律，人就不能夠有信仰。”

我翻開聖經，懇求神指示，看到哥林多前書三章第一節聖保羅論及那些他所謂在基督裡面為嬰孩的，他們“不能吃飯，”甚至是屬肉體的；可是他仍然對他們說，“你們是神所建造的，是神的殿。”那麼，這些人必有某種程度的信心，雖說他們的信心顯然還是軟弱的。

經過幾個鐘頭的禱告和讀經之後，頗受安慰，可是心中仍有某種苦痛，這才發覺我的傷痕還未完全得到醫治。噢，神，求你救我，並所有信心軟弱的人，脫離一切疑惑的爭論。

六月七日（星期三）

我定意，若神容許的話，能夠到日爾曼作一短時間的休息。當我將離開佐治亞時就有這種打算，若神帶我回歐洲，我將訪問日爾曼，我看出現在是時機了。我脆弱的心靈經不起這般的折磨；我希望與那些成聖的人談論，他們就是信仰的強大力量的活見證，且能與軟弱的人一同負軛，這可能是神所將採用來建造我的心靈，使我可以“信上加信，力上加力”的方法。

六月廿八日（星期三）

我們在來茵河船上經過四夜，因為河水甚急，以馬拖船，溯河而上。兩岸高山，聳立如危牆，但從山腳到最高峰都密蓋著葡萄藤，景色絕佳，寺院，古老的城堡，隱現在懸崖絕壁之間。七月二日（星期日）晚上我們來到買音慈（Mainz）；三日（星期一）十點半抵達法蘭克福（Frankfurt）。

四日（星期二）那天，我們一早動身，一時左右就到馬利恩波（Marienborn）。我身子非常不舒服，所以只和親岑多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談一會兒，其餘的時間不得不躺著。

在馬利恩波的那個團體一共有九十人左右，是從許多不同的國家集合來的。目前他們暫時住在一所由伯爵租來的大房子裡，這地方可以容納更多的人住。但他們正在距離約三英里遠，土地肥沃的一個小山上建造房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七月六日（星期四）

伯爵帶我往謁見索美斯（Solmes）的伯爵，在那裡我很愉快地見到了日爾曼人的儉樸風氣。

我在厄克浩森，離馬利恩波一英里的地方，與一位弟兄同住。我常整天留在厄克浩森，主要工作是和那些懂英文或拉丁文的人談話；我因對德文不熟，還不大能講，在這裡我不斷地遇到我所尋找的，就是信心力量的活證據：由於“神的愛澆灌在他們心裡”，人得以脫離內外的罪惡；由於“賜給他們的聖靈”之不停的見證，人得以脫離一切疑惑與恐懼。

八月一日（星期二）

下午三時，我來到紇仁護特（Herrnhut），該地離德勒斯登（Dresden）約有三十英里。

八月三日（星期四）

我參加聖經研究會（每天十一時都是如此），在那裡米拉（Millar）先生（前任齊陶某著名學府校長，以後放棄一切，跟從基督），還有其他幾位，照常在一起閱讀原文聖經的一部分。五時是為教導新來者而舉行的討論會，解決了關於稱義的幾個問題。今晚基斯強大衛（Christian David）也來參加。但願神使他成為傳好信息的使者。

星期五和星期六（連同第二星期的每一天）我和最有經驗的弟兄們多次談話，討論神在他們心靈上的大作為，如何藉著信潔淨他們；又和馬丁路波及其他教師並教會長輩們談論他們所採用的教會法規。在紇仁護特晚禱會散會之後，按照他們的風俗，所有未婚的男人，安靜地繞著城走，以樂器奏出讚美詩；當他們到了離城不遠的一個小山頭，大家圍成一圈，同心禱告，然後回到大廣場。剛過了十一點鐘，彼此禱祝而散。

八月十日（舊曆）那天，我得到機會和基斯強大衛在一起好幾個鐘頭。他的職業是木匠，已逾中年，但大概還未到五十歲。他所說的話我大半聽懂，有不懂的由一位弟兄譯為拉丁語，下面是他所說的：當我年青的時候，聽見有人說羅馬教是敵基督的，覺得異常惶惑，我讀路德派反對教皇黨羽的書，也讀教皇派反對路德派的書。我很容易地就看出天主教徒是錯誤的；但這並不是說路德派就是對的。我不瞭解他們所說因信稱義，只倚靠信，無需善行這些話的意思是什麼。我也不喜歡他們總在講論基督。後來我開始思想，基督如何能是神的兒子呢？但是我越加理論，越加迷亂，到了最後我對基督這名字很覺厭煩。

以後，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好，就從軍去了。那時候我想我應該有更多的時間禱告與讀經，因我隨身帶著一本新約聖經和一本聖詩。但有一天，這兩本書都給偷走了。這事很使我傷心。同時我覺得軍隊的生活非常不適合。六個月後我回到原來的業務上，又幹了兩年。以後搬到薩克森的革立次去，在那裡多患了一場很危險的病，二十個星期手腳不能動彈。那時士威得勒牧師天天來看我。從他，基督的福音初次具有能力地進入我的心靈。在這裡我得到了那我以前所找不到的平安；因我確知我的罪已蒙赦了。

病癒之後，我決心回到摩拉維亞向我的親戚宣傳基督。從那裡我回到革立次，繼續住了五年。本城及附近鄉村的人都大受奮興。在這段時間中我到過摩拉維亞兩次，那裡有更多更多的人來聽我講道；許多人答應無論我在什麼地方，若有機會，他們都要前來就我。

當我第三次從那裡回來時，親岑多夫伯爵派人到革立次找住在當地一位紳士家的若特先生，因為伯帖

勒多弗的牧師已經過世，他要他接任為該地牧師。若特把我的事告訴伯爵，他來信約我前往相見，當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說，“不論你有多少朋友願意到此地來，請都讓他們來，我要給他們蓋造房子的土地，其餘所需要的基督必賜給他們。”我立刻到摩拉維亞告訴眾人神已替我們找到了住處；當時就有十個人跟我一道來，次年又有十個人來，在我往後一次的旅行，又來了一人。教皇的黨羽聞風驚起，出賞格要我的頭，推倒我所住的房子，

夷為平地。雖然如此，從那個時候起我一共作了十一次旅行，指導所有願意到這裡來的人。現在這條路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因此有許多人都自己來。

兩年之間我們增加到一百五十人；那時我結識了一位加爾文派的人，過了不久，他使我接受了他那關於蒙選與被棄的見解；多數的弟兄們也因為我的影響而接受同一見解。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們陷入極窮困之中，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灰心喪志。我試行以神的愛安慰他們，但他們回答說，“不，或者神對我們並無愛心；或者我們不是神所擇選的；神自亙古就恨惡我們，才讓我們遭遇這許多不幸的事。”伯爵看出這種情形，要我去見附近牧區的斯坦米茲牧師，同他詳談關於“基督是否為眾人死”這個問題。我就去見他，神藉著他叫我完全信服這個重要的真理。不久之後，伯爵希望我們能夠在一起，徹底地來思想這些問題。我們就在他家裡聚集，三天沒有離開那裡。我們翻開聖經，詳細查究其中的記載，關於神對人類的整個計畫，從創世到萬物的完成；感謝神我們的見解終歸一致；尤其是對那基本問題，就是“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大家所信相同。

不久之後，耶穌會的人報告皇帝，謂伯爵會集一切摩拉維亞人和波希米亞人、組織團體，創設新教。立刻有專員奉派前來紇仁護特調查真相。我們的最後答辯書於一七二九年八月在紇仁護特簽署，由專員們轉呈皇上，內容如下：

一、我們信奉我們的母會，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弟兄們的教會是一個神聖無瑕疵的教會，正如路德以及其他一切新教學者所承認的；他們也承認我們的教義和他們的一致，惟獨他們沒有我們的法規。

二、但我們不倚靠我們祖先的聖潔；卻願意以心靈與誠實敬拜神，不斷地顯示我們是出死入生。我們也不隨便稱人為弟兄，除非他恪守他在受洗時與神所立的約，或則，他若違約，必需再為神所重生。

一七三二年我們又奉命為自己申辯。下面就是我們所寫的。

紇仁護特教會致上呂沙西亞（Upper Lusatia）總督書

一七三二年元月廿四日

凡念過約翰胡司（John Huss）歷史的人，不能不知道我們祖先的宗教。約翰胡司的一部分信徒曾力圖以武力對抗武力。其他對基督有較深認識的人，從波希米亞國王佐治波弟勃拉獲得隱居他處的許可，乃於一四五三年遷移到西利西亞（Silesia）和摩拉維亞邊境的地方，安靜地住在那裡，一直到路德與加爾文的時代。他們和這兩人以及他們的信徒們保持很友善的關係；當神把他們安置於這兩派人當中的時候，更是如此。

一七一五年，有一位新近解職的皇家士兵到士雷這一個耶穌會勢力強大的村落來，他開始與奧古斯丁紐緒及其兄弟談論，嚴厲地譴責他們假冒為善，冒充羅馬教徒，偽飾真的信仰。然而他們仍然屈服於環境，直到一七二二年，才放棄一切，退居到上呂沙西亞。他們留下三個兄弟，不久都給關進監牢，為教皇黨羽所虐待；因此當他們得到了機會，也都放棄一切，隨從他們弟兄的腳步到呂沙西亞去。

但在取尼瓦特的弟兄們受到更加殘酷的待遇。他們的書籍都給拿走；在慘重的酷刑下，他們被迫順從天主教的迷信與偶像；最後又給投入最黑汗的監牢中，隨後，大衛施內得爾，泥赤曼一家，以及許多其他的人都被迫離開本國並他們所有的一切。這些就是我們離開摩拉維亞的明顯理由，亦即陛下所願意我們陳明的。

為使關懷這件事的人更能明瞭詳細情形，我把紇仁護特摩拉維亞兄弟教會于一七三三年在韋騰堡所提出的憲章附錄於後：

一、立長老一人，以教導和禱告協助教會，並協助決定重要會務。此人對神的事必須有豐富經驗，並被眾人認為是言談聖潔的人。

二、立執事或助手數人，在各個別聚會上擔任指導；負責行政事務，使各事的進行有條不紊，照顧每一會友，使他們都能在神的恩惠裡長進，所行與神的呼召相稱。

三、牧師或教師為全群及群中每一人的監護者；為小兒施洗；殷勤型範他們的心性，“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若有真心愛慕十字架的人，就接納他們進教會；執行主的聖餐，為那些已經在基督裡結合的人舉行婚禮，必要的時候履行責備、訓勉，鼓勵及安慰等責任。

四、另設執事，負責照管孤兒院，貧病者，或過往旅客的需要。

五、上述各種工作當中都有婦女參加，負責女界工作。因為除了牧師，長老或一兩位執事之外男人不與女人接談。

六、我們對官吏，不分等級，一律尊敬。我們歡喜服從他們的法律；甚至在我們當中有許多人貨物被掠奪，被逐出自己的房子，受各方面的蹂躪時，我們亦不反抗，不開口或舉手攻擊他們。

七、基督徒應盡的本分乃是在各種業務上不懈怠，卻要勤謹做所應做的工作。教會推選專人，監督及指揮行政方面所雇用的人員，藉以避免不愉快事件的發生。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三章 一七三八年九月至一七三九年十一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三八年

九月十七日（星期日）倫敦

我又開始在本國宣傳救恩的好訊息。我講道三次，以後又在米諾雷斯（Minories）向一大群人講解聖經。星期一我很愉快地見到了我們小團體的人，這團體現在已經有三十二人。翌日我到新門探視那些囚犯，把無代價的救恩傳給他們。當晚到一個在貝耶的聚會所，宣傳悔改與赦罪的道理。第二天晚上，我在亞得門街的另一聚會所講論在愛中的真理時，起初有人反對，旋即平息，所以到散會的時候，大家在友愛空氣中分別。

九月廿一日（星期四）

我發現有許多人因曲解我所說的話而異常憤激，因此盡時間所許可，個別地向他們解釋。神賜給我對他們有更大的愛心。有些人承認他們的錯誤，對其餘的人，但願神也叫他們悔悟，並賜福給他們。

十月十四日（星期六）

在晚課中，有一句話叫我更深地思想到我自己的情形。後來使我想起來的是：“檢討你自己，看你是否在信裡面。”

我沒有那種在聖靈中的喜樂；沒有那鞏固的恒久的喜樂；也沒有那種超脫恐懼和疑惑的平安。當成聖的人告訴我說我是沒有信的時候，我就懷疑我到底有沒有信；這些疑惑叫我非常的不舒服，直一我從禱告與聖經得到安慰。

然而，從整個說，雖然我還沒有那種在聖靈中的喜樂，也沒有信的充分保證，若從“在基督裡作新造的人”這話的整個意義說，我更是不夠的，但是，我相信我有著某種程度的信心，而且神在愛子裡已接納了我。我相信，“攻擊我的字據”已塗抹了，我已藉著神的兒子與神和好了。

十月廿九日（星期日）

晚上，我又因為聽人說“神的國就在我們裡面”而覺困擾，懷疑我自己的情境。我祈求神，從祂的話得到了下面的答案：“祂本是素常盼望神國的人。”我因此想起，我豈不可在安靜和隱密處等候嗎？我再翻開聖經，得了這話：“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十一月八日（星期三）

我和我的弟弟因應請求，一道前往向那些已被判罪的犯人作最後一次的工作。這是我所看見過信仰勝過罪惡和死亡的最榮耀的一個實例。其中有一人眼淚迸流，沾滿兩腮，眼睛卻向上注視，在他臨刑之前幾分鐘，有人問他“你現在心裡覺得怎樣？”他很鎮靜地回答，“我覺得有一種平安，那是我不敢相信有可能的；我知道這是神的平安，出乎意外的平安。”

我的弟弟就利用這機會向許多罪人和官吏宣傳平安的福音。主我父的神呀！我也在他們當中，求接納我，不要從你眾兒女中將我趕走。

十二月五日（星期二）

我開始在格羅斯特園（Gloucester Green）附近的貧民習藝所領禱和證道。星期四在聖多馬牧區所屬的習藝所證道這兩天也都在監牢講道。聖多馬牧區的習藝所裡有一個精神錯亂的女人，不斷地叫喊苦楚自己，我很想同她說話。當我一開始說話，她立刻安靜下來，眼淚一直地流著。我說，“拿撒勒人耶穌能拯救你，也願意拯救你。”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一）

聽見威特腓德先生從佐治亞來，我趕快上倫敦去；十二日（星期二），神賜給我們再有一次暢談的機會。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三章 一七三八年九月至一七三九年十一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三九年

正月一日（星期一）

荷爾，欽琴，印格罕，威特腓德，哈欽斯諸先生和我的弟弟查理，以及六十位左右的弟兄參加我們在費特巷舉行的“愛筵”。清晨三時左右，當我們繼續迫切禱告時，神的權能大有力地降臨在我們身上，以致許多人因極端喜樂而高聲喊叫，也有許多人跌倒地上。當我們從那在大能者面前的驚異與敬畏的感覺稍為恢復時，我們同心發出一個聲音“我們讚美主為神，承認主為萬有的主。”

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在我居留倫敦的期間內，我在費特巷我們自己的團體中和其他許多需要我證道的地方工作，頗為忙碌。所以在我接到威特腓德的信（這以前已經有幾封來信），和另一封秀厄德先生的信，以最懇切的態度要求我前往布裡斯時，我總不想離開倫敦。

三月廿九日（星期四）

我離開倫敦，當晚在巴新斯托克向一個小聚會講道，卅一日（星期六晚上）抵達布裡斯它。在那裡與威特腓德會面。起初我對這種新奇的戶外佈道方法心裡很覺不安，但他在聖日給了我一個榜樣。我生平（直到最近）對各種儀禮均持極端慎重的態度，甚至認為救人靈魂的事，若不是在教堂裡舉行，就幾乎等於是一種罪。

四月一日（星期日）

晚上（威特腓德不在）我開始向一個通常每星期在尼哥拉街聚集一次的小團體講解登山寶訓的道理（這是戶外佈道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我想那地方也有教堂）。

四月二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我更為降低自己，在大街道上宣傳救恩的好信息，站在一個與城毗連的小丘上向三千人左右的群眾講道。我所引用的經文乃：“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四月四日（星期三）

在施洗坊，離布裡斯它半裡光景的小村莊，我以下面的話向一千五百人介紹神的恩惠：“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

晚上有三位婦人同意每星期聚會一次，目的和在倫敦的那種聚會一樣，就是“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他們可得醫治。”八時，有四位少年人也同意按照同樣的計畫聚會。

四月八日（星期日）

早晨七時我在布裡斯它向一千人左右講道，其後在京斯武德之漢娜山上又向一千五百人講道。我以那充滿福音真理的先知的話向他們喊著說：“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不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了吃，不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下午有五千入左右在羅斯園（京斯武德之另一角）聚集，我站在他們當中，奉主的名呼叫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四月十七日（星期二）

我到鮑爾文街去，按序講解使徒行傳第四章。我們祈求神堅定祂自己的話。一個站在旁邊的人立即放聲大哭，（大家非常驚奇），極其慘惻，有如垂死者的掙扎。但是我們仍繼續禱告直到“新歌從她口中發出，感謝我們的神。”不一會兒，另外兩人（在當地頗有名望，是力行善事，待人至誠的）亦忽然感覺到強烈的痛苦，迫著他們“為心靈的不安叫號。”但不久，他們也同樣地發出讚美他們的救主神的聲音。最後有一人，呼求神的聲音正如出自地獄之穴，他是布裡斯它的一個寄居的；但很短的時間過後，他同樣地充滿著喜樂與愛心，知道神已醫治了他的背逆。神這樣賜下了許多活見證，證明祂的手仍然“伸出醫治”，“並使神蹟奇事，甚至今日，仍藉著祂的聖子耶穌行出來。”

四月廿一日（星期六）

在紡織廠有一個少年人忽然全身激烈顫抖，幾分鐘過後，他心裡的痛苦更增加，就躺在地上。但是我們不停地求告神，直到神使他站立起來，在聖靈裡面滿有平安喜樂。

四月廿四日（星期二）

早晨我在巴斯向一千人左右講道，下午四時在京斯武德中部叫兩哩山的地方向一些可憐的煤礦工人講道。晚上，在鮑爾文街有一個少年人，經過了一度為時雖短但頗激烈的身體與精神的痛苦後，覺得心靈充滿著平安，“知道他所信的是誰。”

四月廿六日（星期四）

當我在新門傳講“凡信的就有永生”的道理時，我未經預先準備，不自覺地堅決宣稱“神願意眾人得救”並禱告說，“如果這不是神的真理，祂不至讓瞎子走錯了路的；但是，若這是真理，祂將證實祂自己的話”。立即有一人，再一人，又一人僕倒在地；他們在各角落倒下去，像被雷擊打一樣。當中有一人放聲大哭，我們為她祈求神，祂立即使她從痛苦變為喜樂。第二個人同樣慘惻，我們亦為她禱告，神就叫她的靈魂得安寧。晚上，我又被聖靈所驅使，呼叫說，“基督舍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幾乎未等待我們祈求祂賜下明證時，祂已回答了。有一個人被聖靈的劍所刺傷，使人想像她似乎是一刻都活不下的樣子。但神豐盛的慈愛立即顯現，她就大聲歌唱神的公義。

四月廿七日（星期五）

全新門因神的話刺透人心而充滿著哭聲；有兩個人在一轉瞬間得到了大喜樂，看見的人都異常驚奇。

四月廿九日（星期日）

我們下面這些話向四千人宣告神的白白恩賜：“神即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在那時候，有一個人曾經長久陷在罪中，無望得到憐恤的，亦完全清楚的感覺到神赦罪的愛，領受不再犯罪的能力。其後我就到克立弗敦，離布裡斯它一裡的地方去，因為那地方的牧師病重垂危，請我前往。從那裡我又回到近漢娜山的一片野地，該地約有三千人聚會。飯後，我又到克立弗敦去。參加禱告會和演講會的人充滿教堂。以後有葬禮在教堂墳地舉行。從克立弗敦我們又到羅斯園去，在那裡有將近七千人（根據估計）的聚會。其後又到格羅斯特巷的會所；會後才在鮑爾文街舉行我們的第一次“愛筵”聚餐。噢！神確在增加力量給我，記得十年前我一天若證道兩次，就要覺得困乏疲累了！

四月三十日（星期一）

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反對當神能力來臨時放聲哭喊的那種情形，這些反對的人當中有一位醫生，他認為這種情形恐怕是出於欺騙或詭詐。今天（當我在新門證道時）第一個放聲大哭的正是這位元醫生認識多年的一人。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走過去站在她旁邊，仔細觀察她的每一個徵象，看見她大汗淋漓，全身筋骨抖動。他真不知道怎樣想好，因為他已親眼看見，證明這並不是欺騙，也不是失常。但當她的身體與靈魂在頃刻間都得到醫治時，這位醫生才真正看出這是由於神的權能。

五月一日（星期二）

有許多人非常忿激，而且比前更甚。因為當我在鮑爾文街講道時，這裡有一些人在呻吟，那裡有一些人在哀哭，呼叫“那有拯救的大能的，”以致幾乎聽不到我的聲音。我請眾位誠心的人與我一同祈求那“為我們高舉的君王，”使他可“宣傳被擄的得釋放。”而祂很快就表示聽見了我們懇求的聲音。許多長久住在黑暗中的人看到清晨的大光明，有十個人（我以後才發現）開始以信心說，“我的主我的神！”

有一個貴格會的信徒站在旁邊，對這些人所做的很不悅，只是咬著他的嘴唇蹙著眉額，一會兒他像被雷擊似的僕倒。他的慘惻情境真使人可怕。我們祈求神不要以他的愚拙歸罪於他。他立即欣然快樂地呼叫說，“現在我知道你是我主的先知了。”

五月二日（星期三）

在新門，另一個哀慟的人得到安慰。以後我應邀到某鄰居家中看一封攻擊我的信，信中說我是“欺騙人民的”，因為我宣傳神“願意眾人得救”的道理。

五月七日（星期一）

我已得到在教堂講道的許可，正當準備前往潘斯福特（Pensford）的時候，我收到一張字條：

“先生，我們的牧師接獲報告，說你是一個反常的人，所以不願意你在他屬下的任何教堂裡講道。”——雖然如此，我仍然前往，在神甫崗，離潘斯福特半裡路的地方，傳揚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贖的道理。

五月九日（星期三）

我們得到了一塊地皮，在馬市靠近聖雅各墳場的地方，計畫在那裡建造一所房子，其大足以容納尼哥拉斯和鮑爾文街兩會會友，和那些當講解聖經聚會時願意同來參加的朋友們。十二日（星期六）那天，我們奠下第一塊基石，大家發出讚美感謝的呼聲。

對這件事，不論在用款方面或是監督方面，起初我個人完全無意也沒有計劃要參與工作，已經指定了十一個托事，我想這責任當然可由他們承擔了。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是錯誤的：第一，關於費用方面，若非我自己承擔支付所有工人的工資，整個工程必陷於停頓，因此，在不知不覺中，我已負了一筆一百五十磅的債。這錢要由我個人償還，但我怎能做到呢？前述兩會所認捐的還不能超過這總數的四分之一。至於對工作的監督問題，我收到許多倫敦方面朋友的來信，特別是威特腓德，他托一個剛從那邊來的人告訴我說，除非我即刻解散那些托事，以我自己的名義料理一切他和其他的人都不願過問這所房子的事，亦不願意有任何捐助。他們提出許多理由，只提其中之一就很夠了，那就是說以後這些托事必將有了支配我的權力，如果我不照他們所喜歡的講道，他們必把我趕出我所建造的房子。因此我接受了他們的勸告，召集所有的托事，取消了（沒有反對的）從前所發的證書，把整個任務放在我自己身上。誠然我沒有錢，也沒有任何人所看到的得錢的可能性。但我知道“地與其中的富饒都是神的”，在祂的名內所做的事都可以無需懷疑。

五月十六日（星期三）

當我在施洗坊宣講（祂受傷是因為我們的過犯）時，有一位中年人開始激烈地捶胸，求那“受鞭傷使我們得醫治”的基督救他。當我們禱告時，神以新歌放在他的口中。有些人嘲笑，有些人承認神的權能，特別是一個住在施洗坊的婦人，她現在相信自己需要一位元在神面前的中保，回家時非常的痛苦；但過了幾個鐘頭之後，心中充滿喜樂，知道神已“塗抹她一切的過犯。”

五月十九日（星期六）

在紡織廠，起先有一個女人，以後又有一個男童（十四歲左右）被罪所困擾，在痛苦與恐懼中，但我們呼求神，他們的靈魂就都得到釋放。

五月廿日（星期日）

在這些日子當中，我不斷地被人（這些人有的是因這種奇妙的工作特地到布裡斯它來，有的是那些新的或舊的通訊朋友）質問，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他們給我許多忠告（大抵是根據對事情的誤傳），要我“別看重異像或夢景，別因為人們的痛苦流涕，或單單以外表的承認，就以為他們已悔改蒙赦了。”

對一位多次因此事寫信給我的人，我概括地答覆如下：

我們中間的問題，主要的（若非全部的話）是一個事實的問題。你不承認神今天成就這些事，或至少，不承認祂以這種方法拯救人。我對兩者卻都肯定相信，因為這是我所親眼看見和親耳聽見的。我看見（就對這種事情所能看到的來說）許多人在一剎那間從恐懼，失望中一變為愛心，喜樂和平安；從一向管制他們的那種罪欲，一變而有遵行神旨意的純潔志願。這些都是事實，是我曾經，且幾乎是天天耳聞目睹的。關於異象或夢景，我所要說的是：我知道有幾個人，他們的大改變是由於從夢中，或從心目中的一種有力的想像，夢見或想像到十字架上的基督或榮耀的基督而來的。這是事實，不管人喜歡作怎樣的判斷。這種改變所表現的（並非僅僅以他們所流的淚，一陣反乎常態的衝動，或高聲痛哭等；有如你所想像的，來作為判斷，其實，這些都不是我所用以判斷的果實。）是從他們整個生活的

性質看出來的，有許多背道不正的，從那時起，改變為聖潔，公義與良善。

我可指給你看，從前是一隻獅子的，現在是一隻羔羊，從前是一個醉漢的，現在是可資示範的端莊持重的人，從前是一個嫖客，現在“厭惡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這些就是我所憑藉的有力的辯護，足以證明：神現在所做的，和以往一樣，祂把赦罪和聖靈賜給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且，就我所知的都是突然到來的，也往往在夢中或想像神的時候得到。若不是如此，我就是在神的面前做假見證。我為著這些事見證，並藉祂的恩典必要繼續見證。

五月廿一日（星期一）

十二時左右，有人請求我再去探望一個人。當我到了之後，她只剩下一次掙扎，隨即得到充滿的平安與喜樂。我想今天一共有廿九人從痛苦中轉變為喜樂。

五月廿六日（星期六）

有一個人極度的失望中來看我們；經過一個鐘頭的禱告之後，平安地回去了。翌日，因為看出許多過於狂熱的人，他們的態度不與溫柔純粹的愛心相吻合，我就在羅斯園以下面的話講論（是我前所未見的大聚會，相信人數在一萬左右）：“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當晚在會裡，十一個人深切認罪，立即得到安慰。

六月十一日（星期一）

我接到從倫敦發來的一封緊急信（我前已接到幾封這樣的信了），要我盡速到他們那邊去，原因是我們在費特巷的弟兄們陷入于極大的紛亂狀態中，需要我親自去勸勉他們。那天下午我就拿這段話證道：“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講道之後，我把他們交托在他們所相信的神的恩惠之內。誠然神在此地還有工作的機會。在英國我不曾看見像這樣的愛心，也沒有見過神所賜給這些人的這麼天真爛漫，毫無裝作，肯受教誨的心性。

然而，在這段期間中，我曾為我在這些人當中所做的這種非常工作頗費思想。但我常常把這件事放在主的面前，每當聽見反對的話，我都很鎮靜地詳加估量。這使我想到我所寫給一個朋友的信：因為這位朋友曾坦白地表示他對這事的關懷。我把這信的撮要附在這裡，好幫助對這事能夠更清楚的瞭解：親愛的先生：你若問說我所做的是根據什麼原則，我的答覆是：“我願做一個基督徒，因此，凡我認為與這願望有益的事，就是我義所當為的；無論何處，凡我認為對這個目的能有所貢獻的，那裡就是我責任之所在。”憑著這個原則我才到美洲去，也去訪問摩拉維亞的教會；憑著同樣的原則，我（只要神作我的幫助）也隨時可到阿比西尼亞或中國，或任何其他神旨意以這信仰呼召我去的地方。

關於你所指教我應當安身在學院裡一事，現在我在那邊既沒有地位，沒有學生，就沒有什麼工作。至於你的另一建議，要我接受一個牧師職位，是否于我有益，這個等我收到聘約時，還會有充分時間考慮的。

讓我告訴你我在這事上的原則。我把整個世界當作我的牧區；我的意思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向凡喜歡聽道的人傳報救恩的好訊息是理所當然，也是我本分所當作的。

若你問，這怎麼能夠呢？一個被人說各種壞話的人怎能做出什麼好事呢？那麼，請你記住（雖然你曾一度知道了，並堅立我對這個大真理的信仰），人越是說我壞話，只要是為著主的緣故，神越將藉著我

做出更多的好事。

六月十三日（星期三）

早晨我來到倫敦，在以斯林敦（Islington）領受聖餐後，我再得到一次和母親見面的機會，因我自從日爾曼回來後還沒有見到她。

六時，我訓誡費特巷的婦女們（因知她們最近非常動搖）說：“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弟兄們在晚上聚集，神解除他們當中的許多誤會和惡意；大家和好地回復到“仁愛和謹守的心。”

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當我懇切地邀請罪人“從這條又新又活的路進入至聖所”時，許多聽見的人開始痛哭流涕地呼求神。有的跌倒了，顯得一點力量都沒有，有的極度的顫抖和震動，有的全身抽搐，好像要裂開的樣子，其猛烈情形往往使四五人扶不住一人。我曾看見過許多患歇斯得裡症和患癲癇病的人，但在許多方面都不像這種樣子。我立即禱告，求神不要讓這些軟弱的人驚惶。有一個婦人非常忿激，堅持說若這般人願意的話他們可不必那樣做；沒有人能以相反的意見說服她。但她走了不上三四碼遠，自己也倒下去了，其猛烈與慘惻的程度和其他的人沒有兩樣。廿六個被感動的人（多數在我們為他們禱告後，立刻充滿了平安與喜樂）答應在第二天來看我，但只有十八人來；在和他們密談後，我有理由相信一部分人於回家後就稱義了，其餘的好像是忍耐地在等候著。

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我們在費特巷聚集，謙卑地在神面前承認祂之從我們當中收回祂的靈是公義的，因為我們沒有信心。我們承認我們當中的分裂使祂憂傷，“有人說我屬保羅，有人說我屬阿波羅；”因為我們再度倚靠自己的工作，相信自己的工作過於相信基督；因為我們停留在那按照神旨意在我們心靈上所成就的一點兒初步的成聖工作上。最關重要的是我們褻瀆神在我們當中所做的工作，若不是將它歸入于自然，歸入於幻想或血氣的力量，就甚至認為是出於魔鬼的迷惑。在我們認罪之後，我們又覺得神與我們同在，正如起初一樣。有些人俯伏在地上，有些人禁不住一同發出讚美和感謝的聲音，許多人公開地見證，說自從正月以來，沒有過像今天這麼盛大的日子。

六月十七日（星期日）

七時我在上摩爾飛德向六七千人講論，“凡渴了的人，都當就近水來。”午後，我見到了一個可憐的人，他曾脫離我們的團體和教會。我們並不爭辯，唯獨禱告；在短時間內他醒悟過來，樂意返回教會；當晚我們的團體也重新接納他。

六月廿二日（星期五）

下午我在魚塘地方講道，但覺我裡面沒有活力，也沒有生氣；我懷疑或許神不用我了，祂將派遣其他的工人前來收穫。我到會裡來時心中充滿這個思想，開始（非常疲弱）講解：“親愛的，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不是。”我告訴他們，在判斷某人究竟是藉什麼靈說話的時候，不要根據他的外貌，或一般的說法，或他自己內心的感覺；亦不要憑著那人自謂已得到的夢，異像或默示，亦不要憑著他的眼淚，或任何他身體上那不由己意發出的現象。我警告他們，這一切現象本身都是可懷疑可爭辯的，可能是乎神，可能不是出乎神，所以不可只拿它們當作根據（也不可只對

它們咎責)，但應該以更大的尺度去試驗；應該把它們放在唯一確定的標準——聖經——之下加以衡量。當我講的時候，有一個人在我面前倒下像死了一般。少頃，有第二個，第三個，在半個鐘頭中，其他五人倒下去，多數是劇烈地掙扎著。正如“死亡的羅網纏繞他們，陰間的痛苦抓住他們。”在他們的痛苦中我們呼求神，祂就以平安賜給我們。有一人在極度痛苦中繼續了一個鐘頭，有兩三人繼續了三天；但其他的都在當時得了很大的安慰，回去的時候滿心喜樂，讚美神。

六月廿三日（星期六）

我和昨天晚上那些經歷過痛苦的人慎重地談過；發現有些人只是認罪而已；有些人則得到靈魂的安寧。今晚又有另一個人因受感動而極端痛苦；但在短時間內她的靈魂得到釋放。

六月卅日（星期六）

在紡織廠，有七八個人忍不住地高聲叫喊，正是聖靈的劍“刺入剖開他們的魂與靈，骨節與骨髓”。但禱告後他們都得到釋放，且高唱“讚美神，並讚美永遠長存的羔羊。”

下午我和剛從倫敦來的威特腓德先生一同到施洗坊去，在那裡他宣講關於“聖靈，凡信的人都應該接受”的道理；他嚴厲地譴責那些講道講到好像是沒有聖靈的人。他這樣做，並非沒有根據。

七月七日（星期六）

我有了機會同威特腓德談及那往往和神的“內在工作”相配合的“外在證據”。我發現他反對的理由大都是基於對事實的誤傳。但第二天他自己有了更詳細觀察的機會。因為當他開始（在他講詞的結論中）邀請罪人歸信基督時，頃刻之間，有四個人，幾乎同時在他身邊倒了下去。其中一人倒下不動，失了知覺；第二個抖動得很利害；第三個全身劇烈地抽搐著，但不叫喊，唯有呻吟；第四個，同樣地抽搐，並且痛哭流涕，呼叫神。從這時起，我相信我們都願意讓神以祂喜歡的方法，去成就祂自己的工作。

七月十七日（星期二）

我回到巴斯，在那裡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聚會宣講“我應該怎樣做才能得救。”我正在希奇這“世界的神”竟是這般安靜，可是當我從講道的地方回來時，可憐的 RM 告訴我說他不能再讓我在他的場地上講道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這些人傷害他的樹，偷他場上的東西。此外（他加上一句），“因為我讓你在那裡講道，鄰居已對我不滿了。”呀！人之畏懼別人！

七月卅日（星期一）

當中有一個人猛烈地反對那些痛哭呼號的人，認為若他們肯自製的話，即可不必如此；她始終堅持著這一意見，到了她自己被擊打，正如被劍刺透，戰慄地倒在地上，她才大聲痛哭，但她聲音不明，話語亦不清楚。她在這痛苦中繼續了十二至十四個鐘頭，心靈才得到釋放。但她的主人（因為她原是當地一個富紳的女僕）不准她回去，理由是他不要有任何接受了聖靈的人在他家裡。

七月卅一日（星期二）

在布拉福特向兩千人以上講道，論及“我應該怎樣做才能得救。”聽眾當中有許多是比較上層階級的人，他們都端莊有禮沒有中途離席的。當我回來在巴斯講道時，有些聽眾就不大規矩；恐怕是因為我所引下面的話使他們不滿：“這樣，不獨我們這事業，被人蔑視，就是大女神亞底米的廟，也要被人輕忽，連亞西亞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銷滅了。”

八月九日（星期四）

威爾斯（Wells）方面的人常常邀請我訪問他們，尤其是某先生曾請求我把他的屋子當作自己的家；所以我動身前往。在一天前我先寫信通知他；他當時到他的一個朋友家商量這事，他的朋友認為應該派一個人去阻止我，請我回去，“否則”，他說，“我們所有的生意必都損失。”但這種顧慮並不太為他所重視，他仍請我到他自己的家；十一點我在他的園裡向兩千人左右講道，論及“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贖。”起初有人嘲笑，我就當眾責備他們；那些留下來聽講的多半是比較誠意的。有幾個人當時很受感動，過後又和我談話。但願這不至於像早晨的露水一樣地消逝。

八月廿七日（星期一）

兩個鐘頭的時間，我背起了我的十字架，和一個好辯的人辯論，竭力想說服他，使他想信我並非英國教會的敵人。他承認我所傳的道理和教會所傳的沒有兩樣，但不能原諒我在教堂之外傳授。他也承認（凡尊重真理或知恥的人是不能否認的）由於這教導，許多從前因無知而走在滅亡路上的人，已被從黑暗中領進光明，從撒但的權勢下歸到神的權能之下，但他補充一句，“沒有人知道今後會怎樣，所以這些事是不應該容忍的。”

是的，現在布裡斯它一帶的流言是說我要不是耶穌會派，就是教皇的黨羽；有人更進一步說，我是生長於羅馬的。許多人也信以為真。

九月三日（星期一，倫敦）

為大部份的時間在和母親談話，她告訴我，她從前簡直沒有聽見過這種立刻可得赦罪，或神的靈與我們的靈同做見證的道理；更未曾想到這是凡誠心相信的人的一種共同權利。又說因此她從來不敢為自己這樣祈求。直到兩三個星期之前，何勒（Hall，衛斯理約翰的兄弟）遞杯給她時說“這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血，為著你流的”這話，很打動了她的心，這才知道神因為基督的緣故，已赦免她一切的罪。我問母親，外祖父（安尼斯裡 Annesley 博士）是否也有這樣信仰？她曾否聽見他向別人傳這種道理？她答說，外祖父自己有這種信仰，在他去世之前曾經略略提及四十多年來他沒有黑暗，沒有恐懼，沒有懷疑，因為他已為“神因祂的愛子所悅納。”雖然如此，她記不清曾否聽見他傳講這個，似乎從來沒有很清楚地講論過；所以她想，外祖父也認為這是少數人所有的一種特別恩典，並非神向眾人所應許的。

九月九日（星期日）

我在摩爾飛德向一萬人左右講論應該怎樣做才能得救的道理。五時我的母親同我們一道往慶林敦，那裡將有兩萬人的大聚會。我再極力闡述一切希望所寄託的根基。“相信主耶穌，就必得救。”從慶林敦我又到蘭伯特（Lambeth）的一個聚會處去。屋子都滿了人，其他的人站在花園裡。他們所表現的精神使我相信他們不至於容易把我的話忘掉。

以後我到了我們在費特巷的會所，勉勵大家彼此相愛。他們的通病是缺乏愛心。我們把這一點在主的面前承認，主即覺得祂以和平賜給我們，惡的念頭盡都消滅，愛的火焰重新燃著，和當初一樣。我們的心都交織在一起。

九月十二日（星期三）

八時，我勉勵諸弟兄們須接近教會，並遵守神的一切律例，惟獨追求“平安無事，敬虔端正”的生活。

九月十三日（星期四）

有一個誠懇的牧師渴望明白在那些方面我們和英國教會不同？我回答：“按照我所知道的並沒有不同；我們所傳的教義也就是英國教會的教義；凡教會所明白規定的基本教義，無論在禱文，信條或講道集方面的，和我們所信守的都沒有什麼不同。”

他問，“那麼，在那些方面你和英國教會的牧師不同呢？”我答：“凡遵守教會教義的牧師，我與他們都沒有什麼不同。”

九月十六日（星期日）

我在摩爾飛德向一萬人左右的大聚會講道；又在慶林敦廣場上向將近兩萬人講論關於當時那些比較溫和的猶太人對保羅所說的話，“我們願意聽你的意見如何，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譏諷的。”在上述兩地，我都講述那一般所謂的基督教，和真的古代的基督教之間的分別，這個真的基督教在“循道派”的新名號下，也正在到處被人譏諷。

九月廿日（星期四）

C 夫人在非常憂鬱中，希望我下午去看她。她一向渴慕領受聖餐，因她深信“神將在聖餐中向她顯現使她的靈魂得到安寧。”但現在她的痛苦越發加重，因為 D 先生給了她一個不幸的勸告，說是要等到了活的信仰，她才可領受聖餐。這話更增加她的困惑。但最後她決意服從神不服從人；而“在擘餅時神向她顯現。”就在那個時候，她覺得她的重擔移開了，她知道她在神的愛子裡已蒙悅納，當我在 B 先生處講解的那段時間，她充滿著說不出的平安。

九月廿一日（星期五）

蒙洛醫生的另一病人前來請求指示。我找不出她有什麼比任何深切認罪的人更狂亂的地方。而我並不懷疑，只要她相信活的神，神將“以藥物醫治她的罪。”

九月廿三日（星期日）

在摩爾飛德我以大奮興的精神向一萬人講說“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在慶林敦，我向兩萬人力證那偉大的真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以後我到了蘭伯特，指示他們“凡由神所生的就不犯罪。”（似乎很使許多在場的人驚奇）的道理。

九月廿八日（星期五）

我得到了一個新的證據，證明“無論你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著。”有一位中年婦人要我為她感謝神；許多在場的人見證說她在一兩天前心神錯亂，以至於被捆在床上。但在替她禱告過後，她立刻得到釋放，回復健全的精神。

十月一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牛津。有一些人還沒有放棄他們的聚會；我就對他們講論（若不成聖就沒有人能看見主。）

十月二日（星期二）

我見了許多人，他們剛聽到福音時很歡喜，但“太陽一出來，種子就都枯乾了。”有些人仍然願意跟從他們的主。但世界的諂媚或恐嚇阻塞著他們的道路。晚上我向他們指出神的無限慈悲，祂願意隨時接納他們。許多人都流淚。主阿！你是靈魂的友朋，時刻在尋找及拯救失迷的人！

十月三日（星期三）

我有了一點空閒的時間，出去觀看這地方的一些紛亂的情形。對那些在大獄和在城裡監獄中的可憐囚犯，現在沒有一個照顧他們靈魂的人，也沒有人作勸勉，教導，安慰，或在主耶穌的智慧 and 愛中建立他們的工作。沒有人去訪問貧民習藝所，那裡是我們已往所常常訪問，認為是最足令人生惻隱之心的地方。我們那一個小小的學校，有一個時期約有二十個可憐的小孩，已經在那裡受多年教養，而今已近於不存在了，沒有在那裡維持或照管的人了。多數在城裡的人，那些曾經一度在神裡面結連，彼此增益力量的，現在也都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主阿！這是你伸出手來的時候！”

十一時，我們一些同伴聚集“為著其餘的人”懇求神。神立刻賜給我們好的保證。有一個人很久在苦惱中，心裡充滿憤怒，爭鬧和嫉妒，特別是懷恨一個她曾經愛過的朋友。現在她居然站起來，流淚滿面，伏在那位朋友的頭頂，不住地親她，顯出神在她的心裡所做改變的工作。我們發現同樣的精神也在其他的人身上復興起來；於是我們離開他們，心裡盼望撒在這個地方的種子，也“將深入地下生根，向上結出果子。”

十月十日（星期三，布裡斯它）

發現有許多人當我離開他們時，他們都充滿著平安喜樂，現在又陷入憂鬱沮喪中了，我就在施洗坊竭力勉勵他們要“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晚上我們把痛苦在主的跟前傾吐，而覺得祂真的又和我們同在。當我們剛回到家時，有一個人來找我們，因她仍然在憂苦黑暗中；我們把她交托神，神立即顯出祂面上的光輝。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

一個聞名的酒漢和慣於咒罵的人進來，立即被潔淨了，舊事都成過去。“這種力量是屬於神的”我們都很覺得快慰。晚上我們的主有如太陽之東升，向這許多受傷的人顯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有些人一向是不在乎，隨隨便便的，現在卻覺得神的話有如兩刃的劍從祂口中發出。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我們有機會觀察到許多向來享受在神裡面的喜樂，現在墮入黑暗中的人，但是神並不長久向他們掩面。星期三那天有許多人的靈性復興了。星期四晚上更多的人發現他們所相信的神是“患難中隨時的幫助。”今天早上，當一大群人見證神的大能如何地“打破銅門，砍斷鐵門”時，我真覺得神的能力從未曾如此明顯地出現過。

但是有一兩個人，他們的苦痛非常嚴重，既似瘋狂，亦如慘傷。當我默想這一切的因由時，我從神所得到的回答是，“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當我去看一個被惡鬼困擾的人時，我奇怪她的親戚竟不說“過份的宗教狂使你發瘋”這話。我們祈求神使撒但伏在她的腳下。神立即許允我們的請求。她激動的呼叫說，“他走了，他走了！”立即充滿著愛的靈與清醒的心。以後我再多次看見她，她仍堅立在主裡面。當我突然地向她發問，“你現在盼望什麼。”她答，“天堂”，我再問，“你心裡有什麼？”她答，“我心裡有神。”我又問，“但當其他的事情激動了你，你心裡覺得怎樣？”她說，“感謝神，我已不再受任何事情所激動了；今世的一切都像影兒般從我旁邊消逝。”“你看見主所給人的結局”。祂豈不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嗎？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遇見一個心靈極其痛苦的人，她在前一天曾請求牧師的指導，牧師說她的頭腦不清楚，即須回家療

治。當晚我們祈求神賜藥醫治心靈破碎的人；有五個人，久已處在死亡的陰影下，現在知道他們已經“出死入生”了。

十月十五日（星期一，威爾斯）

我去見 W 先生（威特非德先生就在他的地方講道）向他商借開會場所。他誠懇地答說，假如牧師不許借用禮拜堂的話，他願意讓我用他的地方；我寫信給牧師，他拒絕了我，所以 W 先生請我到他家去。有一千人左右非常耐心地站在那裡（雖然那時候已過黃昏，天氣相當冷冽）。我根據使徒行傳廿八章廿二節敘述這個淺顯古老的英國教會的教義；現在這教義在循道派的新名稱之下，幾乎到處被人謾謗。

十月十九日（星期五）

早上我在新埠向一些在威爾斯地方所從未見過的，最麻木，最無教養的一群人講論“我應該怎樣做才能得救？”的題目。有一個老頭子，當我講道時，不斷地咒詛辱罵，幾乎不曾住口；最後還拿起一塊大石子，好多次想丟而沒有丟成，這樣的一個英雄，以這樣的武器來反對戶外佈道！

四時我又在加的福（Cardiff）縣市政庭講道，在場的有許多是上流社會人士。當我論及“神國不在乎飲食，而是在乎公義、和平並在聖靈中的喜樂”這段話時，我覺得向來很少有像這麼大的講論自由。六時，幾乎全城的人都聚集一起。我向他們講解八福寶訓的後六福。我心中多麼的興奮而不知結束，所以繼續了三個鐘頭。但願他們所接受的種子能結出成聖和永生的果實！

十月廿三日（星期二）

在騎馬往布刺德佛德（Bradford）的路上，我讀了羅氏所著新生論；內容是哲學的，猜測的，不確定的，空虛和無益的！

多麼令人失望的一本書！

十一時，我在貝爾飛德向三千人講道，論及本性的心，為奴的心與兒子的心。

晚上回來後，有人勉強我到京斯武德去看一個少女。（我只把事實經過說出，讓各人自作判斷）。這少女約十九或二十歲，似乎是不能寫字不能看書的。我看見她在床上，兩三個人捉住她，樣子非常可怕。慘痛，戰慄，絕望的表情顯在她那付灰白的臉上，真是難以形容，她全身的抽搐，使人覺得地獄的狗正在咬齧著她的心。尖銳的叫號使人難以忍受；可是她那石頭般的眼睛卻不哭泣。只要話能出口，她就叫喊：“我是該死，該死，永遠沉淪的。六天前你或許可幫助我；但已經過去了。我現在是屬於魔鬼的；我已經給了他。我是他的；我必需服事他；我必得同他到地獄去。我將是他的；我要服事他；我要同他到地獄去；我不能得救；我必需，我願意，我將是該死的。”她開始向魔鬼禱告。我們也開始求告神。

“主的膀臂呀，興起，興起！”

她立即躺下，像沉睡一般；但當我們停止時，她立刻又狂暴地大叫，“鐵石的心，破開！我警告你。破開，可憐的石頭心呀！你不破開麼？對石頭心能做得比這更多麼？我受咒詛好使你們得救。現在破開吧！現在破開吧！可憐的石頭心。你們不必受咒詛，我卻必受咒詛。”於是她的眼睛釘住天花板角，說“他在那裡，對，他在那裡；來吧，好魔鬼，來，把我帶走。你說你要撞破我的頭顱，來吧，快點撞吧。我是你的；我將是你的。如今來吧，把我帶走。”我們以呼求神來打斷她的話，她又如前躺下；可是另外的一個少女開始和她一樣地怒吼起來。這時候我的弟弟進來，約略是九點鐘。我們繼續禱告，

直到十一時過後，神忽然在頃刻間使她們靈魂安寧，先是那先受苦楚的，以後那後受苦楚的；她們兩人一道同聲讚美神，祂已克制敵人和尋仇者。

十月廿五日（星期四）

有人請我到布裡斯它看一個人，這人是在前一天患病的（我願將親自看到的事實敘述出來）。她躺在地上，咬牙切齒，過一會兒又大聲號叫。三四個人很難捉得住她，尤其是當提起耶穌的名時。我們禱告；她那種猛烈的症狀隨即停止；雖然並沒有得到完全的釋放。

晚上又有人要我再去，我不願意去，其實是怕去；心想這將是徒勞無效的，除非能有幾個信心堅強的人為她懇切祈求。我就翻開新約聖經，有一句話說：“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銀子埋藏在地裡。”我心受譴責，立刻去了。當我進屋子之前她就開始叫喊；一會兒又破口大笑，混雜著一些褻瀆，難以入耳的話。有一人根據某些理由，認為這是邪靈的工作，因此他問：“你怎敢進入一個基督徒裡面呢？”答說，“她不是一個基督徒，她是我的。”又問，“你聽到耶穌的名字不畏懼嗎？”沒有回聲，但顯出畏縮的樣子。又問，“你豈不增加自己的刑罰嗎？”聲音很微弱，“唯唯，唯唯！”接著一些咒罵和褻瀆的話。

看見我的弟弟進來，她哭叫說“佈道家，戶外佈道家！我不喜歡戶外佈道家。”以各種可憎可厭惡的表情反復喊叫了兩個鐘頭。

十二時我們離開了她，但星期五午間又去看她。這時神顯示祂垂聽我們的禱告。她的一切痛苦在頃刻間都停止了。她充滿了平安，知道邪惡之子已經離開她了。

十月廿七日（星期六）

我又應邀到京斯武德探視一個曾患重病的人。我剛走出門時就遇到大雨，因此在幾分鐘內全身都濕透了。正在那個時候，這個患病的女人（在三裡外地方）大哭起來，叫說，“衛斯理從那邊來了，盡他所能的疾奔前來。”當我到時，又冷又累，睡覺似乎比禱告于我更為相宜。她發出極可怕的笑聲說“沒有能力，沒有能力，沒有信心，沒有信心。她是我的；她的靈魂是我的。我已得了她，決不讓她跑掉。”我們懇求神增加我們的信心。就在那個時候她的痛苦益增，使人想像到這種劇烈的苦楚將把她的身體片片撕碎。有一個人，他相信這不是一種自然的病症，卻說，“撒但大為放肆，我怕他不肯就此甘休；”又進一步說，“奉主耶穌的主，我命令你講出來，你是否還有磨折其他靈魂的使命？”立即回答說，“有，就是 LC 和 SJ”（這兩人住在離此相當遙遠的地方，那時她們都很健康。）

我們再竭力不停地禱告，直到六時，她才有了清楚的聲音，鎮靜下來，顯得快樂的樣子，開始唱，“讚美神，萬福之源！”

十月廿八日（星期日）

下午一時，我再次在布刺德佛德講道，雖有暴雨，仍不防礙一萬熱心的聽眾。在那裡我嚴肅地向他們講論：“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

當晚回來，我到京斯武德看 J 夫人。那時 SJ 和 LC 都在那裡。不到一刻鐘，LC 跌倒地上，極其痛苦，繼而 SJ 也跌倒了，她們全身抽搐，情形非言語所能描述的。她們的哭叫令人不能忍受；其中之一忽然以一種難以形容的聲調說，“你的信心在那裡呢？來，禱告吧；我要和你一同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不問這話是那裡來的，卻同心向神禱告，直到 LC 的痛苦越發增加，有如處在死的慘痛中。但不一會兒神發出話語；她認得神的聲音，身體和靈魂就都得到醫治。

我們繼續禱告到將近一時，SJ 的聲音亦改變了，她開始用力地呼求神，整晚的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到了早晨，我們繼續禱告，那時她還不斷地哭說，“我焚燒了，我焚燒了，我將怎麼辦呢？在我裡面有一團火。我不能忍受。主，耶穌！求幫助我！”主耶穌！若你的時候已到，求幫助她，亞門！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四章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一年九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三九年

十一月四日（星期日，倫敦）

我們的團體在早晨七時聚集，大家安靜靈修，直到八時。然後有一個人講論仰望耶穌的道理，勉勵我們要“安靜地躺在祂的手中。”

晚上我會見我們費特巷團體的婦女們，在那裡有幾個弟兄堅持說她們當中沒有一人有真的信心，並簡單地提出幾點：第一，她們應當緘默，直到她們有真的信心；這就是，按照他們自己所解釋的，禁止她們利用所謂恩典的工具，尤其是聖餐；第二，其實聖禮並不算是恩典的工具：除了基督之外，沒有別的恩典工具。

十一月七日（星期三）

為著願意瞭解這事的真相，我和施旁恩伯爾（Spangenberg）有一次長談。我對他所說一切關於信心力量的話都能同意，我亦同意凡藉著信由神所生的，就不犯罪；但我不能同意說“人若有懷疑或懼怕的傾向，就是毫無信心”；或是說，“在我們沒有信心之前，我們不應領受聖餐或參加其他崇拜神的聖禮。”

八時，我們的團體在費特巷聚集，大家坐在那裡一個鐘頭都不講話，其餘的時間則花在爭論上；有一個人提出關於聖餐的問題，許多人立即熱烈堅持須待有了信的充份保證，否則不可接受聖餐。

我每日覺察，覺得撒但已步步地侵入到我們當中。許多人本來知道他們所相信的是誰，現在因從事於無謂的爭論，充滿著疑惑和恐懼，到了無路可逃的境地。有許多人被誘惑去否認神的恩賜，堅持說他

們從來不曾有過任何信心；尤其是那些重新陷入罪惡，沉淪於黑暗中的人，他們都放棄了恩典的工具，說他們現在必須停止自己的工作，惟獨依靠基督；他們是可憐的罪人，除了俯伏在祂的腳前，不能做些什麼。

直到星期六，即十一月十日，我想所有團體裡的婦女都在拋掉她們對神的信心。後來，我果然發現一人，當許多人（依照他們的慣例）正在大費口舌要她承認她沒有信心時，她以一種叫他們無法反抗的態度回答說：“我知道我如今在肉體生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自從在聖餐中祂向我顯現的那時候起，祂未曾離開我。”

那麼，為什麼一個沒有信心的人能夠因領受聖餐而得到信心？我們要怎樣解釋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第一，有多種的恩典工具——就是外在的聖禮，藉著它們，神把內在的恩典傳授給人；得救的信心也由此傳給那本來沒有信心的人。第二，主的聖餐就是這些恩典工具當中的一種。第三，凡沒有這信心的仍當以聖餐及神所設立的其他恩典工具來等候這種信心。

十一月九日（星期五）

我指出我們應如何檢討自己，究竟我們是否有信心，然後把真的靜默之心傳給他們；尤其是那些已經有了信心的人，所謂靜默之心就是謙卑，溫柔，順服，在祂一切神聖的法則中和祂命令的工作上，忍耐等候神。

整個星期我竭力試行以個別談話方法勸慰心靈軟弱的人，帶回到那些跛足而走錯了路的，盼望他們可得醫治。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我來到牛津，晚上我向一個小團體解釋由於恩典，我們得以因信得救，和這種救恩的性質及範圍。第二天晚上我引使徒的話，“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指出什麼是真的信仰，更指出什麼是真的信仰的果實。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

我和我的弟弟出發到提腓敦去。十一時左右我在布林福講道；星期六晚上在布裡斯它講論基督徒的完全之性質及範圍；第二天早上九時在巴斯講論“我知道在我裡頭沒有良善。”

下午在布裡斯它勸勉四五千人，不要忽略，亦不要單獨倚靠恩典的工具。晚上，我盡力高舉那些下垂的手，宣佈“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

我懇切勉勵那些已相信的人，應當避免兩種極端的態度：一種是當他們在光明喜樂的時候，他們認為這信心的工作已經完成，而其實才是開始呢；另一極端是，當他們在憂患痛苦中，他們就認為這信心的工作並沒有開始，而事實上是信心的工作還沒有完成。

八時，我勸勉團體，遵守神所立的各項聖禮，安靜等候，讓神在他們的心靈中成就祂全部的工作。就在那時候，神再以祂的榮光照耀許多在黑暗中的人；其中有兩人，直到那時為止，總以為神的慈愛離開了他們，拒絕了他們的禱告。

十一月廿七日（星期二）

我寫了一封短信給 D 先生（照他所請求的），敘述在京斯武德所已成就，以及目前在進行中的事工，內

容約中下述：

住在英國西部較久的人，很少不知道京斯武德的煤礦夫的；他們是早已聞名，是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一群；他們對於神的事非常無知，似乎“如同死亡的獸類一樣。”因此他們完全沒有接受教育的願望，也缺乏任何教育設備。

去冬有許多人嘲笑威特腓德說，如果他能感化異教徒，為什麼不到京斯武德找煤礦夫去呢。今春他果真去了。那地方有好幾千人，卻沒有一個公共崇拜場所，因此他跟著他們在他們的“野地”走，“去尋找並拯救喪失的人。”當他離開那裡以後，其他的人又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裡，勉強人進來。”由於神的恩，他們的勞力並非徒然。現在情形已經改變過來了。京斯武德已不像一年前那樣充滿著咒罵和褻瀆的聲音了；不再是充滿著那種下流娛樂所必然產生的淫穢和醉酒的事了；不再是充滿著爭鬧，打架，喧嚷，惡毒，憤怒和嫉妒的事了，那裡已經有了和平與愛心。多數人成為溫柔，文雅，好商量的人了。他們“不叫喊，也不爭鬧。”很少聽到他們在街道上或樹林裡的喊叫的聲音；除非是他們晚間的通常娛樂會，在唱歌讚美他們的救主神。

為使他們的兒女也能知道這使他們和平安靜的是什麼，不久之前他們建議在京斯武德建造一所房子，經過詳細考慮，因為有好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困難，終於在六月間奠下基石。所選擇的地點是在樹林的當中，在倫敦與巴斯路中間，離開那兩裡山不遠，離布裡斯它約三裡路左右。

有一個大房間撥作學校之用，兩旁的四個小房間充作教師住處（如合神的旨意，也可讓一些可憐的孩子們住進去）。已有兩人準備授課了，只待房子蓋好他們就可以搬進去。現在房子的輪廓已大體完成了；預計春天或初夏即可竣工。

實在的，教師們雖不要求薪俸，但整個事工所需的費用仍甚可觀。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

當我短時期留住布裡斯它時，接到了幾封令人很不愉快的信，報告倫敦方面的情形，其中的一部份附錄於此：

我們的許多姊妹都動搖了；JC 說她從來未曾有過信心。柏蒂和厄斯忒都受一些理論所困擾；有人告訴我柏蒂將到日爾曼去。星期三晚上到了九點鐘還沒有幾個人到費特巷來；在點名過後，也都散了。很明顯的，我們此地的弟兄不夠領導的能力，也不夠容忍的風度。

B 先生作了許多講解，但很輕視關於恩典的工具這問題，以致許多人不喜歡聽他；但也有些人很喜歡他。有十至十四個人和摩爾德先生在我們的弟兄克立克家中聚集，似乎是有事商議，好像他們就是代表整個團體。他們嘲笑那些到禮拜堂崇拜或參加聖餐的人，他們的態度使一些姊妹非常困惑，許多弟兄非常煩惱。

另一封信，是收到這信以後幾天再接到的，裡面有一段話：

有一個不在我們組織中的人告訴我說我們的團體即將分裂。我相信胡屯，克立克，厄德夢斯和布銳等人決定要遵照摩爾德先生的指導，另外去成立他們的所謂堂會。我猜想我們弟兄當中有一半是擁護他們的。但他們非常困惑，不知該如何進行；可是，除了摩拉維亞人之外，他們不肯向別人接受勸告。我們很盼望見你；不但我們，甚至那些不接受你指導的人也將很喜歡看見你。我相信如果你能來此，事情必能好轉的……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三）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來到倫敦。在此地我每天都看到弟兄中彼此爭論的可怕結果。十人當中很難找到有一人能保守著當初愛心的；大多數都是處在極度紛亂中，彼此攻訐傷害。我祈求神不叫他們自相毀滅。

十二月廿四日（星期一）

晚上的一部分時間是在費特巷，以後參加一個小聚會，在那裡我們同樣以聖詩，靈歌彼此勉勵，在禱告中向神傾訴我們的哀懷。直到早晨，他們當中有一人充滿著愛心和喜樂，禁不住聲淚俱下。有人卻因此大為不悅，批評說，“這不過是一種本性，幻想或屬血氣的事。”哦，忌邪的神阿，求你不將這罪歸在她身上；也叫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有超過聖經的智慧！

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一）

我和摩爾德先生有一個長時間的談話。我極其小心估量他所有的每一句話，請他解釋那我所不明白的，再三的問他我有沒有誤會了他所說的，他的意思是不是這個。所以我想，若神曾給我理解的能力，那麼，我對他的意思該不至於有多大誤會才是。

以後我把我所認為是他和我當中的同主張記了下來。信仰方面，他所信的是：

信心並沒有程度之分，一個人在他得到充分信心的保證之前——就是有了聖靈與他同在的見證，或是很清楚地感覺到基督住在他裡面，一切對他都是新的之前——他是沒有任何程度的信心……

我所信的是：

信心有程度之分，一個人在得到信心的充分保證之前——就是有了聖靈與他同在的見證，或是清楚地感覺到基督住在他裡面，而一切對他都是新的之前——仍然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信心。

因此我相信，使人稱義的信有某種程度（所以才有稱義的境界）是在未有上述保證之前所可能有的。一般說來，神的恩賜（自從伯勒爾到英國來從許多人所接受的恩賜），那種對神的愛的確定信念，就是稱義的信。

由此而來的喜樂和愛心，並非出自血氣，本性，或想像的；而是在聖靈中的一種喜樂，有神的愛澆灌在他們心中。

至於達到信心的方法，他所相信的是：

安靜地等候基督，就是說，不應用我們所知道的蒙恩工具：

不到禮拜堂去，

不守聖餐，

不禁食，

不要有許多個人禱告，

不讀聖經；

但我所相信的是：

達到信心的方法可以應用各種蒙恩的工具安靜地等候基督。因此我相信凡知道自己沒有信心（那種得勝的信心）的人，可以，

做禮拜，

守聖餐，

禁食，

儘量常作個人禱告，

勤讀聖經；

（我相信這些確是蒙恩的工具，就是神所用以傳授恩典給不信的人；因此人雖不藉著它們得救，亦仍然可以遵行它們。）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四章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一年九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四〇年

正月一日（星期二）

我竭力向弟兄們講解，應用這類嚴正的話勸他們：“要安靜，知道我是神”，申論那真的，屬基督的，聖經上所載的“安靜”的意義。

正月二日（星期三）

我懇切地請求眾人“站在古道上”，不要再以無謂爭論傷害彼此的靈性。他們似乎都很受感動。以後我們呼求神醫治我們的背道之心。神仍賜給我們和平與愛心的靈，是我們多時以來所沒有的。

正月廿一日（星期一）

我在漢南（Hannam），離布裡斯它四裡路的地方講道。晚上，我為著救濟那些沒有工作（因為嚴寒天氣所影響）的貧民，在村口向會眾進行募捐。那些貧民在他們的牧區裡得不到任何幫助，貧困已極。星期四我又作第二次的募捐，星期日作第三次的募捐，因此我們每天可以讓一百至一百五十人吃飽，他們都是最缺乏的人。

正月廿六日（星期六）

我堅決地相信，我們若祈求神，祂必賜光明給凡在黑暗中的人。中午我們有了一個見證；一個“憂傷負重擔”的人來，我們替她禱告，她立即得到心靈的平安。下午我們又有第二個見證；另一個哀慟的人也很快地接受安慰。MD 是第三個見證，在五時過後，她又開始在她的救主神裡面得到喜樂。同時MH 在經過一個懷疑與恐懼的長夜以後，也得到了平安喜樂。

二月廿六日（星期二）

又有了控訴的事（事實上這種事不只發生過一兩次），據說我們弟兄當中，有許多人自己放棄了神聖規之後還不滿意，不斷地再向那些沒有放棄神聖規的人找麻煩，常常同他們爭辯，不管他們是否願意辯論。第二天晚上，在團體聚會中，有人又提出同樣的控訴。於是我坦白地把這些人所做的事在大家面前提出，忠告他們，並熱切的懇請他們，不要再麻煩或擾亂其他弟兄的心，最少應該讓那些以神所選擇的方法等候神的人有他們的自由。

三月三日（星期一）

我騎馬經過溫沙至勒定，在這地方我曾留下兩三個充滿著平安和愛心的人；現在我發現有安從倫敦來此的人，可悲地擾亂了這些人的心。他們不憚煩地想說服這些人，叫他們相信：第一，他們根本沒有信心，因為他們有時候懷疑及恐懼之心；第二，他們應當安靜等候；不要到禮拜堂去，不要守聖餐，不要查考聖經，“因為（根據他們的話）若如此做，不免將信靠這些工具了。”

在加強他們的靈性之後，我們就離開勒定。五日（星期三）來到布裡斯它。很顯然地，現在神在此地所做的工作，和去春祂所做的大有不同。從前祂像一道急流，激動了所有來到祂面前的人，而現在卻在靜謐中培植他們的靈命，使他們信心更加深刻，愛心和喜樂更加平穩堅定。對許多人，神已把斧子放在樹根上，使他們心靈得不到安息，直待他們在神的形像中，在公義和真實聖潔中，完全更新。

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我利用一點兒時間（因屢有約會，時間無多）訪問在布來威爾監獄中的一個士兵，他是被判處死刑的。我繼續每天去看他一次；同時向幾位孤寂的人宣傳平安的福音。他們都被關禁在同一個地方。

三月廿九日（星期六）

我想那個士兵大約是在這個時候上刑的。有一段時期我每天去看他一次；但當“神的愛澆灌在他心裡”之後，我告訴他，“不必盼望再看見我了；神已開始在你心裡工作了，我不懷疑，祂必將保守你到底；但我相信撒但將把我們分開一段時期。”真的，就在第二天，我得到通知，監獄管理人下令，“無論是衛斯理或與他有關的人，都不准再去探牢；因為他們都是無神的。”可是那人臨死時豈是像一個不信神的人？但願我的終局和他是一樣的！

四月一日（星期二，布裡斯它）

當我講解使徒行傳廿三章之前半時（這經文非常適合當時的情景，雖然不是我們故意選擇的），暴徒開始高聲呼喊。有些匪類前幾夜即圖謀前來搗亂聚會；現在這一大群烏合之眾似乎同具一心的集合起來了。所有的庭院小徑，通衢大道，前前後後都塞滿人，他們喊叫咒罵，其兇猛憤激之勢，好像要把大地都吞吃下去。當地市長傳令他們立即解散，他們卻不理會，其後巡官長親自出馬，他本來非常歧視我們；這回受暴徒非禮侮辱，才使他明白真相。最後，市長遣派數名官員前來，把那幾個為首的抓走，關禁起來。到了人都散後他們才回去。他的確是在衛護我們的，是“神的用人，于我們有益”的。

四月二日（星期三）

這些暴徒被押到公堂上，那時正是民事裁判所的季審日期。他們為自己辯護，講我許多壞話。但是市長打斷了他們的話說，“無論衛斯理先生怎樣，都不幹你們的事。我要維持治安，我不容許在這地方暴動。”

四月十二日（星期六）

我在朗巴卡斯講道之後，下午來到布裡斯它，聽到一個很使人傷心的消息——前天來搗亂我們聚會的一個暴徒頭目自己上吊了。他被人救下，割斷他的繩子後似乎還活著，但在一個鐘頭內就死了。第二個頭目幾天來都處在極度痛苦中，派人來請我們替他禱告。第三個頭目親來見我，承認他那天晚上是被人雇來的，故意喝醉了酒；但當他來到門口，他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不能作亂，也不能開口。

四月十九日（星期六）

接到辛普孫先生的來信，另外一封是威廉俄西裡（William Oxlee）先生髮來的，報告費特巷我們的那些可憐弟兄們又陷入於極大混亂中；懇切地希望我盡可能立刻到倫敦去。

四月廿一日（星期一）

我動身，第二天晚上抵達倫敦。廿三日（星期三），我去見辛普孫。他告訴我一切混亂都是為弟弟引起的，因為他總是傳遵守聖規的道理。據他說，那些相信的人既不必服從聖規；不信的人更是與聖規無關。他們應該安靜，否則他們將一輩子是不信的人。

經過兩個鐘頭左右的爭辯，毫無結果，我帶著沉重的心回到家裡。這日摩爾德先生患病，我相信這是神的手在管教他。晚上我們的團體聚會，會中的空氣是冷酷，萎頓，沒有熱情，死沉沉的。我覺得他們當中毫無友愛情誼，卻是一種嚴酷的，乾燥的，沉悶的，無知的不良態度。兩個鐘頭之間，他們彼此對視當他們抬起頭看的時候，好像當中有半數的人在畏懼另一半數的人；好像在他們耳朵個有一種聲音向他們說：“你們各人當謹防鄰舍，不可信靠弟兄，因為弟兄盡行欺騙，鄰舍都往來讒謗人。”

我想這兩天之內有三十人以上同我談這些事，他們都曾被人誘迫作如下表示：第一，否認神在他們心靈中的工作，認為他們從未曾有過活的信心；第二，願安靜地等待，直到得到信心，拋棄一切蒙恩的工具，不上禮拜堂，不守聖餐，不研究聖經，不作個人禱告，至少不多作禱告，或禱告而不出聲，亦不在任何指定的時間禱告。

四月廿五日（星期五）

今天有十幾人前來談話，隔天來的人更多，他們為著上述這個新的福音而深感困惑，陷入於嚴重煩悶中；是的，這些日子，無論我到那裡，總發現更多更多的證據，證明這個新的福音已招致極大的混亂。每天都有許多人來見我，他們曾經一度充滿著平安與愛心，現在卻陷於懷疑與恐懼中，甚至莫知所可。我現在完全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覺得非常不安。一些無益的空談與爭辯到處追隨著我，在我耳中嗡嗡地響著。

四月三十日（星期三）

我到此地的一個小團體去，這團體一向穩定，不受沾汙。但現在這瘟疫也傳染到他們當中來了。有一位向來充滿信心喜樂的人，如今卻否認她曾經有過任何信心，並說，直待她有了信心，她不再接受聖餐。另一位說，她有著勝過世界的信心，但又補充說：她已好幾星期不守聖餐了，守與不守，於她都是一樣的，因為具有信心的人不在乎遵守聖規。

晚上在費特巷的聚會一開始就是辯論關於聖規的問題。我勸告大家不應當常常爭辯，還是專心致意於禱告為宜。

這些時候，我盡力之所能，或在公共聚會中解釋那些被誤解的經義，或以個別談話方式，試行喚回那

些陷於迷津的人；既盡了我的本分，就在五月二日（星期五）離開倫敦，當晚停宿杭格福特，第二天晚上來到布裡斯它。

五月九日（星期五）

使我有點驚奇的一件事：有些被撒但擊打的人，不由己地發出一種很不平常的笑聲，無法自製，由於他們是一種苦楚。如果不是在十年或十一年前我自己也經過同樣的事，對他們所報告的必難置信。那時我常常以星期日的一部分時間和弟弟在草場上散步並唱讚美詩。有一天，當我們要開始唱詩的時候，他忽然大笑起來，我問他是不是神經錯亂，心裡很不高興，但就在那個時候我也發出同樣的笑聲來，都不能自禁，雖然我們真想把自己扯碎。我們終於無可奈何地回家去，不能再唱下去了。

五月廿一日（星期三）

晚上那種狂笑的邪靈來在我們當中，有許多人被擊打，可是大家都特別注意那可憐的 LS，我們都知道她並不是一個會裝作的人。我從未見過魔鬼使用這麼猛烈的，形形色色的方法來困擾一個人。她有的時候笑到幾乎要窒息了，然而破口咒罵及說褻瀆的話，有時更以非凡的氣力揚手跌足，四五個人都難捉住她；然而又喊叫“永生！永生！噢！巴不得我是沒有靈魂的，巴不得我是不曾生的！”最後她疲弱地呼求基督的幫助，這才使她的劇烈痛苦停息下來。

大多數的弟兄姊妹現在都相信，凡遇到這種奇特試探的人都無法自製，惟有 EB 和 AH 不以為然；他們堅持說，無論何人若是願意的話，必可制止那種狂笑。星期四在許多人面前他們公開地這樣說；但廿三日（星期五）那天，神讓撒但來教訓他們。他們兩人忽然被這種狂笑所襲擊，和其他的人一模一樣，幾乎是不停地狂笑，不管他們是否願意，這樣繼續了兩天，大家都看到了；以後，我們替他們禱告，不一會兒，他們就得到釋放。

五月廿六日（星期一）

SH 雖處在極度痛苦中，卻有好幾天的鎮靜喜樂，過後他立覺回復了輕鬆，健康和力量，起來照常工作。

六月五日（星期四）

我來到倫敦，發現有一種普遍流行著的試誘——為著增加信心而拋棄一切善行。六日（星期五），我開始講解雅各書，這確是一服有效的消毒劑。

六月十一日（星期三）

我和印格罕先生專誠到伊斯林敦去，希望和摩爾德先生談話。但他們說摩爾德先生病重，不能同人講話。晚上我到費特巷，對我們這可憐的，混亂的，破碎的團體說話，坦白指出他們離開了信心的錯誤所在。但恐怕他們不能接受我所說的，可是他們的罪卻不在我身上。

六月十三日（星期五）

團體的人大部分參加我們的禱告會，並且在主內實行可蒙悅納的禁食。

六月十九日（星期四）

我們發現魔鬼的另一圈套。得特福地方的一個婦人明白地告訴罕弗累斯先生應當“停止講道，放棄善工，只要安靜。”我們和這婦人談了許多話，以後她深自慚愧，覺得自己是被撒但所利用。

晚上阿科特先生抱怨諾俄斯先生阻止他到我們的團體來。諾俄斯答說是衛斯理查理所吩咐的。阿科特因此問我，“你為什麼這樣？難道你拒絕一個人參加團體是因為他的意見和你的不同？”我答說，

“不，可是你所指的意見是什麼呢？”他說，“就是關於揀選問題。我主張神從遠古只揀選某些人，這些人必能得救，其他的人必將滅亡；你們的團體中也有許多人和我持同樣的意見的。”我答說，“我不曾查問他們是否有這主張，但要他們別以爭辯這問題攪擾別人。”

六月廿日（星期五）

我向我們的團體提起這件事，但不作任何辯論。惟獨請求信心軟弱的人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卻要追求聖潔，並追求與眾人和睦。

六月廿二日（星期日）

我覺得若再耽擱下去，必將完全毀滅了神的工作。於是我開始實行那很久以來所想做的，就是從根本上打擊這種荒謬見解。依照所計畫的，我引用耶利米的話：“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很清楚地向他們說明神在我們當中所做的工作，以及仇敵如何在這些好種子中間撒下稗子……下面是我的話：

八九個月前，有某些人起來，講說與我們所接受的教義相反的道理。他們堅持說我們都仍然走在錯誤的路上；說我們都沒有信心，說信並無程度之分，因此軟弱的信就不是信；說人不能稱義，除非他有清潔的心，且不可能再有恐懼或疑惑。

其實軟弱的信也是信，這表明在：第一，聖保羅的話說，“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第二，聖約翰論及信的人說，他們有小孩子，有少年人和老年人。第三，我們的主親自講的話，“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但我已經為你（指彼得）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所以信心軟弱的人仍屬有信。

六月廿九日（星期日）

早上我在摩爾飛斯講道，晚上在慶林敦講道，都是討論提多書三章八節。在這兩個地方我著種解釋使徒所指示“已信神的人，就當留心行善。”我所特別提起的善行就是禱告，守聖餐，研究聖經，給饑餓的人吃飽，給赤身露體的人衣穿，幫助外路人，看顧有病或在監裡的人。費特巷的幾位弟兄當晚聚集，辛普孫告訴他們說我是在傳律法的行為。“這些行為”（V先生補充說），“是我們已信的人所無須服從的，正如英皇屬下的人民不必服從法皇的法律一樣。”

七月二日（星期三）

我到會裡去，覺得他們對我都非常冷淡。四日（星期五），我會見他們當中的少數人，這些人還能站立在“古道”上；但只有神知道能站穩多久，因為其餘的人不斷地壓迫他們。九日（星期三），我再次向大家解釋，仍無結果。十五日（星期二），我們又有一個討論會亦屬徒然；因為大家還是堅持著各自的意見。

七月十六日（星期三）

有人發問，究竟他們還讓衛斯理在費特巷講道嗎？經過短短的辯論後，回答是“不，這地方是為日爾曼人設立的。”有人就問，“日爾曼人曾經感化了那個英國人嗎？他們在我們當中豈不是在製造那無底止的分裂？他們所做的豈不是害他比益處更多？當我們都處在混亂中，神豈不是多次用衛斯理來醫治我們的分裂？”

我們繼續這種無益的爭辯，一直到十一點鐘。以後我把他們交給神。

七月十八日（星期五）

我們幾個人和母親一起參加感恩禮拜；然後商議關於費特巷那些可憐弟兄們的問題。我們都看出這件事已經到了嚴重關頭，因此大家都同意以後所當採取的辦法。

七月廿日（星期日）

由於師瓦特先生熱切的請求，我再一次在摩爾飛斯講道，論及“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

晚上我和師特到費特巷參加愛筵；我不講什麼話，直到最後，我宣讀一篇文告，內容如下：約在九個月前，你們當中某人開始傳講和我們向來所接受的教義相反的道理。你們所主張的總括起來是：

一、沒有所謂軟弱的信心；若有任何懷疑或恐懼，或是沒有那全新的清潔之心，就是沒有稱義的信。
二、一個人在還沒有得到那種脫離恐懼疑惑的信，和還沒有全新的清潔之心以前，他就是沒有信，那麼，他就不應該行神的聖規——那我們教會所稱為蒙恩工具的。

你們屢次堅持說，在我們獲得這種信仰之前，若研究聖經，禱告，或守聖餐，就等於是以為行為追求得救；所以除非放棄了這些行為，沒有人能得到信心。

我相信這些主張完全違反神的道。我曾經再三警告你們，請求你們歸回律法和見證。我已容忍你們很久，盼望你們回頭；但是你們更加頑固地走你們錯誤的路，現在我再也沒有什麼可作的，惟有把你們交付給神；凡和我有同樣看法的人請跟從我。

因此我不再多說什麼，即行告退，團體中有十八九人亦一同退出。

七月廿三日（星期三）

我們這一小群在方得裡（Foundry，即舊鑄造局），而不在費特巷聚會。神已經給我們約廿五位弟兄，大家的思想和言論都很一致；五十位婦女中有四十七八人也願來參加我們。

八月一日（星期五）

我講述“安息，是留給神的子民的。”三日（星期日）在我們牧區的聖路加堂，我看到在那裡從未看見過的情形，有好幾百人領受聖餐，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實在是追求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八月四日（星期一）

當晚有好些人在長巷聚集，故意要來搗亂我們，他們雇用一個女人作先鋒，這人在該地是一個出了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當她要發動的那個時候，我朝向著她講道，向她宣告我們的主如何地愛惜她的靈魂。我們禱告求神堅守祂恩典的話。她一時大受感動，滿臉羞慚。我又從她轉向其餘的人，他們像水一般地都消散了，正如沒有一點力氣的人。他們當中必然有些人將找到誰是他們的磐石和他們的拯救。

八月廿八日（星期四）

爭辯的事現在是結束了，一切都歸於平靜。九月一日（星期一）我離開倫敦，第二天晚上抵布裡斯它，我兄弟的熱度很快就減退了。七時，遵照神的旨意，以下面一段話勸勉許多背道者：“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阿，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瑪，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轉意，我的憐愛大大發動。”（何 11：8）。

九日五日（星期五）

我們的主喚回許多流浪的人。晚上我們極力呼求神，使弟兄間的愛心能以繼續，增進；按照我們的信心，我們的禱告已蒙垂聽。

九月六日（星期六）

我會見京斯武德的團體，嚴厲地警告他們，“謹防自己的聰明，不要超過聖經所記載的，惟獨盼望基督的十字架。”

九月十四日（星期日，倫敦）

晚上回家，當我剛剛踏下馬車，一大群暴民集合在我門前，把我包圍起來。我很高興，感謝神，知道我所久盼的機會到了。我立即向近前的人講論那“將來臨的公義與審判。”開始時聽的人不多，因為周圍的聲音非常吵鬧；但逐漸安靜下來，不久我有著一群又安靜又注神的聽眾。當我離開他們時，他們都顯示有很大的愛心，並以感謝的心讓我離去。

九月十六日（星期二）

許多人初到我們這裡來時兇狠有如獅子，但在短時間內竟溫純如羔羊；那些起初反對及褻瀆的人，大多流淚悔改了。我想魔鬼並不夠聰明，他看不出自己在毀滅自己的國度！我相信每次魔鬼煽動這種公開反對神真理的工作時，自己沒有不損失一兩個爪牙的，當這些人不知追求神的時候，神卻找到他們了。

九月十八日（星期四）

空中的靈再度嘗試維護他那搖搖欲墜的國度。許多人來到方得裡，開始大聲講話，以致當我宣讀使徒行傳第十一章時，我的聲音幾乎都聽不見。但在頃刻之間，神的話有如鐵錘把石塊擊得粉碎；所有的人都極安靜地聆聽救恩喜訊，我相信，有些人必有所獲。

九月廿八日（星期日）

當我回家時，發現無數暴民結集在我家門前，一看見我就大聲喊叫，我請朋友們先進屋裡去，然後步入眾人之中；宣傳主的名和祂的恩典憐憫，還有祂“後悔不降所說的災”。他們都站著不動，互相對視。我告訴眾人他們決逃不了神的面，所以請他們一起參加禱告，祈求神的慈愛，他們竟都同意了。於是我把他們交在神的恩典中，不慌不忙地走進屋子，參加在裡面舉行的一個小聚會。

九月卅日（星期二）

當我在講解使徒行傳第十二章時，有一個少年人和另外的幾個人沖了進來，忿忿地咒罵，以致擾亂在他周圍的人，不久他們把他送了出去。我注意到了，就請他們讓他回來，心想我們的主或許將解除他的鎖鏈。講道甫畢，他果然走到會眾面前，承認他自己是一個私運商，一向假裝正經商人，他隨身所帶的一個大口袋可資證明。但他說他從此不再走運私貨了；因他已立意承認主為他的神。

十月六日（星期一）

當我在以斯林敦講道，並嚴厲斥責那些破壞信心的人時，有一個女人忽然僕倒下去，大家都以為她是死了，因為她的手足都不能動。但第二天她知道她不至於死，而必活著，來宣揚主的仁愛。

十月十四日（星期二）

遇見了一個很可憐的人，他一度是一個熱心的教皇黨羽，但知道自己的錯誤之後，就把羅馬教連同基督徒的信仰一起拋掉。他一看見我立刻說，“先生，我不願意欺騙你或任何人；請不要向我講你的

聖經，我並不看重它，一個字也不相信。”我問他：“你相信有一位神嗎？關於祂，你所信的是什麼呢？”他答，“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相信祂是萬有的靈，或則好像我有時所想的，祂是一切的一切，是體與靈的總和，充沛於天地間的。但比這更遠的我就不知道；一切都是黑暗；我的思想迷失了。我不知道我是從何從來，不知道我是什麼或為什麼生存；也不知道我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我知道我是沒有快樂的。我厭倦人生，我盼望生命的終結。”我告訴他在他走之前，我願意為他祈求那我所信的神，賜給他更大的光明，叫他相信一個基督徒在各方面都比不信的人強。

十一月三日（星期一）

我們在許多窮困弟兄中分發衣服，這些衣服是比較富裕的人所捐贈，用以濟助貧乏的。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布裡斯它）

在我們牧區的聖雅各堂和許多會友一同領受聖餐之後，我探訪了幾個病人，多數是患斑疹熱的；他們告訴我這是一種致命的病症，很少能得痊癒的，但神說“你只可到這裡。”我相信那些經我們代為禱告的人當中，沒有一人不得復原的。

十一月廿五日（星期二，倫敦）

關於雇用失業者的方法已經有不少建議，我們決定先試行幾個弟兄所推薦的一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錢，來解決一部分人的缺乏和散懶的問題。我們就揀出十二個最困窮的人，請了一位教習，都到聚會所來。在那裡他們工作了四個月，一直到春天，所作的是梳刷和紡織棉花的工作。結果他們算是有了工作，生活得以維持，幾乎可以達到自給自養的地步。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

發現我們弟兄姊妹當中有彼此攻擊的事，為就召集幾個控告的人，讓他們和被告當面談判。這星期中有些人幾乎天天都來；現在彼此攻擊的事大都已消散了。若還有什麼疑惑，我只能勸告他們大家省察自己的心，停止互相論斷，直待神使隱藏在黑暗中的事顯明出來。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

接到了關於我們在京斯武德的小團體的許多令人不愉快的報告，因此我離開倫敦，途中經過一些困難和危險，因為路上到處冰雪。星期六晚上抵達布裡斯它我弟弟的地方，他證實了一些我所不願意聽的事。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我到了京斯武德，打算在那裡一段時間。若合神旨意，或許我將成為祂手上的工具，以填補那已經有了的裂痕，希望我們能再度以合一的心，同聲榮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開始每日早晚講解主的登山寶訓。白天我的主要工作是糾正他們當中所發生的嫉妒和誤會，警告勸勉每一個人“不要在路上相爭。”

十二月廿日（星期六）

我們幾個人有了一個長時間的聚會。森依克先生到現在才坦白地告訴我他不同意我的主張，因為我沒有傳真理，特別是關於揀選的問題。因此我們有了小小的爭辯，但沒有結果。

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三）

許多人從布裡斯它來；我們的愛心大大地加強。八點半，屋子裡都滿了人，我們就在這裡過年，奮力禱告神，讚美祂在地上所成就奇妙的工作。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四章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一年九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四一年

正月四日（星期日）

我指示他們，若我們要“向著標竿直跑，要得那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必須（忘記背後），無論是以往的工作，以往所遭遇的痛苦或所得的恩賜。晚上，布裡斯它和京斯武德兩地的團體都來參加。我只講論神藉著我所做的事，尤其是為京斯武德居民所做的；而他們當中有些人所給我的報答是過去幾個月來的不斷爭辯，分裂和攻擊，使我日夜心境沉重。

正月十二日（星期一）

晚上我們的心充滿著禱告和感謝的靈，我幾乎不知道怎樣講論，直到我找到了一段經文：“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與萬代。”

二月一日（星期日）

有一封威特腓德先生寫給我的私人信件，未經我或威特腓德的許可，有人把它印成單張，在團體中分發，方得裡的門前和裡面到處都是。我也得了一份，就在講道過後把這件事的真相說出來，告訴他們我現在所要做的，相信若威特腓德先生本人在此，他必定也這樣做。說過這話，我就當眾把單張撒破，凡收到這單張的人也同樣地把它撕破，兩分鐘後，一份也不留存。

二月廿八日（星期六，布裡斯它）

我再次見到京斯武德團體的弟兄們，聽到各人的話；然而我向他們念下面的報告：

從許多證據看出京斯武德團體中有些人經常批評衛斯理約翰與衛斯理查理的講道，在衛斯理兄弟背後說盡壞話，當面卻假裝愛心與尊敬的樣子。非但如此，他們還慫恿其他會員攻擊衛斯理兄弟；為達到這個目的，在各種事上讒言誹謗。

三月六日（星期五）

為著恐怕做得太過份，或違背了愛心的大原則，我再度和許多弟兄討論我以後所應採取的步驟，七日（星期六）團體中所有能到會的人都聚在一起，我告訴他們坦白是處事的最好方法；因此我將坦白地（排除一切意見）把我所認為是他們當中許多人所犯的錯誤指明出來，就是：

一、他們輕視神的僕人，蔑視祂的聖規；二、聚會時他們既不講解聖道，亦不禱告，要等待所謂“靈的感動”後才開口；三、他們和弟兄們分裂，另立團體。

對這事情我們不能再延誤下去，因為迷惑的事已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了。

總之，我們相信，阻止這些邪惡增長的惟一方法就是由每人自己選擇，究竟他要退出那一個團體。

TB 發言：“實際上，你所以離開我們，是因為我們主張神選論。”我說，“你自己的良心知道並非如此。在倫敦和布裡斯它的我們團體當中都有些預定論者；我從未曾因他們的主張而要求他們離開團體。”

這樣，在經過短時間的禱告後，森依克先生走了出去，會中的人約有半數跟著他走。

三月八日（星期日）

在布裡斯它講論適當的和非法的領受聖餐問題之後，我熱切地請求在京斯武德的人謹慎提防“舌頭的攻擊”，無論是反對正義，仁慈，或真理。講道以後，團體所留下來的人聚在一起，大家覺得應該感謝神，雖然五十二人退出，我們留下的還有九十人以上。

三月廿八日（星期六）

自威特腓德先生從佐治亞回來以後，我就聽到許多關於他的不良態度的話，我因此親往見他，想聽他自己的話，好使我知道如何判斷。我很喜歡他的坦白，他告訴我，他和我所傳的是兩種不同的福音，因此，他非但不參加我們或給予我友誼的援助，且已決定無論他在任何地方講道，都要公開反對我和我弟弟的主張。哈爾先生（和我一道去的）提醒他，在幾天前他曾答應無論他個人的意見如何，他決不公開反對我們。但他說，那種諾言不過是出於人的軟弱，現在他的想法已不同了。

四月六日（星期一）

和伯勒爾長談。我奇怪自己是怎樣地在避免和他們一道；一和他們當中的任何人見面，我心裡總覺得燃燒著，一方面希望和他們在一起，然而又像是有些什麼阻攔著我似的。

四月廿一日（星期二）

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弟弟（他這時在布裡斯它），信裡面說：

我還是不想參與摩拉維亞人的團體：第一，因為他們的一般作為是神秘性的，不是根據聖經的，他們在各方面修煉到超越於聖經所記載的，高不可測地離開了簡明的福音。第二，因為他們一切的行為都是暗晦隱密的，他們所說的話幾乎都存詭詐。第三，他們非但不實行，且完全輕蔑和誹謗那種克己，每日背負十架的行為。第四，因為他們與世俗同流，以金器，和華麗貴重的衣物為裝飾。第五，因為他們不熱心行善，或至少只對他們自己的人行善。為著這些理由我寧願，在神的幫助下，獨自工作，而不願意參加他們的團體。

五月七日（星期四）

我提醒聯會，我們的弟兄姊妹中有許多人日食不夠，許多人患病垂死。我已經盡我力所能及的給饑餓

的人吃，給赤身露體的人穿，雇用貧窮的，探問病苦的；但我所做的不足應付所需要的，因此希望凡與我有同樣心懷的人能夠：

一、捐贈多餘的衣服，俾能在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當中分發。

二、每週捐助一便士，或他們力所能及的款項，事為救濟貧病之用。

我的計畫（我告訴他們）是暫時雇用所有失業的婦女，使她們從事編織的工作。

對她們所生產的我們得先付給規定的工資，然後再按照需要補貼她們。

有十二人奉派調查此事，同時進行濟助患病者的工作。

他們每人每隔一日須訪問本區內所有的病人；每星期二聚會報告探訪情形，並討論進一步的工作。

五月廿三日（星期六，布裡斯它）

在團體的執事會議上（執事們管理每週的捐款及其開支），大家覺得有緊縮開支的必要，因為所收入的捐款未能應付所需要的。因此同意解聘布裡斯它兩位教師；因為現有的款項僅夠維持此地的兩位教師和一位女主管，並京斯武德的一位教師和一位女主管。

六月八日（星期一）

我從恩飛德察士出發到勒司特郡。晚上來到諾坦普吞（Northampton）；第二天下午到馬克飛德以里斯先生家，離勒司特（Leicester）約五六裡路程。

在這兩天中我作了一個試驗，這個試驗是人常常請我做的，就是不和任何人談論神的事，除非我心裡覺得願意談論。結果怎樣呢？第一，在一共八十裡路的旅程中，我沒有同別人討論主道；甚至和我同坐一輛車子的人，也只在最初交換幾句客氣話而已。第二，因為我沒有必需背負或舉起的十字架，往往在一兩個鐘頭之後就沉睡了。第三，我得到人家更多的敬意，無論到那裡，大家當我是一個文雅的，好性情的紳士。這一切在肉身方面是多麼愉快的一件事哩！但這種生活何必環游海洋陸地到處去勸人跟從呢？

六月十三日（星期六）

其後我到哈明敦，那裡的屋子也不夠容納聽眾。當我講論關於“我們要怎樣做才能得救”的道理時，許多人站立在門口和兩邊的視窗。

我們的同伴中有一人，當看見我在向一個所謂“卑劣的人”工作時，似乎有點不悅。這人是當的有名的醉漢，到處咒詛叫罵，雖然他現在鬚髮皆白，將近八十高齡了。這人來看見，捉住我，緊握我的雙手說，“你到底是好人或壞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所講的話是好的，是我平生所未曾聽見的，但願神把這些話銘刻在我軟弱的心靈中。”這時他已滿臉眼淚，再也說不下去了。

六月十四日（星期日）

我騎馬再到諾定昂，八時在市場上向一大群人講論“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我看見一兩個人有輕浮無禮的舉動，立即責備他們，他們就都靜了下來。然而不一會兒，有一人在我背後開始大聲說攻擊褻瀆的話；當我轉頭看他，他逃到一根柱子後面，幾分鐘後就看不見人了。

七月十日（星期五）

我乘車到倫敦，在索得花園宣揚“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

當我在查理士廣場講論什麼是“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神同行”的道理時，開始有大喊叫的聲音。許多暴徒拉來了一條公牛，用盡力想把它趕進群眾當中，但他們的圖謀終屬徒然；不管他們怎樣賣力，這條公牛總在外面打圈子，一圈一圈地跑，最後突破了他們的包圍，跑掉了，我們得以平靜喜樂地讚美神。

七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回到牛津，星期三騎馬到布裡斯它。知道我弟弟已到威爾斯去了。這樣，我來得正得其時。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一種狂熱的情緒闖入許多人當中，他們把自己的幻想當作神的旨意，凡事不根據聖經，而跟從心裡所感受的。如果他們把這些印像當作行為的準則，來代替聖經，我知道我們將陷入於最荒謬最妄誕的錯誤中而不可救治。

七月十九日（星期日）

在布裡斯它和京斯武德各作兩次證道之後，我懇切地勸勉團體的弟兄持守他們的信心，“擔當苦難，有如耶穌基督的精兵。”星期一（我的弟弟已從威爾斯回來）我回到牛津。

七月廿五日（星期六）

這時正輪到我（每三年一次）在聖馬利亞堂向大學學生講演。收穫誠然豐富。這麼多的聽眾（不管他們來的動機是什麼）是我在牛津所罕見的。我所引的經文是那可憐的亞基帕王的自白：“你這樣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我已經“將糧食撒在水面，”但願“日久之後能再得著。”

下午我出發“因為時間不夠分配”。廿六日（星期日）我在倫敦方得裡證道，講論我們有自由可以“藉著耶穌的血進入至聖所。”

九月三日（星期四）

詹姆士哈敦來信說親岑多夫伯爵將在下午三時見我。我就在約定的時間到格累的瓦克斯旅店去。我以最坦白的態度，宣告我們與摩拉維亞弟兄中真正的不同主張；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我曾以無虧的良心，盡可能延緩這事的發生；但最終不得不赤誠地把真相說出，叫我不至於遮蓋神的工作。我最初對摩拉維亞弟兄會的認識是在赴佐治亞的旅途上。因為同船的有許多這一派的人，我仔細觀察他們的行為，所看到的使我非常滿意；因此我毫無保留地同他們推誠相見。

從一七三五年二月十四日至一七三七年十二月二日，我同他們每天見面兩三次（除了我到費特烈卡或卡羅來納的期間內），我對他們愛慕尊敬的心與日俱增；然而有幾件事是我所不能贊同的：這些事我曾屢次向他們提起，以後只能交付給神。

一七三八年二月間我遇到伯勒爾；他一開口講話我的心就傾慕他；談話越多，越叫我尊敬他，和一切屬於摩拉維亞教會的；因此我心靈不得寧靜，直到我實行了我所久已立定的計畫；到了我在荷蘭停留一短時期後，我立即動身，先往麥利恩達，然後又到紇仁護特，訪問摩拉維亞的教會。

一七三八年九月我剛回到英國後，寫了下面致摩拉維亞教會的一封信；但當時恐怕自己的判斷過於主觀，決定再等一些時候，因此擱置下來，沒有完成。

親愛的弟兄們：

我禁不住因你們的堅強信心而喜樂，因你們在我們救主裡面的愛心，你們對世界的絕念，你們的謙卑，溫柔，純潔以及彼此相愛的心而喜樂。我非常贊同你們的會議和組織，和你們教導兒童的方法。總之，

你們是謹慎地在照顧著那些交托在你們手中的靈魂的。

但有幾件事情叫我疑惑不安，我願以愛心和謙卑的心向你們提出，並希望，為著解除這些疑惑，你們能夠在每一問題上做到：第一，坦白地回答我，到底我所說的是否事實。第二，若是事實，那麼，請考慮這是不是對的……

對於一個提倡某些嚴重錯誤之事的人，我除了說“主懲戒你”之外，不敢有別的話。但我將指出錯誤在什麼地方，而相信這是出於謙卑之心的。

抱著這種態度，我的弟兄們阿，我曾閱讀你們在英國所出版的各種書籍，並詳加研究。

有三個大錯誤，在你們所有書上幾乎到處可見，那就是：普遍救恩，反律法主義，和一種經過改造的寂靜主義。

請讓我，這微小的我，以誠懇的愛心，向你們提出最主要的三件事：第一，關於你們的教義，我希望你們能從中洗滌那反律法主義的影響，那你們所已深深感染的。不要再堅持“因信廢掉律法”之說。第二，關於你們的紀律，我希望你們不再稱地上的任何人為拉比，先生，或讓任何人支配你們的信仰。我知道服從是有其必要的，而我可以指出，就是那可以滿足一切基督教目的的服從，但是你們當中所有的和這個相距遙遠，如天與地之分。第三，關於你們所行的，我希望你們放棄一切奸詐，詭譎，狡猾，假裝，和那謬誤的所謂“智慧”；遠離一切偽飾和一切欺詐的話，卻在一切“聖潔與誠實上，在世為人”，也希望你們用坦白明顯的言語說話，不論將引起何種結果。而你們所追求的只是“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五章 一七四一年十月至一七四三年十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四一年

十月一日（星期四）

我們出發到威爾斯去；但早上在西本河趕不上船，在未到新埠之前天已黑了。想要就近雇嚮導帶我們到卡力弗去；但找不到人。不久有一個男童跑來說他是要到卡力弗右鄰兩裡地方叫蘭尼仙的小鄉村去。

我們就決定同他一道走。七時出發；雨下得很大，天上無星無月，我們既看不見路，彼此亦看不見，甚至自己所騎的馬的頭部也看不清。但神的愛終不離開我們；祂命天使保護我們；十時過後，我們安抵蘭尼仙地方威廉士先生的家。

十月三日（星期六）

中午我們來到滂特普。一個牧師在第一條街上就把我攔住；過後另有幾個人也把我找到了。他們的愛心並不因為他們當中有反對人在而減少。那些“不知道他們應當有何種精神”的人，曾以種種方法要他們反對我和我的弟弟。可是我們並不爭辯，大家恒切禱告；彼此的心都如當初一樣地交織在一起。

十月九日（星期五）

在禱告中我們的軟弱得到同一聖靈的幫助，晚上在京斯武德亦是如此。當我剛躺下休息，有人來告訴我嚇黎斯先生在布裡斯它盼望和我談話，他剛從倫敦來，定明晨三時出發前往威爾斯。我就去了，見到他和罕弗累斯及 S 先生。他們立刻提出他們所最感興趣的題目；我們爭辯了兩個鐘頭，結果和剛開始時一樣，毫無結果。因此我請求大家應以禱告替代爭辯；我們就都禱告。早晨兩點當我們分手時，大家都有很大的愛心。

十月十五日（星期四）

我們一起騎馬往馬錢（離新埠五裡的地方），十二時抵達。一個鐘頭之後，嚇黎斯和他許多從遠方來的朋友都來看我。我們都沒有什麼爭辯的，卻有和平與愛心的靈在我們當中。三時我們到教堂去，已有大群眾在那裡了，雖然他們接到通告只有數小時而已。禱告後我開始講論第二經課：“我如今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以後羅蘭斯先生在威爾斯講論馬太廿八章五節：“不要害怕，因為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十月十七日（星期六）

我到隔壁的房子去，發現俾斯克先生和 H 先生正在盡爭吵之能事。當我進去時，大家都靜住了。但是阿舊格明尼的詹姆士夫人（一位坦白仁慈的婦人）堅決地說這些事應該在我面前陳明。他們至此不得不把事情和盤托出。雖然所有的控訴之事並非難以解決的，但我總覺得他們已在許多人的心靈上留下傷痕。嚇黎斯先生一聽到就趕來幫助，以眼淚請求大家“應追求和睦的事”，神使他所說這醫治傷痕的話生效，所以當我們分手時大家充滿愛心，因為大家決意不再爭辯，唯獨宣揚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十二月九日（星期三）

今晚神使我們這小小的團體損失了三十多人，以此叫我們謙卑。這些人已不再以基督的福音為重，所以不得不開除他們。我決定公佈他們的姓名和開除的理由；以後我們都求告神，但願我們所行的將成為他們的造就而不是他們的毀滅。

一七四二年

正月十日（星期日）

分出一點時間去探望多爾邁先生。兩年前他幾乎死於氣喘病。每天晚上他得和自己病掙扎，所以很難在八時起床。但自從他第一次參加聚會之後，他很少不在五時就到方得裡來的。他的病並沒有更壞，症候只維持著原狀，直到最後的幾天。我去看他時他正充滿著在信裡面的愛心，平安與喜樂。而且這樣的心境（我以後才知道）一直繼續到神召他返回天家的那一刻。

正月十一日（星期一）

下午，我為詹姆士聖安吉兒舉行葬禮，他的一生憂患重重。星期一那天他在充滿著得勝的信仰中，把靈魂交給神。

星期四與星期五我探訪病人，他們當中許多人的精神很使我受感動。

正月十八日（星期一）

在長巷，我們在主裡面殊覺喜樂，雖然也有反對及褻瀆的人在場。他們當中有好些人不久都受感動，褻瀆成為讚美。

正月廿一日（星期四）

我又探望許多病人，發覺他們中間沒有人對痛苦或死亡存恐懼之心的。有一人（即瑪麗威特）說，“我明天就要到我主那裡去了；但在我走之前，祂必完成祂的工作。”第二天，她安靜地躺著約有兩個鐘頭，然後睜開眼睛喊說“成了，成了，基督住在我裡面，祂住在我裡面；”再一會兒就過世了。

正月廿二日（星期五）

我第一次會見度利巷索得花園團體的人。

正月廿三日（星期六）

我探望另一個病重臨終的人。她已勝過死的威脅，她說：“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不怕死，死不能給我痛苦。我將永遠地活著。”

正月廿五日（星期一）

當我在長巷講論“凡犯罪的是屬魔鬼”時，魔鬼的僕役們大為猖獗；他們不但盡所能以聲音吵鬧（雖然會眾聽從我所吩咐的話，沒有人移動或回駁他們），並且把許多人前後推撞，擊打這人那人，又搗毀了房子的一部分。最後他們開始拿大石子往房子投擲，他們所擊中的地方都倒塌下來，連同房頂上的磚頭瓦片一起掉了下來，這種情形使許多人生命發生危險。於是我告訴他們：“你們的暴行必須停止

了；我受命于長官——他在這些事上是神的僕人——把那些破壞神和國王法律的人報告給他，如果你們堅持搗亂，我就得執行我的職務，否則我將等於是和你們同謀犯罪的。”當我講完時，他們比前更加兇暴起來。於是我說，“請三四位勇敢的弟兄捉住那首犯，提交巡警，依法辦理。”他們立即做了，把他帶進屋裡，他的咒罵與褻瀆的話真可駭人。我請五六人和他一道往見科別蘭法官，把事實向法官陳明。法官立即把他交保，命他於下次開審時出庭應訊。

我注意到當這人被帶進屋子時，他的許多夥伴都高聲喊叫“理查斯密！理查斯密！”後來才知道這人是他們當中最倔強的頭目之一。但理查斯密一聲不響；因他已落在一位比他們都高者的手中了。神擊打他的心靈。有一個女人也是如此，她說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話，隨手拋摔東西，就在這時，她被神捉住了。她和理查斯密一起走進屋子來，跪倒在我們眾人面前，堅決誠懇地向理查斯密說：“不要再回去了，永遠不要忘記神在你靈魂上所顯示的慈愛。”從那時起，在長巷再沒有任何大騷擾的事發生了。作亂者以後保證不再有同樣的行為，所以我們就撤銷了對他的控告。

正月廿六日（星期二）

我在拆爾西講道，論及生髮仁愛的信心。當我進入屋子時我覺得非常軟弱。但是“人群中的畜生”越發狂暴猖獗，我身心的力量就越發增加；所以我相信全屋子的人——人數相當可觀——對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至於沒有聽見。他們都看不見我，甚至在幾碼遠地方也看不見人，因為有人在附近放野火，使濃煙不住地沖進房子來；可是那些在火中尚且能讚美神的人，那能為這麼一點點火煙所恐嚇呢？

二月一日（星期一）

在開除當地一部分不遵行福音道理的會員之後，留下的人數還有一千一百人，我相信他們都有比較堅定的信仰。

三月十五日（星期一）

許多人聚集商議解除團體債務的最適當方法；最後大家同意：（一）團體裡的每一會員，若能力做得到的話，每星期須捐出一分錢；（二）把團體分成若干小組，每組約十二人；（三）每組選派一人負責收捐，每星期將款項送交執事。

三月廿五日（星期四）

我指定了幾個熱心通達的人來見我，我對他們提出許久以來我所希望解決的一個難題，就是有什麼方法可使我認識那些盼望得到我說明的人。經過許多討論，大家同意若要對每一個人有清楚的認識，最好方法是把他們分為若干小組，然後委派我最能信任的人負責看顧每一組，好像布裡斯它所行的辦法。這就是我們在倫敦的“小組”的起源。為著它們我將如何地稱讚神呢！這些小組以後發出了不可言喻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有更顯著的成績。

四月九日（星期五）

我們在倫敦舉行了第一次的守夜崇拜。我們一向都選定將近月圓的星期五晚上，或在月圓的前後，舉行這種莊嚴的崇拜會，好使那些遠道前來參加的人在來往路上行走方便。這崇拜會是八時半開始的，繼續到午夜以後。這種聚會往往蒙神特別恩助，均甚嚴肅，或許因為是在夜間，萬籟俱寂，更使人生髮虔敬之心，尤其當大家合唱聖詩，以下面一首作為結束時：

聽呀！那莊嚴的聲音！

那凜然的子夜的呼喊！

期待著的靈魂呀！歡樂，歡樂

新郎就臨到了。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下午有一個曾經體驗過神的愛，以後又走入愚頑之路的人，深覺自己的錯誤，被那種自責，懺悔和恐懼的心理所襲擊，似乎要把自己扯碎了；在我講道完畢後，她的身體與靈魂的痛苦仍不止息。那時好些人在另一房間聚集；她的哭聲尖銳刺耳，雖然和我們相隔頗遠，仍使我無法禱告，無法講話。每聽到那聲音總覺使人寒心。我請他們或者把她帶進來，或者把她送出去，大家同意把她帶來。我們乃為如懇切禱告，呼求神救治她背道之心。我們所求果然符合神旨意。所以祂不但叫她“平安地回去”，還叫許多心靈沮喪的人，也因信充滿著平安喜樂。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

中午我在勃寧特福講道，晚上七時又有一次聚會。許多恫嚇著要來搗亂會場的人也都在場，但並沒有任何騷擾的行動。

四月廿日（星期二）

今天我們在那些吵鬧的鄰居集合了他們所有的力量，準備前來搗亂聚會。晚上他們好些人一大早就來，儘量分佈在最靠近講臺的地方。可是那坐在天上的卻向他們發笑；他們當中一大部分人一會兒就散掉了；至於其餘的一部分人，相信神的話同祂的靈已在他們中間顯出能力。

四月廿六日（星期一）

我探訪一個非常傷心的人，這人為了兒子又走上了犯罪的路，心中絕望。我勸她為著兒子的靈魂，她應當懇切禱告。過了兩天，神果然喚回這迷失的羊，叫他痛悔前非，決定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五月九日（星期日）

我在查理士廣場向一天群聽眾講道，人數是我在那地所未曾見過的。好些流氓想要搗亂；但過一會兒他們都發現那是徒勞無效的。會中有一人態度誠懇，所以對他們非常生氣（後來她承認這是不合的）；但不久她忽然給一塊飛石擊中了，這石子正打在她的前額，把她擊倒地上。就在那一剎間她的怒氣全消，愛充滿在她的心裡。

五月廿七日（星期四）

六時左右我們抵達新壘，稍為休息了一番就步行進城。使我驚異的是看到許多酒醉，咒罵的事（甚至很小的孩子也如此），我記不清從前曾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看到這麼許多的不良現象。是的，這地方的時機已成熟了，因為“祂本來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五月廿九日（星期六）

有人告訴我約在一年前有一位哈爾先生曾在此地經過，並作好幾次證道。但我找不到他的工作所結的任何果實，找不到有一人希望再聽他講道，也找不到有絲毫關心這種事的人。

五月卅日（星期日）

七時，我步行到沙門，本城最貧窮最濫褻的一區。我和約翰泰羅站在街角上，開始唱詩篇第一百篇。起初有三四個人出來觀看是什麼事情，不一會兒數目逐漸增加到四五百人，在我講完時料想已有了一

千兩百至一千五百人左右。我以下面這段經文向他們講論：“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愛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看到許多人驚異地張口凝視著我，我就對他們說：“若有人願意知道我是誰；我的名字叫衛斯理約翰；今晚五時，在神的幫助下，我將再此講道。”

五時，在我準備進講道的那山頭，從山上到山下都擠滿了人。不論是摩爾飛德或慶林敦公地，我都未曾見過這麼多人的聚會，我雖知那時候我的聲音清楚響亮，但總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可能聽見，因此我站到一個大家都望得見的地方，那時群眾都傍著山排列。我所向他們宣講的神的話是“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講道完畢，這些可憐的人一擁上前，幾乎要把我踏在腳底下，他們這樣，完全是出於愛心和善意。我很費了一些時候，好不容易才從人群中擠了出來，從另一條路回到寓所；但已有幾個人先我進到旅店。他們懇切央求我多逗留幾天，或甚至一天。但我不能同意，因為我已答應若神應許，我將於星期二晚上到布裡斯它去。

六月一日（星期二）

當我們騎馬經過挪爾斯布羅，並無意在那地耽擱，有一個少年人在街上攔住了我們，熱切地懇請我到他家去，我就和他同去。他告訴我從前我們在這城過路，曾和一個人談話，這些話卻燃燒了許多人的心，我們對那人所講的已傳遍全城。當我同他講話時，有一個女人進來，要求和我談話。我就到她家去，她家裡有五六個朋友，其中一人久已有了深刻的覺悟，我們以一小時的時間禱告，大家在心靈上都覺清新愉快。

一時左右我們來到比斯敦，靠近李斯地方摩利先生的家。晚飯後他的兒子同我一道乘車到布林斯達，在那裡已有一大群人從各地前來，我就向他們講解奴僕的心和兒子的心。七時開始，一直到九時半始可結束。

六月五日（星期六）

我騎馬到厄普衛司，在抵達那裡之前，我看完了基翁夫人的禱告的簡法，和聖靈的活泉。呀！我的弟兄們！我能夠解答你的謎語，我現在以你的牝牛耕耘。這幾句我常常聽見你們徵引的話並非你們自己的話，也不是神的話。這些話只是從那位可憐的寂靜主義者徵引過來的。巴不得你們知道神是比人聰明的！若知道的話，你們就會把寂靜主義和神秘主義一同拋棄，謹守神那清楚，簡單，實用的聖言。自我離開厄普衛司迄今已好多年了，所以我到城裡一家旅店去，因為不知道現在留在那裡的人有沒有不以與我相知為羞恥的。但是我父親的一個老僕人，還有兩三個貧窮的婦人，立即來找我。我問她，“你知道在厄普衛司有渴望得救的人麼？”她答，“由於神的恩典，我就是。我知道我已因信得救。”我又問，“你已經有了神所賜的平安麼？你知道祂赦免你的罪麼？”她答，“感謝神，我清楚地知道。此地有許多人也可以說同樣的話。”

六月六日（星期日）

當崇拜開始前一會兒，我去見該地副牧師羅夢雷先生，告訴他我願意在聚會時幫他講道或讀經文；但他不接受我的幫助，下午的聚會人數非常之多，因為傳說我將主講。牧師以“不要消滅聖靈”為題，不幸他所講的和許多聽眾所期望的不相符合。牧師對聽眾說：消滅聖靈的最危險的方法之一就是狂熱，他對狂熱家的性格也用一種浮華雄辯的講法表現出來。他講完後，約翰泰羅站在教堂的墳場向出來的

人說，“教堂不容許衛斯理先生講道；他已定本下午六時在此地講。”

六時我照所定的時間來，聽眾極多，相信是厄普衛司所未曾有過的。我在靠近教堂的東角，站在我父親的墓石上，向眾人高呼，“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六月七日（星期一）

我在本罕，離厄普衛司一裡路的地方講論“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能。”晚上八時，我又站在我父親的墓石上（本周的每天晚上我都在此講道），向一群熱誠專注的聽眾高呼：“因信，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六月八日（星期二）

我步行到希布斯都，離厄普衛司十二裡的地方，去探望我的兄弟和姊妹。歐斯敦（離厄普衛司兩裡）的牧師送信給我，表示歡迎我到他的教堂講道。我順便於歸途中去探望他；但他卻已改變了意思。因此我就到城裡的另一地方講道，論及“你要給祂起名耶穌；因為祂將拯救祂的子民脫離罪惡。”八時，我在厄普衛司發揮一個重要的真理（在這所謂基督教國家裡，真能瞭解這真理的人是多麼少數哩），即“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從那裡我又到另一地方參加小團體的聚會，到會的人很多，裡外都擠滿了。我發現有從漢敦來的（離此地二十裡），他告訴我神已經在那裡開始祂的工作，有好幾個人因靈魂痛苦而呼叫：“我要怎樣做才能得救？”

六月九日（星期三）

我乘馬到附近的一個城鎮，訪問一位法官。這法官是一個正直明理的人。這時有許多憤怒的群眾，他們把循道派的人裝滿了一車，帶到法官面前。但當法官詢問：“他們做些什麼呢？”大家都答不出話來；大概這一點是他們沒有預先想到的。最後有一人說，“他們假裝比別人都好，此外，他們從早到晚不停地做禱告。”法官發問，“這以外他們沒有做出什麼別的事吧？”“是的，先生”一個老頭子搶著說：“他們還改變我的妻子，以前她的舌頭多麼壞，到了她參加他們的聚會後才改變過來，現在她安靜得像一條羊。”於是法官命令說，“把他們送回去吧，讓他們去改變全城的潑婦！”

六月十一日（星期五）

我訪問了一些病人，和那些盼望見我而不能出來的人。六時我在奧柏圖柏，靠近黑寨（離厄普衛司兩裡左右的一個小鄉村）講論那段使人愉快的經文：“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八時左右我在厄普衛司講道，論及以西結所見那枯乾的骨頭復活起來的異像。在聽眾當中引起很大的振動，哀傷和悲慟的聲音到處可聞。神刺鑿他們的心，所以在各角落都發出悲傷哀哭的聲音。無疑地，那位差遣聖靈到刺鑿他們的神，必將聽到他們哀哭之聲，並賜予幫助。

六月十二日（星期六）

我講論律法的義與信心的信。當我講論的時候，有幾個人倒下來，像死了一般，其他的人有的高聲痛哭，是罪人為著信的義而呼號，幾乎把我的聲音淹沒了。也有許多人一會兒就歡樂地抬起頭來，發出感謝的聲音，因為確信他們現在已得到了靈魂的盼望，他們的罪已蒙赦免。

我看到一個紳士站在那裡，值得注意的是他自認為一個無宗教信仰的人。有人告訴我這位先生三十多年來未曾參加任何公共崇拜會。看他像一尊石像般站在那裡，動也不動，我突然向他發問：“先生，你是不是罪人？”他以沉重頓挫的聲音答：“一個十足的罪人！”他依然朝上望著，直到他的妻子和一兩個僕從（他們都在流淚）把他推進車子，送回家去。

六月十三日（星期日）

六時是我在厄普衛司墳場講道的最後一次（因為第二天早上我就要離開這裡）。大群聽眾是從各地集合前來的。我以主登山寶訓的頭幾節作為講題，繼續講了約有三個鐘頭，大家仍然不想分開。噢！請別因為未能立見果實，就以為你愛心的工作是落空了。我父親在此地耕耘近四十年；而他所看到的果實也很有限。從前我在這些人當中也曾下過一番苦心；我所努力的也似乎是徒然。可是現在果實已出現了。在這城裡，凡是從前經過我或我父親下過工夫的人，現在少有不見效的，那時所撒的種子今已發芽生長，且結出悔改與赦罪的果實了。

六月廿四日（星期四）

今天我以大部份時間與團體的會員談話；晚上，我懇切地要求他們，不要再以爭辯彼此傷害，卻要“追求聖潔”，並“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六月廿五日（星期五）

我乘馬到彭斯韋克，晚上向那些從開頭就在為著一些禮儀及崇拜形式互相攻擊，彼此為難的人講論：“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在聖靈中的喜樂。”

六月廿六日（星期六）

有人要我去拜訪瓦克先生，他在這一帶地方上一向被目為“教會的台柱”。當我剛踏進門，他立即尖對著我所主張“人的罪若蒙赦免必能自知”，並拿出了一部書來，作為和我爭辯的根據。我問他這書是不是聖經？他答說，“不是”，於是我不再追問，輕輕地把書放下，這叫他更為不悅。情形如此，我想還是和他握手告別為是。

六月廿八日（星期一）

我乘馬到布裡斯它。不久我即看出爭辯的事也在此地造出許多不幸。聚會時我就以下面一段經文：“從此祂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祂同行。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為題，勸勉大家。許多人覺得心中如受刀割，哭聲四起，極其哀慟；但神並不使他們不得安慰，好些人在同一個鐘頭中知道了祂有永生之道。

六月廿九日（星期二）

從星期四（七月一日）起至星期一，我竭力試行調解此地所發生的一些小爭端。星期一我乘馬至加的福，覺得那邊的小團體充滿著和平友愛的精神。

七月七日（星期三）

我折回來，下午五時在亨柏裡附近向一小群專誠的聽眾講道；八時以前我抵達布裡斯它，和那些深知所信的為誰的弟兄們有一個很愉快的聚會。我終於過著一星期的平靜日子，一切的爭端都放下了。

七月十八日（星期日）

晚上我離開布裡斯它，星期二來到倫敦，看見我的母親已接近永生；她並沒有疑惑或恐懼，也沒有其他願望，惟盼望在神召她的時候，得以“離世與基督同住。”

七月廿三日（星期五）

下午三時左右，我到母親床前，看見她已快去世了。我坐在她的床邊，那時她正在作最後掙扎，已不能講話了，但我相信她仍十分清醒，樣子也很鎮靜嚴肅，她眼睛朝上望，那時候我們把她的靈魂交付

神。從三時至四時，絲斷輪拆似地，沒有痛苦，沒有呻吟或歎息，靈魂得到了釋放。我們都環立榻前，完成她在失掉聲音之前所吩咐我們做的事：“孩子們，當我被釋放時，為我唱一首讚美神的聖詩吧！”

八月一日（星期日）

有許許多多的人聚集，下午五時左右，我主持葬禮，把母親的身體安葬在她祖先的墳地。當時我所講的一段經文是：“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這是我所見過的最嚴肅的聚會之一，也是在這世上所可能見到的最好聚會。

我們在她的墓前樹立一個平面的墓碑，銘刻著下面一些字：

“安尼斯裡撒母耳博士的小女衛斯理蘇薩娜長眠於此”

信徒盼望復活，

確信天上有家，

肉體長眠此地，

十架換來冠冕。

我認為母親（和她的祖父，父親，丈夫及三個兒子同樣）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個傳播福音的人。這一事實是我從她在很久以前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中發現的。

九月四日（星期六）

有人勉強我到新門訪問一個可憐的殺人犯，因這人受病魔襲擊，身心均極痛苦。起初我不同意，認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為那邊所有的獄吏衙役都痛恨“循道派”這名稱，絕對不容許我進到他們裡面，甚至曾有一個當天早上即將受刑的囚犯要求我進去安慰他亦遭拒絕，但這回我終於去了，出乎意料之外，各種機會之門都為我開著。我勸勉這患病的囚徒盡力祈求神賜給他悔改信福音的恩。過一會兒其餘的囚徒也都圍聚來聽，我就以堅決的話語向他們講論關於罪人之友的道理，他們都以驚奇之心接受，有如接受從天上來的聲音。當我下到公廳的時候，有一個囚徒向我提出一個問題，這使我有向大家講道的機會；有更多的人圍聚來聽，我向他們講論神不願任何人沉淪，但願眾人都能悔改。

九月十二日（星期日）

我應邀請在一個露天地方講道，這地方通稱為大花園，正在白堂和科未利場之間；前來聽講的人很多。據我所知，這些人多數對神的事沒有什麼認識，我乃以主的話“應當悔改信福音”勸勉他們。許多惡徒竭力想法為難那些心地較好的人。他們試行把一大群牛趕進人叢中；但這群牲畜比他們的主人聰明，不受指揮。他們乃採取拋擲石子的方法，有一塊石子正好打在我兩眼之間的鼻樑上，幸而並不覺痛，我一面揩掉臉上的血，一面繼續高聲講論，見證神所賜給凡信靠祂的人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從全體聽眾所表現的精神，我更清楚地看出若為主名的緣故，即使遭受一點點逼害，也必得到很大的恩賜。

九月十三日（星期一）

九時我在溫沙講道，第二天晚上來到布裡斯它。我以這兩星期剩餘的時間檢討團體中的份子；個別地和他們談話，使我能更清楚地知道他們在靈性上接近神的程度。

九月廿三日（星期四）

晚上，在團體聚會中，當我剛剛開始禱告時，忽然聽到哀慟痛哭的聲音，不久又有感恩的聲音參雜在一起，立時散播全會場，所能聽見的只是：“讚美神和祂的羔羊，直到永遠！”

十月十一日（星期一）

我現在的主要工作是檢討京斯武德團體的全部事工，整整花了幾天的工夫。廿七日（星期三），因為已辦完了我的工作，一早起程（雖然馬已跛足），星期四晚上來到倫敦。

十一月八日（星期一）

星期六（十三日）抵達新壘。

我的弟弟曾在此地好幾星期，剛剛回倫敦去。八時我和此地團體那些粗野而富有愛心的會員聚集，但未能照我所計畫的，因為有好些團體以外的人在場，我們不好請他們離席，所以大家只用一個鐘頭時間一起禱告。

十一月廿五日（星期四）

在其他地方我未見過像在此地（新壘）神所做的這麼均稱和逐漸發展的工作。這工作一步一步地前進，並不急求完成，像在布裡斯它或倫敦所常見的作風，而是時時進步，逐漸完成。對個人靈魂的工作也是如此。我未曾遇著信心誇大的人，像在別地方所常見到的。然而信的人都是那麼平穩鎮靜地在追求進步。願神照祂所看為善的成就吧。

十二月一日（星期三）

有好幾個地方自動獻出地皮要讓我們給團體蓋造一所房子，可是沒有一個地方是適合我們所需要的。或許神旨意還不要我們找到地方；因為就是這個理由叫我仍舊留在新壘，不管是不是我所願意的。

十二月四日（星期六）

今天有一位紳士來見我，給我們一塊地皮，星期一我們就擬好合同，同意若我付出三十金磅，那塊地皮在星期四就屬於我了。

十二月七日（星期二）

今早我身體很不舒服，不得已請威廉先生代我去接洽房子的事。後來他又去見司提文蓀先生——當地的一個商人。這人有一塊地皮接連著我們所想買的那塊地，因此他有通過這地的權，我也打算買下他這路權。司提文蓀告訴威廉先生說：“我不是重錢的人，若是衛斯理先生需要地皮的話，他可取用我花園的一部分，就是和你們所要買的那塊地相毗連的地方。一言為定，只要付出四十金磅，他就可得十六碼寬三十碼長的地皮了。”

十二月八日（星期三）

我與司提文蓀先生簽好合同，那地皮就屬於我了。但我不能推翻前此與雷德先生所定的約，所以也把他的地皮同時買下。兩塊地合併起來有四十碼之長。我們決定把房子造在當中，前面留作小庭院，後面則辟為花園。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搬到我們要蓋房子的那地附近去住。可是大寒的天氣延緩了工程的進行。我從未經驗過這麼寒冷的天氣。我的房間不斷地生著火，書棹離火爐約只一碼之遠，但每次寫字不到一刻鐘，手指就都凍僵了。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

我在霍斯黎，離新壘八裡路的地方講道，那時約在下午兩點。房子容納不下許多人，所以我們都站露天底下，不管天氣的寒冷。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我都再講。因為前天騎馬來時大家著涼傷風，所以這次決定走路回去。我的傷風已漸漸好了；但宓雷克的病狀卻轉劇，到了星期五他不得不上床休息！我勸他行刺絡法，但他認為可以不必，過兩天就會好的。

十二月廿日（星期一）

我們的房子奠下了第一塊基石。許多人從不同地方前來觀看。當我們讚美神，祈求神使這個交在我們手中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時，沒有嘲弄或騷擾的事發生。晚上講道當中我禁不住停下來三四次，以禱告來感謝讚美神。

當我回到家裡，他們告訴我醫生說宓雷克先生恐怕活不到明天了。我去看他，他的脈搏幾乎沒有了，不醒人事，不能說話已有一些時候了。我們幾個人立即一起禱告。（我在這裡所說的只是經過的事實），當我們禱告尚未完畢，他已醒轉過來，也會講話。若有人要把這件事當作是出乎自然的，我不爭辯，但我卻認為這是神權能的表現。

十二月廿三日（星期四）

經過計算之後，據說這樣的一所房子，若按照所計畫的建造起來，非有七百金磅不能完工。許多人斷言這所房子將永遠無法完成；也有人說我活著的時候必不能清還這房子的債務。我倒不以為然。若是為著神而著手的事工，都是無須疑慮的，祂必供給完工的一切所需要的。

十二月廿五日（星期六）

醫生告訴我宓雷克先生恐怕不能活過今晚，並表示已無法救治。我上樓，看見大家都在啼哭。他的腿都冷了，好像已經死了一樣。我們都跪下來，以眼淚和熱切的呼聲求告神。他果然睜開了眼睛，並要我近前。從那時起他繼續進步，直到完全恢復健康。如今我正待有誰能反證這件事實，還是能以什麼哲學的理論來解釋它。

十二月卅日（星期四）

我審慎地查究那些最近在聚會中哭出聲來的人，發現當中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曾哭過；只知道他們忽然莫名其妙地倒下來，至於以後自己講些什麼做些什麼都不知道。有一些人只能記得他們當時心中恐懼，但亦說不出其所以然。有些人說他們害怕魔鬼，所知道的只是這樣。但也有幾個人能道出比較清楚的理由，他們說因為內外的罪都攻擊他們，使他們有一種刺的一般感覺，他們恐懼那來臨的神的憤怒，及自己所應受的刑罰。他們覺得自己好像正在沉了下去，沒有逃避的路。其中有一人告訴我：“那時我好像是從一個極高的地方跌了下來。我想是魔鬼把我推下的，而神卻已離棄了我。”另一人說：“我覺得地獄的火已在我胸口燃燒著，我的整個身體就像在熱烘爐內受焚燒般的疼痛。”那譴責這些人說他們應該安靜地究竟是憑那一種智慧說話呢？不，應當讓這些人呼求拿撒勒人耶穌，直到祂說，“你的信救了你！”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五章 一七四一年十月至一七四三年十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四三年

正月二日（星期日）

我在星期六晚上抵達厄普衛司；今天五時講道，討論“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八時我又站在我父親的墓石上，講論希伯來書八章十一節。許多從鄰近村鎮來的人問說，今天既然是聖餐主日，可否讓我們一起到禮拜堂領受聖餐？我說當然可以，但以禮言之，最好先徵詢牧師羅夢雷先生的同意。有一人乃代表眾人去見牧師，牧師向他說：“請告訴衛斯理先生，我不頒給他聖餐，因為他不配領受。”我們的神是何等智慧的神！我之在些地被禁止領受聖餐，天底下恐怕再找不到更適當的地方了。這裡是我父親的房子，是我的故鄉。就在這個地方，我曾遵守我們宗教上最嚴格的一派，多年來像法利賽人一樣！同時由那人來禁止我領受聖餐也是最適當沒有的，他把我從那個我曾經常常執行聖禮，親自分發生命之餅給人的聖棹排除了，而這人就是那個在世上得到我父親恩愛最多的人！

正月十三日（星期四）

晚上在厄甫茲罕講道，第二天即乘馬到潘斯衛克。十五日（星期六）來到布裡斯它；在那裡我用全星期的時間與團體的每一個會員談話，發現他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並不是“閑懶不結果子的。”因此我頗覺喜樂。

正月廿四日（星期一）

以後幾天我和京斯武德團體的每一個會員談過話。作為牧師的人若非（正如伊格那丟所勸告的）“知道他全群的人的名字，連一個男僕或女僕都不忽略，”我不知他怎能在他向神交帳的時候得到喜樂。

二月二日（星期三）

我開始同我的弟弟一起去訪問倫敦團體的會員，這樣，我們每天從早上六時出發，到晚上六時才回家。

二月十四日（星期一）

我離開倫敦，早晚騎馬趕路，第二天晚上來到紐華克。在此地我遇著幾個曾經嘗過福音滋味的人；其中一人很高興地接待我，約請我每達到紐華克來，當以他家為家。

二月十六日（星期三）

我抵達厄普衛司。預定六時講道，但那屋子不能容納半數的聽眾，所以我走到外面，講說“我們愛祂，

是因為祂先愛我們！”十七日（星期四）早上我講論關於“兒子的心”，和“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這時候對這題目的講論確屬必需；因為不久我就發現迷惑的靈也在這裡活動。有些人開始誇口說基督已使他們得到自由，但事實上他們還在做罪惡的奴僕哩！

二月十八日（星期五）

晚上我們來到布拉弗橋，十九日（星期六）抵達新壘。

二月廿日（星期日）

我繼續講解使徒行傳並聖保羅的達羅馬人書。以下一星期我很謹慎的審查會員中有誰不按照福音的道理行。結果我不得不開除了五十個人，留在團體中的還有八百人以上。

三月六日（星期日）

我在團體中宣讀會員所應遵守的一切規則，請每一會員慎重地考慮他是否願意遵守。我很明白這樣的做法必將使許多人心中不安，所以在星期一（七日），我重新訪問各小組，務使“瘸子不至歪腳，走錯了路。”

三月十二日（星期六）

我結束了第二期的訪問，這次我特別注意查詢兩件事情：第一，那些在過去一星期中，幾乎天天晚上當聚會時高聲哭喊的人的情形，第二，那些離開團體者的數目，他們離開的理由，和在何種情形下離開的。

被開除的會員數目共計六十四人：一一兩人說咒詛辱罵的話，兩人向來不守聖日，

十七人鬧酒滋事，

兩人售賣烈性酒類，

三人爭吵口角。

一人毆打妻子，

三人狡猾撒謊，

四人嘲罵講邪惡的話，

一人閑懶放蕩，

廿九人輕忽冷淡。

三月十三日（星期日）

為著要和坦飛德團體裡的幾個會員個別談話，我一早就到那邊去。從在此地所接觸到的可怕事例（實際上英國各地皆然），我更深切地相信魔鬼所希望的實在不比這更大，那就是使人醒轉一半，然後又讓他們沉睡下去。因此我決定，若神喜悅的話，我將不在任何我所無法繼續耕耘澆灌的土地上作開闢的工作。

三月十四日（星期一）

我再在周汀附近講道，每星期繼續不綴，在新壘附近其他我曾經講過道的地方（除煞威爾外）也是如此。

三月十八日（星期五）

當我和團體的領袖聚會時，有一群青年人，肚裡裝滿了酒，打破門戶，以最兇暴的姿態沖了進來。我

立即替他們禱告；他們沒有一人開口，也沒有一人舉手攻擊我們。過了半個鐘頭，我們都安靜地在愛心中一起走出去。

三月廿二日（星期二）

我到南辟裡克，煤坑夫聚居的一個鄉村，在新壘東南約七裡的地方去。我站著講道的那一地點恰在一個半圓形小山的山腳下，數百人站立山腰，而站在平地上的人數還要多些，我對他們呼叫：“枯乾的骨頭呀，要聽主的話！”每一個臉上都是何等地嚴肅專注，因此我相信最好每星期也能在此地講道。

四月一日（星期五）

救主受難日，我極盼望去訪問新壘北部十裡左右一個叫柏拉索的小鄉村。在小鄉村住的全是煤坑夫，他們一向被視為最野蠻，無知和行各種惡事的一群人。他們的最大聚會往往是在主日，那天男女老幼聚在一起，跳舞，打架，咒罵，玩投錢戲，打球，玩小銅錢或其他各種玩意。對這些人，當我第一次聽見時，就生起極大的惻隱心，又因其他的人都對他們失望，更叫我對他們增加憐憫。七時至八時之間我和嚮導約翰希爾理一同出發，那些北風非常凜冽，雨散一下來立刻凍結成冰，蓋在我們臉上。當到達柏拉索是我們幾乎快站立不住了。稍等一步會，精神略為恢復，我立即前往廣場，在那裡宣揚基督“為著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那些可憐的罪人一下子都聚攏了來，極其懇切注意地聽我講論。下午他們仍然來到那裡，不管風雪；我請求他們接受基督為他們的王，“悔改信靠福音。”在復活節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二，我又到那邊講道，聽眾數目繼續增加；這些人大多數生平不曾與任何宗教發生關係，因此他們比別人更願意呼求神，承認己罪，追求那在耶穌裡面的白白救恩。

四月八日（星期五）

我在挪爾斯布拉弗和黎芝講道，論及“由信你得救是本乎恩。”以後三天，分別在黎芝和布林斯達工作。星期四乘馬到設斐爾德。

我發現此地和霸累院的團體都在努力向標竿奔跑。雖然這裡也不缺乏那種拿好聽言詞來迷惑心地單純的弟兄的人。

四月十五日（星期五）

我騎了兩天的馬來到韋尼斯伯利，卻發現此地情形有很大的變化。W先生那種不可原諒的愚頑激怒了E先生，以致他當初所有的愛心都變成為忿恨；但此刻他還沒有時間去煽動那些可憐的弟兄，引起以後所發生的那種狂暴和憤怒。這兩天總算是十分安靜，我就利用機會，日夜勸勉他們相信主耶穌，以恐懼戰兢的心作成他們得救的工夫。

然而在星期日（十七日），這幕戲上演了。下午E先生主講；我從來不曾聽過如此荒謬的一篇道理，並且是以一種懷恨的聲調和態度講出來的。我知道過些時候必然會有些什麼結果，心想最好先準備這些軟弱弟兄們的心，好使他們于事情到來時不致遭受嚴重的傷害。所以星期二（十九日）那天我著重闡述主的話：“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當我講道的時候，有一個喝夠了酒的人騎馬沖進來；說了許多惡毒不堪入耳的話之後，放馬想從一些人身上走過去。聽說這人就是鄰近的一個牧師，也是教會中的一個熱心份子！可憐的教會呀！如果你需要這種人的保護！

五月七日（星期六）

有人請我到考橋講道。十一點左右我們來到城裡；好些人似乎很想親自來聽聽這到處被誹謗的道理，卻是不能如願，因為彼列的兒子都糾集在一起，以一兩個卑鄙的所謂紳士帶領，不斷地大叫大罵，說褻瀆的話，拋擲石子。情形如此，所以我在為他們禱告一些時後，認為最好是把聚會解散了。

五月九日（星期一）

我回到布裡斯它。本星期的大部分時間用在訪問京斯武德團體的弟兄們，我發現他們已經明白什麼是屬於無益的爭辯與空談，這種爭辯曾經一度幾乎把他們都撕碎了。

五月十七日（星期二）

我的弟弟動身到康瓦爾去。按照我們所不斷收到的報告，那地方有許多人，從前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卻開始在求問他們該怎樣做才能得救。可是從前在斯塔福郡成為紛亂之源的那種不謹慎之事，也同樣在此地發生了，這使許多朋友變成為懷恨和難以相處的仇敵。結果就有了暴烈迫害之事發生；幸而神的權能已勝過這一切。

五月廿九日（星期日）

今天是“聖三一主日”，我開始在西街近七日規的小禮拜堂主持崇拜事務，由於神的奇妙安排，我們同這小禮拜堂有了幾年的租借合同，我講論當天的福音，即約翰第三章的一部分，以後為數百人舉行聖餐禮。起初我擔心自己的體力不知能否經受今天的繁重工作，因為這一個崇拜會延長五個鐘頭（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此外還有我經常應做的事務。幸而神給為所需的體力，最少我這樣相信，不管有人說這是一種狂熱情緒。五時我在大花園向一大群聽眾講論“你必需重生”。以後領袖們聚集（當我不作公共演講時，他們就占去了我的時間）；各團體會員聚集。到了晚上十點鐘，我覺得並不比今早六點鐘時疲乏！

接下去的一星期時間我用在訪問團體會員。六月五日（星期日）早上在小禮拜堂舉行的崇拜聚會延長到下午四點鐘。因此我覺得以後必要把聖餐分為三部分舉行，以免有六百以上的人數在同一時間領受。

六月十八日（星期六）

我接到一封詳細報告關於斯塔福郡所發生的可怕暴動事件的信，我並不覺得驚異。那些所謂重儀派人士既然一天到晚從牧師及主教接受訓示，如果他們忿忿然起來攻擊一切號稱為循道派的信徒，那又何足怪呢？

六月廿日（星期一）

決意要盡我所能的，協助他們，所以我一早出發，中午在韋堪伯講道後，晚上即來到牛津。星期二（廿一日），我乘馬至北明翰；第二天（星期三）早上來到韋尼斯伯利，住在法朗西斯沃德的家裡。

雖然我知道此地所發生的事都是違背法律的，正如其違背正義及人道一樣，但我不知應如何勸導這些可憐的受難弟兄，或為他們索取何種賠償。那時我對英國法律的程式不甚熟識，對它的效用亦頗具疑心；現在既然已有了許多修正，我想不妨查詢可否從法律方面獲取一些幫助。因此我就到譚瓦德地方去見法律顧問。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決意起訴，可能得到適應的賠償，根據法律，這些暴民的行動是背叛神和國王的。

七月十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周敦岡講道，論及“以色列家呀！你們何必死亡呢？”自從我初次來到新壘，看見那麼多困苦可憐的人，每逢星期日下午，都在沙山一帶來往閒蕩，心在頓生憐恤之念，乃立意在可能範圍內必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當諸聖堂的崇拜完畢後，我就從教堂直接走到沙山；先唱了一節詩篇，在幾分鐘內，人逐漸多了起來，幾千幾千的人眾聚集前來。但是撒但亦盡力抗爭，以期挽救他的國度。新壘的這群暴民當中，縱使是極度的粗野，也還保留著一些人道。我沒有看見他們拋擲什麼東西，我個人也沒有受到一點點傷害；只是他們不斷前後擠撞，吵鬧到我的聲音都不能聽見。所以在一個鐘頭的唱歌禱告之後，我想最好還是散會，回到我們自己的屋子去。

七月廿九日（星期五）

我乘馬到新埠佩尼爾。星期六（三十日）來到倫敦。

八月六日（星期六）

雪田地方有人把一所精緻的小禮拜堂讓給我應用，這禮拜堂的位置是在河的彼岸。當初興建這禮拜堂的是一個迷信異端的亞流派信徒，目的似乎是要利用這所房子，來替他所信的異端宣傳辯護。但神的智慧使這計畫歸於失敗，憑著祂統治一切的旨意，祂不叫這所房子作為把神的兒子活活釘死之用，卻作為召人信奉主名的場所。

八月八日（星期一）

因為聽說我計畫要在這小禮拜堂講道，一個狂熱婦人忿忿然答道，“為什麼？在雪田？衛斯理先生將在雪田講道嗎？他決不敢！城裡沒有比這更壞的地方了。雪田那裡的人根本不是人，而是鬼。”雖如此，我決意試一試，難道神不比他們更強？當晚我就在那裡講論下列的經節：“耶穌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

八月廿二日（星期一）

我們幾個人在一起禱告後，四時左右我就出發，騎馬往雪山進。馬鞍忽然脫滑到馬頸邊，把我從馬頭翻了下來，而它卻跑回到斯宓飛德去。有幾個男孩子捉住了它，帶回來給我，他們沿路說咒罵的話，我就坦白地指責他們，他們都答應改過。我正準備再往前走，忽然有一個人呼叫說，“先生，你的鞍墊子掉了。”立時有兩三個人幫我套上去。這幾個人同樣地滿口汙語，幾乎每一句話都含有咒罵。我一以愛心規勸他們，他們都很願意接受，並大大地感謝我。我送給他們兩三本小冊子，他們都答應要好好念。

在我抵達壘星吞之前，我發現我的馬掉了一隻蹄鐵，這叫我得到機會與修馬蹄的鐵匠和他的工人作半小時的懇切談話。我之所以提起這些瑣碎的事情，無非要表明，如果我們對人的靈魂——那基督以死贖回的——能有愛心，我們就必能愛惜每一寸的光陰。

八月廿六日（星期五）

我出發到康瓦爾，晚上在湯吞的教堂墳場講道，論及“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在聖靈中的喜樂。”有一個人擠到我的背後，蓄意作亂。可是時間還沒到，那些激烈的，“不承認主曾贖回他們”的暴徒還沒有開始興波作浪，忽然有許多人喊叫：“把那個流氓推下來，把他推下來；擊破他的頭顱。”因此我不得已好幾次替他講情，否則他必給人家好好地處治一番。

八月廿八日（星期日）

七時我向一小群人講道。早上我們在教堂所聽的是很沒有意思的一篇證道。下午講得怎樣我不知道，因為一句也沒有聽到。

從教堂我直接到堡壘去；幾乎當地的半數成人都集中那裡。這麼大群的聽眾圍著那莊嚴的場地，景像非常動人！當我講解那光榮的真理，“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時，大家都寂靜無嘩。

八月卅一日（星期三）

我個別地和團體中的人談話，他們一共約一百廿人，其中將近一百個人已經得著神與他們同在的平安。這就是所謂“因義受逼迫的有福了！”當十一點我們到教堂去的時候，一大堆人在市場上以叫罵的聲音歡迎我們。有人在我視窗唱著一支頑皮的小曲（據說是當地一位貴族婦人所作的調子）：

衛斯理查理到城裡來了，

試一試他能否把教堂推倒。

九月三日（星期六）

我乘馬到三角崗，在聖伊比斯的東邊九裡至十裡的地方。在那裡我們遇見了兩三百個鐵匠，他們等待我們已有一些時候了。大家顯得很高興，可是對道理還不十分關切；有許多人跟著我們到管納伯（在東面兩裡地方）去，他們的人數很快地增加到四五百人。在這裡我很高興能引用“祂以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這一段經文。有一個住在附近地方的人請我們留宿他家；第二天早上，他帶我們回到講道地方。到的時候剛剛天亮。我向五六百誠懇的人講道，著重宣講“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這一段恩典的話。在德里諸坦崗，離聖伊比斯五裡路的地方，我們看見有七八百人聚集，我就對他們高聲喊說：“你們要將所犯的一切罪過，盡行拋棄。以色列家呀，你們何必死亡呢？”飯後，我又向一千人左右講論“神將祂高舉，叫祂作君王，作救主。”在此地我第一次看見有兩三人對我所講的有了印像，其餘的人照例表示很大的興趣，卻是絕對未受改變。

七時我與聖伊比斯團體的人見面，有兩個從盆贊斯來的婦人，僕倒如死人一般，一會兒忽又放聲大哭，為著她們靈魂的苦楚傷心，我們繼續為她們禱告，直到神把新歌放在她們口中。同時，有一個從同一地方來的少年人，他曾一度認識了神所賜的平安，卻再犯罪，現在也得到神的愛的鮮明顯示。

九月十一日（星期日）

八時至九時之間我在聖遮斯特，靠近城郊的一片大草地上向一大群聽眾講道。有人說這種盛況是這一帶所未曾見過的。我以愛心的權威高呼：“以色列家呀！你何必死亡呢？”這些人都戰慄寂靜。在康瓦爾還未曾見過這樣的一種高潮。

九月十二日（星期一）

一時我在德里諸坦崗講道，晚上在聖伊比斯講道。當我講論的時候，神的威嚴臨到我們當中，以致我幾乎一個字都說不出口；特別在禱告的時候，我內心的激動是生平所未曾有過的。

我蓄意已久，深望能有機會到細黎群島傳揚我們救主神的大愛，即使只能有一天的時間也好，我也曾將這願望向朋友們提起。今晚有三個弟兄來見我，表示只要我能夠借到市長的船，他們願意帶我到細黎群島去。據他們說這條船是城裡最好的一條帆船。我就派人去見市長，他立即把船借給我。第二天（十三日）早上，我同約翰納爾遜，塞甫特，還有其他三人並一個掌舵的，從聖伊比斯出發。像這樣

坐著一條漁船，航行到十五海裡遠的大洋中去，似乎是一件怪事；尤其當風浪開始翻騰，越過了我們頭上，更有此種感覺。當時我請諸同行一起歌唱，增加我們的勇氣：

經過大海洋，
懇求主幫助，
浪濤遠規避，
蓋我心虔矢，
狂暴不足懼，
有主災害除。

一時半左右我們在聖瑪麗島登陸，這島為業經開墾的諸島峽的首府。我們立即晉謁總督，照例攜帶報紙一份作為禮物。我也請他接受一本幾句誠懇的話。當地牧師不願我在教堂裡講道。六時，我到大街上，向幾乎全城的人，包括許多士兵，船員，和工人講道，題目為“以色列家呀！你何必死亡？”這真是一個蒙恩的時機，我幾乎不知道結束。講道畢我分贈一些小冊子和讚美詩。他們都熱烈地搶著要，幾乎要把那些冊子連同我一起都撕碎了。

第二天早上五時我又作另一次講道，論及“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在九時至十時之間我和許多人作個別談話，在他們和另一些人當中我們一共分發了三百份的聖詩和小冊子，然後我們離開了這個荒僻島嶼，動身回聖伊比斯。那時風很大，直接吹打著我們的牙齒。掌舵的說我們若能靠岸就算是萬幸了。他不知道神是風與海都得聽從命令的神。三時過後，我們已與陸地的尖端相對面了。九時左右抵達聖伊比斯。

九月十六日（星期五）

我在聖希拉流崗向四五百人講道，許多人似乎頗為驚異，但我還看不出有深刻或堅固信心的人。

晚上，當我在聖伊比斯講道時，撒但開始為著他的國度爭戰。城裡的暴民突然闖進屋子，肆意搗亂；咆哮吼叫，擊倒那些站在他們面前的人，好像他們是一群魔鬼所附著的人。我願要請求大家安靜地站住；但聽眾當中有的害怕，有的憤激，沒有人在聽我說話。看情形暴亂有增無已，我就走進人叢中，把那個暴徒頭目帶到台前來。我的額角給打了一拳，以後大家理論起來，到了這人態度逐漸和緩，終於同意鎮壓住他夥伴的暴行。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

一時左右在摩爾巴向我在康瓦爾所見過的最大之一群聽眾講論羅馬書八章十五節。會後團體聚集，一共有一百位以上的會員，這些人當中有誰能堅持到底的呢？

九月二十日（星期二）

六時以前我們抵達管納伯，整個草地從頭到尾都擠滿了人，料想有一萬人之多，我向他們講了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成聖與救贖。”我簡直不知結束，直到天都黑了，彼此幾乎看不見面孔了，而會場中每一個角落的人仍然異常專注地聽；沒有講話的，也沒有騷動，或左右張望的。真的，這地方雖然不是人手所造成的殿宇，但神是在那“以聖潔為裝飾”的地方受到敬拜的。

有一個 P 先生也在場，他曾一度激烈地反對我們。在講道開始之前，他低聲向一位同來的人說，“官長，請幫我忙，別離開我。”但一會兒他忽然眼淚迸流，隨後即倒了下去。他的同行趕快扶住他，免

得他倒在地上。噢！“但願眾人的朋友”把他舉拔起來。

九月廿一日（星期三）

三時至四時之間我給吵醒，原來有一大群鐵匠怕趕不上聚會時間，早已集合在屋子周圍了。他們唱歌讚美神。五時我再一次講道，討論“信靠主基督耶穌就必得救”的道理。他們都很珍重這話。但願這話醫治他們的靈魂，滋潤他們的百骨。

當天我又騎馬到朗察斯敦。廿二日（星期四），當我們經過一個叫斯得科路的鄉村時，有一個人走在街上截住我，很唐突地問，“你是叫衛斯理約翰的嗎？”立即又有兩三人上前要求我在此地停留。因此我停下來。在我還沒有機會談許多話之前，我們在心靈上已經有了團契。以後才知道他們是貴格會派的人；我並不以此介意，因為知道他們心中有神的愛。

九月廿五日（星期日）

早上我在布裡斯它講道；下午在京斯武德講道，以“耶穌基督不論現在以至永遠，都是一樣”為題講論。晚上，聽眾很多，大都聚精會神，十分嚴肅。

九月廿六日（星期一）

有一個少年人和我們一道經過新渡，我很希望能有機會和他作坦白談論。為了這個目的，我故意多同他走三裡路；可是我所講的不能夠給他什麼印像。當我們剛要分手，一同走過卡爾裡安橋，他忽然失足，差一點跌倒，我扶住他，並開始對他講解神如何地在看顧我們。他立刻掉下眼淚，對我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深受感動，因此我不放鬆地繼續向他講論。同樣地，我又和一個替我牽馬過橋的人談道，和我們的房東及房東太太談道，也和另一個常常到我們地方來的人談道。他們都表示非常的感激。

十月二日（星期日）

因為恐怕我的體力經不起一天四次以上的證道工作，今早我只以半小時與團體的弟兄們一同禱告。早上七時和晚上我都在堡壘講道，十一時在文保堂，下午在普德喀麗堂講道，討論“應當悔改，歸信福音”的道理。

十月三日（星期一）

我回到布裡斯它，以好幾天工夫從事審查和整肅團體的不良份子，在開除了好些人之後，尚除會員七百多人。其後的一星期則審查京斯武德團體，在那裡可咎責的事很少。

十月十五日（星期六）

幾位小組的領袖繳來他們本組為付還團體債務所捐的款項，數目已足償清債務，因此立即把這事辦理清楚。

十月廿日（星期四）

在向一小群熱心的聽眾講道之後，我就騎馬到韋尼斯伯利去。十二時我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個廣場向數目遠超過我們所預料的一大群聽眾講論“耶穌基督不論過去，現在，以至永遠，都是一樣的”。我相信每一在場的人都感受到神的大能。沒有擾亂秩序，或走出走進的人。主為我們爭戰，我們得享平安。下午，當我在法蘭西斯瓦特家裡寫作的時候，外面有人喊叫，“暴民包圍屋子了！”我們禱告，懇求神叫他們散開；果然，有人從這路，有人從那路，都走掉了，不出半個時辰，一個也不留下。我告訴弟兄們現在是我們避開的時候了，但他們勉強我留著。為了不願意拂逆他們，我就坐下，雖然我已預

料到所將發生的事。五時以前，暴民再度包圍這所房子，人數比前更多。他們一致呼喊：“把牧師帶出來；我們要那個牧師。”我請一人出去，把他們的頭目帶進屋子來。交換幾句談話後，這只兇猛獅子一變而為羔羊了。我請他出去帶一兩個他們當中火氣最盛的同夥進來，他就出去帶了兩個人；起初他們似乎有吞滅天地的氣概，但在兩分鐘後，他們和第一個人同樣地安靜下來了。於是我請他們替我開路，讓我走進人叢中去。我一來到他們當中就要了一隻凳子，站在上面。我問，“諸位要我怎樣呢？”有人說，“要你同我們到法官那裡去。”我答，“我很願意同你們去。”那時候我乘機會講了幾句道，神以這些話感動了他們；因此有人高聲呼叫，“這位先生是忠實人，我們要拿生命來護衛他。”我又問，“那麼我們要在今晚到法官那裡去呢，還是明天才去？”大多數人說，“今晚！今晚！”因此我就在前頭走，兩三百人跟在背後；其餘的人都回家去了。

我們還未走上一裡路天就黑了，同時大雨滂沱。雖如此，我們仍繼續前行，到了朋特黎院，距韋尼斯伯利兩裡地方。有一兩人搶先跑去告訴蘭尼先生他們已把衛斯理先生帶到他面前來了。但蘭尼先生說，“我和衛斯理先生有什麼相干？把他再帶回去吧！”這時候大群人都到了，開始敲門，有一個僕役出來說，“蘭尼先生已上床了。”他的兒子也跟出來問究竟鬧的是什麼一回事。有一人回答，“告訴你吧，他們整天唱讚美詩；不但如此，要人家早晨五點鐘就起來；請問大人給我們一些什麼指示。”蘭尼的兒子說，“回家去，不要吵鬧！”

這時候他們都不知該怎樣做。最後有人提議到窩爾索的波西豪斯法官那裡去。大家都同意了。我們就趕快上路，七時左右到了法官的屋前。但是波西豪斯先生同樣地派人出來聲明他已上床休息。現在眾人又不知如何是好了，最後大家認為還是各人回家為是。約略有五十個人負責押送著我；當我們還未走上一百碼路，窩爾索的大隊暴徒忽然沖了上來，像一道洪流似的，把前面的人都沖倒了。達拉斯敦來的這群暴徒雖力圖抗拒，但因困馬乏，人數又少，所以一會兒工夫有好些人被擊倒了，其餘的也都跑掉，讓我落在他們手中。

我屢次想要說話，可是全無效果，因為四圍吵鬧的聲音有如怒濤。他們把我拖著走到城裡。我看見一所大房子的門開著，想走進去；有一個人上來一手抓住我的頭髮，再把我推回到暴民當中，從城的這頭到另一頭他們不停地拖著我走，一直通過了城中的大街。我不停地向那些聽得見我聲音的人講道，並不覺痛楚或疲乏。到了城的西角，我看見有一扇門半開著，想走進去，可是給店裡的一個人阻住了，他說，“他們會把整個房子拉倒的”。這樣，我就站在門前，開口詢問，“你們願意聽我講嗎？”許多人大叫“不，不，打破他的腦袋；下來，立刻打死他”。又有人說，“不，我們得先聽他講話。”我開始說，“我曾做過什麼壞事呢？我曾在言語上或行為上得罪過你們當中的任何人嗎？”繼續講了約一刻鐘，到了我的聲音忽然啞住；然後暴徒又開始咆哮了；許多人大叫，“帶他走，帶他走。”

就在那個時候，我的力量和聲音又恢復過來了，我就大聲禱告。這時那個剛才領導暴民騷動的頭目回過頭來說，“先生，我願為你犧牲生命，請跟我來，這裡沒人敢動著你頭上的一根毫髮。”

他的兩三個夥伴異口同聲地贊同他，立即挨近著我；同時在店裡的那個人高叫“可恥，可恥，讓他走了。”站在稍遠一點的一個忠實屠夫卻說，“他們做這種事才真可恥！”他把那些瘋狂地追上來的人，一個又一個地推回了四五人。其他的人好像是預先講妥了似的，左右退後分開，讓那三四人把我夾在當中，從他們中間過去。可是當走到橋上的時候，暴民又重振旗鼓來了。我們乃從小路，越過了磨坊

聞，經過大草場，十點以前，神帶我平安抵達韋尼斯伯利；我所損失的只是裡衣的一角，和手上的一小塊皮而已。

神的這種種安排，是我前所未見的；從許多明確的證據，可看出神的手是在每一個人身上，亦在每一件事上，統管一切，照祂所認為好的成就。

達拉斯敦那一個可憐的女人原是暴民的首領，曾發誓不許任何人碰我。當她看見她的夥伴失敗了，她就跑進人叢中，一連擊倒了三四個男人；但對方的好些人立即還擊，一會兒她就被人壓住了，在幾分鐘內，差一點被打死了（三個人捉著她用力地擊打），若不是忽然有人喊說“止住，湯姆，止住吧！”

“誰在那裡？”湯姆問：“什麼，是忠實的麻欵嗎？那麼，讓她走吧。”因此他們才停手，讓她起來，盡她所有的力氣爬回家去。

這事的經過，從頭到尾，我都覺得好像是坐在自己的書房裡一樣的泰然，並不把這些事情放在心裡；惟有一次我忽然想起：假如他們把我摔到河裡面去，我口袋裡的單張豈不都濕壞了嗎；至於我自己，無疑地我可以遊到對岸，因為身上只有一件稀薄的外衣和一對輕便的鞋子而已。

檢討這事件的前後，下面幾點我認為特別值得注意：（一）當我們從那陡斜的山坡走進城時，山路很滑，有些人想把我推下去，以為倘若我一旦掉了下去，必很難再爬起來了；幸而我走路走得非常平穩，未曾失足，直到我完全脫離了他們的管束。（二）雖然有許多人爭著抓撕我的領子及衣裳，想把我拉倒，可是都不能抓緊；唯有一人一手拉住我裡衣的一角，給拉破了，留下一塊破布在他手上，另外一角口袋裡的一張鈔票卻仍留著。（三）在我背後有一個大漢，用一根大槲棒子擊打好幾下，倘若他擊中我的後腦，可就省事了，可是不知何故，每一棒子下來就打歪了，而當時我根本就不可能左右移動。（四）另有一人排開眾人，沖了進來，舉手就要打我，忽然間手放下來，只撫摩了我的頭，說，“這人頭髮好軟！”（五）我剛好停在市長公館的門前，好像我熟識那地方（那些暴徒一定這樣想）。那裡市長站在店裡，目擊這些瘋狂暴民的行動。（六）那最早回心轉意的人是當地的著名好漢，是各種暴亂的頭目，其中之一是在“熊園”得過獎的打手。（七）始終我沒有聽見一句詆毀的話，也沒有聽見以任何侮辱的名號加給我；大家所喊的都是“傳道師！那傳道師！牧師！”（八）沒有一個人，至少我沒有聽見，拿什麼事情來控訴我的罪狀。最後他們簡直完全不知該怎樣處理我。既沒有任何動議，也沒有任何決定，只有“除掉他，立刻殺死他”的喊叫聲。

神之預備我們來完成祂的旨意，其步驟是遲緩的，兩年前一塊磚頭擦過了我的肩膀。一年前一塊石子打在我的兩眼之間。上個月我捱了一下拳頭，今晚捱了兩下，一下在我們進城之前，另一下在我們出城之後。但這兩拳實在算不得什麼，雖然有一拳是重重地打在我的胸口上，另一拳是猛力打在我的嘴上，以致鮮血迸流，可是我全不覺得痛楚，好像他們是拿稻杆撩我一樣。

不可忘記的一件事是當團體其餘的人都忙著逃命的時候，唯獨四個人毫不動搖，就是威廉西拆，愛德華斯拉多，約翰格裡費德斯和若安拍克斯；這幾個人跟著我，決心和我同生死；他們都沒有受什麼傷害，惟有威廉西拆捱了一拳，因為他始終拉住我的手臂，從城頭一直走到城尾。他曾給擊倒在地上，但過一會兒他爬了起來，又和我在一起。以後我問他當暴民來襲時他所預期的是什麼？他說，“為主死，因為祂替我們死。”他不慌不忙，只是安靜等候，如果神要召他靈魂的話。

我問若安拍克斯當他們把她從我拉開時，她害怕不害怕。她說，“不怕，正和現在一樣。我把你，像

把自己一樣地，交托給神。從開始我就確信神必搭救你，我不知祂將以何法救你，但我把一切付託給祂，心中確信，好像是你已被救了出來一樣。”我又問有人說她曾為我的緣故和別人打架，是否真有其事，她說，“不，我知道神將為祂的兒女爭戰。”噢！難道這些人的靈魂最後還會沉淪嗎？

當我回到法朗西斯瓦特的家，看見許多弟兄們都在神面前禱告。有好些人是我從前所未曾見過的，也來和我們一同讚美神。第二天早上，當我騎馬經過城裡，要到諾定昂去的時候，凡所遇到的人都表示對我有深切誠懇的敬愛，所見所聞，簡直使我難以相信。

我若不把下面這一份新奇的檔包括在這裡，勢將無法結束這一段敘述。我相信這類事在英國還未曾有過，但幾天前卻發生在窩爾索。茲將該文件附錄於下：

斯塔福郡

致本郡各地各保安官及警官：

按本郡保安官曾屢次接獲報告，謂有少數不守秩序之徒，自稱循道會派傳道士，到處騷擾，影響陛下治下人民之正常生活，破壞地方上治安。

茲謹奉陛下尊號，通令各屬人民，在本區內盡力搜捕此類循道會派傳道士，並將彼等帶交保安法官，俾將審訊彼等之不法行為。

一七四三年十月十二日蘭尼

波西豪斯

（上述兩位，正是當我被帶到他們公館時，拒不見我的法官）

十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騎馬從諾定昂至厄普衛司。星期一又出發到格林斯必，但到了渡頭我們就無法前進了；船夫說我們不能渡過特梭特河，因為在風暴未停前若冒險渡河，生命恐將不保。我們等了一個鐘頭；我怕我若失約，必使格林斯必的聽眾大為失望，因此我問船夫，據他們看，我們是否可能渡過彼岸？他們說他們不能擔保，但若我們願意冒險，他們也同樣可以冒險。於是我們決定開船。船上一共有六個男人，兩個女人，和三頭馬。好些人站在河邊觀看。這時我們已到河當中了，船的一邊已深入水中了，人和馬滾在一起。我們預料這船時刻有沉沒的危險，但我不懷疑我必能遊到對岸。船夫和其他的人同樣驚慌，但一會兒又都鎮定了，仍然拚命搖船。不久我們的馬跳到水裡去，使船減輕了負擔，我們都平安地抵達彼岸。

大家奇怪為什麼我還不起來（因為我獨自躺在船底），我自己也覺得奇怪，研究了一番，才發現有一個大鐵鉤，是船夫偶然得用的，正穿過我鞋子的帶子（不知道是怎樣穿上的）把我釘住，使我不得移動；假如這船沉沒，我必給釘在船底，寸步都不能浮游了。

同日，按照我們所能判斷的，約略在同一時間，我弟弟所乘的船也正經過塞汶河的新渡，給風帶走了，幾乎觸礁遇難。但同一位神，在人們全無希望的時候，搭救他們，正如搭救我們一樣。

晚上的聚會，格林斯必的屋子不夠容納四分之一的聽眾，所以我站到街道上去，勸勉每一個浪子，“起來吧，回到父親那裡！”有一兩個人力圖搗亂，但立即被他們的同夥鎮壓下去。第二天（廿五日，星期二），城裡有人答應借給我們一個大房間；但開講前，這人被別人勸誘，推翻了他的諾言。我打算移到教堂的墳場上去；又因下雨受阻。這時候我們頗覺進退維谷；幸而有一女人（一個有罪的女人）借

給我們一個很合適的地方。約到一時左右，我才開始宣傳那神所高舉的基督；祂賜給我們悔改和赦罪的恩典，而且，神已確定祂恩典所發出的話，誰都不能抗拒。

可是這個“浪子”一直抗拒到今晚上。當我詳細講述聖經所記那個女人的罪過和信心；她如何以眼淚洗主的腳，又以頭髮擦乾祂的腳時，她再也支持不住了（實際上幾乎全體會眾如此），她跟著我到住處來，哭著說，“先生，我該怎樣做才能得救呢？”既知道了她的實情，我就對她說，“為著逃避刑罰，你須立刻回到你丈夫那裡去。”她說，“那怎麼成呢？我要從那條路去呢？他住在離此地一百里以上的路程。我剛收到他的一封信，知道他現在在新壘。”我告訴她我明天就要到新壘去，她可與我同行。威廉布羅可把她安置在他的馬背後。布羅果然這樣做了。罪人之友是可稱頌的，祂又從火中救出了一個罪人！你可憐的罪人呀，你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你已經為那差遣他的主所尋著了。

十月廿六日（星期三）

我詳細講解“悔改信福音”的深刻意義。當我講畢之後，一個人站到當中來，他是一個常常麻煩弟兄們的人，急激地主張（這瘟疫也已傳到這邊來了！）大家不應該禱告，唱歌，守聖餐，研究聖經或行善，只須相信和靜候。他又高聲地說，“聖經豈不是記載某人有两个兒子，他對小兒子說，到我的葡萄園工作去，小兒子拒絕不願意去；但過後他後悔而去了？我就是這個小兒子。我昨天說我不去聽他講道，我和他沒有關係，但我後悔了。現在我的手在這裡。藉神的恩典，我永不再離開你了。”

六時，威廉布羅及 S 夫人和我一同出發。在往新壘的這整個旅程上，我不曾看見她笑，連微笑也沒有過；她也不埋怨什麼，也不介意旅程上的許多困難。從她的言語動作上可以看出她內心的沉重和憂鬱，正如一個覺悟到罪惡的重負，並為追求救恩而呻吟的人一樣。照我所觀察的，當她留在新壘的那段時間內，她始終保持著同樣的態度。不久她丈夫搬到別的地方，來信請她前往。也搭乘一條開往赫爾的船，路上遇大暴風，船底裂開，雖然船已近岸，有許多人聚在岸上觀看，但因風浪甚大，無法施救。當船慢慢下沉時有人看見 S 夫人站在甲板上；其後她雙手抓住一條繩子，直到船桅也沉沒看不見了。這些時候他們還看見她漂浮在浪濤中，直到那使她浮著的衣裳也都濕透了，這才沉下去。我相信，她是回到神慈愛的懷抱中去的。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六章 一七四三年十月至一七四六年十一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书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四四年

十一月六日（星期日）

在往後的一星期中，我盡可能與團體的每一會員作個別談話。我發現會員數目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但有許多人在對神的認識和愛心上卻有大進步。

十一月廿日（星期日）

早上和晚上在新壘講道後，我懇切地勸勉團體的弟兄們“慎勿互相誹謗，亦勿譴責那些不跟從我們的人。”

十二月一日（星期四）

我到倫敦去。往後幾個星期我的工作很多，時間都用在與團體中的會員作個別談話；不得已開除了許多人，剩下的會員還有兩千兩百人。

一七四四年

正月十一日（星期三）

我開始審判布裡斯它團體的會務；並非未雨綢繆，確因瘟疫已蔓延至此。我發現許多人呼叫“信心，信心！相信，相信！”但卻不注意信心的果實；也不著重成聖或善工。數日後他們才覺悟，對於在耶穌裡面的真理也有了較深刻的瞭解。

二月一日（星期三）

約在這時候，海外的士兵們開始有聚會，這是我們從下面的信件所獲知的。

信是一七四四年二月二日發自根脫的：

我冒險寫這封信給你。一七四三年二月十八日我們開始向日爾曼進軍。那時我非常消沉，我的心近於破碎，但是當我們進軍至馬斯特立喜時，我覺得神的愛充滿了我心，我想我的整個靈魂是溶化在淚河中……

六月十六日，這一天是我們和法軍在得停恩會戰的日子。當交戰開始時，我說，“主呀，我信託你，求你使我不至驚惶，”喜樂立即充滿我的心靈，我告訴我的同伴若我今天死去，我將安息在永生基督的懷抱中。現在我覺得，因為我弟兄的緣故，甚至給丟在海中我也情願，只要他們心目開朗，在還來得及的時候，能夠看見那真正能叫他們得平安的道。

你所愛的兄弟 JH 手書

二月十五日（星期三）

我們得到消息，法國有入侵的意圖。每個鐘頭，法兵都可能登陸。因此我以主的話勸勉會眾：“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 21：36）

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我們以今天為嚴肅的禁食和禱告的日子。下午有許多人聚集，我勸勉他們，在有機會的時候，就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把糧食分給饑餓的人，衣服給赤身露體的人，不要向自己的骨肉掩面。

神開啟了他們的心，因此他們捐出將近五十金鎊的款子。我立即前往購置衣服，毛織品，鞋子等物，供給那些雖然勤奮工作，仍極缺乏的人。晚上我講解但以理三章，著重于下面這段話：“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即或不然，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我接到詹姆士鐘士寄來的一份報告，是關於斯塔福郡所發生的另一種侵犯的事件。報告的主要內容約如下述：

二月一日即星期三，衛斯理查理先生來到北明翰，第二天在韋尼斯伯利講道，全體會眾聚精會神，秩序良好，沒有任何騷亂或妨害的事。

二月六日（星期一）我伴他走了一段路，下午就回到韋尼斯伯利。看見團體的弟兄們都在一起，在禱告中把自己付託神；他們已得到報告，說是有許多人，包括達拉斯敦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曾糾集宣誓將於大齋節前的星期二日前來掠劫所有在韋尼斯伯利的循道派信徒的家。

我們繼續禱告，直到晚上。我請各人在第二天早上八點再來聚集；但當我剛要開始說話時，有人奔跑前來，告訴我有一大群暴徒已沖進城裡，且已攻入了好幾家的屋子。我立即退避到我父親的住處，但他不敢收留我，其他的人也都不敢接納我。最後亨利派克斯讓我進去；隔天一早我就從那裡避往北明翰。

這些暴徒曾在星期一晚整夜聚議；星期二晨開始發動。他們挨戶襲擊，凡被稱為循道派信徒的家，都不能免；先是打破窗戶，把玻璃，鉛條，窗櫺等盡行毀壞；然後入室，凡不容易搬動的傢俱，如棹子，椅子，櫥櫃等，尤其是店鋪中的貨物，他們全都擊碎。那些不容易打破的，如被褥之類，他們就用刀剪割，然後播散全屋。威廉西拆夫人倒在床上，他們也沒有寬待她，同樣把她的床拖出來割碎（即使是法國兵到那地方，恐怕也不能有比這更甚的舉動）。在這段期間裡，沒有一個人反抗他們；實際上大多數人，男的女的都各自逃命去了，只有小孩留下，因為他們不知道該上那裡去。

凡是貴重的或容易出賣的衣物飾品之類他們都帶走了，每個人都把他所最喜歡的，儘量裝載以去。

有一些指使暴徒進行搗亂，或以解除工作恐嚇煤坑夫的紳士們，本身雖未出面，現在卻準備了一張文書，要我們團體的會員簽字，內容是答應今後不再邀請或接待任何循道派的傳道士。在這一條件下，他們表示可以立即停止暴動；否則以後發生的事他們是不負責的。

他們對團體的好幾個會員亦提出同樣的恐嚇，可是我們的弟兄們一致回說：我們已經失掉了所有的物品，現在除了我們的生命外，還有什麼可損失的呢？我們寧願喪失生命，也不肯違背良心。

星期三這些暴徒分成兩三隊，有一隊往亞爾德力治（離韋尼斯伯利四裡路的地方），洗劫了好些家，和他們在別的村莊所行的一樣，儘量裝載各種財物。以後他們帶著所掠奪的東西取道窩爾索回來；窩爾索的一班人事前探知，乃招集了一批人馬，在半途迎擊，把他們所有的掠奪物全都搶了過來，一起放在市政廳裡，然後通告亞爾德力治居民，凡曾被洗劫的都可來此認回原物。

韋尼斯伯利的武德先生也以同樣的話告訴好幾個團體的會員，表示若他們肯答應以後不再聽信或接待那些循道派的傳道人，他們就可以取回所損失的財物。

二月廿七日（星期一）

今天原是我計畫離城的日子；可是知道剛剛有通告公佈，命令所有天主教徒在本星期五以前離開倫敦，因此決定再多留一個星期，以免有人乘機非難或批評我。其實我很願意在這裡多留一些時候，好在我離開倫敦之前能為窮苦的人多籌募一些衣物。

為著這個目的我就進行第二次募捐，約得三十金鎊左右；因知所捐得的數目還不夠應付三分之一的需要，我決定親自到各小組為窮人請命，直到遍訪了全團體的人。

三月二日（星期五）

我開始辦理這些事務。當我在斯必多福特的一所屋子裡的時候，有一位保安官和幾位牧區官員一同前來搜索天主教徒。我很高興有這機會和他們詳細談話關於我們所守的原則和所實行的。當我出去時，一大群暴徒在我所要進去的那家門口等著我；但他們並不傷害我們，只是向我們張口凝視，高聲呼喊。

三月廿日（星期二）

我因收到索利地方法官的傳票，要我到聖馬加勒特出庭應訊，我應召去了。我問：“有誰對我有什麼控告嗎？”沒有人回答。最後有一個法官說：“先生，你願意向陛下宣誓，並在反抗天主教的宣言上簽名嗎？”我說，“願意”，簽名後回家。

三月廿二日（星期四）

我向團體提出關於救濟貧民工作的一個報告。我所收到的一百七十金鎊左右的捐款，曾用在分贈衣服給三百三十個窮人。尚有三四十個窮人仍甚需要救濟。此外，有一些購買衣服的債務尚未還清，但衣服早已分發出去了。第二天適逢救主受難日，我再作一次募捐，得到廿六金鎊左右。這種財寶是不會有蟲子咬，不生鏽，也不會有賊挖窟窿來偷的。

四月一日（星期日）

今天讀了那關於新英格蘭州長和他的僚屬如何毆打及逮捕許多貴格會會友的驚人報告。他們殺害了威廉魯濱孫，司提文孫和另外的一些人。誰能想到在波士敦這種地方也會發現類似天主教的異教裁判所呢？難道這班人從前不是反對過天主教的暴虐的嗎？

四月五日（星期四）

我看到了那所給暴徒摧毀了的房子；此地居民在不久之前因聽見馬丟斯海軍上將擊敗了西班牙人，狂歡之余，把房子都推倒，這真是道地康瓦爾式的感恩！我猜想若列斯托克海軍上將也參戰的話，他們大概要打破所有循道派人的頭顱了。

今天早晚聚會聽眾甚多，盡這所房子所能容納得下的。在團體裡，神熬煉祂的子民像金銀一樣，把他們的心都熔鑄在愛火中（我相信很少有例外的），叫他們大受感動。

四月六日（星期五）

我和團體中的會員作個別談話，甚覺滿意。窘逐和逼害只嚇走了三四個人，卻大大地加強了其餘的人。

四月七日（星期六）

我把最近一次暴動的一部分報告記下來。這暴動正在皇上頒佈嚴禁暴徒的法令，那一天發生（很可表示暴徒是如何地關心皇上）。從這法令我們獲益殊多；尤其是現在所享受到的安靜。

十一時左右，我和約翰南斯出發到摩發去。因為風雨迎面吹擊，當我們還未到羅斯馬該之前，全身都已濕透了。到了羅斯馬該時有一些弟兄來見我們。我發現他們當中有人動搖了，因為有些人相信謠言，

說是在一二星期之前曾看見衛斯理先生和企圖僭奪王位的人在法國；又有人說他現在已給投在倫敦的監牢裡。雖然如此，大多數人仍甚堅定同心，不失對福音的盼望。

四月十二日（星期四）

晚上詹姆士惠特來經過城區，暴徒結集，從四方向他投擲石子。他避入一所房子去，房子的主人卻像獅子般地要把他拖出來。可是當他說了幾句話後，這主人竟改變心意，發誓不許任何人傷害他。這時候有人走告保安官，他來了，允許護送他回家，暴民跟在後面喧囂叫喊。將近約翰班特家時，保安官離去，暴民立即包圍那所房子。正在危險的時候，市長下了一道命令，嚴禁傷害惠特來先生的事。這時他回到家裡。七時至八時間暴民又來包圍約翰南斯的家。約翰南斯與約翰班特出去站在門前，立即給飛擲的泥土弄得一身泥汗。暴徒高喊：“把那傳道師交出來！推倒房子！”他們開始把釘在視窗的木板拉下來。市見聽見了，立即趕來宣讀禁止暴動的文告。這樣，在一連貫的咒罵之後，大家才作鳥獸散。

四月十六日（星期一）

在我們離開之前，以斯貝爾告訴我在這地方流傳著對我的一種控告。這確是一件料想不到的事，其性質正如在聖伊比斯所傳的另一種謠言，說是我去年秋天以約翰丹尼茲的名字把圖謀僭奪王位的人帶來。現在這個謠言是說我自稱為衛斯理約翰，而其實人人都知道衛斯理先生已經死了。

五月十二日（星期六）

下午我乘馬至厄普衛司，立即到毛先生家，專誠去申謝他為丹尼茲先生所行的，和他在可敦法官台前公開為真理所作的誠懇見證。可惜那些大人物並不聽取他的見證，因為他們不尊重法律，亦不畏懼神或國王。他們決意不問是非，只要是一個傳道者，就得充軍。因此決定把他送到林肯監獄去當囚犯。

五月十五日（星期二）

安慰這些在諾敦的小群之後，我取最近的路到布林斯達的。在這裡看見了弟兄們為著約翰納爾遜的事一面哀傷，一面喜慰。他們告訴我四號（星期五）那一天，當納爾遜剛在亞多敦講道完畢後，巡警就把他帶走；第二天，把他押交給哈力法司的專員們辦理，其中最有力量的乃是布林斯達的教士古利比先生。許多人願意見證他並不是國會徵兵法案所要的那種人。但他們都不理會；只因他是一個傳道師，這就夠了，他應該立即前往服兵役。

六月十一日（星期一）

我離開新壘，下午在擄罕會見約翰納爾遜，和多馬比爾特——一個安靜柔和的人——這人最近也被強迫離開妻子兒女和他的業務，入營服軍役。這等於是把他從他所親愛的人中驅逐出去，強迫他和獅子同在一起。他除了呼召罪人悔改之外，並沒有別的罪名。但是他心靈上並不因為這些不幸的事而受恐嚇，卻是他的身體，因受不了那種重擔而倒下去，被送進新壘的醫院。在醫院中他仍繼續不斷地讚美神；以後他的熱度增高，不得不施行手術；手術以後傷口生膿，日益擴大，終於割掉了手臂。再過兩三天，神釋放了他，召他回到永生的天家去了。

六月十八日（星期一）

我離開厄普衛司，星期三（廿日）下午和我的弟弟在倫敦見面。

星期一（廿五日）和以後的幾天，我們的時間都用在開會上面，有好多弟兄從不同地方前來聚會，他

們沒有別的願望，只為救自己和那些聽他們講道者的靈魂。如果他們的這種熱心能夠持續，他們的勞力在主裡面必非徒然。

往後的一星期中我們極力作潔淨團體的工作，凡不遵照神福音行事的人都被開除。因此我們會員的數目減到不滿一千九百人。然而數目的多寡是不足道的，但願神增加他們的信心和愛心！

九月五日（星期三）

有一個人給我一封信說他現在找到了真正敬拜神的方法；所以他必需拋棄禱告和我們其他的“私意崇拜”，而加入貴格會。可是今晚上他又大膽再來參加我們的聚會，神感動了他，所以他心裡明白，高聲地宣稱他實在無需到其他地方尋找神的拯救大能。

九月十六日（星期日）

整個夏天，我們在英國西部的弟兄們和在北部的弟兄們同樣地在艱難環境中工作，反抗所謂循道派信徒的“戰爭”到處都在進行，而其猛烈程度遠甚於和西班牙人的戰爭。

十一月四日（星期日）

可憐的哲弗士從前雖已有堅定的信心，以後卻決意離開我們去加入貴格會，但今晚他仍然再來主的聖棹前。當他剛接受聖餐時忽然倒了下去，大聲啼哭說“我有罪了，我得罪了神。”在那一剎間許多人都受感動，有一些時候我簡直說不出話來。好幾個傷心的人都大受安慰，說，“真的，神就在此地。”

十二月二日（星期日）

我和兩個人相見。這兩人相信他們已經得救脫離了一切罪惡。且不管是否真的如此，我們豈不應該因神的工作喜樂，只要確知這是神在他們裡面的工作？例如我詢問某人：“你有沒有常常禱告？是否每一時刻在神裡面都覺喜樂？是否凡事謝恩：無論是喪失，痛苦，疾病，疲乏，挫敗？是否沒有任何貪欲？是否沒有任何恐懼？是否覺得神的愛不斷地在你心裡？有沒有一個明顯的見證，證明凡你所說所做的都蒙神喜悅？”如果他能夠鄭重地，從容地，肯定地說是如此，那麼我怎能不為他喜樂並讚美神呢？或者，因為我對成聖或成聖的人的觀念非常複雜，常常顧慮他實際上沒有達到我的觀念所包含的那一切，所以對他所已經達到的仍然不能完全滿意。

十二月三日（星期一）

我複了一封從法蘭德斯來的信。現在把這封來信中的一段摘錄出來：

先生，從肉體上說我對你是一個陌生者。我看見你大概只有一次罷了，就是你在慶林敦廣場講道的時候。當時我對你的懷恨，正如我現在（由於神的恩典）對你的愛那樣深。主的感力時刻在我身上；我常常立志向善，卻是不能恪守，因為我不過是靠自己的力量。我終於索性放棄一切努力，投入於各種淫蕩污濁的生活中。如此繼續了好幾年，直到得停恩戰役，在槍林彈雨中，同志們一一倒下去了，而我卻安然無事。過了幾天，主再度的呼召我；那時地獄的痛苦緊抓著我；死的羅網籠罩著我。我不敢再干犯任何外在的罪行，只祈求神憐恤我的靈魂……。

最後主開啟了我的眼睛，指示我“因信我們得救是本乎恩。”我立即向人如此見證，雖然我自己還沒有什麼親切的經驗。但是在十月廿三日，當威廉克力門正在禱告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在心靈上有一極大的改變。我的眼睛充滿著愛的眼淚。我知道我籍著基督已經是和神相和，這使我的靈魂燃燒著，對主有著熱烈的愛心。現在我知道基督實在是我完全的救贖主。

約翰厄凡斯手書

約翰厄凡斯繼續傳揚福音，並遵行福音的教訓，到了封特訥戰役，他的戰友中有人看見他倒臥在一尊野炮之前，兩腿已被煉彈打斷了，但他仍然讚美神，並勉勵在他周圍的人；直到他的靈魂歸回神。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六章 一七四三年十月至一七四六年十一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四五年

正月五日（星期六）

我自己常常覺得奇怪（有時也向別人提起），縱使有萬種不同的思慮，它們在我心裡的重量也不過和一萬根頭髮在我頭上的重量一樣。或者因為我多少以此歸功於自己的力量，所以星期日（十三日）那天，這種力量忽然停止了；我頓覺千頭萬緒，各種憂慮接踵而至，不斷地襲擊我的心靈，且逐漸劇烈，到了我覺得必須逃命，刻不容緩。第二天（十三日）我騎馬到布裡斯它去。

到了布裡斯它，一進門，我就覺得心頭輕鬆下來，再也沒有那種不可肩負的，在這幾天內時時壓在我心靈上的重擔。

布裡斯它與京斯武德兩地團體的情形實在值得特別感謝神。弟兄們似乎已能排脫一切無謂的爭辯，論戰和吵鬧，而決意除了耶穌基督的救恩和祂的被釘十字架之外，不求知道其他的事。

二月廿三日（星期六）

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我認真地查詢“誰在彼此攻擊呢？”這就是在新壘流行著的最使人困惱的一種罪。我盡時間的許可和大家聚集，當面聽他們的話。現在比較容易消除他們當中的惡感，因為神在他們當中工作；各人都願意接受我的勸告，彼此和睦。

三月十一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把我們和國教牧師當中的關係草擬一篇簡單的文稿（以書信體裁寫成），致某友人。希望能成為他榮耀主名之用，內容要略如下：

一、七年來，我們傳佈唯獨藉著信始能達到內在與及時得救的道理。

二、因為我們傳佈這種教義，我們被禁止在教堂裡講道。

三、因此若有機會，我們就假借私人住宅聚會。有時因地方不能容納許多聽眾，就假露天場所佈道。

四、為著這一點，有許多牧師以口頭或文字的宣傳攻擊我們，認為我們是異端左道，是背叛國教的人。

五、有許多承認自己有罪的人，要求我們更詳細地指導他們如何避免將來的憤怒。我們的回答是如果他們一起前來（因為人數眾多），我們必竭力幫助他們。

六、為著這一點，我們被認為是在宣傳天主教，宣導叛亂，反對教會和國家的權威。無論在講臺上或報紙上都這樣攻擊我們（這是我們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此外又拿各種譏諷的話加在我們以及經常與我們聚集的人身上。

七、我們發現這控告有一點事實，就是有些經常和我們聚集的人行為不端；但當發現這種人時，我們立刻請他們不要再來。

八、同時我們指派更堅定的人照顧別的弟兄，好使我們知道他們是否遵行福音的教訓。

九、可是現在有幾位主教竟然在談話和公開場合中攻擊我們。

十、既有了這種鼓勵，有些牧師乘機煽動人民，把我們當罪犯和瘋狗看待。

十一、在斯塔福郡，在康瓦爾和許多其他地方，人民也都如此對待我們。

十二、在人不畏法的地方，我們現在仍不斷地在遭受攻擊。

這就是目前的情形。現在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弟兄們又能夠做些什麼來補救這種裂痕呢？這種工作是極端必要的，好使我們能有聯合的力量，在這尚在增長的天主教勢力，自然神論勢力，和不義者當中，站立得住。

凡不違背我們良心的事，你們若有要求，我們都願意做。你們亦願意這樣做嗎？你們肯不肯也憑著良心，為我們做我們所要求的事？

四月十九日（星期五）

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們的一個傳道師所寫的。從這封信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因為我常在擔心我對他的工作都是徒然的。信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先生：

我深知你對我的擔心關切完全是由於你對我靈魂的愛心，因此我若不珍視你那出乎愛心的譴責，我將是一個最不知感恩的人了。

我知道我的靈性沒有長進，我的言語往往不像是在神面前所當說的。我知道我之做耶穌基督的信徒，不論過去或現在，都不夠忠誠謙遜。

我並非無罪；但感謝神，最近我發現了許多成為神在我心靈中工作之阻礙的事情。我從前雖也看到這些，可是毫無辦法。那時我不想擺脫它們，因此讓它們繼續存在，成為我路上的許多難以勝過的障礙。最近我心中作難，你的譴責引起我對自己作嚴格的檢討，立即發現了自己的許多過錯，這些過錯壓在我的身上，使我整天哀慟不已。神知道我的痛苦！感謝神，祂不丟棄我於悲慘中，卻在困苦中賜給我安慰，但願我的靈魂永遠地頌贊祂！

感謝神，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愛心復興，和神有更多的交往，這是許多日子以來所沒有過的。

我對你的感激是言語所不能形容的，在神恩典下，感謝你的關懷，責備和愛心。但願神報賞你！但願

我永不誤用你所給我的這些益處，叫我永遠敬愛和尊重你。讚美神的愛！因祂用你作為祂的工具來幫助我靈魂的長進。

TM

四月廿五日（星期四）

我在和敦和布勒福特講道。在此地看到了神怎樣使那些“因信廢了神律法”的人的勞力落空。這兩城原甚興盛的團體，現在所剩下的人數已是寥寥無幾！在和敦，原來的八十人剩下的不到十人，在布勒福特則連一人也不存留。

四月廿九日（星期一）

我在壁克地方的塔登敦講道。從那裡又騎馬到施飛德，在一所已經倒塌了的房子的廢墟上（這所房子剛被新教的暴徒推倒）向一群在那裡未曾見過的最大和最安靜的聽眾講道。

五月三日（星期五）

晚上我們來到韋尼斯伯利，不久之前此地正是“波浪澎湃”，“神在高處大有能力”，祂使瘋狂的人安靜下來。七時我在那裡講道，沒有吵鬧或其他的妨礙。星期六的聚會也同樣的安靜。

五月五日（星期日）

甚至早上五點鐘的講道，聽眾亦極擁擠，所以不得不在戶外舉行。一時左右我在替柏敦格林講道；四時左右在韋尼斯伯利講道。起初有幾個人投擲泥土；但不久他們就自動退出，所以當我引用我們的主所講“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這話證道時，並未受任何騷擾。

從那裡我又趕到近北明翰的高斯他格林，因為約定六時在那裡講道。站在那裡的聽眾處境甚危，石子及污泥從各方飛來，一個鐘頭左右沒有停過。雖然如此，很少有人走開。以後我又和團體的人聚會，勉勵他們，不論是人或魔鬼的阻礙，都應繼續在神恩典裡堅立。

五月廿九日（星期三）

希望大家認清：我們與日爾曼或英國的反律法主義者當中的問題並非意見不同，而是實行方面不同。我們決不因為不同的意見而與任何人分離；我們要思想，也要讓人家思想。

六月十九日（星期三）

得到關於馬恩飛德所遭遇事情的報告，我們立即轉向克洛灣出發，但在路上又接到報告，他已於前一天被押送到別的地方去了。原因大概是那幾個負責押送他的衙役曾接到通知，說是有五百名的一隊循道會派的人要以武力來搶回他，因此把他多送走了兩裡路，到亨利湯欽斯的家裡去。

我們就在這地方看到他。他並不因為所遭遇的不幸而驚惶。我要求亨利湯欽斯出示拘票，始知這事是由波拉斯博士，他的父親，和尤斯迭克所指使的。他們命令好幾個牧區裡的衙役，逮捕所有體力強壯，沒有正當職業或生活難以維持的人，在廿一日（星期五）把他們帶到馬拉錫安地方上述那幾位要人的面前，好讓他們檢查這些人是否適合為陛下服軍役。

但他們卻加上了七八個人名進去（是約翰聖奧濱的僕人所出的主意）。這些人多數是有正當職業，生活足以維持的。但這沒有關係，有了一個名義就夠了：他們是所謂循道派信徒，所以他們必需充軍。下面還加上一句批語：“也要逮捕不知名的人，就是那擾亂地方上治安的。”

這句話已夠了；好漢們很容易明白所指不是別的，而是循道會的傳道師。因為那“擾亂地方治安的

人”，無非是那些對酒徒，嫖客，以及口出惡言的人說“你們正走在通地獄的大路上呀”的人！當我們走出屋子時，四五十個凶漢站在門口等著我們；但當我張目正視他們時，他們的勇氣都消失了。直到我們走遠了他們才勇氣恢復：開始再咆哮起來，在後面拋擲石子；有一塊石子打中了湯姆孫的僕人。

六月廿一日（星期五）

我們乘馬到馬拉錫安。二時左右我和湯姆孫先生進到那法官和專員的事務所去。幾分鐘後，波拉斯博士站起來問我們是否有事，我回答他我們要為那最近克洛灣被捕的人辯護。他說，“諸位，還沒有輪到克洛灣的案子，等開審時有人會通知你們的。”我們就退了出來，在另一個屋子等待，一直等到九點鐘。他們故意拖延馬思飛德這一案件，放在最後才提出來（我們預料他們必然如此）。九時他被傳訊。我要跟他進去，可是湯姆孫先生勸我稍為等一會兒。隨後我們所得到的通知就是：馬思飛德已被判處充軍了。聽到這消息我們立刻走進公廳，可是那些尊貴的人物都已經走了。

他們命令把馬思飛德立刻押送上船，帶往盆贊斯。據說他們起初要把他送給剛靠岸的一條軍艦的艦長，但艦長說：“我無權徵用這種人，除非你要我每週給他固定薪俸，讓他在船上替水手們禱告和講道。”

六月廿二日（星期六）

早晨二時左右我們抵達聖伊比斯。五時我講道，以“愛你的仇敵”為題；晚上在管納柏講道，論述“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我們今天聽到一個消息：當馬思飛德先生剛到盆贊斯的時候，他們把他禁在一個地牢裡；據說當地的市長有意釋放他，但波拉斯特意為此事到那邊去，親自在法庭上宣讀戰時條例，並把他交給一個官佐看管。

六月廿五日（星期二）

我們乘馬至聖遮士特。七時我向自到此地以來所遇到的最大一群聽眾講道。當與團體中的熱誠富有愛心的弟兄們聚集時，大家的心都如火之燃燒！早晨五時，當我講解“凡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被定罪”，大家同樣地心中火熱。

當講道完畢時，衙役前來逮捕格林飛德（由波拉斯博士所發的拘票）。格林飛德是一個鐵匠，年四十六歲，他已有了妻室和七個兒女；三年前他是一個有名的出言不遜，鬧酒滋事，並行各種惡事的人。但這些舊事都已成為過去，他已經是一個行為與從前完全不同的人。

我問一位聖遮士特的小紳士究竟格林飛德做錯了什麼事，他說：“這人在其他的方面都很不錯，但是他的膽厚顏使那些紳士們不能忍受。他說他知道他的罪已蒙赦了！”為著這個理由，他將被判處放逐，或受死刑處分！

七月二日（星期二）

晚上我在聖遮士特講道。當我講道甫畢，尤斯迭克先生——住在鄰近的一位紳士走了進來，眾人左右分開，讓路給他，他上前對我說：“先生，我接到波拉斯博士發來的一張拘票，你必需同我走。”然後又轉過身說：“你這位是不是牧人先生？若然，你的名字也在拘票上面，請與我一同走。”我們就同他一道走到一個公所，靠近城郊。在那裡他問我是否願意同他去見博士。我告訴他若他方便的話，馬上可以動身。他說，“先生，我得陪你到你的旅店去；明天早上，若你願同我去的話，我將給你帶

路。”因此他把我送回旅店，自己退出去了。

七月三日（星期三）

我一直等候到九時，仍未見尤斯迭克前來。所以我請牧人先生到他住的地方詢問，是否他在村裡過夜。在路上他看見尤斯迭克，以為他必是要到我們的旅店來的。但再等了好些時候仍不見他到來，所以我們再去詢問，才知道他移到城裡的另一所房子去了。我就按址前往，詢問尤斯迭克先生是否在此。踟躕了一會兒後，有一個人來答說，“他在這裡，”就請我到會客廳。又過了一會兒他出來了，問，“先生，你願勞駕和我去見博士嗎？”我答，“我就是為著這目的來的。”他說，“你現在準備好了嗎？”我說，“準備好了。”他又說，“可是我還未十分準備好呢，請再等一會兒，再一刻鐘吧，我就來陪你。我將到威廉錢哈爾的家來。”過了差不多三刻鐘他才來，看看再也沒有什麼可推託的理由了，就交代把他的馬帶來，向波拉斯博士的家出發。但他並不想趕路，慢吞吞地走，三四裡的路程一共走了一個鐘頭又一刻鐘。當我們一走到波拉斯家的院子，他問一個僕役：“博士在家嗎？”僕人回答，“不，他到教堂去了。”他立刻說，“好吧，我已經執行我的任務了，先生，我再也沒有別的話可說。”

中午的時候，我和牧人先生一同到聖伊比斯。休息了幾個鐘頭後，我們又到了管納伯。那屋子容納不了四分之一的聽眾，所以我站到門前去。我正在讀經的時候有一個人進來，其兇暴好是剛從墳墓裡跑出來似的，他沖進人叢中，捉住了三四個人，沒有一人舉手反抗他。過一會兒，第二個所謂紳士又進來了，比前一個更加兇暴。他命令隨從抓其他的幾個人，特別是抓牧人先生。可是大多數的人仍都安靜地站著不動，且開始唱讚美詩。這情形使那個 B 先生再也不能忍受，他出全力呼喊，“抓住他，抓住他，抓住那傳道師充軍去！”但仍然沒有人動手。他立即放馬進來，擊打了他的幾個隨從，咒罵他們不執行命令。看見他們還是不動，他就從馬背跳下來，發誓要親自動手。並一手抓住我的長褂，大叫“我就抓你替陛下服役！”一個僕人拉著他的馬，他捉住我的手臂，我們並肩地走了約一裡路。他不停地說我們團體中的人是如何如何的壞，想以這種話戲弄我。當他停著喘氣的時候，我就說，“先生，無論他們怎樣，你這樣兇猛地把我抓走，說是要我去為陛下服役，這種舉動我想是不合理的。”他連忙說，“我抓你？我兇暴地把你帶走嗎？不！先生，不！並不是這樣。我只是請你同我到捨下去，你說你願意；若然，我歡迎你去，否則你盡可以到你所願意去的地方。”我答說，“先生，我不知道我能否從這許多暴民中平安地回去！”他說，“先生，我可親自和你同去。”於是他喊來了他的馬。另有一匹給我，和我一同回到那他把我抓走的原來地方。

七月四日（星期四）

我騎馬至法爾茅資，下午三時左右去探訪一位婦人，她已好多時候身體不舒服了。當我剛剛坐下，屋子的四周即被無數群眾包圍著，震耳欲聾的喧嚷聲比攻奪城池所引起的聲音更大。起初 B 夫人和她的女兒竭力想法叫他們安靜下來，但一點效果都沒有，正如想要平靜狂風暴浪的海洋一樣的不可能。她們隨即同意走開，留下 KE 和我去應付這種局面。暴徒咆哮如雷，叫喊著：“把喀諾羅姆抓出來！喀諾羅姆在那裡呢？”（一個毫無意義的名稱，是康瓦爾人加給循道派信徒的）。沒有聽見回聲，他們就迅速地打開外門，群眾擠滿了過道。在我們中間只隔著一片薄板，看樣子這片板壁也不能經久。我趕快把掛在壁上的一面大鏡子取下來，預料這整片板壁就要倒下來。那時他們開始動作，夾雜謾罵和咒語，可憐的啟蒂非常驚慌，哭著說，“先生，我們該怎麼辦呢？”我說，“我們必須禱告！”的確的，在

那個時候，我們的生命沒有一小時的把握。她又說，“可是先生，你豈不是藏匿起來好，避入小密室裡？”我答，“不，我最好站在這個地方。”在外面暴徒中有些是武裝商船的船員，他們的船最近在本港停泊。這些人中有些很不滿意別人遲緩的動作，所以把他們推開，一起沖進來，拿肩膀靠在裡門上，高喊著，“來吧，孩子們，來吧！”門的樞紐一起都散開了，門板往裡面倒下。我立即向前站到他們當中，說，“我在這裡，你們當中那一位要同我說什麼？我究竟向那一位做錯了事呢？對你麼？或是你？或是你？”我不住地講下去；當時我光著頭（因為我故意不帶帽子，好叫他們都能看清楚我的臉孔），走到街道當中，然後高聲說，“鄰舍們，同胞們，你們要聽我說話嗎？”他們熱烈地喊叫，“要聽，要聽，讓他講，別阻止他。”可是因為沒有可站立的东西，也沒有較高的地方好利用，我的話只有少數人聽見而已。然我仍不停地講，聽見聲音的人都安靜下來，到了有一兩個頭目轉過身來，發誓“不許任何人碰他！”有一位牧師，名叫湯瑪斯，上前責問群眾，說，“你們這樣對待一個陌生人，豈不可羞？”他這句話立刻得到好幾位當地紳士的贊許。其中有一位市參議員，陪我走到城裡，我們一路談話，來到馬登夫人的家。這幾位紳士建議把我的馬送到門口，並請我入內少事休息。但再經考慮之後，他們認為讓我從群眾當中經過不太妥當，因此決定把我的馬先行送往盆棧，然後讓我從水路離開；這所屋子的後面正靠近水道。

我從未見過，即在窩爾索也未見過，神的作為像在此地這樣明顯地表現出來。在窩爾索有多少朋友願意和我同生死；在這裡我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唯有一個稚弱的小女孩子，她一走出 B 夫人的家，也立刻被迫離開了我。可是在窩爾索我被打了幾拳，丟了一塊衣角，給泥土蓋住。而在此地，雖然有幾百隻手舉起要推我打我，但都半途止住，連一隻手指頭都沒有摸著我；從頭到尾也沒有人摔擲東西；所以我身上連一點污泥也沒有沾上。誰能否認神是聽禱告的神，是掌管天上地下全能的神呢？

我在五點半左右上船，許多暴徒在城他等著，他們眼可我逃脫了他們的手，只能用舌頭打我，有幾個最兇狠的人沿著堤岸走，要在我登陸對付我。從船上上來後我經過一道又斜又窄的過道，上面就站著那個頭目，我正眼望著他，說，“祝你晚安”。他不講話，不動手亦不動腳，直到我騎上馬背，才說，“我願你下地獄！”說完走向他的夥伴那裡去了。

當我來到剛看見托爾坎（在文得攏的牧區），就是我預定今晚講道的地方，許多人前來會我，他們奔命一般地跑上來，要求我不再向前走。我問是為什麼？他們說，“教會的委員，衙役，以及牧區的頭人都在那山頭上等著你，他們定意要抓你，已從那在嚇爾斯敦聚會的法官們取得拘票，那些法官將留在那裡，等待將你帶到。”我於是放馬向前，來到山上，看見四五個騎馬的人，服裝整齊，我就上前詢問，“諸位先生，你們當中那一位有要同我說嗎？我就是衛斯理約翰。”其中有一個人顯得非常氣憤，不信我就是衛斯理先生。當時我不知道他要怎樣對付我，因我居然撒了這麼大的一個“謊”！正在此時勒汝德的牧師科令斯先生來到（他自己說是偶然過此的），上前招呼，提起在牛津時他就認得我。剛才那位氣憤的人聽見了才默然無言。可是另外的一種辯論開始了：“到底我的這種佈道工作有沒有益處。”我擔出事實證明。他講了許多話以後就承認說，“人或者暫時能改變一點，”卻加上一句，“必然的，過些時候他們還是一樣的壞，即令沒有比前更壞的話。”

當他走了之後，他們當中有一人上前來，說“先生，我想再同你多談一談：讓我們往城門那邊走吧。”於是我們騎馬同行，他對我說，“先生，我要告訴你這事的理由；這一帶地方的紳士們都說你在法國

和西班牙住了好久，現在由希圖僭奪王位的人派來此地工作，而這些團體都將參加叛亂。”這一帶地方的紳士們豈至於都背著自己的良心說謊話？

七月七日（星期日）

五時，我向一群安靜的聽眾講道；八時左右又在斯替顛司講道。晚上六時至七時之間我們來到托耳坎。因為聽見暴徒再要騷擾，我即時開始講道，未及一刻鐘他們就都來了。一個叫特腦斯的人一馬當先，上來同我講話，但給他的夥伴粗暴地打斷了。當時我站在一道高牆上面，眼睛注視著他們，許多人顯得軟化了，空氣逐漸和緩；有幾個頭目看見了這種情形，忽然走上來把我推下。我雙足著地，並未受傷，卻發現自己靠近著一個騎在馬背上，極端憤怒的人，當我對他抗議這事時，我緊握住他的手。至於勸他歸信，他的驕傲使他無法接受。雖如此，他和他的夥伴卻逐漸溫和下來，大家客氣地分開了。

七月十四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斯替顛斯講道。懇切地勸勉團體的人：“不要想討人喜歡，寧願丟棄萬事，為要得到基督。”在我講畢之前，衙役和教會的委員來了，當場拉一個聽講的人充軍。

八月一日（星期四）

以下幾天，我們舉行第二次會議，凡是為福音工作而能夠前來參加的弟兄們都來了。當我留在此地的時間中，我乘機會訪問布裡斯它附近的幾個小團體，就是在尉爾特郡和索美塞得郡等地方的團體。

九月六日（星期五）

我們的朋友中有許多人為著詹姆士哈敦剛剛發表的那個通告非常憂傷，據說這通告是遵照親岑多夫伯爵命令而發的，宣佈他和他的人與衛斯理約翰及衛斯理查理沒有關係。但我相信這一宣言對我們不會有什麼損害，正如伯爵所預言我們“不及就將以自己的頭顱撞擊牆壁”這話一樣地不會傷害我們，因為我們必盡可能不這樣做。

九月十二日（星期四）

我來到黎芝，五時講道，八時與團體弟兄們相聚。以後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暴徒以石頭泥土向我們投擲。第二天的聽眾比前更多，而暴徒的數目也更增加，聲勢囂張；為著狂歡慶祝多斯加尼公爵登基，他們準備把我們的腦袋都搞破了。想到這些確很使人傷心！英國人大多數不肯讓神照祂的旨意賜福他們；因為他們使福祉變成咒詛。舉例說，神不讓他們戰勝仇敵，因為他們將以撒裂自己的同胞來慶祝勝利；神不能把勝利付託給他們，免得他們以謀殺那些安分守己的人來感謝祂。

九月十八日（星期三）

五時左右我們來新壘（到得正合時宜！）我們發現大部份居民均陷於極度驚慌中；消息剛剛傳來，謂昨天早上二時，謀奪王位的人已經進入愛丁堡。晚上許多人參加我們的聚會，我向他們講解約拿書第三章；特別強調其中的一節：“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至滅亡，也未可知。”

九月廿日（星期五）

市長下令市民武裝起來，輪流警衛，在防務上協助軍隊。當第一次的警報中，有好幾批人已被徵召進城。現在朝聖街門已奉命築牆設防。許多人開始替我們耽心，因為我們的房子是在城牆外。但神對凡信靠祂的人豈不是一道護牆。

今天我請眾弟兄共同以禁食禱告尋求神。我們一時聚會，在祂面前傾吐我們的心意；相信祂將以平安

賜給我們。

九月廿一日（星期六）

同一天消息傳來，哥柏將軍給打敗了。上峰下令加倍設防，築圍保衛潘東和沙裡埠門。

九月廿二日（星期日）

城牆上都裝架著大炮，一切抵禦敵人來襲時是需用的東西亦都準備好了；同是那些可憐的鄰居都分頭忙著搬運東西。我們這條街多數最好的房子都是人物俱空，城裡的人也同樣地忙著搬走他們的財物；上流社會的人正在盡速地向南遷移，數目逐漸增多。八時我在額次赫德講道，地點在街面上寬闊的地方，靠近那天主教的禮拜堂；所論述的是神掌管宇宙的智慧。奇哉，萬事都怎樣地為著要促進神的福音！

在新壘的任何禮拜堂，我從不曾看見像今天早上在聖安得烈堂的會眾那樣有秩序守規矩。這地方真能表現出是神的殿；伊利孫先生所講的道意義深重，富有能力，他因激動流淚，幾乎難以結束。

一星期來北部警報頻傳，風雲似乎一天比一天迫近。許多人因我住在城牆外的房子而替我們擔心。有人勸我從速搬走，恐怕大炮從城門上打下來，所有的房子必都粉碎。我乘機會去觀察城門上大炮究竟是怎樣安置的。看過之後，對於神的安排不禁衷心讚頌：第一，大炮裝置的角度打不到我們所住的房子。第二，新門的大炮在一方面護衛著我們；在另一面朝聖街門的大炮亦護衛著我們，無論敵人從那一面進攻，在到達我們的房子以前，必被擊碎。

星期五和星期六日，謠言傳播，城中居民極度恐慌，好像叛徒即將前來吞食他們一樣。因此警衛加強了；許多鄉下的士紳帶著婢僕，牲畜和軍器避入城中。從北部來的難民中有一人為市長所下令逮捕，因他有間諜嫌疑。當無人的時候，他自割喉嚨，企圖自殺，但為軍醫發現趕來替他縫好傷痕，以後從這人探知了叛徒的計謀，得以妥加防範。

九月廿九日（星期日）

警報傳來，據說敵軍已兼程南下了，預測星期一晚可抵新壘。八時我向額次赫德的許多罪人講道，勸他們趁可能尋求神的時候尋求祂。伊利孫先生也作一次懇切的證道，眾人在主面前似乎都虛心順服。下午我講解當日經課的一部分，關於雅各與天使鬥力的故事。會眾很受感動，因此我反復申述，不知如何結束；我們呼求神從祂的聖所賜助與國王喬治，寬恕這有罪的國家，多留時日給它，好叫他的人民知道他們的“眷顧的日子”。

星期一和星期二我訪問鄉下的一些團體；星期三（十月二日）回到新壘，在那裡他們剛剛問到情報謂叛軍已於星期一離開愛丁堡，以高速度向南進軍。可是不久又發現這是不準確的情報，實則只有一部分叛軍南下；主力還留在離愛丁堡一兩裡的軍營中。

尼遜先生（那個幾天前被捉到自割喉嚨的人）還不能講話，但能書寫，他說：“太子（他們如此稱他）的戰略為先圍攻丁毛德堡，他知道那裡的大炮和軍器配備良好，然後向新壘東邊山頭進軍，以圖控制全城。”如果這計畫成功，他的目的即可實現；不費一彈而獲取本城了。聽了這話後，市長立即派人至丁牧德堡，把大炮和軍器裝在比較安全的地方。

十月九日（星期三）

料想危機在目前已過去了。四時我在額次赫德（約翰呂羅爾的家）講道，論及“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要作大丈夫，要剛強。”然後和牧人先生乘馬出發，晚上抵達散德哈敦。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我騎馬至厄普衛司，晚上講道討論拿書第三章。今日我讀了馬可奧熱流的默想。這人是何等奇特的一個皇帝！何等奇特的一個異教徒！他感謝神所賜他享受的一切！特別賜他靈感，兩次在夢中啟示他，使他那不可醫治的病得到醫治。我相信他就是那些要從東從西來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許多人中之一；而那時候，所謂本國的子民，掛名的基督徒們，都被拒於門外。

十月十五日（星期二）

我寫了趁機之言，即給英國人的忠告一文。第二天早上在巴累院講道，然後到黎芝去。五時在黎芝講道，第二天早晚也都在那裡講道，沒有任何吵鬧或阻撓的事。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五）

接到了賀爾先生的一封長信，他熱切地勸我同我的弟弟和英國國教斷絕關係（因為我們不同意他的意見，他不久就和我們斷絕關係）。為這事我回了他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話約如下述：

親愛的弟兄：

你已盡了做朋友的本分。我們一向希望你能以坦白之心說話，並願意以同樣坦白的心對待你。對於我們所還不知道不明白的事，但願神啟迪我們。

我們承認：（一）在不違背我們清潔良心的原則下，我們願意遵守英國國教的一切規律（我們承認它的崇拜儀式，但不承認那教會法庭的習俗）。（二）在同一原則下，我們亦願服從主教們的命令——當他們執行教會規律的時候。但對於他們個人的意志，那與教會規律相違背的，我們決不服從。

那麼，我們是實行的究竟有些什麼是和我們所承認的不相符合？

是不是戶外佈道？絕對不是。這與我們是承認的規律並無衝突。

是不是容許平信徒當傳道師？我們實在不明白這和教會規律有什麼違背處。果然有相違背的地方，那它就是我們的良心是不能服從的事了。所以，不論從那一方面說，這都不能成為攻擊我們的真誠立場的藉口。

是不是我們團體所制訂的規則和訓導條例？你說我們的規例是主教們所絕對禁止的。試問有那一位主教曾在何時何地作這種禁止呢？如果有的話，他是憑著什麼法律呢？就我們所知道的，並沒有任何主教，也沒有任何可作憑藉的法律，曾經或能夠禁止我們的規例的。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卅日衛斯理約翰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六章 一七四三年十月至一七四六年十一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四六年

二月廿四日（星期一）

我在靠近哈裡法克斯的斯哥科特格林向一群貴格會的人講道。這裡有一個好人，年約八十，從前在他們當中是一個講員，但因為害怕人的關係，中止講道，阻礙了聖靈的工作，以致將近四十年之久處在黑暗中；直到聽見約翰納爾遜宣講在基督裡面的神的愛，他的心裡才再度得到光明。

晚上我在布勒福特向一群安靜的聽眾講道。

三月一日（星期六）

我訪問病人；城中各地病人的數目逐明增加，據說自從軍隊駐紮此地以來，已有兩千士兵病死，熱病流行把他們整隊地拉倒了，軍醫試行各種防止的辦法，均屬無效。

三月九日（星期日）

今天原是嚴肅愉快的一天，但下午我覺得非常沉鬱，因為我忽略了對一些正在欺騙自己靈魂的人作坦白的規勸。無怪聖奧古斯丁和烏社爾大主教最後所說的話：“主呀！求饒恕我疏忽的罪！”

三月廿一日（星期五）

我來到諾定昂。很久以來我常在疑惑究竟在此地阻礙神工作的是什麼，經過一番查詢，情形就很清楚了。團體中有許多人態度玩忽，行為不正，不配蒙受神的恩賜。因此我不得不大刀闊斧地把這些人都革除了，只剩下一小部分，就是根據所能判斷的那些真正熱心追求靈魂得救的人。

三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來到韋尼斯伯利。反律法主義的老師們曾在此地辛勤工作，謀毀滅這些可憐的人。

三月廿三日（星期日）

我和他們的領袖司提反替敏斯談了一個鐘頭。我懷疑是否傲慢的心已叫他發狂。他那氣概，言語以及整個做人的態度都是非常的猙獰放肆，幾乎叫我相信神在某一時期曾把他交在撒但手中。

四月廿三日（星期三）

我接到約翰納爾遜寄來的一封信；我是在北明翰和他分別的。信中的一段話如下：

我離開了韋尼斯伯利以後就在諾定昂逗留了兩晚，聽眾甚多；但第二天晚上當我和團體的弟兄們聚集時，來了一些暴徒，兇暴之勢，好似要把整個房子推倒了。我們聚會剛告完畢，衙役就進來抓我，說是因為我在此地作亂，必須往見市長。他捉住我的手臂，帶我經過市街。暴民跟著我們，沿路叫嚷咒罵。神開我的口，我能一面走路，一面向衙役以及周圍的人講話。有一個人在背後喊叫說，“不要把他帶交市長，市長是循道派的朋友，須把他帶去見區長。”衙役立即轉身，把我帶到區長那裡。當我們走進去時，衙役就說，“先生，我又為你帶來了一個循道派的傳道師。”他問了我的名字；然後說，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不留在家裡。你知道本城的暴民不讓你在此地講道。”我說，“我不知道這城是暴民所統治的，多數的城市都是由政府長官所統治的。”他說，“那麼你叫人放棄了工作，難道你希望我們擁護你嗎？”我說，“先生，你所得的報告錯了；我們的聚會是在早上五點和晚上七點；早上的時間多數人還在床上，晚上的時間人們要不是遊玩娛樂，就是消耗在酒肆中。”但他又說，“我相信你就是使國家遭遇不幸的原因。”我問，“你說這話有什麼根據呢？你能證明在英國有任何一個循道派信徒曾經以人力，金錢或軍器援助叛徒嗎？”他說，“不，但每當國家大難將臨的時候往往有像你們這種人出來。”我說，“正如你所說的，往往有……，但那些人並不是那不幸的起因，正如今天我們這些人一樣。然而這般暴民，咒罵罰誓的人，酒徒，嫖客，勒索者，貪圖歡樂勝於愛神者……才真是神所以使人和牲畜都遭遇災害的原因，而不是我們。我們不過是奉差遣，前來勸導他們悔改，離開罪惡，希望神的嚴厲審判不至於滅絕了他們。但若非有澈底的改變更新，神必將懲罰這樣的一個國家。”聽了這話後他說，“不要在這裡講道！”但神開啟了我的口，使我不停地把生與死的問題向他陳明。那個衙役心裡開始不安問說，“我們該怎樣處置他呢？”區長說，“我知道他明天就要離開這裡，我想你必需把他帶到你家去，”但衙役卻寧願卸責。嗣後區長向我說，“你可以回你原來的地方去。”當我通過暴民群中走了一小段路後，他又來到門前喊叫，“納爾遜先生，停一會兒！”然後他命衙役領我到原來的地方，還交代不讓暴民傷害我。看起來他好像覺得不好意思，其實他在職份上是不能不如此的。這樣，他把我再送回到我們的弟兄們那裡，讓我們在一起感謝神一切的恩慈。

五月廿三日（星期五）

我把布裡斯它和京斯武德的房子（第二星期又把新壘的房子）全部委託七位元董事保管，只為我自己和我的弟弟，保留利用這些房子講道和住宿權。

七月十七日（星期四）

我完成了向一些朋友所進行的作為借貸資金的小小募捐，總數不超過三十鎊，後來有些人再增捐到五十鎊。這一點點的數目曾在一年當中使兩百五十多人受惠。

八月十八日（星期一）

我和荷得爾斯先生騎馬到泥德。在那地方遇到了十二個少年人，他們的生活很使我傾慕。他們同住一所房子，大家除了生活上所必需的以外，都把入息捐給別人。據說他們多數是預定派信徒，但態度並不頑固。他們不讓預定派的信徒在他們當中講道，除非那人肯放棄一切爭論。他們也喜歡按同樣的規矩接納和他們意見相反的人。

八月十九日（星期二）

五時我又講道，一切遺留的偏見現在都像一場夢那樣消逝了，我們的心彼此交織，正如同喝一樣的靈水。

九月十四日（星期日）

為著那些遠道而來的人，我把講道的時間延長至八時。有許多從嚇勒斯同來的，其中大部分是從前以製造亂事著名的人，他們現在因懼怕神，都脫了帽子，從頭到尾，安安靜靜地站著。

九月十八日（星期四）

一時左右我在別克洛科摩講道。五時左右抵達橋水。我們預料這裡會有許多騷擾的事，大流氓將煽動

小流氓出來搗亂，但卻不然。在我們到此地的前一星期，大陪審庭向那些屢次襲擊瑪麗洛克爾家的暴徒發出控狀。為了這原故，加上了他們對神的畏懼，使聚會得到又安靜又嚴肅的秩序。

九月廿三日（星期二）

我到羅阿德去，那裡暴徒百般威嚇，我卻決意正視他們。十二時我向在這一帶所未曾見過的大群聽眾呼喊：“趁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主，趁祂在近時呼求祂。”那些輕蔑的人站在那邊像受驚似的，不作聲亦不敢動，直到我結束了我的講論。

九月廿五日（星期四）

我來到歪科比。這日正是選舉市長之日，許多暴徒喝足了濃酒後到會場來，企圖搗亂；可是不久他們當中自相攻擊起來，這才使會場秩序得以維持，讓我順利地結束我的證道。

九月廿六日（星期五）

B 先生往見市長，告訴他：“先生我來控訴一個一向口出惡言的人。我相信他昨天晚上到現在一共咒罵過百次，但我只記下二十次。”市長說，“你這樣依法控告他很對，他名叫什麼？”答說，他名 RD。

“RD。”市長說，“那麼他就是我的兒子了！”B 先生說，“是的，照我所知道的，他是你的兒子。”市長說，“那麼，我不能替他辯護，如果他違犯法律，他必受應得的處分。”

十月四日（星期六）

我們九點鐘騎馬，一時過後來到薩本諾克斯。稍為休息一會兒，我們就到一個靠近義學的露天地方，在那裡我向一大群粗野的人講道，討論“眾人都犯罪和虧欠神的榮耀，並無分別。”他們慢慢地安靜下來，直到我講畢，然後安靜地走開。當我們回來時，一個可憐的示每迎著我們，惡毒地說些褻瀆咒罵的話；但我們一直地走過去，甚至他的夥伴——那些暴徒——也都沒有一人訕笑或開口說話。

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今天是慶祝卡羅登（Culloden）勝利的公共感恩日。對我們是一個嚴肅快樂的日子。

第七章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九年七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四六年

十二月四日（星期四）

我向團體提出關於施濟藥品給貧窮者的計畫。第二天就有三十人左右來，在三星期內，約有三百人前來領藥。這種工作我們繼續了好幾年，到了病人的數目逐漸增加而經費負擔 遠超過了我們力所能負的。同時，有許多久病的人，藉著神的恩惠，完全恢復健康。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本星期我的大部份時間是在留伊蟬（Lewisham）寫兒童日課。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七章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九年七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四七年

一月十一日（星期日）

晚上我騎馬前往布蘭特福，第二天來到新堡；十三日（星期二）抵達得威茲。全城正在鼎沸中，正如法兵剛剛進來似的，我們聽到許多大吹大擂和無數咒詛，辱罵，恐嚇的話。

一月十四日（星期三）

我們續程至布裡斯它，安靜地過了一個星期。星期四（廿二日）十二點半左右騎馬往韋克，因為我預定三時在那時講道。當我正沿著城牆走過聖尼可拉斯門時（這馬是帶到我吃飯的地方來的），有一輛載貨馬車從聖尼可拉斯街突然轉了出來，從山上疾馳而下。在那馬車與城牆之間僅有容我經過的地方，卻被車夫所佔據著，我喚他，請他退回，否則我的馬將撞著他；可是那人正如聾子一般，只管向前走來。這樣我不能不拉回我的馬。這時候那馬車的車軸子撞著了我的馬的肩膀，猛烈的撞擊，把它翻倒在地上，這的翻倒使我從馬頭上摔去，好像箭出了弓。我躺在地下，手腳成了一條直線，靠著牆邊，連我都不知道其所以然。車輪子就挨我身邊轉過，只弄髒了我的衣裳而已。我當時非常泰然，好似坐在我的書房一樣。馬車過去後，我爬了起來，許多人圍著我。有一位紳士請我進入他店裡休息。我稍為洗一洗乾淨，就再上馬趕路，得以在所指定的時間到達韋克。

我回到布裡斯它（關於我已經摔死的流言已在當地盛傳）時，正好在一個大聚會中讚美神，並繼續見證，“人與牲畜，主都救護。”

二月十日（星期二）

我的弟弟從北部回來，我準備去替代他的工作。十六日（星期一），剛剛過三時我就起身，覺得強健而富活力，一切的不愉快都已雲消霧散，像一場夢似的。

前天我在奇怪為什麼天氣那麼和爽而行人卻寥寥無幾，現在我才釋疑。居風從北面吹來，異常猛烈尖銳。當我們來到哈得飛爾時，我和同伴們的手腳幾乎都不能動彈。休息了一個鐘頭之後，我們重新鼓起精神，迎著風雪前行。然而這只是一陣狂風而已。到了巴爾搭克時，猛烈的暴風才算開始。夾雹的大風雨不住地往我們臉上沖，幾乎是什麼都看不見，連呼吸都很困難。在兩點以前，我們終於來到巴爾搭克，在那裡有人迎接我們，並帶我們平安抵達波登。

六時左右，我向一群誠懇的聽眾講道。十七日（星期二），天一亮我們就出發，但實在很難進前，因為路面的冰既不能載重亦不溶解；且都給雪蓋得無痕無跡，叫馬走在這種路上實在是艱難費力的事。同時大風越吹越兇猛，幾乎有把人和牲畜都吹倒之勢。雖如此，我們在巴登略為休息之後就再向前，走到了一片大空地的時候，忽然遇到前所未見的劇烈的夾雹暴風雨。打濕了我們所有的裡衣外衫長靴子及其他各物，兩點都凍結成冰，連落在睫毛上的也凍結了，所以當我們抵達斯提敦的客店時，我們簡直已精疲力盡了。

現在我們放棄了抵達格蘭罕的計畫，因為雪越下越大。雖如此，我們利用風勢稍殺時出發，冒險向斯丹福行進。在這裡有了另一個困難。路上積雪甚厚，有時候連人帶馬幾乎都給吞沒了。幸而不到一個鐘頭的時間，我們都安然抵達斯丹福。我們希望盡可能多走一些路，所以在此地只略略停留。天剛黑的時候，雖然又寒凍又困乏，但大家卻平安地來到了一個叫不裡格克斯多敦的小城。

二月十八日（星期三）

我們的僕役前來說，“先生，今天不旅行了；晚間下了很大的雪，所有的路都掩蓋了。”我告訴他，“我們有這些馬，最少每天可走二十裡路。”這樣，我們就奉神的名出發。東北風像劍般的刺骨，冰雪到處凌亂地堆積著，以致大路不能通行。雖是這樣，我們仍繼續前行，有時騎馬，有時徒步，一直來到格蘭罕的白獅旅店。

在路上我們追過了一個牧師和他的僕人，我的牙痛使我不得開口。五時左右我們抵達紐華克。

二月十九日（星期四）

那時天氣並不太冷，所以我們沒有太大的困難，直到我們抵達嚇色卡；此地冰塊蓋著濠溝和地面，其厚度既不夠負重，也不易破碎；我們不知道那部分的濠溝是可以走過的（因為沒有人或牲畜的足跡可尋）。雖然如此，我們把自己付託給神，放膽前行。我們正好走在那淺灘上面，沒有跌倒或遇其他大障礙，在兩個鐘頭內抵達了厄普衛司，大家精神充沛，和離開倫敦時一樣。

二月廿二日（星期日）

五時和八時我都在屋子裡講道，晚禱會過後又在教堂的墳場講道。我猜想全城大部分的成人都在場。有一個可憐的醉漢吵鬧了一會兒，毛先生（當地的縉紳）上來拉住他的手，他立刻安靜了。

二月廿三日（星期一）

留下梅雷克先生在此，我同拉武德先生，還有另一位朋友，出發往吟西比。二時在拉斯比的路上向一群安靜而誠懇的聽眾講道。五時我們抵達吟西比，向團體中所有在那時候可能集合前來的人證道。七時左右，我原欲向一大群的聽眾講道，但一個少年人和他的夥伴故意高聲吵鬧，把我的聲音壓了下去。

有一個婦人出來幫助我，她以一種尖刻的口吻述說這少年人的幾段歷史，引起他所有的夥伴都轉過來取笑他。他再也不能忍受，立刻溜走。他走了之後，我繼續證道，不再有騷擾的事。

二月廿四日（星期二）

我寫了幾行字給 C 先生，告訴他關於他的某親戚的行為，他囑咐那人直接來見我，向我道歉。從那時起，我們在吟西比再也沒有騷亂的事了。

中午我審查提特尼的小團體的活動。我在英國沒有見過第二個像這裡的團體。在一張小組的紙張上（記錄著為窮人捐獻的款項），我看見有一個人每星期捐八個便士（往往是十個便士），另一個人每星期捐到十三，十五或十八便士；再有一人，有時候捐到一或二先令。我問以爾摩爾，他是該團體的領袖（他是一個真基督徒，現在已息了勞苦了）：“為什麼？你們是全英國最富有的一個團體嗎？”他答，“不見得吧；只是我們當中的單身漢大家同意，把我們自己和自己所有的，都獻給神；而且我們都是樂意如此做的。這樣我們有能力招待所有到提特尼來的外客，他們多半沒得吃，也沒有朋友供給他們住處。”

二月廿八日（星期六）

我到習敦拜訪 C 先生，他是亞可謨的牧師，希望見我，我們很愉快地談了半個鐘頭，獲益良多；以後我們再上馬，到提斯基去。

在這裡會見伯洛克和他的妻子，殊覺快慰，他們是照耀在黑暗中的光。最近神再增加一人給他們；這人從前是有名的無惡不作的，伯洛克向他所講的話像利刃一般刺入他心，他立刻就稱義了。這件事震動全城，所以當我在五時左右下去在一個空房子講道的時候，裡裡外外一下子都擠滿了人，當地法官也在會眾當中。第二天早晨六時左右，我再向比前更大的一群人講道；不論在講道時，或當我走過城裡時，都沒有人開口說什麼，除了有人向我道別，或詢問我能在什麼時候再來。

三月一日（星期日）

十點鐘左右來到奧斯母利，牧師也剛好在那個時候進城（他住在城外數裡遠地方）。我派人去看他，告訴他若他願意的話，我可幫助他宣讀禱文或證道。在接到這消息之後，他立即親自來見我；並表示他很願意接受我的幫助。當我們一同走到教堂時，他說，“若讓你又念禱文又證道，將使你太疲累吧，”我說不然，並表示若他歡喜的話，我願兩樣都擔任；以後我都照做了。崇拜完畢後，D 先生說，“先生，我在這裡沒有可招待你的房子，甚覺抱歉。以後無論何時，若你路經此地，請讓我知道。”好幾個人問我下午要在那裡講道，有一人跑去問 D 先生可否讓我再在禮拜堂講道。他說，“可以，無論衛斯理先生歡喜在什麼時候講道都成。”下午三時我們有很大的聚會。那些從前曾經是最刻薄，喜批評的人，現在似乎都溶化在愛中了。眾人都確信我們並非教皇的黨羽。神是何等的智慧，安排萬事，各適其時。

三月二日（星期一）

我上馬往新壘去。第二天會見各執事。這些人在各方面都很值得嘉許。他們同心合意。我覺得屋子的人都有同樣的靈，他們每天好幾次聚集，在神面前吐露他們的心懷，共同享受愛心的生活。

三月四日（星期三）（聖灰日）

我用幾個鐘頭的時間讀敘利亞人以法蓮的勸諭一書。自從大衛以來，的確沒有人給過我們如此深刻的關於憂傷痛悔的心靈的一幅圖畫。

本星期我和幾個少年人一同念修詞學綱要和一本關於倫理學的书。我認為一個具有相當理解力的人，在六個月時間所能學習到的純哲學智識，不見得就比不上在牛津大學四年或七年之久所能學到的。

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我審查各小組活動。常常有人告訴我，若非有“辯別諸靈的才能”，我就不可能在高尚或卑劣之間知所分別。但現在我比前更清楚地看出，要作這種辯別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只是有兩個要點：第一，審查的人須有勇氣與恒心；第二，每組的領袖須具有一般的認識和真誠的態度。舉例說，我訪問克羅斯的小組，該組組長是辟庫克。我問他：本組的這個人或那個人的生活如何？有什麼嗜酒或放縱的行為嗎？他有沒有去做禮拜，有沒有應用其他蒙恩的工具？他在機會許可時是否常來見你？如果辟庫克具有一般的認識，他就會誠實地回答這些問題；如果他是真誠的，他必回答。否則，其他同組之具有這兩種條件的人也可替他回答。那麼，要找出本組或他組有沒有行為不端的組員，豈會有什麼困難？問題並不在乎他的心如何，而是在乎他的生活行為。這一方面的事，我想看得出並不是一件怪事，若掩蓋得住，那才真是怪事哩！

這個團體第一年有八百以上的會員，現在只剩下四百人。可是，古人有格言說，“半數勝於全數。”有了這些人，當我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我們並不至於羞愧。

往下幾天，我抽出幾個鐘頭時間讀清教徒歷史。有兩點使我驚奇的：第一，那種可憎惡的，把許多虔誠的人逐出教會的迫害惡習，在女皇以利沙伯時代的一班教牧當中，竟與瑪麗女皇時代的同樣深重。第二，那些神聖殉道者的弱點；他們有許多人耗費了多少時間精力，在爭辯法衣，頭巾，以及領受聖餐時應否下跪等無關重要的事。

三月十九日（星期四）

我心想：如果我確知只還有兩天壽命的話，我現在要做些什麼？一切外面的事務都照我的意思處置：在布裡斯它，京斯武德和新壘的會所都很安全；把這些房產移交保管人的契據都已於五號那天辦理完竣了。我的遺囑也已寫就。我還須做些什麼呢？惟有把靈魂交付給我的慈愛和信實的創造者。

每星期我總用幾天的工夫檢討新壘附近的各團體；這些團體情形良好，很使我覺得滿意。

三月廿四日（星期二）

我騎馬到勃郎察蘭，離新壘二十裡路光景。周圍的峻峭山峰仍然罩著白雪，在群山交錯中有一個小小的蜿蜒的幽谷，德文特河從其中流過。在這河流的邊沿佇立著一個小城，這城所剩下的似乎只是一丘廢墟。從那殘留的寬大頽垣可以看出從前好像是有過一座很宏偉的大座堂。我站在教堂的墳地，就在這大教堂旁邊的一個大墓石上面領會。當我在禱告時，所有的聽眾都跪在草地上。這些人是從附近各地的鉛礦集合來的，有許多是從六裡路外的阿蘭達爾來的。對面牆下坐了一排的小孩子，他們都很安靜。全會眾的人，從他們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是何等誠懇地在領受我所講的每一句話，但願神使這個荒漠之地也能快樂地發出歌聲！

晚上我回到紐蘭斯；布倫（John Brown）亦在那裡組織團體。一個人若有充滿的信心和愛心，雖則他的才能微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呢？

四月五日（星期日）

我們很早出發，八時左右到希茲罕的鬧市去。一大堆人很快就聚攏來，大部分是兇暴有如未經制服的野馬。許多人立志行善，可是各種意欲阻擋了他們的向善之心。我大聲呼叫，“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

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他們聽了這話，覺得有如兩刃之劍刺心一般，每一個人都顯得異常的嚴肅，我沒有聽見過一句非禮的話，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都站立不動，面面相覷。一時我在哈斯利講道；當晚五時左右在新壘講道。

四月十九日（復活節）

我最後一次在額次赫德講道；以後又到衰爾韋爾講道，晚上在新壘講道。我很願意在這一帶地方再逗留六個星期，但我的期限已滿了；五時，我作了臨別的證道。星期一（廿日）的聚會中（屋子都滿了人）有一些人是我在當地所未曾見過的殷富人家。真的，神在這地上正作了一件新事，福音也傳給富人！

九時左右我在梭敦向一大群聽眾講道，六時之前抵達奧斯母利。既然知道 D 先生（正如我所料的）被鄰近的牧師和縉紳們激烈地攻擊，為避免他因我的緣故而再受攻擊，這回我未經他的允許，就在教堂附近的一塊墓石上講道，我的題目是“主真的復活了！”

納爾遜來見我。他在星期四，五和六日都在阿科謨和附近地方講道。受難節那天，他特別在嚇瓦特摩爾向一大群安靜的聽眾講道。復活節那天，八時，他又在那地方向許多誠懇嚴肅的聽眾講道。在他的演講臨近結束時，一群暴徒從約克來，是由一班所謂“體面人”所雇用率領前來的。他們站著不動，等到一個出名的教皇黨羽喊叫說，“你們為什麼不把那條狗的腦袋打下來呢？”他們這才動手，拋擲一切能抓到手的東西，會眾很快地散開了。納爾遜再說了幾句話，也就走向約克去。暴徒跟著他，石子磚塊兩點般地向他飛擲；有一塊石子打中了他的肩膀，另一塊打中了他的背，在快走近城之前，又有一塊磚頭擊中了他頭的後部，把他擊倒在地上。當他醒過來時，有兩個阿科謨的人扶他起來，帶他續向前走。那班“體面人”還是跟著，仍不停地拋擲石子，當他走到城門時，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忠實商人出來迎他，一手拉著他，推他進他自己的屋子去。有幾個暴徒發誓若他不把納爾遜趕出屋子，他們就要打破他所有的窗戶。但這人態度堅決，對他們說，“我不趕他出去；你們當中誰碰我的屋子誰得當心，我要叫你們一輩子遺憾！”暴徒聽了之後，相率離去。

有一個外科醫生替他把頭部的傷口包紮之後，他又慢慢地走向阿科謨去。五點左右，納爾遜又出門佈道，並唱聖詩。在聖詩還沒有唱完時，同一批的“體面人”又從約克乘馬車趕來，還跟著許多隨從。他們從各方向飛擲土塊石子，一會兒工夫又把會眾驅散了。納爾遜走下到一塊小空地，離斯拉敦的房子不遠。兩個暴徒緊緊地跟著他，當中一人發誓必要他的命，似乎是十分認真。他使盡力氣擊打納爾遜的頭部與胸口，然後摔倒他，踐踏在他身上，想讓他死在那裡。但是由於神的慈愛，有人把他抬進屋子去，他很快地就醒過來了；經過一夜的休息，第二天恢復了大半，使他能夠騎馬到奧斯母利去。

四月廿一日（星期二）

我訪問提斯基，發現全城滿是渡假的人，喝酒，咒罵，罰誓，鬥雞……我不在那裡停留，一直往布魯橋走，下午抵達黎芝。

五月五日（星期二）

五時，我在拉弗裡講道；十一時左右在亨丁講道，三時左右在威達柏講道。威達柏是一個小村落，位置在一群荒山的環抱中，那連也有一個團體，但 B 先生把它解散了，只有三個會員還留在那裡。然後我們又騎馬走了五裡路左右，來到斯敦色門，位置在比較富庶的區域。六時我在那裡講道，此地

聽眾之多，是我離開布琳斯達以來所未見的，他們擠滿了庭院和相當長的一段馬路；許多人坐在旁邊的一道長牆上，這牆的築造很不堅實，當我講道的時候，整道牆傾倒下來。我從來不曾看見，也不曾聽見有過這樣的事；整道牆連同坐在牆上的人一起倒下來，沒有人喊叫，很少有改變姿勢的，也沒有一人受傷，他們坐在地下，正如他們坐在牆上一樣，泰然若無其事。沒有人打擾我的證道，或分散聽眾的注意力。

五月六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索爾，斯敦色南面四裡路的地方，正處在一個很險峻的山腰。十二時，我就在這地方向一群愛心豐富，心地單純的人講道。然後我們再攀登托摩登稜岩，是那綿延山脈的最高峰。在那裡我向一群嚴肅誠懇的人證道，勸他們“悔改信奉福音。”

五月七日（星期四）

我們離開了山地，下到富庶的羅森穀，在此地我向一大群少有教養的人講道；神的旨意以鎖鏈系住他們，所以到了我講道完畢，沒有人做出任何粗野的舉動，都安靜地走開了。

一時至二時之間我們來到曼徹斯特，我原無意在此地講道，但有人告訴我納爾遜先生已經發出通告，說我將于一時在此地證道。我現在真是進退兩難。他們的屋子容納不了十分之一的聽眾，而這大城的慣例是否肯讓人在街道上講道，這一點我沒有把握。此外，我在悶熱的天氣下騎馬趕了好幾個鐘頭的路，已覺筋疲力盡。然而再想我並不是靠著自己爭戰，乃毅然走向沙福特克洛斯去。無數的群眾，有的搶先，有的隨後，都到了那地方。我認為最好是不唱歌；我向四圍一望，突然發問，“為什麼你們這樣地看著我，好像從來不曾見過一樣？其實你們當中有許多人曾在鄰近的教堂中看見過我，或講道或主持聖餐。”於是我開始講論：“趁可尋找的日子應尋找主；趁祂就近時應呼求祂。”沒有騷擾或搗亂的事，直到我將要結束時，一個大漢沖了進來，跟著四五個人，他吩咐他們把停在那地方的器械拖了出來。我們的朋友請我移到旁邊的一個院子，我聽從他們，平靜地結束了我們的聚會。

六月四日（星期四，倫敦）

我把十六位執事裁減到七位，並給他們下面的這些指示：

你們應充滿聖靈與智慧，使你們行事為人在神的面前為可悅納的。

.....

在一切的辯論上應留心注意你們的態度，避免一切劇烈的爭吵；“聽須敏捷，講須緩慢”，要恭敬人，彼此推讓。

你若不能減輕窮人的困難，也不要叫他們憂傷；若沒有可幫助的，也得以溫柔的話安慰他們；絕對不可對他們懷輕視之心，或說粗暴的話。使他們仍然喜歡來，甚至他們必須空手回去。對待每一個窮人都應該有設身處地的態度，正如你希望神怎樣對待你一樣。

六月六日（星期六）

我指定和那些請求醫藥救濟的人談話。我發現在六個月當中已有六百人接受救濟。有三百人以上來過兩三次之後就不再來了。在那繼續前來的人當中有二十人左右情形不好不壞。有兩百人左右顯然是進步了；有五十一人完全治癒了。從開始到現在所有的開銷約三十英鎊。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們的會議今天開始，廿日（星期六）結束。會議的記錄以後都整理出版。

六月廿三日（星期二）

我們在三時乘馬出發，在輯片罕吃早飯，在京斯武德吃中飯，從那裡我徒步至布裡斯它。

六月廿六日（星期五）

在離普時穆斯兩裡的地方，有人趕上來報告我們說昨天船塢工人大暴動；有一個警官為著維持秩序給暴徒擊傷了。當我們正進到船塢的時候，有一個人迎著我們，請我從後面進去，說是有幾千人正等在海得先生的門前。我們卻騎著馬走進他們當中，他們以三聲的歡呼向我們致敬；我就下馬，和幾個人握手，並和他們談話。我很想在他們當中多逗留一些時候；相信我若能多留些時，可能使暴動停止，但是一天已將盡了（那時已過了九點）人家勉強我進屋子去。不久暴徒又重整旗鼓，狂亂地搗毀門窗。到了十點左右，他們都困乏了，一一回到自己的家去。

六月廿七日（星期六）

我在四時講道，然後與一部分團體裡的會員作個別談話。在我弟弟未來以前，他們當有一個人是認識神的愛的，怪不得那時候魔鬼是那麼安靜；因為他的財產很安全。

晚上六時左右，我到了去年證道的那地方。當我們唱讚美詩快唱完的時候，有一個軍官，是一個有名氣的人走進來，一起來的有一些隨從，士兵，鼓手和暴徒。當鼓聲停止的時候，有一個理髮師開始講話，但是他的聲音一下子就沉沒在暴民的呼喊中，因為暴民越來越多，他們的態度也越兇狠。約略等了一刻鐘工夫，看見他們的猖獗有增無已，我就走進人叢中去，拉著暴徒領袖的手，他立即說，“先生，我要護送你平安返家。先生，沒有人敢動你的。各位請走開讓路，誰先碰到他的我就先打誰！”我們很安全地走了出來；我的嚮導不時伸長著頸子（因為他是個子很高的人）向四周巡視，看有誰作出粗野的舉動沒有，一直把我送到海得先生的門前，我們才在愛心中分手。他走了後我站在街道旁約半小時之久，和過往的人談話，這些人現在已忘記了他們的憤怒，幽默地談笑走開了。

六月卅日（星期二）

晨禱會之前我們來到聖伊比斯，我們走到教堂，連一個叫喊的人也沒有。一年的時間竟使康瓦爾有這麼大的改變！現在此地已經是一個幽靜的，可尊敬的地區了。我們所到之處都對我們表示好感，我們究竟做過什麼，竟使這世界對我們如此親切？

七月一日（星期三）

我和那些有權參加選舉的人個別談話，發現他們的態度正是我所期望的。沒有一個人肯受賄賂，亦不肯接受被選人的吃喝應酬。WC 收到五英鎊的賄款，立即退還了去。TM 斷然地拒絕接受任何禮物；當他聽見他母親私下接受款項時，他一刻都不安寧，直到他母親交出了所收到的三英鎊，由他退還原主之後，他才心安。

七月二日（星期四）

今天是選舉國會議員的日子。自始至終有很好的秩序。晚上有一大聚會，會中有兩三人因內心不安而呼號；在接下去的會上也有許多人如此；尤其是那些失掉了初時愛心的人。

七月五日（星期日）

我們騎馬到聖阿格尼斯，二時我向一大群安靜的聽眾講道，有許多人似乎很受感動。但當我證道甫畢，

有些人開始以擲土塊泥團為戲。牧人先生的馬因此受驚；剛好有一個人蹲下來，馬就從他頭上跳了過去。這人立即大叫；但發現自己並沒有受傷；可是他和他的夥伴仍從馬後摔了許多石子。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騎著馬經過他們當中，但沒有一個人舉手攻擊我或開口罵我。

五點半左右我開始在管納伯講道。我怕我的聲音不夠使那麼許多聽眾都聽得見。但是我的顧慮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晚間很寂靜，而且聽眾都非常專注。

在團體的聚會時我的聲音才真的難於聽見，一方面有好些人號叫，因心裡難過，有如被利劍所刺透。另一方面有人歡呼，因心裡充滿著說不出的喜樂。

七月六日（星期一）

十二時左右我在佈雷講道，但無論在屋裡或在院子裡都不能容納那麼許多聽眾；與會的人都很嚴肅；嘲弄的人都退避了，在這一郡裡大概一個都看不到了。

晚上在康本尼向同樣嚴肅的一群聽眾講道。我希望看見洛澤斯，他是反對我們的重要人物，常常發誓永不再讓我到這教區講道。但如今他似乎已放棄了他所堅持的，他說：“倒不如去吹退迎面而來的風。”

七月七日（星期二）

我在聖伊比斯講道；星期三（八日）在西德尼講道。星期四所有團體的執事會集。現在我勤謹地查考究竟每一團體的勸士是些什麼樣的人；看他們有沒有應付工作的才能，他們的生活是否聖潔，他們的工作結出果實沒有。整個地說我發現：（一）在這一郡裡有十八個以上的勸士；（二）其中有三人毫無擔任這種工作的能力，不論是從本有的才能說，或從神賦的才能說。（三）另有一人既沒有才能也沒有恩賜，他是愚鈍，空虛，自傲的人罷了。（四）還有一人有相當才能，但他在神的恩惠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對於這些人，我決定立即解除他們的職務，並吩咐我們團體的人不聽他們的話。（五）其中 JB，AL，和 JW 既有才能，又有恩賜，他們的工作頗堪贊許。最後，其餘的人當他們自己的團體或鄰近的團體沒有傳道師時可能很有幫助，要是他們事事能先向那些比較有經驗的人請益的話。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

五時，我在聖遮斯特講道。十二時在摩巴向我在那裡所未曾看見的那麼許多的聽眾講道。以後我到仁諾的教堂做禮拜，禮拜完畢後，我就在院子的牆下講道。

以後我騎馬到紐林，是在南海的一個小城。離盆贊斯一裡路左右。五時，我走到近海濱的高地，站在一片又滑又白的沙灘上講道。無數的群眾蜂擁而來，他們的聲音正如浪濤一樣。我開始講道，嘈雜的聲音都消逝了；但當我還未結束我的禱告時，有些從盆贊斯來的可憐的惡徒開始咒罵，把人向岸邊擠撞。在兩分鐘之間我被他們擠到人叢中去了；有一個從紐林來的人，他一向厭惡反對我們，現在轉變過來，發誓說：“誰右干涉這人，我就先同誰拼命。”許多人擁護他；因此我向前走了一百碼，就在那裡結束了我的證道，並沒受任何打擾。

七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在伯演牧區的忒丁尼講道，那裡有許多很熱心的聽眾。儘管他們的牧師往往以捕風捉影的怪論告訴他們，但他們仍然熱心地前來聽我講解。第二天早上我寫好下面這封信：

牧師先生：昨天我得到一件令人不勝駭異的報告，據說你在教堂裡，在全體會眾面前，公然宣稱：“現在衛斯理向我們要一百英鎊，這筆款子必需直接籌備云云。”喂，先生！這是可能的事嗎？你怎能完

全抹煞善的本性（我不說良心或宗教），而能相信這樣的一個故事？怎能滅絕善的品格和常道，而把這故事公開地說了出來？

我必須懇請你對這件事加以辯白或撤回你所說的話（因這事的關係非同小可）。在我離開此地往倫敦之前，我願意知道你打算怎樣做。

因基督的緣故而作為你的弟兄和僕人 衛斯理上

一七四七年七月十四日于忒丁尼

對這封信，他始終未惠回音。

七月卅一日（星期五）

中午的時候我在湯吞講道。預料將引起許多反對；幾個少年人來了，看樣子似乎是有計劃來的。可是他們並沒有行動。從這地方我們又騎馬到橋水；甚至在這一個乾枯不毛之地，神仍以天上的露水澆灌我們。

八月二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京斯武德講道；下午在康拿謨講道；五時在老果園向一群我在布裡斯它從未見過的大聚會講道。神在這城裡做了何等的工作！然而，祂的工作所表現出來的，或許還沒有百分之一呢！

八月四日（星期二）

我動身到愛爾蘭去。

八月五日（星期三）

我一早上馬，經過刺德涅郡和蒙特哥美利郡來到麥立溫涅司郡。晚上看到了一個平生所未曾見過的最美麗的風景。我們經過一個碧綠的幽谷，密林蔽天，數裡成蔭。可流就在我們的左側，河水沖洗著各種形狀及顏色的散碎石塊。河的另一邊，峭岩峻壁，山高入雲，成垂直狀。從山底下到山頂，橡樹羅列，層次整齊，在山壁不甚陡峭處，偶爾隱現著草地或麥田。稍遠處，肉眼所可望見的地方，那龐大的山嶽仿佛一個人的寬闊背向，真是一幅好的對照。許多崢嶸的石塊高懸峰眉，好像快掉下來了。

八月六日（星期四）

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經過一些困難，來到卡那賁。從外表上可以看出這是一個設防的城，四面有圍牆，還有一個堡壘，好像加的福堡壘那麼大。我們在此地同嚮導及翻譯員分手。我和托克爾先生一同出發到聖首去。

八月七日（星期五）

我們在蘭支文益，離擺渡約七裡地方停了一會兒。我們原須雇有嚮導來帶我們越過這沙灘，但我完全沒有想起，一直到我們走近沙灘的地方。這樣，我們也就向前走了過去，途中不曾停息，也沒有遇到任何阻礙，安全抵達聖首。

八月八日（星期六）

找到了一條小船，早晨八時，我們就都上船。當我們搖出海港時，海面非常平靜。但到了下午兩點鐘左右風浪發作了，一直繼續到星期日早上四時，那時候愛爾蘭海岸已遠遠在望了。

這次航行中我注意到幾件事：第一，當我們的船順風前進時，在距離約一裡遠地方完全無風，有一隻和我們往同方向走的船因無風停航，留在我們後面，看不見了。第二，有一條法國的武裝民船，好幾

天來掠劫凡駛經這一帶的每一條船，在我們抵達的那天早上，這只船剛給捉到，帶進都伯林灣來。十點之前我們來到聖喬治碼頭。我們剛登陸不久，聽見教堂的鐘聲，我就直接往教堂去。我剛離開，呂內爾先生到碼頭接我。他在我們放行李的地方留下字條，說他將在一時再來看我們。他果然依時來了，把我們帶到他的住處。三時左右我寫了一張條子給聖馬利亞堂的副牧師；他派人回復我，說他很歡喜接受我的幫助；於是到了那裡（另一人念禱文），向一群我從未見過的那麼樂天，散漫，不認真的會眾講道。

八月十日（星期一）

八時至九時之間我去見 R 先生，他是聖馬利亞堂的副牧師。他表示非常的好意，很稱讚我的證道，並說他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再見我。但同時他表示他對那些未受按立的傳道人，或講道不在教堂裡面者的根深蒂固的偏見；說是都伯林的大主教已決定不讓這種不法的事在他的轄區內發生。

我到弟兄們那裡去，為著叫大家在神面前傾心吐意。其後我直接親往拜謁大主教，但他已出門到別的地方去了。

假如我或我的弟弟過去能在此地工作幾個月，我想此地可能成立一個更大的團體，甚至比倫敦的團體更大。

八月十一日（星期二）

我在新橋，離都伯林十裡路的地方會見了大主教。我算是幸運可以和他晤談兩三個鐘頭；而且回答他一大堆反對的問題。

八月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我們徒步到費匿克斯公園附近去看兩個病人。那一段與城毗鄰的地區，綠蔭載道，頗有海德公園的意味。走到離城一裡左右的地方，但見樹木茂密，盡是古老高大的橡樹，當中有一塊圓形草地（從那裡可以向四方眺望），中央佇立著一根壯麗的石柱，柱上有一隻長生鳥。

我繼續晝夜向遠超過屋子所能容納的聽眾證道，且有更多的理由，可望他們不全是不能結出果實的聽眾。

八月十四日（星期五）

我得到一本記載一六四一年愛爾蘭大屠殺的報告書。的確的，創世以來未曾有過這樣的事件！有二十萬的男女老幼，在幾個月內都血淋淋地給屠殺了，那種殘忍的情形真叫人毛骨悚然！如果神至今不因這件事而懲罰這個國家，那真是萬幸的了。

八月十五日（星期六）

我留在家裡，和所有來看我的人談論。但來客中幾乎沒有一個是愛爾蘭人。在愛爾蘭人當中，最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保留著他們祖先的宗教的。不論在都伯林或在其他地方的新教徒，幾乎都是新從英國移民過來的。新教除了在議會通過法案，壓迫天主教徒外，既然拿不出更好的說服方法，一般天主教徒之寧願始終忠於天主教，生死如一，也就不足怪異了。

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我們早上到聖雅各堂（因為聖巴特裡克堂沒有崇拜會）。下午到基督堂，當我從臺上走下來時，看到了幾乎是全體會眾，從禮拜堂的一頭到另一頭，排列成行。我從他們當中走過去；他們都張著眼看我，

但沒有人說好說壞。

晚上我在瑪律巴羅街講道，屋子裡外都滿了人。

八月十七日（星期一）

我開始檢討團體的工作，第二天就結束。團體一共有兩百八十個會員，許多人顯得有很堅強的信心。

八月廿六日（星期三）

下午二時左右我們在聖首登陸。

九月廿九日（星期二，倫敦）

我在留伊蟬的斯巴羅夫人家休息。在那裡我每天晚上仍然講道。

第二星期的前半和其他的一些時間我在紐文敦和留伊蟬從事寫作。

十月十六日（星期五）

我和兩三個朋友去看那所謂電的實驗。這種事情豈不很麻煩這些可憐的半思想家，這些不肯相信任何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事物的人？誰能理解火怎樣地存在于水中，並且在水中經過，比在空中經過更加自如呢？誰能理解火焰如何從手指發出來，是真的火焰，可以著火在酒精上的？這些以及許多其他奇異的現象，究竟是怎樣從一個在轉動的玻璃球發出的呢？這一切都是神秘的，或者神正要以此來攔阻人的驕傲之心。

十一月二日（星期一）

中午我在溫沙講道，下午騎馬到勒定。JR 先生剛給他的兄弟送信，說他那天晚上雇了一群暴徒想把他講道的屋子拆下來。晚上他的兄弟 SR 先生趕上一大群在他前頭走的船夫，招呼他們，問他們願意不願意和他一道去聽很好的證道，並告訴他們要找地方讓他們坐，無論有多少人都可以來。他們都說很喜歡和他同去。“但是，朋友們，”他說，“好不好請把你們那些棍棒留下？或許有些婦女們看了要害怕呢！”他們就都丟下了，安靜和他走就屋子去，他就請他們都坐在座席上。

當我證道結束時，其中的一人，一向是他們的首領，向周圍會眾看了一下，說：“這位先生所講都是好的，這是我的意見，我想沒有人敢於持相反的論調。”

十一月廿二日（星期日）

我用一個鐘頭的時間與拆斯伯羅克談話，她是神慈愛的一個奇異的表現。約略在六年前，她是一個無神的人，作為人家的外室。一天晚上有人把她帶到西街的小禮拜堂，在那裡神賜給她一個新的心，她流了好多眼淚，拋棄了自己的罪心。從那個時候起她就以自己的勞力維持生活，並且盡力行善。凡遇講道，她必到會，不曾失過機會。她往往在整天的辛勞工作之後，于晚上到方得裡來，且多半是步行來的。每當星期六，除清還一小部份債務外， she 就把剩下的錢全數捐出，不為明天的事憂慮。

兩年前她患了一場重傷風，因不加注意，以致傷害肺部。這些事我一點都不知道，一直到挨過了可醫治的時期，那時她已瘦剩一付骨頭。我把這件事情向某夫人提起，某夫人送了半英磅給她。她立即請來了那位窮乏的麵包師，因她最近取食他的麵包，賒欠他十先令左右。但是雙方都熱切地互相推讓；這人不願收下她的錢，認為她比他自己更需要這一點點錢，但是最後還是她爭勝了，因為她說倘若她欠下了誰的債務，她就不能安然去世。

但是我覺得她心裡還有些憂慮。我勉強她坦白說出，她才告訴我她不放心她的一個八歲的小女兒：她

死之後，恐怕沒有人照顧女兒的身體和靈魂。我答說：“這件事你可放心，我願意照顧你的女兒。”從那時起，她安心靜候（約兩三星期）神的拯救。

十二月廿一日（星期一）

我到紐文頓去，在那裡，寫作之餘，我讀了關於特拉普修道派徒之死的書。我驚奇神所給予那些“無法救治的無知者”的恩賜。儘管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迷信，然而一種剛毅的虔誠氣質卻存在於他們當中。對神內在的工作，祂的公義，和平，和在聖靈中的喜樂，有何等深切的經驗。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七章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九年七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四八年

元旦（星期五）

早晨四時，我們以喜樂和感謝的心迎接新年。

正月十六日（星期六）

檢查一下病人的情況，我們應該大大的讚美神；在一年之內，有三百人左右接受醫藥救濟，一百人左右按時前來，且接受有關衛生的指導；其中九十個人的多年宿疾得以完全治癒。全年付出的醫藥費總數是四十鎊和幾個先令。

正月十七日（星期日）

我為著窮人的貸金進行了一次公開的募捐。我們的規則是這樣：每次限定只能貸借二十先令，每星期還一部分，三個月內還清。我在一年半之前開始這工作，那時募到的款項共三十鎊零十六先令，從這些錢，有兩百五十五人以上在十八個月之內得到救濟。W 博士聽到了這個計畫，捐助一英鎊；第二天有一位著名的自然神教徒也作同樣捐助。

正月廿八日（星期四）

我出發到伯累長橋，十點左右我們在一道又深又凹的路上遇到一輛滿載的貨車。在堤岸和馬路之間只有一道狹窄的小徑，我就走上小徑，特倫伯德也跟著我上來。當貨車走近前時，我的馬開始提起前蹄，

試著往堤岸上爬。這麼一來，緊跟在後面的那一匹馬受了驚，跳躍起來，馬頭前俯後仰，以致馬勒的銜鐵勾著我大衣的披肩，把我從馬背後拉走，摔倒在那道小徑上，恰在堤岸與貨車之間，好像是一個人把我抱起來放在地上一樣。我們的兩匹馬都站住像木頭般地一動也不動，一匹在前，一匹在後；由於神的眷愛，我沒有受傷，爬起來，上馬再向前走。

二月九日（星期二）

我會見六十個布裡斯它團體的人，和他們商議擴充房子的問題；也是為著安全起見，因為房子塌在我們頭上的危險實在不小。在兩三天內，認捐達兩百三十鎊。我們立即請了有經驗的包工前來估價；同時我指派五位執事（除了團體所派的執事以外）來監督工程的進行。

二月十二日（星期五）

中午在橡山講道後我就騎馬到習柏頓，發現弟兄們都處在極度的恐怖中。他們說有一隊被雇來的暴徒，準備好了，大家也喝夠了酒，為的可以藉酒裝瘋，進行搗亂。四時至五時之間我在那裡講道，未受任何騷擾。我們有很好的機會；許多人的心得到極大的安慰。我奇怪他們所說的那些暴徒到那裡去了。不久有人前來報告，原來他們找錯了地方。他們以為我會留在斯同的家（我一向住在那裡的），他們擊鼓召集所有的暴徒，打算在我來時在那裡迎擊我。可是斯文德斯先生不知情地把我帶到城的另一角，那些暴徒一直到我講道完畢才知道我的地方，所以他們想要搗亂的計謀全歸失敗。

可是他們從我講道的地方一直跟著我們到斯同的家，沿到丟土塊石子和髒物，可是並沒有傷害到我們，唯有斯文得斯先生的衣服沾了一點骯髒，我的帽子染上些斑點而已。

當我們進到屋子來的時候，他們開始丟大塊石頭，想要把門打破。但知道這要花太多時間，就暫時放棄這個計畫。他們把門蓋上所有的瓦片先行打破，然後從窗門拋進好多石頭。他們的頭目之一，過分狂熱地一直跟著我們進到屋裡，現在也同我們一樣給關在裡面了。他對這個處境很不開心，一直想跑出去，但不可能。所以他儘量靠近著我，以為靠近著我會較安全，以後他站得稍後一點——因為我走上三四個階梯，站在另一角落，在那裡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掩蔽——有一塊大石頭剛好打中了他的前額，血流如注，他呼叫說，“噢，先生！我們今晚要死在這裡嗎？我應該怎樣做？我應該怎樣做？”我說，“禱告吧，祈求神，祂會拯救你脫離一切危險。”他立刻接受我的勸告，開始誠心誠意地禱告，這恐怕是他生平所未曾有過的。

斯文得斯先生和我也禱告；禱告完了我告訴他，“我們不可再留在此地了；我們得立刻下去。”他說：“先生，我們不可動；你看石子到處飛擲。”我向前走過房子，下了樓梯，沒有一塊石子進來，直到我們走到樓下。當我們走到樓下的時候，暴徒剛打破了一個門；當他們從那門沖進來時，我們剛好從另一個門走出；雖然我們相距只有五碼之遠，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們。

這時暴徒擠滿了屋子，提議要放火燒房子，但其中有一人忽然想起他自己的房子就在隔壁，死命地叫不要放火。當中有一人大聲喊說：“他們已從地下跑了。”我想這話不錯，我們真的就從地下走掉，到城裡遙遠的另一角去了。劍欽斯在那裡等我們，設法把我們帶到橡山去。

我騎馬經過習柏頓巷，那時天已很黑了，他叫說：“下來，從堤岸下來。”我就下來；但那個堤岸很高，旁邊幾乎成垂直狀，我因為下來得太快，馬和人都戰慄發抖，幸而都沒有受傷。不到一個鐘頭我們來到橡山。第二天早上來到布裡斯它。

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動身往愛爾蘭。

二月廿一日（星期日）

早上在威爾斯的郎尊佛來堂講道。不留爾德的崇拜會一直延長至兩點鐘之後才結束。以後我在禮拜堂的院子裡講道，不管刮東北風，我呼叫罪人悔改。幾乎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那小幽谷中，樹林和群山反響著他們所唱的讚美詩：

高山與幽谷充滿著讚揚；

小山與溪徑傳續其歌聲；

林中的樹木呀！齊來詠吟，

因耶穌把迷途的罪人帶歸神。

晚上和星期一（廿二日）早上五時，我再在加德講道。日出之前我們上馬出發，那時天氣晴朗寒冷。我們已等了四天，希望雪要溶化。我們怕山上積雪過深，尤其是當我們往北面走，必更危險，但事實和我們所料想的恰恰相反，我們越向北走雪越少，所以過了第一天的旅程後，我們就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了。十一點左右我們來到拉涅落斯。有一個住在這地方的人懇切請我講道，中午我就在市場向眾宣講，只有一個鐘頭的通知，實在不敢預料會有那麼多的聽眾。

我們盡可能于當晚趕到馬肯裡德。又下雪了，從半夜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以致好幾裡遠都看不見路。雖如此，我們仍尋路到田拿不爾。下午經過沙灘，決定盡可能趕到加拿滂；雖然我的馬丟掉了一隻蹄鐵，可是我們終於在晚上九點至十時之間到達。

二月廿四日（星期三）

我們兼程趕往聖首。

三月十六日（星期三）

我調查都伯林團體的情形。因為時常接到他們的極其誇張的報告，謂會員日增加甚速；因此我相信可以見到六七百會員的團體。但事實怎樣呢？當前次我離開時團體有三百九十四個會員；我很懷疑現在所有的是否超過三百九十六人。

但願這事可作為我們的一種警惕，我們如何地沾染著那種誇張的惡習。但願我們立志對任何事情都不誇大，不張揚，寧願言有不及，而不願言逾其實。我們對所說的話都應比別人更持嚴謹態度，信實準確，使我們的話沒有一句落空。

三月廿三日（星期三）

我和一個脾氣很大的人談話。當他喝醉了酒時，對教會是很熱心的，可是他只會吃吃地說出一句愛爾蘭的格言：“不穿道袍的就不能得救。”我們一下子就叫他相信：無論我們是怎樣的人，他自己總是魔鬼的兒子無疑。我們離開他時他頗有悔誤的決心，但這種決心只維持了幾天。

三月卅一日（星期四）

有人勸我不要在早上五時講道，理由是沒有人會起得那麼早。我卻依時出場；仍有一大群嚴肅的聽眾。

四月三日（星期日）

五時我向至少有三百聽眾的聚會講道。以後我從那裡步行去探望一個可憐的患病婦人，她住在離城一

裡左右的地方。約有一百五十人跟著我走。當我替病人禱告後，不忍心看這許多人空手回家，所以我找到靠近路旁的一片安靜的草地，帶著眾人跪下禱告；然後合唱詩篇一首，並給他們一個短短的勸勉。十一時我們到禮拜堂做禮拜，聽了一篇簡明而有益的證道。二時我在康諾特橋邊講道。有人告訴我那裡只有五六家的新教徒。竟然有那麼許多人前來聽講，據說是阿得攏的人所從未見過的。許多人從附近的鄉村來，現在都喜樂地接受聖道。六時我又在同一地方，向同一群人（只是數目稍為增加）講道：我以後才發現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們是冒著神甫的禁令前來聽講的。

四月四日（星期一）

五時我再作一次證道，多數的會眾都落淚。真的全城的人幾乎都受感動，滿有誠意及愛慕得救的心。但是水澆得太廣了就不可能是深的。我覺得在三十次以上的證道之後，似乎還沒有一人認識自己的罪，更很少很達到認識得救真道的。所以目前還不能看出神在此地的工作今後會有什麼成果。

我于十時上馬出發，十二時左右在摩押特講道。我看出這般年青信徒的熱情，他們因為有人向他們拋擲菜頭，極為忿怒。讓他們保持這種銳氣吧，等到他們看見像瓦爾沙爾或習伯敦所發生的那幾幕惡劇，他們才會明白他們所遇到的其實不算什麼。

四月六日（星期三）

我為七個受貴格會教育的人施洗。下午我們上馬往腓力斯鎮。

當我剛剛上馬，馬開始咆哮，往後面跑，不知是什麼理由。有一個人從後面打它，我也在前面鞭它，但都無效。它前後左右跳動，到了靠近過道，從那裡又跑回頭，在地上打滾。我爬起來，沒有受傷，然後它馴良地上路。

四月九日（星期六）

我在康諾特，離阿得攏幾裡路的地方講道，好多人來聽。但我懷疑他們有沒有什麼心得。

善農河就在我講道地方一裡內流過。我想歐洲沒有第二道這種河流，在這一帶的河道有十至十二裡寬，而距離源頭卻不到三十裡遠近。有許多島嶼散佈河中，曾經一度居民很多，但現在多半已荒涼不堪。幾乎每一島嶼都留下教堂廢墟；其中一個島嶼所留下的教堂舊址不下七所。恐怕神還在與這地方作對，因為這地方曾沾染血污。

四月十日（復活節）

在阿得攏舉行的聖禮，參加會眾之多，是前所未見的。三時我講道，許許多多的天主教徒蜂擁來聽；神甫看見自己所發的命令毫無效果，就在六點鐘時親自前來，把他們像羊群般地趕散了。

四月十二日（星期二）

我乘馬至克拉刺，在那裡有人告訴我，再過一個鐘頭，他們將開始一種著名的鬥雞賽，遠近鄉村的人幾乎都趕著來看。為著想吸引一部分人來追求這更美好的事，我立刻開始在街道上講道。有一兩百人停腳，聽了一會兒，脫帽低頭，忘記他們的娛樂了！

四月十四日（星期四）

五時，屋子都滿了人。晚上的聚會有許多鄰近的士紳來聽，沒有輕侮的舉動。對於講論神之名的聚會，他們一向持嚴謹態度，絕不在神聖事上嬉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習慣。不論他們對所講論的贊成與否，他們都很嚴肅地遵守規矩。

四月廿三日（星期六）

我花了幾個鐘頭，念一本極其沉悶的書，是瓦爾所著的愛爾蘭的古跡。由於現在到處所看見的許多廢墟頹垣，我早就想到了他在這本書中所強調的，就是古時此地的人口一定比現在多出十倍；許多從前的大城市，現在只剩下一堆堆的丘墟，或是縮成為一些不足道的小村落。

下午探望一個患熱病的人，他躺在一間不透氣的小屋子裡。當我靠近他時，我覺得自己也不舒服了，我回到家之後，覺得肚子有點不舒服。但我想這是不值得注意的，相信明天早上就會復原了。

四月廿四日（星期日）

五時在斯欽諾路講道；八時在奧斯曼鎮草地講道。我身體雖然很弱，但因為聽眾的熱誠嚴肅，叫我大大的振作起來。為著愛惜這個機會，我宣佈下午又要在同一地點講道。下午我對更多而精神同樣專注的聽眾講道。當回到家裡時，我很想躺下來，發現我是患了扁桃腺炎，身體發燒。雖然，當團體聚集時，我設法起來參加；我的聲音立即恢復了。我講話將近一個鐘頭，喉嚨不覺得痛大家都很高興，知道神必使萬事順利。

四月廿五日（星期一）

我的熱度大為增高，我想最好是留在床上，不吃別的，只吃些蘋果和蘋果茶。到星期二我已覺得復原了，想到再去講道，但洛底醫生（他來看過我兩次）堅決要我再休息一些時候。

我念一部關於聖巴特裡克的歷史，這部書被認為現存中之最準確的一部；經過仔細的考究，我很相信聖巴特裡克和聖喬治一樣，同是出自虛構的。整個故事帶著強烈的小說傳奇意味。只提出幾點來說：我不相信他出發到愛爾蘭去的故事，在第五世紀初葉羅馬的主教並沒有像這本書所說的那種權威；就是他的叔父，托爾斯的主教，也不會在那種年齡派他到羅馬去接受向愛爾蘭人傳教的使命，因為他的叔父在該地是和其他義大利的主教同樣有權的。並且；如果神遣派到那裡去，他的才能決不至於那麼久長地被埋沒著。我不曾聽見有一個聖徒沉睡了三十五年，到六十歲才開始傳教。關於他的成功的記述是最叫我疑惑的：這裡沒有循道者的血；沒有對十字架的非難和侮辱；對那些向善的人也沒有逼害。從頭到尾，沒有風波，只是國王，權貴，武士等在他面前低頭。千萬人信從，沒有任何反對的；一次的講道有一萬兩千的聽眾。如果這些都是事實，那麼，要不是那時候世界上沒有魔鬼，就是聖巴特裡克沒有傳基督的福音。

四月廿八日（星期四）

今日是我預定要到鄉村工作的日子。但我左右的人都說，“你今天決不可出門，瞧那傾盆的大雨！”我告訴他們我必須盡可能履行諾言。五時之前，那個約好備馬給我的人送信來說他的馬不在這種天氣下出門。我派人把他說服了，所以六時左右我就上馬出發。約略九時來到克爾可克；老屋主在患風痛病，他的妻子則患許多奇難雜症。當我告訴她：“神所愛的，祂必管教，而這一切都是神的愛的證據。”她大哭說，“主呀，我把我一切的痛苦，憂慮，病患都交給你！只要你愛我，這就夠了。我在這裡，請接納我，照你的旨意行吧。”

四月廿九日（星期五）

我乘馬到馬基底爾廟，從那裡往阿得攏。比我們所預定的時間最少早一個鐘頭到達。可是仍然有我們的許多弟兄來迎接我們。最先看見的是在離城兩裡左右的地方，有十幾個小孩子，拼站命跑來，有的

光頭，有的赤腳赤腿。原來他們想先來和我講話，其他的人卻還在背後。

四月卅日（星期六）

我發現魔鬼也開始在此地發怒了。有些天主教徒和兩三家的新教徒，一心一意地聯合起來反抗神的工作；但他們還不敢公然活動，因為潮流所趨，反對他們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五月四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克拉刺，向一小群人講道，他們都不怕風雨。講道完畢後我以半小時工夫和幾個誠懇的人談話，然後再到丟拉摩爾。

當看見愛爾蘭的一些小茅屋，人們或將幻想原始的土神還在這裡統治——

狹窄的地窖是他們憩息的地方，

人與牲畜都漆黑一團。

真的都漆黑一團：沒有亮光能照到地面，或那草 00 築成的陋穴，亦不能照到主人或牲畜，唯能穿過一個小孔，這小孔同時要做視窗，煙囪，和門戶。

五月八日（星期日）

我在五點鐘時講道，但是我不能好好的站立。以後我出發到阿格吟，這地方屬於格爾衛郡，離阿得攏有十三個愛爾蘭裡（比英里略長）之遠。那裡的所謂晨禱會在十二點左右才開始；晨禱會之後就有一個反對熱心家的激昂的“證道”。我來得正好，立刻開始講話，那些來做禮拜的人，大大小小，貧的富的，都停下來聽我講。當解釋內在的神國時，我得到一個好機會來討論我們剛才所聽到的。神重新振奮我的力量，我相信祂的話已進入大部分聽眾心中。

S 先生——鄰近的一個法官——在我剛講道完畢之後，就請我和他一道吃飯。飯後我即趕回阿得攏，六時左右開始在那邊講道。聽眾中有五個牧師和許多羅馬教徒，在這地方我從未有過這樣好的機會哩！

五月九日（星期一）

昨夜從躺下去到起床沒有一個鐘頭的熟睡，我很懷疑今天能不能講道；可是我照常到市場去，並不覺得沒有力氣，直到我完全講出“在耶穌基督裡的救贖。”我原打算接下去整理團體事務，只是不能夠坐那麼久。

許多人勸我今晚不要出門，因為外面風吹得又猛又冷。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我實在不同意如此惜勞偷閒。我講論“凡勞苦負重擔的人要來就我。”講道完畢後，覺得自己的體力最少和未開講時是一樣的。

五月十日（星期二）

離開了這些愛心無窮的人殊覺不忍，而且離開的時間也不比我所想的那麼早。當我們走近大馬路，離城約一裡路地方，有一大群人在山頂上等著我們。他們向兩邊退開，讓路給我們，然後又合起來，把我們包圍住。在唱了兩三節詩後，我們又向前走。忽然之間我聽到了男男女女和小孩們惜別的哭聲，是我前所未曾聽見的，不免使我驚奇。其實再過些時，我們都要相會，永不分開，一切的痛苦歎息將永遠過去。

我們並不直接到丟拉摩爾去，我若不到科利拉看看，總覺不很舒服，也不知道是為什麼。那時我並不知道亨地先生的妻子病在床上好幾天了，極其盼望在我離開本國之前能再見我一面。她總是在為著這

件事情禱告，雖然她的姊妹再三規勸她這是不可能的事。當她們還在爭論時，我進來了，他們都很稀奇，讚美神。

我從這裡取道往都柏林。此地同樣可看到許多毀壞倒塌的建築物；但亦看到有些建築是未曾造成的，另有一些是建造的人自行推倒的。從這裡可以看出這人民的反復無常的性格。幾乎每一個手上有財產的人都在“推倒，建造，把方的變成圓的”，則留下這些愚笨的碑石給所有後代的人。

晚上我抵達都柏林，困乏疲累。以後我休息了兩天。

五月十八日（星期三）

我們上船，下午風很小，但到傍晚風非常大。八時左右我躺在甲板上。一下子全身從頭到腳都濕透了。但並沒有受涼。早晨四時我們在聖首登岸。晚上來到加拿滂。

六月十三日（星期一，倫敦）

我以一兩個鐘頭的時間和琵琶斯博士談話。他堅持音樂的藝術已經喪失了，並說惟有古代的人才完全瞭解音樂。當亨利八世執權時，搭利斯和他同時代的人曾經使音樂的精神恢復了一些；女皇以利沙伯時代也頗不錯，因女皇本身是鑒定家和保護者。但在她的時代以後的六七十年則完全沒落了，到了浦索爾，曾再度試行復興；但從此以後，那真的，古代的藝術，那根據自然和數學原理的藝術，再也沒有進步了；現代作品都沒有固定的原則。

六月十五日（星期三）

我再一次在聖巴多羅買堂講道。情景是大大地改變了。十年前當我們在倫敦的一個禮拜堂講道時，甚至牧區裡最好的人當中也有嘲笑騷擾的事！但現在所有的人，從最小到最大，都是那麼安靜注神地聽講。

六月廿四日（星期五）

今天是規定京斯武德學校開學的日期，我在那裡講道，論“訓練小孩子，使他走應走的路；到他年老時，他必不離開真道。”我和我的弟弟為許多從遠方來的人舉行聖餐。以後我們通過學校的一般規則，並把這些規則公佈出來。

六月廿九日（星期三）

四時我們乘馬出發，訪問斯達黎，看見一個傷心的婦人，不住地呻吟，呼叫神，幾乎每一句話都是含淚說出的。一時左右，我開始在北明翰作露天佈道。

六時半我在韋尼斯伯利向很大的一群聽眾講道；他們當中男女老幼的舉止動作都和福音的教訓相稱。

七月二日（星期六）

我乘馬至厄普衛司，向一大眾聽眾講道，許多人都在神的恩典裡站穩了。

七月三日（星期日）

當聽到 R 先生講道時我非常驚奇，他從前的那種柔和，圓滑洪亮的聲音，那他常常用來褻瀆神工作的聲音，已經失掉了。沒有再復原的希望。各種方法都已試過，都無功效。現在他的聲音非常刺耳，無法叫四分之一的聽眾聽清楚他所說的。

海先生——主任牧師——宣讀禱文；我很愉快地再一次在厄普衛司領受主的聖餐。晚禱會後，我再在墳場向幾乎是全城的人講道。我清楚看出，我們的判斷常常是錯誤的。當我們衡量神工作的進展時，

無論在此地或在其他的地方，往往只以團體人數的增加為準。此地的團體並不大；但是神在整個地方下了工夫，不守聖日的和醉漢不再在街道上出現了；咒罵罰誓的聲音也很少聽見了，邪惡已不敢露面。誰知道，神將一步一步地把邪惡完全清除呢？

我特別歡喜看見教堂裡早晚聚會時會眾誠懇與嚴肅的態度。當講道後，我們走下教堂的過道，很少看見有人四處張望或彼此交談的。

七月五日（星期二）

我們騎馬到康憐斯比，在方斯的邊沿。B先生，一個浸禮會牧師，曾寫信到倫敦給我，請我無論什麼時候若到康憐斯比來就住在他那裡。可是他恰巧在那天早上出城。有一個人追上了他，下午就同他一道回來。我剛剛到他屋子，還沒坐定，他就提出洗禮這一個問題來。我幾次想放棄這個爭辯，但不可能，於是我更深入地和他討論這問題，這樣繼續了約一個半鐘頭。以後我們就把這討論放下，而確定我們彼此間的愛心。

七月九日（星期六）

在兩三點之間我們從布拉橋出發，下午三點抵達新壘。

七月十八日（星期一）

我開始向北方旅行，預定中午要在摩璧德講道：當我剛剛在教堂墳場唱完幾節聖詩，有一個少年人帶領著一群人來，他以明白而粗暴無禮的語氣告訴我：“你不可在那裡講道！”我卻仍然繼續；這時他向他的夥伴發出信號，他們就準備要強迫我下臺；可是他們當中忽然自相爭吵起來。我就開始講道，並沒有受到嚴重的騷擾；會眾逐漸平靜下來，到了臨近結束的時候，大部分人都顯得非常的嚴肅專注。下午我們乘馬到威對因頓，此地原屬於威對因頓公爵轄下，直到一七一六年的叛亂才改變了。聽眾來自各不同地區，是以人數比在摩璧德還多。這是一個很愉快的晚上，地點很好，在涼爽的樹蔭下，每個人都熱心主道；沒有翹首動足或左右張望的；當時我以堅強的語氣宣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七月十九日（星期二）

我們乘馬到阿利茅資，一個近海的小鎮，以製造各種惡事著名的地方。這地方的人都自知是罪人；他們沒有什麼可誇口的，惟有在神面前承認自己是有罪的，所以當我向他們講道時，我即論述“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贖。”

吃過飯後我們又到安威克，是諾坦柏蘭郡最大的市鎮之一。

七月廿日（星期三）

八至九時之間我們乘馬出發，兩點以前來到伯威克。我派人去見駐屯軍的司令官，請求借用他住處附近的一片草地，他立刻就答應了。七時我向約兩千人的聽眾講道。我覺得他們多數正如我所預料的，嚴肅拘謹，但很不容易接受規勸。誰能告訴他們那些從前他們所不知道的事呢？

七月廿一日（星期四）

講道後我們繞著城牆走，他們正在修造牆垣。我覺察到今天的情形和昨天的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中午我講道過後更為明顯。昨天我們沿街被人呼喊；今天我們走過時沒有一個人開口；連那些小孩子也都安靜了，大人看見我們都脫帽致敬；使我們仿佛覺得是在新壘。

七時我向一群數目比前更大的聽眾講道。現在神的道有如火焰鐵錘。我講了再講，以為都已經講過了，但後面的話比前面的還要有力。所以第二天早上當我看見那麼許多人聚集時，我並不覺奇異，我們又有了一個愉快而莊重的時辰。

七月廿二日（星期五）

中午我在丟格爾，一個離班保拉三裡的小村落講道。以後就到安威克，七時在那裡講道，聽眾之多，叫人不能相信這城能有這許多人。

七月廿四日（星期日）

早上五時我在新壘的聚會所講道。八點半和下午四時在卡德壘講道。當開始時我覺得困乏無力；但不久力量又振奮起來。講道完畢就到團體去，我打算宣讀團體的規則，然而無法進行，大家以唱歌和喜樂的心情感謝神，直到八時。

七月卅一日（星期日）

早上八時和下午一時我在孫德蘭街上講道。講畢後就直接騎馬到卡德壘，已有許多人聚集。當我引用下列安慰的話：“祂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周圍的許多人都流淚。

八月一日（星期一）

我的老同伴——頭痛病——又回來了；在我禁戒肉食的時候就沒有這個毛病。但我並不在意，料想一兩天內就會復原。

八月三日（星期三）

我不得不發出下面的一通啟事：

有自稱摩爾，別號斯密者，最近出現在昆布蘭和英國其他地方，穿牧師衣服到處“講道”然後向聽眾收捐。茲特向有關人士聲明，彼摩爾者，並非牧師，乃一騙子。凡與我直接或間接有關之傳道師，從未曾向任何人索取錢物。

衛斯理約翰啟

八月四日（星期四）

晚上在斯片講道；五日（星期五）的中午在和斯黎講道。當我騎馬回家時，覺得頭痛更厲了。但是因為有許多人從各處來（剛好是守夜崇拜月會），我不能讓他們空手回去。當我講道時幾乎忘記了頭痛；但講畢後不得已要躺在床上。

八月六日（星期六）

我的頭痛比前更加劇烈，乃以布浸冷水敷頭，即覺舒服許多，但胸口作惡。當我躺下來時，不覺作惡，但頭又劇痛起來；坐起來時，頭不痛，但覺胸口作惡。晚上我服了十粒的吐根藥丸，十分鐘過後就完全復原了。覺得也不頭痛也不作惡。

八月七日（星期日）

早上五時我照常講道，八時半又講了一次。下午街上都滿了人，是從各處來，要看法官的。但其中有一大部分人跟著我到卡德壘，發現還有其他的事好做。這叫一個旁觀的狂熱者忍受不住；所以當我還未提出經題時，他就開始盡他喉嚨所能發出的聲音大叫大罵。但是人群中不論貧富，沒有一個人理睬他。

八月十二日（星期五）

在乘馬往新壘時，我看完了荷馬的已來亞史詩。這人確具有驚人的天才！其筆下所表現的是能力充沛的思想和綺美的表情，而他以前並沒有可師承的！雖然他的作品有異教的偏見，卻仍洋溢著虔誠的氣質。但讀者亦將發現他作品中滲雜著許多使人震驚的不適當的描寫。任何一個稍具常識的人怎能為他所描寫的那些“喜歡埋怨的英雄和時常受傷的神”辯護呢？此外，在他提到他那“眾人眾神之父”，那位搖一搖頭即可震動天地的神的時候，他豈不立刻又說那神對他的妹妹兼妻子——天后——說出了那種連俗夫都要覺得慚愧的穢語來？並且，豈有一個國王，年事已高，智慧無窮，卻告訴阿漆裡斯從前他小的時候常常坐在他的膝上，他怎樣常常給他酒喝，直到他嘔吐在他身上？難道上述種種就是那所謂“神靈的無知和淺見”的暴露嗎？

八月廿日（星期六）

韋克飛德的小團體既然懇切地邀請我，我就上那裡去。我知道那邊人民的狂暴，但也知道他們都是在神的手中。我原定八時在斯各特場講道，但是該地主人不肯答應。他說暴徒將傷害他的房子，比我們所能給他的好處必更重大。我無可奈何地，只能到大街上向罪人宣傳赦罪的福音。沒有人搗亂，從頭到尾沒有一點騷亂。

一時左右我在歐頓講道，這地方經過數星期的激烈風暴後，同樣地完全平靜了。在風暴中許多人被擊打，受傷，受各種逼害；但沒有一個人搖動了堅定的信心。晚上我在暗利向許多人講道，這些人因為一向享受太好的陽光而軟弱下來了，恐怕需要一些風暴的刺激。

八月廿二日（星期一）

在希敦講道後，我騎馬到斯格可特格林，這裡的弟兄們各有不同的看法。許多人認為我應在哈黎法克斯的市場講道；有人說這是事實上辦不到的。只提起這事的可能性已經使全城鼎沸了。雖然如此，我終於到市場去了，無數的人等在那裡，喧嚷如浪潮一般。但當我開始講道時，大部分人都安靜下來。他們似乎越來越注意，越安靜，到了有一個“體面人”，糾合一些暴徒，開始向群眾拋擲錢幣，這才使秩序混亂起來。因覺得大家聽不到我的聲音，我就做手勢表示我要移動別的地方，相信有十分之九的人跟著我走，到了一個離城半裡路的草地，我們就在那裡享受一個鐘頭的少有的安靜，大家快樂地讚美神。

八月廿三日（星期二）

早上五時的聚會，聽眾比我前晚在此講道時還多。一時左右我在白爾頓講道，晚上在勃拉福講道，在那裡除了牧區的副牧師外，沒有別人對我們表示過無禮的態度。

八月廿四日（星期三）

八時我在以克利夕爾講道；一時左右在喀萊講道；五時在哈瓦特講道，格吟邵先生念禱文，聽眾之多遠超過教堂所能容納的。我們在早上五時就開始崇拜會，雖是那麼早，教堂裡還是差不多滿座。

八月廿五日（星期四）

我同格吟邵先生到洛弗裡去，喀萊的一位叫哥比克的要在那裡接我們。一再有人勸阻我們不可前往，因知有一大群暴徒從哥尼來，已在我們前面。再走了一些路，曉得那些暴徒還未抵達洛弗裡。我們乃加速，希望比他們先到那邊。當我們走到的時候，一切都很平靜。我有一點替格吟邵先生擔心，但這

實在是多餘的，為著基督，縱使下獄或赴死，他都願意。

十二點半我開始講道，剛講到一半，暴徒從山上像一道瀑流沖了下來。我和他們的領袖講了幾句話，為著避免爭鬧，我照他所要求的和他一道走。當我們來到巴羅福特，離城兩裡路的地方，我和兩三個朋友被帶進一所屋子，暴民像軍隊一般列陣在屋子前面。我在那裡被扣留了一個多鐘頭之後，他們的領袖走出去，我就跟著他，請他帶我回到我原來的地方。他答應了；但暴徒跟在我們後面，這使他非常忿怒，以至於回頭去擊打他們，而把我丟下了。

下面一封信是我在第二天早晨所寫的，對這事有更詳細的報告：

先生，昨天中午在十二點至一點之間，我正在向一群安靜的人講道，並沒有什麼吵鬧的聲音或騷擾，有一群喝醉了酒的暴徒帶著棍棒和拐杖，喧嚷囂張地前來尋事。他們的首領名叫理查，自稱為代理保安官，並說他來是要把我帶去見你的。我就和他一道走；但是還沒有走上十碼，有一個人拿拳頭使勁往我臉上擊打；立即又有人以木棍擊我頭部，我不能不稍作抗拒，但你的另一個助手，以最兇暴的態度咒罵起來，揮動著他的棍棒喊叫說，“把他帶走！”

這樣我就被押送巴羅福特，他們告訴我你就在那裡。他們的鼓手走在前頭，從四方招集所有的暴徒。當你的副官把我帶進屋子時，他容許格吟邵先生——哈瓦德的牧師，和喀萊的哥比克先生，和另一個人陪我留在那裡，並說不讓任何人傷害他們。過了一會兒，你同你的朋友進來，命令我答應不再到洛弗裡來。我告訴你，我寧願砍斷自己的手，卻不能作此諾言，也不能答應叫我的朋友以後不來。經過一大陣雜亂無序的談話（因為我無法使你們集中在某一點的討論上面），從一時至三四時之間（那時你們當中有一個人坦白地說：“不，我們不要像迦瑪列，我們要像猶太人的做法”），我所說的一句話：“這一次我不在洛弗裡講道”似乎使你得了一點滿足，所以你就鎮壓那些暴徒，你出去向他們只講了幾句話，他們就立即平靜下來。於是我和你一同從後門走出。

我應再提出一點：我先曾數次要求你讓我離開，你不肯。當我試行與理查走出的時候，暴徒即刻跟上，咒罵凌辱和拋擲石子。其中一人把我擊倒地上，當我起來時，所有的暴徒都向我沖來，像獅子一樣，強迫我退回到屋子裡去。

當我同你走出來，而格吟邵先生和哥比克先生亦從另一個門出來時，暴徒立即把他們關進去，極其猛烈地撞擲他們，把格吟邵摔在地下，以各種穢物污泥拋擲在他們身上。你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人出頭阻止你的那些流氓的野蠻暴行。

那些安靜無辜，遠遠地跟著我走，想看看弄出什麼結果的人，他們受到了更大的侮辱。你的副官不但縱容那些暴徒，佯作不見，甚且發號施令，指揮行動。不問這些人的年齡性別，暴徒以石子泥土向他們飛擲，迫著他們奔跑逃命。有些人被踐踏在污泥下，有的給從頭髮拖著走，特別是那位同我從新壘來的馬克福特先生，最受蹂躪。許多人被棍棒痛擊，有一人被強迫從十或十二尺高的岩石上跳到河裡去（否則他們將捉著他，把他頭往下地摔到河裡）；當他爬出來時，又濕又傷，他們還發誓要再把他摔下去，幾乎無法勸阻。這些時候你卻滿意地坐在附近地方，毫無出頭阻止暴行之意。

而你一向是講公理和法律的！嗚呼先生，即使我們不是信奉國教的人（我否認這一點），即使我們是猶太人或土耳其人，我們豈不當享受本國法律的保護嗎？若你能夠，若你敢作敢為，你可以根據法律控告我們，不當出以非法的暴行！也不當使酒醉，叫罵，作亂的暴徒充當法官，陪審員及執行吏。這純

然是對神和對國君的叛逆行為，你或將因此而受懲罰呢！

一七四八年八月廿六日 在韋達柏

四時至五時之間我們從洛弗裡出發，遠遠望見好幾群人在山上，因疑心他們有受圖謀，所以我們加速越過他們朝著走的那條路。我們的弟兄中有一人騎馬的速度不夠，落在後面，讓他們截住了。他們立即擊倒了他。他後來怎樣從他們當中出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七時之前我們抵達韋達柏。當地的人聽到我們在巴羅福特所遇到的事後，都和我們成為朋友了。有一人，是 B 先生曾在他家講道的，派人請求我到他那裡講道；八時我就在那裡向一大群聽眾講道。想不到在那麼短促的時間內能夠集合那麼許多人。他還請我們住宿他家。一切的妒忌都消除無餘了。

八月廿六日（星期五）

五時我向同一群的聽眾講道。十二時我們來到希頓斯塔榜克。那所房子佇立在峻峭山岩上，俯覽山下溪穀。我講道的地方是一個橢圓形的廣場，樹木繁茂，向山外作突出形狀，有如圓形戲臺。這裡的聽眾與黎芝地方的聽眾差不多，但更為嚴肅熱誠，專一聆聽！使我精神振奮，用力講解，似乎是生平少有的經驗。

四時我再次向差不多是同一群的聽眾講道。神再次顯明祂愛的權力。以後我們騎馬到密格利，許多人從四方趕來，我向他們講道，直到太陽下山後一個鐘頭。寂靜的夜晚正適合於嚴肅的聽眾，他們每個人吸收神的道，有如枯渴的土地獲得驟雨的潤澤。

八月廿七日（星期六）

七時我再度在榜克向一群熱誠的人講道，然後騎馬到托摩登稜。此地有幾個囚犯剛得釋放，馬克福特先生就是前天得到釋放的人。五時我在羅森谷之米拉廩講道，有幾個暴徒在場，可是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而這對他們是有利的，否則那些還未悔悟的聽眾必將以粗野方法對付他們。我覺察到此地有一種現象是在英國各地所未曾看到的：當我講道完畢，祝福了之後，仍沒有一人走開，每一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規規矩矩地坐著，等我先行離去。

八月廿八日（星期日）

谷德邵的牧師 U 先生請我在他的教堂講道，七時我開始宣讀禱文；我總覺得教堂必無法容納聽眾的半數，所以念完禱文之後我就出去站在庭院的牆上，在涼蔭之下，講解第二經課：“你想用幾句話勸誘我做基督徒嗎？”

我對那些還在高聲批評戶外講道為“非禮”的人很覺得莫明其妙。其實最為“非禮”的莫如聖保羅堂的聚會，在那裡大部分會眾是在打瞌睡，講話，四處張望，完全不注意講員在講些什麼。而另一方面，在庭院或戶外聽道的，當他們全體舉動有如親眼觀見萬物的審判者，親耳聆聽祂從天上發出話語的時候，確是十分合禮。

一點鐘時我到波爾頓的市場。人數很多，但有許多是極其野蠻的人。當我剛開始講道時，他們也開始前後撞擠，竭力想把我從我所站的臺階上推下去。他們把我推下了一兩次，但我再上去，再繼續講道。他們就開始拋擲石頭，同時有幾個人上到在我後面十架上，要把我推下去。由這件事我看出了神的管治甚至及於最微小的事上。有一個人正在我的耳朵旁邊喊叫，一塊石子飛來，剛好打在他面上，使他靜了下來。另有一人正向我擠，要把我擠下去，一塊石子打中了他的前額，又彈了回去，血流滿面，

亦就不再上前。再有一人，挨近了我，正伸出他的手，就在那一剎那，一塊尖利的石子打中了他的手掌，他的手抖動著，很安靜地等到我講完了道才走開。

晚上我在布德榜克講道。星期二（卅日）下午一時左右在老場峰講道。以後我們騎馬到武德利。路上我們看見了這次水災的許多痕跡；當時本納特住在災區，目擊經過情形，下面是他告訴我們的一段話：上個月（七月）廿三日（星期六），海飛德和德比郡等地下了三個鐘頭的傾盆大雨，這場大雨造成了住在這裡的人所未曾經驗過的大水災。

山上的岩石為大水沖松了，從山上滾下來，有一塊田地整個給大石頭所塞滿了。

好幾具水磨給水沖掉，蹤跡不留。

大樹連根給拔了起來，像殘梗般地漂流而去。

有兩個性情放浪的女人給水從她們門口沖走而淹死了，一具屍首在附近找到，另一具流到七八裡路之外。

海飛德教堂的墳場全部損壞，水把墳墓裡的屍首沖走，水退了之後才在不同的地方發現，有的掛在樹上，有的暴露在草場或田地上，有的給狗咬過，屍體殘缺。

八月卅一日（星期三）

本納特指給我們看一位紳士的房子，這人從前是一個完全沒有神的人，但在兩三年前，神的手放在他身上——肉體的和靈魂的。他離棄了一切罪行，各方面的生活是聖潔無可指摘的。他因為不能出門去行善事，決意在家裡做他所能做的。所以他每逢禮拜天，早上和晚上都請鄰居到他家裡聚集（附近沒有教堂），親自向他們宣讀教會的禱文，並作證道。聚會人數有時達一百五十人至兩百人。我在班斯時接到他邀請的信；就和本納特先生一同前往；我們看見他雖然有病，仍甚喜樂，並為他的一切疼痛和軟弱讚美神。

十月一日（星期六）

我私下騎馬到布裡斯它。

第二星期我審查團體會務，開除那些怠慢的會員，和那些狡猾固執，不肯和其他弟兄每星期聚集一次的人。因此會員的數目從九百人減少到七百三十人。

十月九日（星期日）

我開始審查京斯武德諸小組的活動；我從不曾這樣深切地覺悟到魔鬼的詭計，這種詭計使我們袖手不做事情，使我們心裡對弟兄發生惡感。現在有一種比前十倍響亮的喊叫，說，“這些人是如何地使福音遭受恥辱！這究竟是一個什麼團體！充滿著酒徒，造謠生事和講人壞話的人！”為了這話我猜想我將遇到一樁困難的工作；而為使這些所謂“可羞恥的人”一個都不能藏匿，我就先和所有的領袖會面，特別審查每一小組中每一個人的行為。當各小組個別聚集時，我一再作這種審查，看看這一切的叫喊到底有什麼根據？原來在過去三個月中有兩個人再蹈狂飲前愆；有一個女人曾製造，或至少牽涉到有關他人瑣細的無聊故事。我原以為會找到幾十個酗酒的，或一百個講人閒話的人！

十月十四日（星期五）

我在勒定講道，星期六（十五日）騎馬往倫敦。

十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在拆爾息的植物園以一個鐘頭時間，觀察神的多種作為。如果有一些能幹勤勞的人能充分地對這些植物的效用和特性詳加研究，那麼這園必將有顯著的進步。若非如此，將如何解答把它們聚攏在一起的目的呢？難道是要滿足那種無聊的好奇心嗎？

十一月一日（星期二）

恰好是諸聖日，我們在小禮拜堂裡舉行莊嚴的聚會；這使我憶起幾年來我們在這一天都有同樣的聚會。是的，“在上主眼中，聖徒之死是極寶貴的。”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撒拉彼得斯，一個愛惜靈魂，有如以色列家之母的人，與世長辭了。在這幾年來的仔細觀察中，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時候，我從未曾看見她有絲毫紛擾或不安的情緒。她常有愛心，常常喜樂。她所得的特別恩賜和她對人的無止息的關心，使她善於尋找及救拔喪失的人，扶助軟弱的，安慰意志消沉的，帶回迷路的。在這些事工上，神賦與了她比別人更有那種“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愛心。

有一個和她很接近，對她有深刻認識的人說：

過去四年來，我們每星期以一兩次時間彼此傾心吐意；我深知她對她自己的得救毫無疑惑。有時候我關心她對救濟窮人的工作行之太過，使自己連一些必需的也都沒有。但她每每答說，“我一天吃一餐夠了，留下幫助那些連一餐都沒得吃的人吧。”

在十月九日（星期日），她和另外一人到新門探望那些已被定罪的囚徒，特別去看蘭加斯特，因這人曾通訊表示希望他們前往。到了監牢的時候，他講他們到他的囚房，他們高興地進去了，雖然有人勸阻他們，說是監牢裡流行著一種疫熱症。他們請蘭加斯特盡可能約齊那些願意來聽的囚徒。有六七個被判死刑的囚徒到了。他們唱聖詩，念了一段經文和禱告。這一小群聽眾都感動流淚。多數深切地覺悟到他們自己是走在迷途中。從那時起，她在他們當中辛勤地工作，領他們禱告，日夜為他們禱告。

有的人認為如果為蘭加斯特呈請寬赦不至於太困難，雖然彼得斯不曾向他提起這事，卻決意試行各種方法來營救他。她準備了好幾份申請書，親自到韋斯敏斯德，肯新敦等地，並且奔走全城，尋覓所有對此事可能幫忙的人。同時她繼續不停地到新門去，有時獨自前往，有時和其他的一兩個人同去，訪問所有已被定罪在監的囚徒，勸勉他們，和他們一同禱告，每次她都因看見他們比前更加渴慕神而欣慰。

那些被判死刑的囚徒都熱望這些神派來對他們有極大幫助的人，能夠在最後一晚和他們同在一起。為此當天十點鐘她就來到新門。但無論如何不能獲准進入。當局只准許那六個囚徒住在同一個囚房。那晚他們就在一起迫切禱告。第二天早上六時她竟獲准進去了。

彼得斯做完了她的工作後，覺得渾身沉重。星期三（十一月二日）那天，她已染上惡性熱症，倒在床上了。在十天的高熱度之中，她仍不斷地讚美神，見證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子夜剛過，正是禮拜日（十三號）她的靈魂歸回於神了。

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

我出發往厄色克斯的利弗去。上半夜雨下得很大，繼而霜露下降，所以大部分的路面好像玻璃；東北風迎面吹割。雖如此，我們仍在下午四時抵達利弗。此地曾經是一個深水的港口；以後沙灘逐漸堆積，

把港口塞住了，使本來很繁盛的一個城邑變成為荒蕪的小村落。晚上我向當地大部分居民講道；第二天早晨也向許多人講道，然後騎馬回倫敦。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七章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九年七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四九年

二月十四日（星期二）

我和我的弟弟同往牛津，晚上向一個小團體的人講道。

二月十六日（星期四）

我們騎馬到羅斯，星期五到加德。

二月十九日（星期日）

早上我的弟弟在米斯面尼斯講道。下午和晚上我分別在標爾德和加德講道。星期二（廿一日）我乘馬至拉格蘭，第二天至京斯武德。

二月廿三日（星期四）

我的計畫是在四旬齋這段時間，盡可能邀請所有的傳道師前來聽講；每天向他們講述，正如我在牛津向我的學生講述一樣。來的一共有十七人，我把他們分成兩班；向一班講解佩爾遜主教論信經，向另一班講解奧爾得雷察的邏輯學，並向全體講解動作與措詞的規範。

三月三日（星期五）

我修正約翰安得特的文選，擬收入于“基督教叢書”裡面。

三月十四日（星期二）

我和我們四個學校的學生相聚，因為已規定了每星期特別為這工作撥出一個鐘頭。這四個學校乃：寄宿在新屋的男學生；寄宿在舊屋的女學生；由哈登所教授的男生日班；和由得音摩克所教授的女生日班。我們很快就發現在兒童身上工作所收的效果，有些已經受到了深刻而根基鞏固的影響。

四月三日（星期一）

在赴愛爾蘭途中，我們在出入口地方等了四個多鐘頭，這一耽擱，不免使在新埠等待我們的許多聽眾失望。

晚上和第二天（星期二）早上我都在卡力弗講道。噢，幾年前此地是一個多麼有希望的地方！誠然，若是那些人不倚靠他們自己的理解，而能相信“律法和見證”的話，全城從最大的到至微小的必都認識神。

六日（星期四）中午的時候我們來到阿柏地爾，正遇有鳴鐘舉行葬禮的事，許多人聚在一起，葬禮之後，我就在教堂裡向他們講道，從阿柏地爾一直到那麼蜿蜒於不裡克諾克穀的大山，都在下雨；但當我們攀越那座大山，黑雲就停留在背後。以後我們的旅程都享受著和暖，晴朗，涼爽的天氣。

四月七日（星期五）

我們抵達加德，星期六（八日）我為我的弟弟和撒拉槐尼舉行婚禮。這是神聖的基督教的婚姻，真是一個莊嚴的日子。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八章 一七四九年七月至一七五四年十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四九年

八月一日（星期二）

我和京斯武德的學生們有一個鐘頭嚴肅的聚會。在京斯武德和布裡斯它辦理了一切事務之後，我就回到倫敦來。我一到倫敦就接到從愛爾蘭的科克來的一個奇特的報告，據稱八月十九日那天，有廿八份控狀呈達大陪審庭，但都給駁回了。同時陪審庭把這些控狀作成記錄。這些記錄在愛爾蘭的史冊上到是值得保留傳世的，內容如下：

查衛斯理查理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惡徒，擾亂陛下治下的和平秩序，特懇請將此人放逐出境。又查瑟勒文也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惡徒，擾亂陛下治下的和平秩序，亦懇請將此人放逐出境。

瑟勒文是一個忠實的麵包師，住在科克多年，我相信他的名譽在本城同業中和任何其他的人同樣美好。可是他曾招待我的弟弟，和循道會其他的幾個弟兄，不但如此，他還讓他們在他家裡講道。還有其他的人名（但多數都記錯了），就是那八位曾經在那裡住過的傳道師。

八月廿八日（星期一）

我離開倫敦，晚上到了大波登。

九月六日（星期三）

我抵達新壘；休息了一天後，就作兩次早上和兩次晚上的證道，均蒙神格外施恩，是我們所不常見的。這以後，在星期五我就出發訪問北部的諸團體。

九月廿一日（星期四）

因為考利先生的請求，並認為神的恩召要我到那裡去，因此，除了波羅納先生一人外，我把所有的同伴都留在希因利山，出發往白港去。第二天，我在那邊的市場上向許多人講道，論及“你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惠。”我看見他們都受感動，主意要隨事省察。所以，在講道過後，我請那些決心服事神的人前來看我，向他們解釋關於基督徒團體的計畫，性質和功用。第二天早上又有許多人聚集；雖然我們除市場之外沒有其他的地方可聚集。下午三時我在亨新罕，一個離城一裡左右的大採煤區講道。此地人民的熱心叫我回想到當初京斯武德的情形，噢！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常常保守著我們所曾經有過的愛心？為什麼人要離開他們最初的愛心？六時，我再一次在白港講論“凡勞苦負重擔的人請來就我。”八時我盡力幫助那些有誠意的人，組織為一固定的團體。

九月廿四日（星期日）

我開始個別檢討他們每一個人。八時我在吟西講道，這是另一個煤礦工集中的村落，離城約半裡。聽眾極多，且很專注。一時至二時之間我再度在亨新罕向我聲音所能及的大群聽眾講論“悔改信福音”的道理。從那裡又倉促地趕到禮拜堂去；當禮拜剛到一半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受突然的襲擊一般，渾身顫抖，幾分鐘後身體發燒。我很想吐嘔一番，然後上床休息，但當我從禮拜堂走出來時，聽說有很多人市場聚集，我實不在忍讓他們空手回去。當我向他們講道時，神顧念我，增加了我肉體和靈魂的力量。

九月廿六日（星期二）

因為我在離開希因利山之前曾預定星期三晚上再回到那裡講道，所以下午兩點出發，雖然那時我因患了幾天痢疾而覺得身體非常軟弱。但神重新加強我的力量，使我逐漸減輕痛苦和疲乏。在往克斯韋克的旅途中非常自在愉快，因為我的心倚靠神。

九月廿七日（星期三）

三點半我就上馬，那時一路無星無月，惟有濃重的霧，既看不見路，也看不見其他的東西；但我卻像是在白天走路一樣。當走近賓路杜克野地時，霧散天開，辰星出現，天也亮了；我心想一切的危險諒都已過去了。不料當我走到野地的中部時，重霧又降下來，四圍都籠罩著，我立刻又迷失了路。但我的心仰望神，遂見天又開朗，我又找到路徑。到了奧斯同野地時我再次迷路，且不停地走過那些泥沼地帶（我相信這是生客所從未作過的），以後來到一個小山谷，不久即抵達希因利山。

晚上的聚會人數很多，我講解啟示錄廿章的一部分。這是何等嚴重的時辰呀！好像我們已經站立在“白色的大寶座”前了。在禱告中神照樣與我們同在；有一個站在我旁邊的人忽然高聲哀哭起來。我懇求神賜給我們證據，表明萬事互相效力，都有益處。祂果然垂聽我們的祈求，在她心靈上銘刻赦罪之恩。我們都因此以敬畏的心讚美神。

九月廿八日（星期四）

今天我們特地從事於禁食與禱告，布饒恩和胡波二人同我在一起。那真是一個不能忘懷的日子。我們都能夠自由地來到恩座前與祂親近；並且有堅定無疑的信念；深信我們所信的主必將使萬事順利。

九月廿九日（星期五）

我又出發到白港去。暴風異常猛烈，集中往我臉上衝擊，騎在馬背上已經是一件困難的事；尤其是經過那廣漠無垠，毫無掩蔽的山脊。雖然如此，我盡力向前，直到上了嚇特色的懸崖之上，那時濃霧籠罩，我立即迷了路，方向全失。但我知道困難無論大小，我必會獲得幫助的。一會兒，雲消霧散，剛柏裡斯比已遠遠在望了，就是我所要到的地方。星期六（卅日）一早我就出發，下午抵達白港。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一封一位非常的人物所寫的信，很覺得愉快，這人的消息我已經有好幾年沒有聽到了。

何等忠實的一個基督徒，他的虔誠和純真從這幾行字當中流露出來！然而就是這一個人，當我在薩凡拿時曾經拒絕他享受主的聖餐，因為那時他尚未受洗，就是說，他還未受一個由主教所按立的牧師的洗！

有誰比我更固執於這種重儀派的傳統呢？而從那時起我卻不斷地遭受相同的打擊？

十月一日（星期日）

八時左右我在吟西向同一群聽眾講道。神確在他們中間打開石心。在禮拜堂崇拜，我心中非常愉快，不但是早上和下午的主日經課，和主的聖餐，就是早上和晚上所唱的詩篇，也使我大得安慰。

十月二日（星期一）

在我開始講道之前，接到了威特腓德的一封信，請我星期三到黎芝和他相會。我先前曾建議在那天到那地方去。星期二（三日），我們一早出發，有一個弟兄，就是一個約克郡人，充任我們的嚮導。

十月五日（星期四）

早上五時威特腓德講道；晚上五時他又在布林斯達講道。神賜給他有力而動人的話語，我相信他所講的已深深地打進許多人的心坎。

十月六日（星期五）

五時我講道，然後回到黎芝探望那我從前留在那裡的弟弟。中午和我們的幾個傳道師以一個鐘頭時間互相勸勉及禱告。一時左右我向一群貧賤富貴各種人都有的擁擠聽眾講道。到了五時，聽眾的數目大大增加，我的身體和精神的力量也同樣大為增高。我向群眾大聲疾呼，喚醒他們仰望耶穌，幾乎不知何時收場。

以後我費了一個鐘頭時間接見 M 先生。我怎能喜歡這樣的一種交往呢！但是神的旨意必須成全！讓我和祂交往吧，這就夠了。

十月十八日（星期三）

由於朋納特的敦請，我就騎馬出發到蘭開夏的羅克穀去。當我們剛進城的時候，看見街道兩旁人山人海，喊叫咒罵褻瀆之聲不絕，向我咬牙切齒。因覺在這種情形下作露天講道必難收效，我就進入一個大屋子，門正朝著街道上開，向他們高呼：“惡人須離開他的道路，不義的人須拋棄他的意念！”神的道勝過了人的頑梗，沒有反對或搗亂的；以後我們走過市區，覺得居民的舉動態度都有著顯著的改

變。

晚上五時左右我們來到波爾頓。當我們剛進到大街面時，立刻覺得羅克穀的獅子若和波爾頓的相比，就像是羔羊一般了。居民的那種猖獗刁惡的程度，在具有人形的動物之中是我所未曾見過的。他們跟著我們走到我們所要去的處方，竭力喊叫；當我們進入房子後，他們立即佔據所有通到那房子的大路，街上從頭到尾塞滿了人。過了一會兒，浪潮似乎沒有先前那樣高，P先生冒著險想走出去。當他一出門外，他們立即把他圍住，擊倒了他，讓他在污泥中打滾；當他爬起來再走進屋子時，簡直沒有人能認出他是誰，或是什麼東西。當第一塊石子從視窗打進來時，我猜想必有許多石子隨著飛進來，尤其因為他們正取得了一個大鐘，可以鳴鐘招集他們的全部力量。然而他們不打算從遠距離進攻。這時有一個人跑上來報告暴徒已沖進屋子來了；又說，JB已給他們抓去了。但他卻利用這機會向他們宣告“神的可畏。”同時DT在用溫和的話向另一群人理論。我相信時機已到，於是走進人眾結集最多的地方；他們現在把底下所有的房間都塞滿了。我要了一張椅子。風暴略息，所有的人都很安靜。我心中充滿著愛，眼睛充滿著淚，口裡發出有力的講論。他們又驚奇，又慚愧，都軟化了，他們諦聽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何等的一個轉變呀！神怎樣地使老亞希多弗的詭計成為愚拙；而把此地所有的酒徒，口出惡言的，不守聖日的，以及在罪中的人都帶來聆聽祂豐盛救恩的訊息。

十月十九日（星期四）

早上五時前來聽講的人數甚多，遠超過屋子所能容納的。對這些人我不能不以比平常更長的時間來講解。知道他們仍喜歡聽，所以我答應他們九時再在近郊的一片草地上講道。他們從各地都趕到那邊去；我向他們高呼：“萬事具備，請赴婚姻的筵席。”只有幾個鐘頭的工夫，光景全改變了！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走過城裡的任何街巷，沒有人妨礙干涉我們，或向我們開口說什麼，除了是表示謝意和請安的話。

一時左右我在沙克利，離開波爾頓四裡路的地方講道，其後上馬到德斐休謨。在此地我接到了一封阿爾不勒罕的考利先生寄來的信，內附阿克頓地方牧師的請帖。第二天早上我在德斐休謨講道，十點在布德榜克講道以後，星期五（廿日）下午，騎馬出發，四時至五時之間來到阿爾不勒罕，在那裡有一大群聽眾等著我，我立刻向他們講論“趁可尋找之時尋求神”。第二天早上五時又有許多人來，他們似乎已準備好了，不但願意悔改，且願意信從福音。

星期二（廿四日），中午我們來到都德里。一時我到市場上向一大群愚笨囂張的人宣揚主的聖名，他們當中大多數似乎並不知道他們聚集是為著什麼。我繼續講了半個鐘頭，許多人逐漸嚴肅專注起來，後來有一些撒但的僕從闖了進來，褻瀆謾罵，隨手拋擲東西，我就退回到我原來的房子去。暴徒洶湧地跟著。許多在我旁邊的人都給他們弄到滿身污泥，我卻只沾了些微斑點。四時我在韋尼斯伯利向一群可敬的人講道，我從他們得到至大的安慰。第二天（星期三）早上，亦有同樣聚會。虔誠的聽眾是如何地能加強講道者的力量呀！

一時，我再次在那裡講道以後，就上馬往北明翰。這個地方一向乾燥涸渴，使人很不愉快；所以我預料不會有什麼好收穫。但情形卻恰恰相反，聽眾的精神是我過去在此地所未曾見到的。他們當中沒有一個嘲笑或嬉戲的人，也沒有一人不注神聆聽，並且，我不常這樣深刻地體會到神的力量，祂的愛，和祂的同在。在團體聚集時也感受到同樣的恩賜；第二天早上的講道也是一樣。豈是神終於連這片荒

蕪之地也叫它發芽吐蕊像玫瑰花一般？

十月卅日（星期一）

我回到京斯武德休息，在那裡撰寫那部我答應在今冬出版的證道集的一部分。

十一月八日（星期三）

在巴德講道；星期五在倫敦講道。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

許多人向我抱怨說，當英國各地的人對神的道大感奮興熱心的時候，倫敦方面卻死氣沉沉。其實這主要的原因是有少數人不斷地在他們當中散佈讒言和反對的空氣。可是這種瘟疫不久也就停止了。有一部分教唆者離開了我們，另一些則覺悟到他們曾經陽奉主名，而暗地裡為魔鬼工作。

十一月廿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索爾罕鎮波朗挪先生的家，希望在那裡能有寫作的時間。

十二月四日（星期一）

我到留伊蟬休息。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一）

我再度到紐文頓休息。星期六（十六日）寫完了我的證道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八章 一七四九年七月至一七五四年十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五〇年

元旦（星期一）

四時有許多人聚集，開始慶祝新年，他們的慶祝方式比羅馬人的方式更好。本星期我用好幾天時間訪問那些失掉了起初愛心的人；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為自己辯護，大家都承認在神面前有罪。由於這一點，可望神轉意，施恩寬恕。

正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讀了蒙節朗先生所報告關於他自己的改變，和其他在巴黎僧長墳墓上所發生的神蹟，我覺得異常驚奇。我一向以看奇傳稗史的眼光來看這整個事件，我想多數的新教徒也是如此。但我覺得除非抹煞了一切人類的見證，否則就不可能否認這些事實，正如我不能完全否認蒙節朗這個人或巴黎這城的存在。的確的，在許多這類例子當中，我發現有極大的迷信和極堅強的信心滲合著，只是在無知的時代，神寬容默許，雖有迷信，祂仍然賜福于人的信心。

如果有人說：“若承認這類神蹟豈不將助長羅馬教的聲勢？”恰恰相反，巴黎僧長之生與死都在公開地反對羅馬教的嚴重錯誤，特別是反對那兇惡的教皇諭令（Unigenitus），那推毀了基督教基礎的諭令。

正月十四日（星期日）

早上七時我在雪田誦讀禱文，並證道，會眾很擁擠。以後我趕到西街的小禮拜堂；參加崇拜之後就到騎士橋去，因為我已答應為那地方貧窮的兒童們講道，在我到達之前，那小小禮拜堂已滿座了。我知道善莫大於喚醒那些睡在罪中的人，故以“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為題宣講。

正月十九日（星期五）

晚上在西街的小禮拜堂聚會，我念禱文，威特腓德證道；他的講詞很清楚動聽。星期日（廿一日）的聚會，他念禱文，我證道。因為神的恩典，另一障礙物又給移開了。

正月廿二日（星期一）

早上在方得裡的聚會由我領禱，嚇裡斯講道。不論從天才方面或恩典方面說，他確是一個有力量的演說家；但他並未受藝術或教育的陶冶。

正月廿四日（星期三）

我被約請去探望一個病人，雖然我怕不能對他有什麼幫助。九十年來他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可是他仍然是神所要尋找的人。他一下就覺悟到自己的義在神面前算不得什麼。以後我為他禱告，相信已蒙垂聽，幾天後他安然去世。

正月廿八日（星期日）

我念禱文，威特腓德先生講道，神何等智慧，以不同才能賜給不同的傳道人！甚至他在語言或動作上的某些放任處，也都成為造就許多人的好方法。對這些人若用較嚴謹的言詞或較平穩的態度，將不容易打動他們的心。

正月廿九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坎特布裡，晚上的聚會聽眾都很嚴肅，他們多數在隔天早上五時的聚會都再出席。我希望這地方能再有許多崇拜神的人，也希望他們的崇拜比他們祖先的崇拜聖母馬利亞或甚至聖多馬伯格特更為明智，但同樣熱誠。

二月四日（星期日）

我在海益斯講道，在一兩年內此地有很大的改變！本來這牧區的人都往教堂外跑，現在卻有人從遠地來此聚集，下午聚會教堂也同樣人滿，大家都很守規矩，只是有些唱詩員不守規矩；我當眾責備他們，有些人很覺得慚愧。

二月五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 C 夫人那裡，她住在聖亞拿，近舍特塞地方。C 夫人原計劃請我當晚在她避暑的房子——一個很大的八角形房子講道；這房子是以木架子支持住的；屋裡一下子就擠滿了人，載重過度，下面的大樑木裂開了。當時我並不知道，只覺得這房子太小，所以走了出去，站在前面的走廊上。聽眾也因此跟著出來，走下去站在地上，一點都不忙亂。

二月八日（星期四）

約在十二點一刻的時候，城郊開始地震，從東南角開始，經過薩得克，沿著河底，然後從倫敦的一端震動到另一端。十二點三刻時在韋斯敏斯德和格羅斯明挪都可覺察到的。有三次顯明的震動，加上一種雷鳴一般的嘎啞和嶙嶙的響聲。神對這國家是何等的溫和呢！但願我們的悔改或能解消神忿怒之更重的徵兆。

二月九日（星期五）

我們在小禮拜堂有一個很愉快的守夜崇拜。十一點左右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今天的這個時辰，我從火焰中給搶救出來。我就把神的這奇妙眷佑向會眾作短簡敘述，我們都讚美感謝神，在祂面前大有喜樂。星期一（十二日）那天，我原計劃前往布裡斯它；但目前還不能去，因為倫敦方面的作正熾熱地展開著。雖如此，我們訪問不寧特福，照所預定的在那裡講道，然後再到舍特塞去。城裡已到處傳播說我當晚不能到來，可是仍然有許多人前來探詢究竟，我就對這些人講論“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二月十四日（星期三）

在方得裡舉行的守夜崇拜在我經驗中似乎是最短的一次。當我們都浸沉於讚美感謝的禱告中時，我們確不知道時間是怎樣偷偷溜走的。

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我們有了一天嚴肅的禁食，和從前一樣，在五時，七時，十時，下午一時都有聚會。晚上有許多富人前來參加崇拜。“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二月廿一日（星期三）

我在斯辟托飛德的格利鷹街一個老法國教堂講道。

二月廿二日（星期四）

因為幾次的約請，我就到柏德朗（瘋人院）去看一位少婦。我和她剛談了一些話，有一個人來通知我說傳道師都不許到這裡的。原來我們被禁止到新門去，為的是怕我們把囚犯帶入邪道。現在被禁止到此地，是怕我們會叫瘋漢發狂！

二月廿七日（星期二）

我終於勉強自己離開倫敦。我們在剛過了康不羅克的地方吃飯，並向所有在屋子裡的人講道。當我們離開時他們都充滿著感謝，和向善的決心。

三月四日（星期日）

我請 W 講道；這才使我明白為什麼他的聽眾會那麼死氣沉沉的。

三月六日（星期二）

我開始撰寫關於法文文法的一個短篇。星期三（七日）我們定為禁食和禱告的日子。

三月八日（星期四）

我約請所有布裡斯它的傳道師都在下午四時來看我；當我在城裡時每天如此。當晚神“再使磐石崩裂。”

今天神給倫敦的居民第二次警告；關於這事我弟弟曾記述如次：

今早五點一刻的時候，我們遇到另一次地震，比二月八日那一次的更加劇烈。那時我正在宣讀經文，方得裡房子整個劇烈地搖動，我們預料著房頂即將掉在我們頭上。婦女和小孩們都驚惶哭叫。我立刻喊說：“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我們也不害怕，萬軍的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神以信充滿我心，以言語放在我的口中，震動他們的心靈，如同震動他們的身體一般。地震移向西部，然後朝東，再朝西，經過整個倫敦和韋斯敏斯德地區。猛烈而軋轢的震動，伴著磷磷的響聲，有如遠處雷鳴似的。許多房子都受嚴重的動搖，有些煙囪倒塌下來，但沒有什麼更大的傷害。

三月十日（星期六）

我和京斯武德的教師們詳細討論關於學生和管理的問題。他們都提起其中有一男童故意行敗壞其他學生品格的事。我不能讓他再留在這裡，立刻把他送回他家去。

三月十一日（星期日）

我開始訪問京斯武德的團體，他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的奇特，人數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以後的幾天我訪問布裡斯它的團體。此地去年會員增加了一百人以上，而今年失掉了將近一百人。自從這個團體成立以來，還未曾有這種衰落的現象哩！為著這些弟兄們，我們亦當引咎自責才是。

我很願意在布裡斯它多逗留一些時候，許多證據證明神在此地復興祂的工作。但是從愛爾蘭來的報告使我認為必須盡速到那邊去。因此星期一（十九日）那天，我同胡柏一起出發前往新渡。

三月廿日（星期二）

因為預定在阿柏得爾，離卡力弗十六裡地方講道，我就騎馬攀山越嶺，抵達該地。可是當地並未為我們發出講道的通告，所以在那裡休息了一個鐘頭後，我們就出發到不裡克諾克去。一路上直到看見了我們的目的地，都是下雨。我的馬跌倒了兩次，把我從它的頭上摔過去；可是人與牲畜都沒有受傷。

三月廿三日（星期五）

在我們向外面眺望之前，就聽見了大風雨聲。我們仍在五時上馬出發，整天大雨淋漓；當我們來到高山，離城四裡路地方（這時我身上從頸項到腰間都已濕透了），大風似乎隨時可把我們吹走。幸而十時過後，我們都平安來到登拿母爾。感謝神，祂拯救了人與牲畜。

因為我們的馬都已非常困乏，而我們自己又全身濕透，所以那天我們停下來休息；尤其因為那地方有幾個人懂得英文，在這一帶算是少有的。我們親切地向他們講道，他們都顯得很受感動，尤其是後來我們在一起同心禱告的時候。

三月廿四日（星期六）

我們五時出發，六時來到沙灘。但因潮水的關係，我們不能經過。我就坐在一個小屋裡，花了三四個鐘頭時間，翻譯奧爾雷察的邏輯學。十點左右我們過了渡，下午五時之前來到巴爾頓渡頭，剛好有船可趁，可是船夫要我們稍等等時，說是風和潮水都太猛烈；其實他為的是要多等幾個顧客。這一延擱倒好，因為當我們正在徘徊散步的時候，毛根先生來了；他的房子在渡頭和聖首這段路中間，是我三年前曾住宿過的。天很快就黑了；可是我們的嚮導熟知地理，他把我們安全地帶到他自己的屋子去。

三月廿五日（星期日）

我在脫勒福爾文牧區的多馬家向一小群誠懇的人講道。因為有許多人不懂英文，有一位弟兄把證道的主要內容以威爾斯話重述一遍。下午我到柏裡察家去；因為那邊沒有能翻譯的人，我擔心沒有幾個人能聽懂英文，所以很不想去。其實我是錯了，到會的人數比我過去在安格裡色所遇見的都多，也有不少英文程度相當好的；同時從那些不懂英文者的表情上，他們的歎息及態度，很可以看出神在直接向他們的心講話。這真是一個非常的好機會；全體會眾似乎都心神貫注，融化為一片。噢，關於神權能的施展，我們所知道的是多麼微少呀！如果祂要工作，有什麼能阻止祂呢？

那時正遇逆風，我就接受一位忠誠稅吏哈羅威先生的邀請，住到他家裡，等候風勢的轉變。在這裡我有一個小小安靜的獨居地方（退修，正是我心所最盼望的！），除了他家的人之外，聽不到任何的人聲。星期二那天我請胡柏先生騎馬往聖首打聽我們的行期。他回來說一兩天內或可成行。所以星期三那天我們兩人就上那邊去。在這裡我們遇見了真尼，他從布裡斯它步行至此，身上只帶著三個先令。從他動身至今經過七個晚上，有六晚是受完全不認識的人招待。不知怎的居然會走在我們的前頭，且能在星期日抵達聖首，那時他身上只剩下一個銅板。

真尼替我們把馬帶給毛根先生。晚上我有很多聽眾。但我只能夠作一次證道，而他們現在都喜歡聽了，這叫我心中難過。十一時左右我們得到上船的通知，那時風很和順，一直繼續到我們離開港口。以後風勢轉從西來，激成暴風。沒有星也沒有月，惟有狂風暴雨。留在甲板上漸覺疲累。但下了船艙又遇到另一風暴。究竟是什麼事呢？原來有一個出了名的 G 先生（從加拿滂郡來的），是一個笨拙，養得太胖，臉色冷酷的人。他那付容貌只能和莎士比亞名劇馬伯德（Macbeth），是我三十年前在德呂裡巷所看過的裡面的一個凶漢相比。我剛想躺下來的時候，他一箭步搶了進來，滿口污毒，淫穢，褻瀆的話一齊拼了出來，每第二或第三個字總夾雜著咒語，這是在米林斯門所難得聽見的。因覺得沒有我開口的餘地，我就退回我的艙房，留著胡柏先生去對付他。一會兒，他的一兩個同行勸阻了他，把他帶回他的艙房去。

三月廿九日（星期四）

我們費力地向著愛爾蘭航行了四五個海裡；但到下午竟被風吹回到原來的港口來。雖然。當風向轉移了一兩度，我們又冒險出海；半夜時我們差不多已渡過半海了。但是風勢突又逆轉，猛烈地朝我們吹，這樣我們又被風吹了回來，九時左右，高興地再一次回到岸上。

晚上很使我奇怪，因為所看到的不是些貧窮樸素的平民，卻有許多帶著金銀首飾的富人，充塞房中。我恐怕說別的道理對他們過於艱深，所以開始講解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這居然比我所想像的還要有效。他們當中有幾個是不義的惡徒（這是我以後才知道的），我盡心向他們講解，他們卻不能接受。一個又一個退了回去，口中喃喃自語。有四個人留在那裡，到了我快要結束時，他們就帶上帽子，開始交談起來。我輕聲地責備他們，他們立即起身出去，發出嘲笑和褻瀆的話。以後我和一群樸實忠誠的威爾斯人有了一個鐘頭愉快的時光。

當晚有一個極猛烈的風暴。感謝神我們都平安住在岸上！星期六（卅一日），我決定再等一個星期，若是還走不成功，我就要到布裡斯它等船。晚上七時，我剛剛要下去講道，忽然聽見一陣噪雜的聲音，知道是一群暴徒來了，他們現在藉著酒和眾多的人數，聲勢益壯，推出那個 G 先生做他們的頭目。這

人一下子就把裡外的門戶都打破了，好幾次毆打我們的房東格裡揮德，並踢傷他的妻子，滿口咒詛辱罵，迫著要他說出牧師在什麼地方。格裡揮德上來，要我進到另一個房間，然後把我鎖在裡面。那個頭目緊跟著上來，打破了一兩個門戶，踏在一張椅子上，向床頂上張望，可是他的身材不適合攀爬，腳下一滑，整個人往後摔了下來。他慢慢地站起來，轉身帶著他的夥伴走了。

後來我下去到一小群窮人當中，以半小時和他們一同禱告。九點左右，當我們準備上床的時候，我們的房子又被圍住了。那個頭目搶先沖了進來，剛好格裡揮德的女兒在過道上提著一桶水，她把這桶水倒在他身上，使他從頭到腳，滿身淋漓（她究竟是故意的，或是因受驚的原故，我不知道），他就高聲喊：“謀殺！謀殺！”站著不動有一會兒工夫。這時格裡揮德正在旁邊，隨手把門鎖上。他看看只有自己一人，開始變換了口氣，要求說，“讓我出去吧！讓我出去吧！”經過他保證不再讓別人進來後，他們才替他開門，所有來人一起都走掉了。

四月一日（星期日）

我們出發，有一位聖首的人給我們帶路，十一點左右來到一個六七裡外的禮拜堂（我們停留在那裡，等到崇拜完畢），然後到了靠近蘭尼爾馬德地方的不裡察先生的家。

許多從城裡來的人殷切地邀請我前往講道，鄭重說明這是該地居民一致的願望。我心裡很不以為然，但不願拒絕，亦不知道神有什麼意思。所以我去。當我們還沒有坐定的時候，“比列的兒子”從各處糾集前來，包圍我們的房子。我所聽得懂的只是他們的咒罵罰誓的那種極粗俗的話，到處響亮地叫喊著。其餘的話我全未聽懂，正如我的話他們不懂一樣。朋友們要我留在裡面，不要出來，但我認為最好是天未黑時和這些人當面相見。因此我吩咐他們開門，和胡柏先生一道步入他們當中。後來我們找到一位嚮導，未遇阻礙地退回到哈羅威先生的家，就是我們休息的地方。無論如何此行是有益的，因為這些時候海上和陸上一直都有著暴風雨。

四月三日（星期二）

脫裡弗爾文的鐘士先生前來訪問，並告訴我們有一位勸士在離此不遠的地方講道，我們就去了，看見他在廣場上，站在一塊小石頭上面，向一群注意集中的聽眾講道。當他講完後我接著也講了，然後回到蘭茲芬我休息的地方去。

四月六日（星期五）

中午我在近蘭尼爾馬德地方講道，晚上在脫裡弗爾文講道。覺得晚間的風勢已改變了，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騎馬到聖首，有一隻船正要啟碇，我們就上船，當晚在都伯林登陸。

四月八日（星期日）

早上，下午和晚上，我都講道，然後又勉勵團體的人要站立得住，遵照古來聖經的好教訓行：不要動搖，不偏左亦不偏右。

我發現劉尼爾先生患高熱症，他的生命已沒有什麼希望了。但是當他看見我的那一刻，他的精神恢復過來，出了許多汗。從那時候起他就逐漸復原了。或者這也是我奉差遣到這裡來的原因之一。

四月九日（星期一）

經過詢問之後，我發現有許多事情他們給我的報告比實際的情形壞多了。但這仍有好處，若不是他們如此報告，今年我恐怕不會到此地來的。

四月十二日（星期四）

我和團體的一位會員共進早膳，才知道她家另有一位我一向不很佩服的住客，就是那聞名的派爾京敦夫人。她立即裝作有事跟著我上樓。我和她誠懇地談了一個鐘頭；然後我們同唱“喜樂的抹大拉”。她似乎很受感動，但這印像能留在她心中多久，只有神知道。

我們在 P 先生家吃飯。有一個年輕的婦人在那裡，她不久之前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曾勸服了好幾個信仰不純正的新教徒改信羅馬教。後來她遇到了循道派的人，他們勸她改宗，使她領悟到福音的真理。因此她的親戚們，尤其是她的丈夫，都攻擊她；可是這些事都不能叫她動搖，她對世界不存盼望，只願體驗這種曾經一度受她逼害的信仰。

晚上我應約去看一個人，這人曾憑自己的理論解釋一切基督教的道理，然而現在他卻懷疑究竟人的肉身死後靈魂能否存在。當然的，即使是一種推理的信仰，仍然是神的恩賜，若不是祂，我們連這一種信仰都不能把握得住呢！

四月廿五日（星期三）

我在 K 先生家吃飯。七十年來 K 先生過著完全沒有神的生活；但是現在神使他以及他家裡的多數人都“同享這寶貴的信仰。”當我剛進入他屋子時，他正在劇烈痛楚中，他患這病差不多有四十五年之久。我勸他以熱刺草敷貼，劇痛立即停止，他就起來，讚美神。

四月廿六日（星期四）

我審查兒童組的工作；許多兒童在神裡面都有喜樂。以後我進行尋找一些失迷的羊，那些同我談過的人都表示決心回頭。中午我閱讀信件，下午很高興地騎馬到美利克山去。我覺得此地的團體在恩典中確有長進，但會員數目卻減少了。這種情形是我在英國和愛爾蘭各地所未曾遇到的。

星期一（三十日）一點鐘時我和幾位弟兄姊妹一同為一病人行聖餐禮拜。因為時間迫促，我沒有作隨時的禱告，但神的權力仍始終臨在，有些人喜極不能自持，為愛心和喜樂所充滿著。

五月四日（星期五）

中午的時候我在顧拉落講道，六時在阿得攏的市場講道。

五月六日（星期日）

晚上我在康諾特河邊講道；當講道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匹漂亮的馬進來，吸引了一大部分聽眾的注意。我暫時停住，提高聲音說：“若有誰認為看一匹跳躍的馬比聽基督的福音更重要的話，儘管跟他們去。”聽眾接受這個責備，大部分人都回過來，並且加倍注意聽講。

五月七日（星期一）

晚上我同團體聚集的時候，有一個素來很怕露面的人，精神上大受襲擊，身心都感覺劇烈的苦楚，不禁放聲號哭。她的情形確很特別；她不懼怕地獄，卻對基督所受的苦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她深切地感覺到一種身體上的劇烈痛疼，有如她真的在和基督一同受苦。我們繼續禱告到十二點，才留下她忍耐地等候拯救。

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我在基爾馬婁克吃飯，此地曾經繁盛一時，而今卻剩下廢墟一堆。下午我們訪問基爾多雷利。有一個牧師；比我們先一步到了，他不問我願意與否，堅決要同我談話。經過一小時談話後，我們在愛心中

分手。星期六（十九日），我在十一時左右講道，下午騎馬到可克，晚上九時左右來到彭不洛克參議員的家。

五月廿日（星期日）

知道那平常講道的地方無論如何不能容納那許多盼望聽道的人，八點左右我就下到罕謨德廣場。聽眾很多，且很專注。有幾個惡徒糾集在距離稍遠的地方，但不久他們逐漸地走近前來，消失在聽眾當中了。這次聚會的安靜和秩序的良好是在英國和愛爾蘭的任何教會所不常遇見的。

下午，到處傳播著消息，說是市長定于今晚到我講道的廣場上來阻止我們的聚會。我就請斯喀爾頓先生和鐘士先生前往詢問市長。斯先生問他在那裡講道有什麼不合之處，並且說，若有不合，衛斯理先生即可停止聚會。他氣忿地答說：“我不願見有暴亂的事！”斯先生說：“今早並沒有什麼暴亂的事。”他說：“有的，難道此地沒有足夠的教堂和聚會所嗎？我不願再有暴徒或騷擾的事出現。”斯先生說：“衛斯理先生以及聽道的人並沒有作出騷擾的事。”可是，他明白地對斯先生說不準再有講道，並說，若衛斯理還要講道，“已準備好對付他的辦法。”

五時剛過，我就開始在我們自己的房子裡講道。同時，市長先生也到了大街口，命令城裡的鼓手和他的衙役——無疑地他們的任務是要維持治安的——出發，他們就遵命下來，一起來的還有許多暴徒。他們不停地打鼓，我也繼續我的證道，直到講完了。當我走了出來，暴徒立即把我圍住。我看見有一個衙役站在旁邊，就請他維持國法治安，但他答說：“先生，我不是受命來維持治安的。”當我剛走上街道，暴徒隨手拋擲東西；但都從我身邊或頭上飛過去；我記得沒有一件東西碰到我的。我往暴徒群中走了過去，面對面地注視每一個在我面前的人，他們都向左右分開，讓我一直走近了但特橋。有一大群人佔據著這個地方，當中一人喊說：“現在，羅馬教徒萬歲！”當我走上去時，他們同樣地都縮回去。我就從他們當中走過，來到真欽斯先生的家。有一個羅馬教徒正好站在門內，想要阻止我的去路；卻被暴徒中的一人把她擊倒地上（我想他的原意是要擊打我的，但失去錯打了她）。這樣我就走進屋裡，神禁止了這群野獸的妄動，沒有再跟著我的。

但有許多聽眾受到他們更野蠻的欺凌，尤其是鐘士先生，一身泥土。他之得以逃命簡直就是神蹟。以後暴徒的大隊闖進屋子裡去，搬走所有的椅子和板凳，連地板門門，窗櫺，和一切凡是木頭的東西都一起挖走。有的他們帶回自用，有些就在街道上焚燒。

覺得暴徒還沒有解散的可能，我就派人往見彭不洛克參議員，他立刻請他的侄兒文德洛柏參議員來到真欽斯先生的家，我同他一道走上街道，沒有一個人對我講一句無禮或不敬的話。

五月廿一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朋頓，從下午三時至七時過後，可克的暴徒列隊示威，然後拿我的畫像在但特橋附近焚燒。當那些暴徒正在忙碌的時候，浩忽敦先生乘機會下到罕謨德廣場，到了附近的一個朋友家去。他朋友的妻子非常小心地把他關在屋裡；可是他看見了有許多人聚集，他就揭開窗櫺，從視窗向他們講道。許多人好像深受感動，甚至那些從前窘迫反對他的人，也都很受感動；以後他們都安靜的退到他們自己的屋子去，那時候其他的暴徒還無暇顧到這些。

五月廿二日（星期二）

早上三時至四時之間，暴徒與鼓手又重新發動。同一天的晚上，他們下來到廣場上，但站在離斯都克

第爾先生房子有一段路的地方；等到鼓聲一響，市長的衙役喊叫他們，他們才集合起來，開始進攻。有人去請市長，市長帶著一群士兵到來，對暴徒說：“朋友們，我已一次，兩次，三次吩咐你們回家去；現在我已執行我的任務了。”說過這話他和士兵一起都回去了。現在這群暴徒得到指示，出動了，把所有的玻璃以及大部分的窗戶都打得粉碎。

五月廿三日（星期三）

暴徒仍然在街道上巡視，侮辱凡稱為循道派的人，並威嚇他們若不離開循道派團體，就要暗殺他們，推倒他們的房子。

五月廿四日（星期四）

他們再度進攻斯都克第爾先生的房子，把他釘在窗上的木板都打破了，把剩下來的一些窗櫺和掩蔽物也都拆毀，並損壞了他許多其他的貨物。

五月廿五日（星期五）

有一個名叫奧飛樂的，竟公然在大街張貼廣告，願意隨時領導暴徒，拆毀凡大膽庇匿“包布者”的人的房屋。（所謂“包布者”這個名號最初是由一個天主教神甫加給新尼克先生的，因為他聽到新先生講述有一個嬰孩（指耶穌）用布包著，卻不知道這是聖經的記載，因為他根本不熟識聖經）。

這些時候神使我們在朋頓過著非常平靜的日子，雖然那位 B 博士，不論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都孳孳不倦地鼓動人民反對我們。星期六（廿六日）那一天，許多人都在為著晚上的事憂慮。我依照平常的時間到大街上講道，這一次的人數卻比往常多出兩倍以上。當我開講約一刻鐘的時候，有一個牧師，他故意挨近我身邊，拿著一根大棒子，按照他們預定的時間，出來開場（他的朋友告訴我他當時確是喝醉了酒，否則他不至於做出這種事）但是他剛開口講幾句話，有兩三個膽壯的婦女上用力把他推到一間屋裡去，給他一頓訓斥之後，從花園把他送走。可是這人卻突然向那位領他出去的姊妹身上撲去，並非因為生氣，卻是為要求愛；這位姊妹不得已以武力對付他，重重地攔打了他一頓，才得脫身。

第二條出場的好漢是 M 先生——當地的一個闊少——由兩個隨員陪伴，手上帶著手槍。但是他的威風仍甚短促。有些人以相當客氣溫和的方法，立時把他帶走。

第三條好漢以更加兇狠的姿態出場；但他卻碰上了城裡的一個屠戶（並非循道派人），這屠戶把他當作手下的牛牡一樣，在他頭上狠狠地光顧了幾拳。這才把他的勇氣殺住。尤其當他看看沒有人接上來替他的工作，更使他氣餒，我於是得安靜地結束我的證道。

五月卅一日（星期四）

我騎馬到雷德哥馬克。下午那地方有一個大葬禮，許多人從各地前來參加，勞合先生在教堂裡宣讀一部分葬禮儀文，以後由我講道，論述“萬物的終局近了。”接著有那令人驚異的所謂愛爾蘭的號泣（這個我從前只曾聞說），並不像我所想的唱一首詩，卻是一種可怖的，音節不明的呼號，由四個特別雇來的，聲音尖銳的女人在墓前舉行。我並未看見有一人流淚。好像流淚的事並不在她們這宗生意的範圍內。

六月五日（星期二）

我回到臨摩雷克。當審查此地團體的工作時，我不禁特別注意到約略六十名蘇格蘭部隊的士兵——是一支極其雄偉的部隊。他們按真知識的熱誠激動了許多人，他們見證神的真道，不以為恥。

七月十四日（星期六）

我回到都柏林，星期日（十五日），在奧斯曼園講道，聽眾之多是在都柏林所未見過的，就是在愛爾蘭也不常有。當中有許多是士兵。

七月十九日（星期四）

我和士兵的小組聚集。有十九人決心“打信心美好的仗，”其中十一或十二人藉著救贖他們的基督已經在神裡面享受喜樂。

九月三日（星期一）

我們騎馬到沙弗德斯伯利。六時至七時之間我向一群誠懇安靜的聽眾講道。第二天早上五時我們又有一次快樂的聚會，參加人數很多。中午我在城裡最熱鬧的四叉路口講道，沒有吵鬧或講話的。我向他們高呼“惡人應離開他的道路。”當我剛說完坐下，一個警官上來對我說，“先生，市長禁止你以後不得再在這市區講道。”我回答：“喬治皇上既准許我講道，我無須問沙弗德斯伯利的市長要求准證。”

九月八日（星期六）

我來到倫敦。接到從我們的一位傳道師所寄來的報告，內容如下：

約翰真尼自從那天在炎日下從厄普衛司步行到亨敦中暑以後，一直都不舒服，但他內心充滿平安，且富有愛心，甚至對那些不愛他的人，也是如此。他住在沙福德家裡一些時候，天天和她談論神的事。他從未失掉了神的愛，勤於作個人禱告，每天亦和她一同作數次禱告。星期五（八月廿四日）那天，按照沙福特的觀察他身體似乎頗有進步。當晚，他起來坐在火爐旁邊。六時左右，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就不能再說話了。他只再活一天，在星期六的同一時辰，沒有任何掙扎或痛疼，臉上帶著笑容，安然去世。他最後的一句話是：我在基督耶穌裡面已得到了神的愛。

他全部衣物所值不夠應付葬費開支（總數為一鎊十七先令三便士）。

其實一個沒有結婚的福音工作者有這遺產留下給他的保管人已經夠了。

九月十七日（星期一）

我的弟弟出發到北部去；但第二天退回來了，身體很不舒服。我們對神的計畫所知道的是多麼有限，但我們知道祂所做都是智慧和美善的。

九月十九日（星期三）

晚上我回家的時候，發現弟弟的病勢轉危，他已幾天沒有睡覺，除非服麻醉劑，是無法使他入眠的。我下去到弟兄們當中，把我們的心願向神傾訴。當我再上來的時候，他已經沉睡了，並且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九月廿一日（星期五）

我們在斯辟多飛德有一個守夜崇拜。我常常希奇神對我們這種崇拜的特別恩眷。照我所知道的，許多年來參加守夜崇拜會的人，不論是在倫敦，布裡斯它或都伯林，雖在深夜，從城的各角落來往，從未曾有一人遇到什麼傷害。

九月廿四日（星期一）

晚上我抵達京斯武德，第二天我選擇了彌爾頓的幾段作品給高年級學生作為每星期抄寫和背誦的材料。

九月廿七日（星期四）

我到學校去，聽了半數學生的功課，然後替他們選擇道德的聖詠裡面的某幾段。星期五（廿八日）我再去聽另半數學生的功課。星期六（廿九日）早上四至五時我和學生們一同聚集。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用來修訂肯納特的古代史，並注明那一些材料是值得教授的。

十月三日（星期三）

為適應學生們的需要，我修訂了波特大主教的希臘古代史。這是一部乾燥，暗晦，沉重的書。星期四（四日），我修訂路易士的希伯來古代史；這書比前者較有味道，亦比較有啟發性。

十月六日（星期六）

我差不多已完成對喀比博士的原始基督教一書的撮要工作；這書內容有豐富的學識而少主觀的判斷，這種寫法在我記憶中並未多見。它描述古代的基督徒正如色諾芬之描寫蘇格拉底一樣；涉及他們所做過或談過之事的每一個弱點。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替學生們編了一冊短短的英國史，星期五和星期六則草擬了羅馬史一篇短篇，作為拉丁史家的導論。

十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讀何謨茲的拉丁文文法；從中摘取一些可以補充我們所編文法的材料。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八章 一七四九年七月至一七五四年十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五一年

正月卅日（星期三）

因為接到以斯罕博士——當時任我們學院的院長——發來的一封緊急信，要我趕往投票選擇一位國會議員，這選舉定在第二天舉行，所以我一大早就出發。那時霜露甚重，東北風迎面吹割，路非常之滑，我們的馬行走艱難。有一匹馬滑倒跌破了頭，得了重傷。雖然如此，晚上七時左右，在神帶領下我們平安抵達牛津。有一群人已在伊文思先生家中等著，我立即對他們發出警語：“人若賺得全世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正月卅一日（星期四）

我到學校去，會議就在那裡召開。會議情形不若我所預期的那樣莊重有秩序。那位我特意前來選舉的人結果沒有中選。雖如此，我對此行並不後悔。對這位慷慨和靄的人，我所應盡的義務決不只此，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覺得大家都謙讓有禮。沒有像從前那樣指手劃腳，呼名叫姓的，也沒有嘲笑的。這說明什麼呢？是不是我已成為人們的僕人？或是對十字架的侮辱已經停止了？

二月二日（星期六）

P先生給定我一個很詳細的答覆，使我確信我是應當結婚的。許多年來我保持獨身，因為我相信獨身比有家室更能有效地為神工作。感謝神幫助我做到了這點。現在我卻同樣深切地相信依目前的情形說，我若結婚，將比獨身生活更能為神工作。在這一清楚的信念下，再加友人的勸告，幾天之後，我就進入於結婚的生活了。

二月六日（星期三）

會見了一些獨身的人，我告訴他們若有人從神接受那“為天國的緣故抱獨身”的恩賜，他這樣作是有很多好處的；只有在特殊情形下這一原則才有例外。

二月十日（星期日）

在五時的講道完畢後，我倉皇地和雪場的聽眾告別，因為早上要出發到北部去。當我走到倫敦橋當中時，雙腳在冰上滑開，跌得相當慘重，我的踝骨碰在石頭上。可是因為不願意使那邊等待的人失望，我爬了起來，要別人扶著我，繼續向小禮拜堂走。講道過後，有一個外科醫生把我的腿包紮起來，好不容易才走到七日規，走上講臺亦極費力，但那時神曾安慰了我們許多人的心。

我乘車回到B先生的地方，從那裡坐轎子到方得裡；但是我不能夠講道，因為我的跌傷逐漸轉壞。我搬到線針街去；本星期其餘的時間都在那裡，一面禱告，閱讀，和接談；一面編寫希伯來文文法和兒童讀物。

二月十七日（星期日）

我給抬到方得裡講道，跪著（因為站立不住）講論詩篇廿三篇。我的心大為興奮，我的口張開宣揚神奇妙的愛。

三月四日（星期一）

雖然還未能走路，卻稍能騎馬，所以出發到布裡斯它去。星期三抵達該地，非常的疲倦，但從別的方面說，卻比我出發時好。

星期四（廿一日）我來到倫敦，處置了一切事務之後，星期三（廿七日）又離開倫敦。一個循道會的已結了婚的傳道人若比一個獨身的傳道人少講一次道或少行一天路，我不知道他將如何向神交代呢！在這方面講來，正如聖經上所記的：“從此以後，那有妻的，要像沒有妻子。”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

替我修面的那個理髮師說：“先生，我為你讚美神。當你前次在波爾頓的時候，我是當地最有名的酒徒之一；但我站在窗口聽你講道，神擊打了我的心。我竭力禱告，求賜給我抗拒喝酒的力量，神所賜比我所求的還要多。祂把我那嗜酒的心完全除掉。可是我覺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壞，直到去年四月五日，我已不能再支持了，我知道那個時候我必沉入地獄，除非神出現來拯救我。祂真的出現了。我知

道祂愛我，使我享受甜蜜的平安。但當時我還不敢說我有信心，直到一年前神才賜給我信心，祂的愛從此充滿了我的心。”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

我們回到厄普衛司，那邊的人真是可憐無知，所以當我得到下面的這一些報告時，我並不覺得希奇：第一，我們在那邊的一些傳道人曾殷勤地搜集一些他們所只到的攻擊我的壞話，然後再行傳播出去。第二，有些傳道人竟完全放棄我們的讚美詩歌和他們從前所傳的教義。第三，其中一人常常攻擊團體的規則，其他的人則十分忽略這些規則。因此，我相信除了神的大能，沒有別的力量，能使這些人保持他們的模樣。

五月十三日（星期一）

在這裡我才探悉 R 先生的詳情，從前所聽到的都是一些不清楚的報告：

去年十一月間他替發利的小孩施洗。人家發現他那失掉了幾年的聲音又完全恢復過來了。他以極衝動的情緒和眼淚宣讀施洗儀文，驚動了全體會眾。但當他從教堂回家時，他的舉止動作非常奇怪，因此大家認為必需把他禁錮起來。在被禁錮的第一星期，他強迫每一個來到他面前的人跪下禱告，並常常喊說：“你們必將沉淪，必被咒詛，除非你們知道你們的罪已被赦免。”因此某先生斷言是循道會派的人把他弄瘋了的。過了七八天，他的情形愈加不好，雖然也有些清醒的時候。約略兩星期後，神在祂的公義和仁慈中召他返回天家去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八章 一七四九年七月至一七五四年十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五二年

三月廿六日（星期四）

我們冒著風雪上馬，當晚抵達曼徹斯特。從我到察斯郡以來，到處聽說朋納特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以極惡態度斷言衛先生所傳的只是羅馬教，否認因信稱義的道理，並輕視基督等等。當我聽到這消息時，實在非常痛心。主呀！但願這罪不歸到他身上。

三月廿七日（救主受難日）

我到舊禮拜堂去，在那裡克雷頓念禱文。我想在我所聽到的人當中他念禱文最清楚，最莊嚴文雅。崇拜中全體會眾也都莊重嚴肅。可是當聖餐儀式剛告完畢的時候，令人奇怪的是看到大部分會眾態度的突然改變；他們互相鞠躬，動問，交談，正如他們看完了一齣戲出來一樣。

四月八日（星期三）

我們騎馬到希頓斯它爾，這小城是在高山頂上，四面有峻峭的懸崖。我在山峰上的一片空地講道，有一個隊長從牧師的屋子出來，竭力想分散聽眾的注意，但是沒有人理睬他。當我們離開時，他跟著我們下山。有人拉著他的手講了幾句道，他立時像葉子一樣地搖動了，並說他希望今天對他是一個快樂的日子；又說此後他必比從前認真。

四月十日（星期五）

我在丟斯伯利講道，在那裡叫人難忘的就是關於當地牧師和副牧師的一件事情。約在三年前，當我和那位牧師談過話後，他很受我們的影響，但後來他再和那班富豪權貴來往，又給他們拉回去了。過了不久，他再回頭，比前更加熱心，一直到他患病。醫生認為他的病無關重要，只要不使他和循道派的人來往，病即可痊，他們果然這樣做了。但是過了幾天他竟病逝，遵照牧師的吩咐，在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由八個窮苦的人（是他自己所指派的）抬他到墳場去，埋葬在教堂的北角。那埋葬他的副牧師，也在同一星期內犯病，但他堅持不和循道派的人分開。十天之後他又死了，同樣地照他的意思，差不多在相同的時間，也由八個窮苦的人把他抬去墳場，葬在靠近羅柏森先生的地方。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

我在 R 地講道。此地曾經是劇烈暴動和逼迫的地方，但自從那位懷恨的牧師去了，去向神清算他自己之後，地方就平靜安寧了。

四月十三日（星期一）

晚上我在薛飛德講道，聚會是在一所新房子裡舉行。自從約克公審之後，地方長官被處罰重造那些被暴徒搗毀的房子，現在這裡已很平靜了。真的，地方長官已成為神向我們施恩的執行人。

四月十七日（星期五）

我去探望一個人，這人當我初次在厄普衛司我父親的墳場上講道時，曾對我表示他是一個“十足的罪人”。現在看到他在信心裡堅強，雖然身體非常軟弱，使我又驚又喜。他告訴我幾年來他常靠神喜樂，毫無疑懼。現在只期待著那他所盼望的時辰來到，叫他可以“離世與基督同在”。

四月廿日（星期一）

我騎馬取道漢敦到康鄰斯比。第二天在梭哥講道。我們預料將遇到一些騷擾，但並沒有。自從上次的暴徒略受處罰之後，地方上平靜多了。對那些不受訓誡的人，幸而有法律的制裁！這非但減少許多無辜者的困惱，也可阻止許多犯罪事件的發生。

四月廿四日（星期五）

當我在赫爾碼頭登陸的時候，那裡擠滿了人，爭相詢問：“誰是他？誰是他？”然而他們只是瞪著眼看和嘲笑罷了。我們安然地走到 A 先生家去。

三時我到那老教堂參加禱告會，這教堂的建築富麗堂皇。五時至六時之間我雇了一輛馬車到麥敦卡，離城約一裡半地方。有一大堆人，富貴貧賤都有。有的乘馬，有的步行，還有幾輛馬車，一下子都聚

攏來；我以泰然的態度向他們高呼：“人若賺得全世界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幾個人誠懇地聽著。但也有許多人，他們的舉動好像是摩洛所附的。泥塊石頭四處飛擲，但並沒有碰到我和打擾了我。當我講道完畢，想要乘坐馬車，車夫早已把車開走了。我們正不知該怎麼辦，有一個婦人請我和我的妻子乘坐她的馬車。她自己因此招來了一些麻煩，不但因為車裡坐了九個人——兩邊各有三人，當中三人——還加上暴徒緊緊地跟著我們，向車窗拋擲東西（我們認為不便關閉車窗）。有一個體格碩大的婦人坐在我的腿上，遮住了我，所以什麼東西都沒有打在我身上。

暴徒的數目已增加到幾千人，當我走出馬車，進入 A 先生屋子時，他們以為我已經逃脫了，為要報復，他們從各視窗投進了兩點般的石子，甚至四層樓上房子的視窗也給打了進去。A 先生從人叢中走到市長家裡交涉，但市長只講了幾句好話，不作任何援助；或許市長還不知道他自己將被迫修理所有的損壞哩！A 先生又去要求警官援助，九時左右帶來了兩個巡警，得到他們的協助，才把所有的暴民都趕散了，不使有兩個人在一起的。但是十二點左右，他們重整旗鼓，再度以咒詛，罰誓，磚頭和石塊等前來挑戰。以後就都安靜下來，我一直熟睡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

五月十四日（星期四）

早上五點鐘的聚會聽眾的大部分是士兵。中午他們又整隊前來。其中有一人叫 TW，是去年從高原區來的，經過西謨蘭，前往招募新兵。當他離開蘇格蘭的時候，他受嚴重的警告，不許他接近循道派的人。但是在肯度地方他遇到了他們兩三個人；從那時起他們沒有一天分開。不久神清楚地把赦罪的愛印證在他心裡。兩個星期後，他受命跟著隊伍到拍立克來，在這裡他繼續勉勵他的同志們應做“耶穌基督的精兵”，許多人已經參加在他的旗下了。

五月十九日（星期二）

我在韋克罕地方阿蒙斯同夫人的門前講道。聽到了夫人敘述關於神在她身上所做的事，不免令人希奇：據說她的那位從年青時一直同在一起的丈夫，因為兒子的債務的關係給關進達刺謨監牢去，為著這事，他的生命不久也完結了。那時她幾乎失掉了所有的一切，幾乎要在八十高齡時，才讓人家趕出屋子。雖如此，她從小所愛慕的神的話語，仍然是她的喜樂和她的策士。有一天她帶上眼鏡要看書，卻是一個字都看不見。起初很覺驚駭，繼而說：“這是主的旨意，但願祂照所認為好的行。”她把眼鏡除下，眼睛剛好看到一本聖經，她想總該還能分辨幾個字，就把聖經取出，竟能同她女兒一樣地念了出來，從那時起，非但看書不用眼鏡，甚至縫紉及穿最細的針眼都沒有問題，正和她三十歲時同樣輕快。

五月廿五日（星期一）

我們騎馬到達刺謨，從那裡經過崎嶇的道路和惡劣的天氣，來到巴拿堡。當我們抵達時已覺非常疲累，可是時間已經到了，所以我就走到街上，準備在那裡講道，但是暴徒眾多，聲音嘈雜，許多人不能聽見。雖如此，我仍然講下去，那些近前的人都非常注神聽講。有些惡徒為要阻止我們，拿來了一個水機，向聽眾噴射了許多水，卻沒有一滴落到我的身上。約略三刻鐘後我回屋子去。

六月八日（星期一）

我們騎馬到拉弗裡，看見一大群嚴肅安靜的聽眾。自從懷特先生去了之後，這裡再沒有什麼騷擾的事了。懷特當了好些年的天主教神甫，以後又自稱為新教徒，被派為哥尼的牧師。他慣用的方法是用大家都喝下了相當分量的酒時雇用一群暴徒，親自帶領。可是他喝醉的結果是先進了監牢，繼而進墳墓。

晚上我在希伯頓斯多講道，有一個辯護士那時恰巧在城裡，想法要搗亂我們的聚會。他編出一個卑鄙下流的故事，大聲地在那裡講；卻被一些人從中阻截住了，悄悄地把他架走。

六月九日（星期二）

七時我在厄武德附近向許多人講道，這聚會極蒙恩眷。以後我們騎馬到拖摩登。當地的牧師剛從劇烈的中風症逐漸復原，這是他講了一篇痛罵循道派的惡毒“道理”之後所遭受的。

我的住處並不是我所要選擇的；但凡神所選的往往是好的。我的床是放在地底下的，而這房間又是睡房又是地窖。一走進去，覺得裡面的閉塞比那陰凍更加難受；我把紙窗（代替玻璃窗的）撕破了一角，讓新鮮空氣透進來；然後躺下，熟睡到第二天早上。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

這次的旅行遇到許多小困難，是我前所不曾經歷過的。當我從曼徹斯特出發時，我借了一匹健壯的牝馬，但在我還未到吟西比之前，它就跛了腳。我再找到另一匹，但到新壘和柏立克之間又得放棄。當我回到曼徹斯特時，我拉出自己的馬，但它卻已跌壞了腿。當時我想無論如何今天還可以騎四五裡路。等需用時它卻出了場，找不著了。雖如此，我還是安慰自己，以為我在曼徹斯特還有一匹最近才買的馬。待我到那邊時，有人已借用那馬，騎到徹斯特去了。

六月廿二日（星期一）

晚上六時，我在徹斯特的廣場向一大群人講道，聽眾中貧富皆有。大部分聽眾，尤其是那些有教養人士的態度都非常嚴肅，且極注意。雖然也有幾個惡徒，多數是喝醉酒的，肆意搗亂。一般地說，聽眾懇切的心已大大增加了，可見神能夠在短時期內完成祂的工作，無論是擊打或是醫治，都按照祂所喜歡的時候成全祂的工作。

七月三日（星期五）

早上我問派克先生說：“我想此地的工作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為什麼徹斯特的人都還那麼安靜？”他答說：“請別希望他們能常常那麼安靜。”果然，當我進城來聽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兩個晚上他們雇用暴徒，把我從前講道的地方拆毀了。我問，難道這裡沒有地方長官？他們答說：“在第一次暴動時我們就往見市長，請求發下拘票，好把暴徒拘去見他。但他拒絕簽發拘票，並不願聽取我們的報告。”為這緣故，暴徒便更加自在地於第二天晚上再行糾集，辦完他們未竟的拆毀工作。

七月五日（星期日）

早上七時，我站在靠近那被拆毀的房子的地方，講解這一到處被毀謗的宗派的原則及其所實行的道。以後我到附近的馬丁堂去。那位宣讀經文的先生似乎很受第二經課的那幾段經文所激動，尤其是當他念到路加十七章一節：“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時，他是很激動的。

八月一日（星期六）

我去拜訪一個生氣勃勃的人，這人剛結婚，他的年齡是九十二歲。他在國王威廉和女皇安的時代服過軍役，一兩年前才開始服事和平的君。他現在身心都很健康，每天在花園裡工作數小時，讚美神延長了他的壽命，叫他得以認識真道。

八月廿五日（星期二）

我在京色爾的市場講道。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步行到福特。在山上我們發現了一片大盆地，可以容納兩

三千人。兵士們立即拿出劍來，削伐了一片乾淨地方，讓我站著，地點既可遮風，又蔽太陽。聽眾都坐在我前面草地上。許多出了名的罪人都在場，尤其是在軍隊裡面的；我相信神已向他們發出悔改的呼聲。

九月十四日（星期四）

我騎馬至布勒，這裡機會很好，救恩之門敞開。星期五晚我又騎馬向高勒出發，第二天抵達都伯林。

九月廿三日（星期六）

我們來到可克。星期日（廿四日）晚上我向團體提出建造一座宣道所的問題。第二天就有十個人認捐一百鎊；三四天之內又有了另外一百鎊的捐款，並且得到一塊地皮。現在我才看出上星期我們沒有走成確有神的雙重美意在。如果上星期走成的話，這座宣道所或將無法造成，而我們可能在海上遇覆船之險，因為據報告有三十條以上的船因最近的風暴失事。

十月十三日（星期五）

我讀巴斯噶的思想論。是什麼緣故能使福耳得耳這人給這書的作者如此好評呢？莫非是因為他曾經寫過諷刺文學？其實他之曾經是一個諷刺文學的作者或許可補贖他之稱為基督徒的罪過。

十月廿九日（星期日）

今天在我心靈上是很有益的一天。我不只一次心中苦惱沉重。但我呼求主名，而祂使我對他的道路有一個清楚的和完全的認識，對祂的旨意亦能以安靜和感謝的心順從。

我因為看到神的美善而大感希奇。許多別人，他們在心靈上的弱點最易遭受襲擊；而我卻大不然：倘若我有什麼力量的話（我自己並沒有力量，我所有的都是從上面接受的），就是別人對我的傷害我有饒恕的能力；也是因為在這方面，比其他各方面，我遭受更多的襲擊。主呀，求你不要叫我有一個鐘頭的自由，否則我必把自己和你都出賣了！

這一個月的剩餘時間和下一個月的時間，我用來準備“基督教叢書”的其他冊子。為著這件工作，我已損失了兩百鎊以上的錢，或許下一代的人才能夠知道這工作的價值。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八章 一七四九年七月至一七五四年十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五三年

二月三日（星期六）

我訪問在馬歇爾西監獄的一個囚徒；這監獄等於是各種罪惡的養育所。呀！這是人的恥辱，人間竟有這種地方，這種地獄！在基督教社會中還需要有監牢，這對於一般承認基督的人是很可羞恥的！

二月八日（星期四）

有人提議把我一切屬世的事務，如帳目的管理以及一切其他的都歸給執事負責；使我可以專心（最少在倫敦）致意於屬靈的事。什麼時候才能夠這樣呢！今天開始嗎？“我是巴不得馬上就實行的！”

下午我訪問許多病人，他們的情形有誰看見會不動心呢？在一個異教國家都不會有這種情形的。如果佐治亞的印第安人害病（這原是不常見的，到了他們從基督徒學會了貪食和嗜酒以後才多起來），鄰近的人都會來供給他所需用的。呀！誰能把這般英國人改變為忠實的異教徒呢！

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盡所能多多訪問病人，發現有些人住在地下的小室裡；有些則住在小屋頂室，饑寒交迫，更加上衰弱和病痛。但我發現沒有一個還有一點爬動能力的人是不做事的。一般反對救濟工作的人說他們的貧窮是由於懶怠，這真是沒有良心的說法！倘若你親眼看見這種情形，不知你還會把錢用在購置裝飾品或奢侈品方面否。

二月十七日（星期六）

從弗蘭克林的書信我學到：第一，電（或乙太）是火的一個種類，比任何目前所知道的火更為精純。第二，它在近於同等的比例上，幾乎是在各種物體中播散流動的。第三，它既是這樣分散的，也就不可辨識。第四，若結集相當數量，不論是由人工或自然的結果，即可成為看得見的火花，並產生無窮力量。第五，它和太陽光有基本上的差別；電能穿過千萬物體，而光卻不能；電不能通過玻璃，而光卻能。第六，閃電與電無二，是由雲層結集而成的。第七，人造的電和閃電有相同的功能。第八，任何尖形物，如樹梢或尖閣，均能吸引閃電，正如一根針吸引人造的電一樣。第九，若把電射在耗子或小雞身上，立將致死。但若射在一隻浸在水中的雞，電即滑走，不生傷害。同樣的理由，閃電在瞬息間可以殺人，但若人全身浸濕，則能不受傷害。在這裡所展開的何等驚人的一幕，後世的人必將據此以求進步！

二月廿一日（星期三）

我訪問了更多的可憐病人，他們許多人的勤謹很使我驚奇。有幾個人還不大會走路就去工作；有的人屋裡沒有生火（那時天氣酷冷），還有些人，我懷疑他們沒有任何吃的，但他們卻非沒有那能“存到永遠的食物”。

三月廿七日（星期二）

我們騎馬到徹斯特。此地的情形和我上次來時相比已經大大改變了，再也沒有拆毀房子的話了。現在的市長是一個勇敢忠實的人，不容許有任何騷擾的事；所以地方上非常安寧。

三月廿八日（星期三）

五點鐘全屋子擠滿了誠懇的聽眾。晚上有些放蕩的年輕人稍作騷擾，同時有一大群暴徒結集門前，但一會兒他們自行解散了。這事我們仍認為應當告知市長。第二天晚上市長派人下來，宣示凡有作亂者，均將受嚴厲處分，並應許我們在必要時將親自前來警告暴徒。但並無此需要，因他既明白表示態度，

沒有人敢再冒險作亂了。

我沒有預料到乃推察（那地方的人催促我速往）的暴徒能像徹斯特的暴徒那樣安靜。當我們剛進城時，有人以咒詛和毒罵來迎接我們。但從我下馬之後，再也沒有聽見有人向我們發出壞話了。所以當我引“惡人要離開他的道路，不義的人要離棄他的意念”這話勸勉他們時，聽眾的專注安靜，和在布裡斯它的聽眾一樣。

三月卅一日（星期六）

我在布德榜克講道；遇見 C 先生，他從前是 W 伯爵的園丁。真是不該，伯爵竟辭退這樣一位忠實，勤謹，經驗豐富的僕人！他在這家已經有五十多年之久，他並沒有過錯，只因和循道會派的人來往。這樣的事竟是可能的！

晚上我在曼徹斯特講道，星期一（四月二日）在德斐休謨講道。在這裡我發現了在英國所未聞的一整族不信神的農民。鄰居有一個經管酒店的人，他喝酒，談笑，引誘凡他所遇見的農民歸向自然神論。卻未聞有暴民起來攻擊他，理由很清楚，撒但自身是不自相紛爭的。

四月四日（星期三）

我結束了曼徹斯特團體的審查工作；在他們當中有龍騎隊的十七個士兵；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弗蘭多斯時是和海米先生屬同一連隊；起初他們很輕視海米和他所信奉的主，直到他們都遷都曼徹斯特。在此地他們不自覺地一個個進來聽道。現在他們已都成為篤誠，熱心，行為聖潔的模範了。

四月十八日（星期三）

我遊覽格拉斯哥城。這城的規模和新壘相似。當地的大學（和都柏林的一樣）為唯一學府，佔有兩個小方場，並不比牛津的林肯學院大些或壯觀些。學生的服裝使我深覺奇異。他們穿深紅色的袍子，但長只及膝，我所看到的多數都很骯髒，而且有的已很破爛，質料都是很粗的。山上的禮拜堂是一所很精緻的建築，外觀和英國多數的座堂一樣。但裡面卻非常破爛；談不到體式，美觀或均稱。

四月廿日（星期五）

G 先生請我到他的禮拜堂講道。我就在七時至八時之間開始。真的，神是無所不能的！廿五年前誰能相信此地牧師肯請我講道，或我自己能同意在一個蘇格蘭教堂講道？

下午四時，我們有更多的聽眾，是教堂所容納不下的。七時 G 先生又講了一篇簡單，樸素，動人的道理。神豈不是仍舊歡喜這城嗎？這城一向以熱心宗教著名。現在神將修建那敗壞的，把廢墟都建設起來。

四月廿一日（星期六）

我原計劃到愛丁堡去，但因為許多人的請求，把行程延到星期一。現在此地工作的門戶正敞開著，反對的人無多，我所聽見的只有一個脫離教會的人，這人來往奔走，挑拔離間，但他的勞力並不見得有效。無論早上或下午，人們都親自來聽，今早我講論（並未涉及紛爭的事）：“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下午又以“趁可尋找的時候應尋求主”為題，勉勵大家。

四月廿五日（星期三）

我們來到安韋克那天，正是當地的一些學徒結束了他們的學徒生活，擺脫他們的老闆，獲得自由的一天。人家告訴我們今天有十六或十七人將獲得自由，按照慣例（是那些大老闆和他們祖先定下來的荒

唐辦法)，學徒們要走過一個大池沼（這池沼故意保留作此用途，否則早必乾涸了），走過的時候有的給污水淹到頸項，有的給淹到胸口。

五月四日（星期五）

我們舉行了第一次的執事季會，包括所有新壘附近團體的執事。會議目的在瞭解每一團體屬靈與屬世各事的情形。

五月八日（星期二）

我騎馬到羅濱胡德灣，近回特比的地方。這城的地勢很好，靠近海口，城的大部分是築造在陡峻的岩石上。這些岩石有的是由水中突出的。城的南，北，西三面都是富庶且開墾良好的地域。我站在靠近碼頭的一片高地上，在溫暖安靜的晚上，訓勉從各地聚集前來的人“趁可尋找的時候應尋求主”，他們都很注意；大多數人在第二天早上四點半的聚會又來。我若能多留在這裡幾天，我將多麼高興；但是我的行程已定，星期三（九日）動身前往約克。

五月廿七日（星期日）

我怕布里斯達的會眾當中有許多人聽不到我的聲音。但我所顧慮的實屬多餘，因為我的聲音有力，甚至一些坐在納爾遜的視窗，距離約一百碼地方的人，對我所講的每一個字，也都清楚聽到（這是他們後來告訴我的）。

五月卅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嚇窩德，在那裡格吟邵念禱文，我向一群擁擠的聽眾講道。在三天內，我除了和團體的人聚集以外，還作十至十一次的證道，因此我開始失掉了我的聲音。並不是聲啞，而是沒有力氣講出。幸而下午在希柏敦斯它爾聲音又恢復了，所以全體會眾都可以聽見。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學會單單思慮此時的事呢？神在我們需要時候賜下說明，這豈不很夠嗎？

六月廿四日（星期日）

華茲先生在索特花園以愛爾蘭語講道。許多愛爾蘭人來聽，有的人大受感動。神用多少方法，帶領可憐的流浪者歸回到祂的懷抱中！

七月一日（星期日）

華茲先生又在摩爾飛德以愛爾蘭話講道，聽眾非常之多，舉止都很嚴肅。有許多人或者單純地為滿足聽愛爾蘭語的好奇心理而來的，為著這些人，他後來又用英語講，希望因此可多得人。

星期三（廿五日），從康瓦爾西部來的執事們在聖伊比斯聚會。第二天我開始審查團體的工作；但不久即告中止。我發現他們當中有一件很令人厭惡的事；幾乎每一個人都在作私貨的買賣。於是我不再個別地同他們談話，直到當天晚上和他們一起相見，我才明白地對他們說，除非他們放棄這類可惡的事，他們別想再見我面。星期五（廿七日），他們個別地答應不再做那等事，相信這瘟疫得以就此停止。

八月十四日（星期二）

我很高興地接受敦請，在普裡穆特碼頭那所新近為威特腓德先生所蓋的房子講道。這樣把固執和派別的意氣都踐踏在腳下是應當的，凡愛神的人豈非應當彼此相愛？

八月廿四日（星期五）

我再次試行整頓京斯武德的學校。這機關的重要性即從它所遭遇的困難也可看出。我對這學校所費的

金錢，時間與精神比起任何其他工作都更多些，而且仍然需要最大的耐性。但這一切勞力都是值得的。

九月十日（星期一）

我訪問普拉摩，他有一度是我們團體的會員，但現在成為熱心的貴格會會友。他很喜歡我的訪問，也來聽我講道。因為時間迫促，那天我比平常結束得早，但是當我剛講完後，普拉摩開始講了。我聽了約略半個鐘頭，知道他還無意結束，就站起來走開。這時他的姊妹也請他停止，他卻大發雷霆，更加大聲地吼叫，以後有一個朋友上前捉住他的臂，輕輕地把他帶走。

神的旨意是何等明智，這個可憐的少年人在他發瘋前幾年就做了貴格會的會友，現在使他發瘋的惡名就歸給貴格派了，要不然就得由循道派負責。

十月十九日（星期五）

我回到倫敦，星期六（廿日），我覺得有點不舒服，但相信不久就會復原。星期日（廿一日）身子更感不適，但總不願在這一天停止工作。

十一月八日（星期四）

晚上我的病狀轉劇，是自從我離開康瓦爾以後最嚴重的。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

七時我講道，天氣非常寒冷，風從後門猛烈地吹進來，也從另一邊門進來，所以我覺得雙腳好像站在冷水中一樣。

十一月廿六日（星期一）

F 醫生明白地告訴我不可在城裡多逗留一天，並說，對我有益的是鄉間的空氣，休息，多喝驢奶，每天以車代步。因此那天中午我就乘坐馬車（因不能騎馬）到留伊蟬去。

晚上不知神要如何為我安排，為要避免以後人們加給我的一些可厭頌詞，我就寫下：

約翰衛斯理安葬於此；

他是患肺病死的，享年五十有一；

遺產除償還債務外，所餘未及十鎊。

但願神憐恤這無用的僕人！

（吩咐若有需要可將這些字句刻在墓碑上）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八章 一七四九年七月至一七五四年十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五四年

正月二日（星期三）

我乘坐馬車出發，第二天下來到集篇罕。從道裡轉乘郵車，晚上九時左右抵達布裡斯它。

正月四日（星期五）

我開始喝溫泉的水，因此移住在離那裡不遠的地方。星期日（六日）我開始寫新約聖經的註解；這種工作若不是因為我的病使我不能夠出門旅行播道，只能夠在家寫字看書，那就難以實現了。

正月七日（星期一）

我現在實行一種有規則的生活，按時起來，從早上五時至晚上九時，除了到外面散步，每餐飯的半小時，以及晚上五點至六點這些時間外，全部都用在寫作上面。

二月廿七日（星期三）

我的弟弟從倫敦來，我們有幾天的時間住在一起，對照福音書的原文和翻譯。又讀嚇林博士的演講集，和多得利其博士的新約釋義。

三月十日（星期日）

我離開溫泉，搬到布裡斯它。

三月十九日（星期二）

福音書註解的初稿既已完成，我就開始謄抄的工作。

三月廿六日（星期二）

經過了四個月的間歇之後，今天我作第一次證道。

五月廿二日（星期三）

我們的會議開始，彼此間有著愛心與和平的精神。分手時大家同意簽署一個協定：即以後都不採取個別行動；那麼最近所發生的分裂反叫我們更加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九月九日（星期一）

我在查爾頓，一個距離桃頓六裡的村莊講道，聽眾很多，有的是從數裡外的鄉村市鎮趕來的。不久以前，此地農民彼此約定不雇用任何曾經參加循道派聚會的人。但是敵對神的計謀沒有不失敗的。他們當中的領袖之一 G 先生，不久就信服了真理，並且親自邀請循道派的人到他家裡講道。許多過去同謀的人亦都參加，他們的僕役雇工也都樂意跟著來。可見撒但的整個計謀都失敗了，神的道大為興盛。

九月十七日（星期二）

我騎馬到托樂橋，在那裡有一個人，前在弗蘭多斯當兵，得到神所賜與的平安。自從他解甲從商後，在業務上頗為發達，因此他出錢建造了一座宣道所。他很希望我能夠是在這宣道所講道的第一人。那天聚會讚美詩尚未唱完之前，群眾已很擠擁，殊覺悶熱，我不得已走出站在門前；聽道的人很多，貧富皆有。

十月二日（星期三）

我步行到老西暖，出乎常識之外，此地既沒有房子，也沒有居民，卻仍然選派兩名國會議員！這是一個大圓形的山，為一道寬闊的濠溝所環繞，這濠溝好像相當的深。山頂上有一片麥田，麥田的當中又有一個圓形小山，直徑約兩百碼，有一道牆和一道深的濠溝環繞著。在大炮未發明前，這個地域或者是難以攻取的。特類從前是繁榮的，但現在已消滅無存，只餘那“空虛的準繩”而已。

十月三日（星期四）

我騎馬到勒定，當晚在那邊講道。我看見有一個盛怒的人站近門前（他從前是團體的一員），我特地向他行禮，但他並不回禮。當第一次禱告時他站立著，但到我們唱詩時他就坐下。在講道的時候他的顏容改變了，一會兒轉臉向著牆壁。唱第二首詩他又站著，一會兒卻跪下去。當我離開會場時，他捉住我的手，誠心地給我祝福，然後分開。

十月四日（星期五）

我來到倫敦。星期一（七日）退居到一個靠近嚇克尼的小地方，此地從前是滂拿主教的的座席（時間是如何的變遷！）現在仍沿用他的名字。在此地就好像在學校一般。

十月廿六日（星期六）

新英格蘭的田納特先生來探望我，告訴我他現在正從事於某一計畫，就是準備在美洲創設一個容納各宗派教徒的學院。如果這一計畫能使各宗派新教徒互相容忍的話，那就頂可佩服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九章 一七五五年二月至一七六〇年五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簽](#)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五五年

四月十四日（星期一）

我騎馬經過曼徹斯特（十二時左右在這裡講道）來到瓦梭敦。星期二即十五日我向一大群很嚴肅的聽眾講道。其後又到利物浦；這城是我在英國各地所看到最整齊，乾淨，建設最好的一個都市，約略有徹斯特的兩倍大，多數的街道整齊筆直。有人告訴我們這城的三分之二是近四十年來開發的。若能繼

續依此速度發展下去，再過四十年，它將和布裡斯它有同樣規模了。這裡的一般居民是我在英國各海岸所看到最謙恭有禮的，這從他們友善的態度上（不僅僅是對待住在他們當中的猶太人和羅馬教徒，即對循道派會友亦然），可以看出。此地的宣道所較之新壘的稍為寬大些。

四月廿五日（星期五）

十點鐘左右我在近托穆登的地方講道。聽眾傍著山坪一排排地站著。從外表看他們都很粗俗，但他們的心卻是柔和的。

後來我們又從那裡出發，經過蜿蜒的山谷；沒有比這更怡人心性的風景了。

四月廿八日（星期一）

我在喀麗講道；星期二在不勒福講道。現在這地方和布林斯達一樣平靜，因為自從納爾遜負責此地的防務以來，神使人心大大改變過來。下午我的弟弟在布林斯達和我見面。

四月卅日（星期三）

我們開始一起閱讀退出英國國教的理由一書，這是一部描述生動，結構嚴緊，立論有力的作品。但這並不證明脫離國教是合法的（更不能說是應當的）。

五月一日（星期四）

我念完了上述一書（作者是住的厄色特的一位脫離了國教的牧師）；這人的作品和忠誠的巴克斯特的作品格調截然不同；一個是筆尖蘸著眼淚寫成的，另一個的筆尖卻蘸著酸醋和膽汁。誠然，那富有愛心的誠懇基督徒所寫的一頁文稿必勝過這個充滿怨恨及諷刺的作者的千卷著作。

五月六日（星期二）

我們在黎芝的會議今天開幕。我們要所有傳道人討論的問題乃是我們是應該脫離國教？從利弊各方面作審慎和冷靜的考慮。到第三天我們都同意一個總的結論，就是（不論合法與否）脫離國教並不是善策。

五月十二日（星期一）

我們（我和我的妻子）來到諾多洛敦。

五月十三日（星期二）

我續程至新壘。此地情形並不如我所料想的那麼順序。許多人正準備與國教脫離關係；有的人竟已經退出了，並且，他們認為這是我所許可的。

接下去的一個星期，我個別地和團體的每一個會員談話，發現對國教存有偏見的人並不如我所猜想的那麼多；一共大概沒有超過四十人。我相信這流行病現在已停止了。

六月七日（星期六）

威廉遜先生請我到他的禮拜堂講道，因此有該地一個牧師派人去見他，對他說：“先生，我本來是痛恨逼迫之事的，但你人讓衛斯理先生講道的話，對你將有不利。”雖然如此，他仍然不變初衷。但我卻謝絕了。這或許又有神的美意在。神不讓我這麼一點點的剩餘力量消耗在那些不願意聽我講道的人身上。

六月八日（星期日）

早上我們在大寺院，下午在我們牧區的禮拜堂做禮拜。兩次都由同一位先生主講。當我在禮拜堂看見

他時，我簡直不知道我已見過他。因為早上他是那麼活躍生動；下午他卻靜得像一根柱子。晚上五時，因為下雨的緣故，我不得不再一次在那灼熱的地方講道。

六月九日（星期一）

我離開了這個若按照每一會友的能力說，是我們在英國的最富裕的團體。我希望這個地方不致使我們的傳道師因過於舒服安逸而不能打美好的仗。

七月廿二日（星期二）

為應一位和善婦人的請求，我做了她的遺囑的證人，在遺囑上她把一部分產業獻給慈悲事業；另一部分留給她的一隻叫托比的愛狗，（在它活著的時候）。我想，即使這婦人在一年之內死了的話，她留給托比的遺產或許可能有效，但捐給窮人的遺產，按照那廢除將遺產捐作救濟金的永久管業法令，是不能生效的。

八月六日（星期三）

我向會眾提出追求靈性進步的另一方法，是我們的祖先所常常應用，且蒙悅納的。這方法就是在神面前立約，許願盡心盡性地服事祂。我連續在幾個早晨解釋這個道理。到了星期五，我們許多人在主裡面禁食，祈求神賜給我們智慧和力量，在主我們神面前立約，並願恪守不渝。

八月十一日（星期一）

我再一次講解立約許願的性質，和應當如何履行才能蒙神悅納。晚上六時，我們專為此事在斯辟多飛德的法國教堂聚集。當我宣讀那位蒙恩的理查阿裡尼所擬訂的之誓約的要旨後，眾人（約一千八百人）都站起來，表示接受誓約。這樣的一個晚上是我前所罕見的。我相信它所結的果實必將永遠存留。

八月卅日（星期六）

當我騎馬經過脫羅時，有一個人拉住我的馬，堅持請我下來。同時有兩三個屬瓦克先生團體的人上前把晤；我們居然一見如故。但我不得不離開他們。五時左右，聽眾已在勒汝德一條大街上的適當地點等著我。那時我極其疲倦；朋友們見到我都非常興奮，忘記了給我一些什麼吃的或喝的。雖然如此，當我開講時我的困乏竟都消失了，可見神亦在這地方工作。

八月卅一日（星期日）

五時我在管納伯地地方向數千人講道，所有聽眾都很注意。我講完後，暴風驟至，大雨傾瀉，到了第二天早上四時，天又開朗了，許多敬畏神的人都歡歡喜喜地聚集在祂面前。

九月二日（星期二）

我們到了法爾馬司，這城和十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全城非常安靜。

第二天我又向一群聽眾講道，這些人現在都顯得願接受每一個字的樣子。講道之後，我步行到彭等尼斯壘，這堡壘形勢奇偉，突出於海灣與港口之間，踞高臨下，作兩面的控制；若加修築，必為非常堅固的堡壘；但其實我們現在的這種木制的碉堡已很夠了。

下午我們騎馬到嚇斯同。此地曾經一度是非常騷動的地方，現在卻像彭稜一般安靜。六時我在一片隆起的廣場上（離城不遠）講道。有兩個醉漢搶著要來搗亂，其中之一一會見就走開了，另一個靠在馬頸上打瞌睡。

神的工作在此地所表現的可以 WT 為例：這人本來是一個全然不信有神的人；父親死時留給他一些產

業，他卻負了一身債務。七八年前他和神和好了，嗣後他把產業出賣，清還了他所有的債務，把餘資拿來建置了一家小店鋪。神大大地賜福給他。同時，他的行為也都與他的蒙恩相稱；所以鄰居不斷地說，“這就是神的工作！”

星期五（五日）中午的時候，我在往紐林的路上順途經布裡察訪問羅先生。

我並未宣佈要在此地講道，但當看見許多人從四方趕來，我不忍讓他們空手回去，因此就在離屋子不遠的一個地方講道。沒有人張口說什麼話；看情形布裡察的獅子也已變成羔羊了。十年前他們之所以那麼猙獰兇惡是有原因的：他們那位卑鄙的牧師，在我辭掉我的院士銜的七年之前，故意從講臺上告訴他們：“約翰衛斯理是一個私生子，因此被學院開除了，從那時起他就神經錯亂；”又說“所有循道派的人，在他們私下在團體裡聚會時，閉門熄燈，作不可告人的事。”另外還有許多這類譏諷的話。但近一兩年來，據說這位牧師逐漸變得沉默憂鬱，約在九個月之前，他進入自己的廁所，上吊自殺。

九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再一次在聖遮斯特，站在團體新會所的第一塊石頭上講道。晚上，當我們騎馬往坎波尼時，勒汝德的皮爾斯提起了一件奇特的意外事件：據說當他住在嚇斯同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們的小組正在聚會，會中有一個人忽然以一種很不平常的聲音喊叫說：“我們不可留在此地，我們要出去，”到某某屋子，那是在城的另一頭。大家立刻都站起來，走了出去，雖然那喊叫的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是為著什麼。就在他們離開不久，隔壁房間因火花掉在一桶火藥裡面，一會兒把整座房子燒得淨光。可見神在照顧凡信靠祂的人，避免受眾人的謗瀆。

九月十四日（星期日）

我繼續騎馬往邱柏特。

九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們在海濱地方的許多驚人的洞穴中走了一個鐘頭，這些洞穴充滿著希奇古怪的景像，在這些天然的洞穴中，有些部分的岩石閃爍發亮，色澤鮮豔如黃金，有的則呈蔚藍色，有如晴空，亦有綠色或瑤瑯色的，正如母珠一樣。大部分的岩石，尤其是靠近聖井地方（聖井的泉水湧出在岩石上，這水以能治療敗血症或癩病著名），凡是水流經過的地方，都蓋著一層白色的，好像雪花石膏一般的硬殼。

十一月五日（星期三）

威特腓特先生來訪，現在我們的一切爭論都消除無存了，彼此相愛，同心合作，為著傳播主道努力。

十二月廿三日（星期二）

當我在鄰接貴族院的禮服室時，國王正在穿著禮服。國王的額角因年邁多出許多皺紋，似乎為憂患的陰影所籠罩著。這就是世界所能夠獻給一位國君的嗎？這就是一切的莊嚴尊貴嗎？一件銀鼠皮的氈子圍在他的肩膀上，多麼笨重累贅，叫他難於移動！一大堆的假發配著幾排金光閃爍的寶石加在他的頭上！哀哉，所謂人類的偉大竟是如此無謂！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五六年

二月廿五日（星期三）

我和一位陸軍上校一同進膳，他告訴我說：敬畏神的人是最好的戰士，又說和皇家的任何隊伍相比，他寧願率領五百名這種戰士。

三月三日（星期三）

整個布裡斯它陷在動亂中：選舉人和非選舉人正準備好了火拼。我因為聲音尚未恢復，既不能講道，也不能向全體團友講話。但我請團友中那些有“選舉權”的人都來見我。我以溫和和愛心告訴他們當茲試探在前，他們應該有什麼態度和行為。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接受我的勸勉，並因此得到幫助。

三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騎馬到皮爾，向一大群專誠的聽眾講道。他們大部分人是靠海生活的。當我講道的時候，一隊以拉人到軍艦上服役為職務的水手從船上登陸，走到我們聚會的地方來。但聽了一會兒，他們又都走開，並不干涉別人。

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既雇了馬，我們就在七時左右出發到徹斯特去。

九月八日和九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我處理了一些俗務。自從我開始寫書和印書以來，約有十八年之久。但在這段時間內我從出版書籍得到些什麼呢？總結一下我的帳目，截至一七五六年三月一日（即我最後一次離開倫敦那一天），我從講道和出書所得到的是一筆一千兩百三十六鎊的債務！

十月十日（星期日）

我在摩爾飛德向一大群人講道，論及“以色列家呀，你們何必死亡呢？”這種露天佈道最有功效，其益處是無可比擬的。

十月十一日（星期一）

我到利弗去。

十一月一日（星期一）

今天是得勝的快樂日，諸聖日一向都是如此的。那些猶預疑懼，不敢因神聖民的生與死而感謝神的，是何等的迷信呢？

十一月九日（星期二）

已購買了一部儀器，我吩咐幾個患不同疾病的人試用電療法；有的人立即得愈，有的人逐漸好轉。即日開始，我指定了固定的時間，起初每週數小時，以後每天有一小時，使凡願意的人都來試用這種奇特的醫術。兩三年後我們的病人增加了許多，不得不實行分組的辦法，分別在南瓦克，方得裡，聖保羅，和靠近七日規地方，施行電療。從那時起，這種辦法實行不輟，照我所知，自開始至今，有成千成百的人得到不可言喻的益惠，未曾有人，或婦女或小孩，因電療而受任何傷害的。所以當我聽見有人說及這種電療的危險性（尤其若是醫學界中人說的）我不能不認為他們要不是沒有常識，就是不誠實！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九章 一七五五年二月至一七六〇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五七年

二月十日（星期四）

這時在微彭地方，有人送來一張字條：

約翰懷特，一個軍官，在皇家海軍達坦號船上服務，現在在普利穆斯，願為他本人並全船的人感謝全能的神！他們曾四次與敵方的四條武裝民船作戰，將敵船俘獲，均得平安。最後一次作戰遭遇危險甚大；起先敵人搶上船來，他們把敵人驅逐出船，反攻過去，俘獲敵船，敵人三十名被殺，五十名受傷。我們卻只有兩個水手受傷，且均可望復原。

二月廿七日（星期日）

很久以來有人要我往見在諾韋克的一小群信徒；但是在我能夠把那邊鑄造局舊址的一部分修築之前，我不便和他們相見。出乎意料之外，現在有人給我一筆款項，數目剛夠應付這筆開銷。給我錢的人與我素昧平生。因此我在星期一（廿八日）啟程前往，星期二（三月一日）晚上在諾韋尼講道。瓦爾實先生已經在那裡十幾天了，甚蒙祝福。講道畢我和一位建築師訂立合同，給了他所需要的一部分款項。

三月六日（星期日）

我沒有助手，也不想，因為神重新加強我的力量！但是星期日（十三日）那天，當我在雪田的時候，

自覺身體非常軟弱，我禱告求主（若祂認為美好）差派助手到禮拜堂幫我。果然我得到了。有一位牧師是我從未會見過的，他來，表示願意幫助我。當我講道甫畢，腓立查先生也來了，他是剛被封立的教士，特意趕到這禮拜堂幫我，因為他以為我是獨自一人在那裡的。

三月十四日（星期一）

我和瓦爾實一同到坎特布裡，晚上就在那裡講道，精神異常奮發。第二天早上，因為看到在座有許多士兵，自覺精神更好。神既已在陸軍士兵中發射光輝，豈不將同樣在海軍士兵中燃起火焰？

三月廿日（星期日）

腓立查先生又來幫我。神的方法是多麼奇妙！當我身體力量衰弱的時候，在英國沒有人能夠或願意幫我，神卻從瑞士的山地差人前來幫我，腓先生在各方面對我幫助殊多。我自己能從什麼地方去找一個這樣好的助手呢？

四月十二日（星期二）

五時我出發到柏得福。現任市長派克先生出來歡迎我們。他“負劍並非徒然”；在這些街道上已聽不到咒詛辱罵的聲音了，主的聖日也沒有人作工了，真的，在柏得福再也看不見任何公開的惡行了。噢，地方長官若肯專心工作，並信靠神，有什麼事是做不到的呢？

四月十四日（星期四）

我們騎馬到勒司特；不寧頓已在此地組織了一個小小團體。

四月廿八日（星期四）

我和一個人談話，這人從他的牧師得到“開導”，往往又從容又自然地用一根大棒子擊打他的妻子，把她打到遍體鱗傷；並且自以為是，始終認為這是他的責任，因為妻子“執拗恁性”，這樣的“管教”她是很應該的。

五月廿三日（星期一）

晚上我們抵達暗波塞。

六月十日（星期五）

六時，我同考瓦得到喀爾索的市場去。我們留在那裡好一會兒，但沒有人，無論男女或小孩，埃近我們。後來我唱了一首蘇格蘭詩歌，約有十五至二十人來聽，但他們都頗有顧慮似的，遠遠地站著，好像怕接下去會有什麼事發生。當我禱告時，人數逐漸增加，幾分鐘後已集中一大群人了。我猜想當地的重要人物也都在場，不論貧富，我都向他們講同樣的話。我自覺奇怪，我並不常用這類尖刻的語氣，相信許多人都感覺到，雖然在形式上他們都很像基督徒，究其實他們都是不信的人。

六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在摩柏特的市場向罪人宣揚基督的愛，隨後即騎馬到不拉色。這裡煤坑夫的團體或可作為全英各地團體的模範。沒有一人對小組聚會缺過席的，在他們中間沒有任何爭鬧的事，大家一心一意地“以愛心和善工彼此勉勵。”

六月十六日（星期四）

晚上我在孫德蘭講道，以後我和團體的人聚集，明白地告訴我們，凡不肯離開一切罪惡的人，都不許留在這裡。特別是那偷關漏稅的事是我所絕不容許的，正如我不能容許截途搶劫的事一樣。第二天我

再以這一點向每一會員鄭重勸說。有幾個人不肯答應從此棄絕這種敗行，我不得已把他們革除出會。頭腦比較清楚的約有兩百五十人。

七月四日（星期一）

我離開新壘，中午在達刺謨講道，是在靠近河邊的一個很大清幽的草地上舉行的。聽眾很多，卻甚粗野，只是一會兒過後他們就都聚精會神地聽講，聽眾中有三四個“體面人”，引我憶起倫敦的一個老實人的故事來；那就是當錫洛克博士講道論及審判的日子時，那位老實人並不注意，有人問他：“你沒聽見這位博士所講的嗎？”那人答說，“是聽見了的，可是我並不屬於他的牧區！”當我講道快結束時，我禁不住提出我在全國各地所看到的富人和所謂體面人當中的一種普遍無知。這時那幾個“體面人”都挨近前來，表現得好像他們曾經當過煤坑夫似的那樣嚴肅專注。

七月十一日（星期一）

天氣仍甚炎熱；但微風迎面吹來，我們都平安抵達約克。然而難題在乎那地方雖在冬天，屋子裡已經像烤爐一樣灼熱，我們怎能在戶內講道？以後我決定在佈雷克廣場講，難題乃得解決。在那裡（因暴徒尚未發覺）我向龐大群眾講道，自始至終，沒有受到絲毫的打擾。

七月十二日（星期二）

我發動募捐，作為建造寬敞合用的會所之用。

七月廿五日（星期一）

我滿意地離開了厄普衛司。一時在克雷瓦特講道。我想除了方韋克——他在隔壁的乾草堆上熟睡了——其他的人沒有人不受感動的。

七月廿八日（星期四）

中午我在武德施講道。晚上在薛飛德講道。我真的是為講道而生！

自從逼害的要角不見了之後，這個地方顯得多麼的安靜。有好些逼害信徒的人在他們想不到的時候離世了。不久之前，有一個住在托丕的婦人，她常啣起誓說：下一次傳道師來的時候，她將拿他的血洗手。可是下一次傳道師未來之前，她已經被召回永遠的家鄉去了。當約翰孫定居于文瓦特的前些時候，有一個住在那裡的強漢，他對鄰居說：“五月一日過後，我們這裡除了禱告和講道之外，恐怕沒有別的事好做了；但我必盡力破壞。”可是五月一日過後，這人已是安靜地躺在墳墓裡了。R 伯爵的一個僕人——和他主人一樣惡毒的人——故意製造許多流言，搬弄是非，但他在目的尚未達到之前，嘴巴再也不能張開了；他給淹死在一個魚池裡面。

八月八日（星期一）

我在察忒慈院散步。我奇怪為什麼所有的廣場和建築物，尤其是學童們，看起來都是那麼小，其實這也不難解釋；當我在學校時，我自己也是那麼小，我以自己為尺度去衡量周圍的一切。因此，那些高年級的孩子既然比我高大，我就把他們看為非常高大，但現在他們我眼前顯得正相反了，因為我已比他們高大多了。也許就是這一類想像使人相信我們祖先時代的人都比現在的人高大。這種想像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已有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九章 一七五五年二月至一七六〇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五八年

正月十七日（星期二）

為在聞諮衛司講道。一位從美洲來的人再度在這荒涼的地方敞開傳道之門。早上我在基爾伯特先生的家講道。他的兩個黑奴和一個混血兒顯得非常感悟。神豈不是要使萬國萬人都知道祂的救治之恩嗎？

二月三日（星期五）

派克先生（去年柏得福市長）在方得裡講道，我不知有比他更缺少技巧的傳道師，然而他所說的仍有感力。我相信他若在一些樸實而程度較淺的人當中工作，一定會更有貢獻的。

二月廿七日（星期一）

為著要寫一篇向柏得福司法當局發表的證道詞，我退居到留伊蟬，在那裡住了幾天。

星期四（三月九日），我從那城騎馬到柏得福，才知道我那篇證道詞要等到星期五才能發表。早知如此，我必無意發表；我已規定星期六到厄普衛司。

三月十日（星期五）

在聖保羅堂的聽眾數目眾多，且甚專注。講道甫畢，法官即發請帖約我吃飯。但是因為沒有時間，回信道歉辭謝了。一時至二時之間動身。

因為決定在約定時間抵達厄普衛司，第二天早上四時至五時之間即乘坐郵車。但是路上結冰使車馬都很难行，所以我的同伴雖是牽著跛足的馬走，仍能和我同時抵達斯坦福。往下的一站我是騎馬，但不久又得下馬，轉乘另一部郵車出發，六時左右來到包特裡。幾個從厄普衛司前來接我的人已在我抵達前半小時回去了。我知道往下這段路已沒有郵車可乘，唯一的辦法是雇馬和找嚮導。七時我們再出發，不久我就發現嚮導所知道的路和我所知的差不了多少。雖如此，我仍平安抵達離包特裡約四裡光景的埃羅斯塔。這時的天色只夠使我們看出旁邊的河流，地上都為水所淹蓋。我曾經聽說有一個名叫理查來特的住在附近地方，他對這一帶澤地路徑最為熟識。忽而聽見了有人講話的聲音（因為看不見他），我就問：“誰在那裡？”他答：“理查來特，”我立刻和他議妥，請他帶路。他即上馬，放膽前行。那時北風正朝著我們臉上吹，我聽見他們說，“冷極了，”但是我卻不覺得冷。九時至十時之間來到

厄普衛司。在經過九十裡以上的旅程後，我覺得比今早剛起床時只稍微疲乏一些罷了。

三月十二日（星期日）

早上和晚上，我在教堂裡殊覺快慰，因為會眾都是很嚴肅誠懇，和從前大不相同。晚禱會過後我站在市場上，向從各地聚集前來的人講道。講道將畢時雨下得很大，但聽眾並不因此減少或騷動。

星期三我騎馬到黎芝。因為有了意外的開銷，費用方面不免短絀，心中有點不安。講道甫畢，有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拿一封信放在我的手中，原來裡面是一張十鎊的鈔票。豈不是“地與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

八月十日（星期四）

我騎馬經過一個景色宜人的鄉村，來到沛爾。正當我們從那裡出發時，大雨驟至，把我們又送回屋子，這給了我們機會向兩三個旅客講道。我相信我們所做的決不落空，因為他們都顯得很受感動。晚上和第二天早上都在加的福講道。中午時我們來到新渡。但他們到了五時半才告訴我們當天晚上船不過渡。經過好多困難，才找到一條小船，把我們渡過了江，馬則留在後面。六時剛過即登彼岸，我們徒步向前，于九時至十時之間抵達布裡斯它。

在這裡我遇到另一種試探，但這仍是有益的。往後幾天是我們年會的會期，自始至終，會議的精神非常和諧。星期四（十七日），我到大座堂聽合唱罕得勒的彌賽亞曲。我懷疑這些會眾，當他們聽講時，是否能像現在這般嚴肅。此曲的許多部分，尤其是好幾段合唱，比我所預料的更好。

八月廿七日（星期日）

我們于七時抵達斯溫西。有一個人來接我們，把我們帶到他的屋子，然後又到一個類似堡壘的地方。裡面有一塊草場，由又高又舊的牆垣環繞著。一大群人很快就集合起來，他們的舉止都很得體。確有非常的恩典在他們當中；這種恩典常常在那些心地坦直的人中間。

八月廿八日（星期一）

晚上在斯溫西講道後，我和那些願意參加組織團體的人聚集，向他們解釋團體的性質和計畫；他們對這些都非常陌生。

八月廿九日（星期二）

我騎馬回到尼德，為著要幫助那邊的團體（一群烏合之眾）改進他們的組織，星期六他們才要求我前往協助，但現在他們似乎都忘記了；這是因為以文斯先生，那位長老會的牧師，已經把他們的計畫全都推翻了。他們好像從未看見過我一樣。大家如此，惟有五六人因為弟兄們的這種態度而深引為恥。

八月卅日（星期三）

我繼續騎馬往馬岡。此地從前常有佈道工作。到了棉色爾伯爵死後，因他沒有子息，產業歸給托伯特先生；托伯特禁止所有他的佃戶，不許他們接納傳道師，所以此地的工作無形中停止了。可是他顯赫的日子並不長久，幾個月之後，神取了他的靈魂。

十月六日（星期五）

我原計劃搭乘一種小艇到外特島去，但是船夫索價太高，使我改變了原意，改乘大駁船。幸好我們有此改變，因為海浪很高，小艇必難經受這大風浪。我們在二時登岸，步行五裡到新埠。因為鄰近駐軍，城裡都是士兵。這些士兵是我所見最放蕩的一夥。他們所有的榮譽是咒詛，辱罵，酒醉和淫亂。神還

沒有把這些妖怪送回他們的原地去真是夠慈祥呀！

五時我在販穀市場上講道。第二天早上六時也同樣在那裡講道。有幾個士兵前來參加。其中一人叫羅蘭斯，和我們一同走到奧頓橋——我們要上船的地方。當圍城之役，羅蘭斯是在聖腓力炮臺服務，關於這件事我問了他許多問題。

十月十六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坎特布裡。當我們進到城裡的時候，突然有一塊石子飛來，打在馬腿上，這一擊非常沉重，它立即倒了下來，我卻仍舊坐著；馬掙扎著要站起來，又摔下去，從我身上滾過，當它站起來的時候我也想站起來，但發現我的右腿已不能動了。有一個好心腸的理髮匠走來扶我進他屋子去。我覺得很不舒服，要一杯冷水喝了，這才感覺舒服許多。

十月十七日（星期二）

這一小群很使我高興，他們已脫離一切分爭和攻訐的事。星期六我歡歡喜喜地回到離開將近八個月的倫敦。

派克先生告訴我柏勒漆先生請我盡速前往看他。我就在星期四（十一月九日）出發到以柏頓去。因看見柏先生剛要上馬，我就和他結伴同行，當晚在衛索林瓦特講道，地點借一個大禮拜堂，座中都是誠懇的聽眾。

我們住宿在牧師海克斯先生的家，這位牧師本人就是他所曾經逼迫過的那信仰的見證。第二天早上我又在他的禮拜堂講道。在講道當中，有一個女人在我面前僕倒，像死了一般，和昨晚的另一個人同樣。一會兒她醒了過來，仍然深覺得她需要基督。

從那裡我們又騎馬到以柏頓的柏勒漆先生處。許多年來柏先生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行為稱義。到了幾個月前他才完全信服“由於恩典”，“我們藉著信得救”的道理。他立即高聲宣佈那在耶穌裡面的贖罪恩典。神在這裡堅定祂自己的話，正如祂在布裡斯它所做的一樣；祂先在聽的人心裡作悔改和信仰的工作，同時使他們在外表方面同樣有顯著的象徵。

我晚上講道，第二天早上又講道，有些人深被激動，正如在衛索林瓦特一樣。其中有一人給帶進屋子來，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和他一同禱告。然後我趕快上路，剛在天黑前抵達方得裡。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聞諮衛司，替新近才從安的瓜來的支爾柏特先生的兩個黑奴施洗。其中之一深深地覺悟到自己的罪；另一人則已享受在她的救主神裡面的喜樂；是其所知道的第一個非洲的基督徒。神豈不將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叫這些不信的人也來“承受產業”嗎？

十二月四日（星期一）

我被請進入在瓦爾不洛克地方的聖司提反堂。這小禮拜堂並不宏偉，但整潔和高雅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據說義大利有一位著名的建築師，當他在義大利遇見柏林敦伯爵時，曾對他說，“伯爵，請回到倫敦看聖司提反堂吧，我們羅馬就沒有一所那麼精美的建築。”當我看過這禮拜堂後，那位建築師的話並不叫我希奇。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三）

晚上我抵達可徹斯特。

十二月廿九日（星期五）

我發現此地團體自從 LC 離開之後已衰退了。雖然以後到此地來的傳道師同他一樣好，但這是不夠的。由於許多次的經驗，我們知道儘管有人講起道來像天使，若是他不願挨護工作，他仍然無法建立一個團體，或保守一個已經建立了的團體。

今天我走遍那著名的城堡，或許是英國最早的建築。無疑的其中的一大部分已有了一千四五百年的歷史了。這城堡是以羅馬磚造成的，每一塊磚頭有兩寸厚，七寸寬，十三或十四寸長。這是各代不列顛和羅馬帝王的座位，他們喧赫一時，威震四方，而今安在哉？豈不是“活的狗比死了的獅子強”？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九章 一七五五年二月至一七六〇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五九年

二月廿七日（星期二）

我和我的弟弟及馬克飛德先生一同步行到 LH 家。早餐過後，威特腓德，馬登，羅馬尼，鐘士，腦尼因，芬因，連同一些很有身分的人和另外幾個別人都來。我知道將由威特腓德主持聖餐，可是他卻堅持請我主持。嗣後因 LH 之請，由我講論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十三節。

三月十八日（星期日）

我替將近兩百人的會眾舉行聖餐；這麼嚴肅的一個聚會，是我在挪利支城所未見過的。會眾當中有一大部分是非國教信徒，因此我請每人採取他所認為最好的儀禮。若是我請他們跪下，可能有半數的人要坐，現在除了一人外，全體都跪下了。

星期一和星期二我盡可能和兩個團體裡凡能抽空前來且願意來的會員談話，這兩團體現在是聯合在一起的，會員總數有四百廿人左右；我想他們中間可能有兩百個人願意繼續聯合。

三月廿九日（星期四）

我把挪利支的團體分成幾個小組，不問他們從前是屬於那一個團體的。

四月一日（星期日）

六時我和他們眾人相見。要求每一個進來的出示證件。這是他們從來不曾聽見的。同時我又堅持實行一種新規則，就是男女分坐。第三種規則也在同一天擬定。這會堂自從成立迄今，有著一種習慣，就是當舉行聖餐典禮時，走廊上塞滿了觀看的人眾。這一點我認為非常不合，所以命令以後除了願意領受聖餐的人，不許任何人進來參觀。我發現叫他們服從這一點並不如我所預料的那麼困難。

現在團體有五百七十以上的會員：其中有一百零三人是從前不在團體中的，雖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亦從神得到了平安。我相信如果我能在這多逗留兩個星期，此地團體的人數可望增加到一千人。但這許多人中多少能持守他們所信的道呢？空中的飛鳥將吃掉一部分，太陽將曬乾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將被長起來的荊棘擠住。我不知道在這許多“歡喜聽道”的人當中，能否有半數結出完全的果實來。

四月廿日（星期五）

搭克斯多客店的主人讓我們利用他的花園；我向一群很有教養的聽眾講道。五時左右在黎芝見到格吟邵先生和許多其他的弟兄。星期六（廿一日）十點半，我們來到近以蘭的斯坦蘭禮拜堂。這禮拜堂很美觀，建築在山岩山，處於群山環抱中。當日參加聚會的人滿滿一堂。格吟邵先生讀禱文，我講解第二經課的一部分。在我更換道服的地方有一個少年人和他的妹妹，兩人都患熱病。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過我講道，但我請他們和我一同禱告。他們都感動流淚。

晚上我在曼徹斯特講道；在此地我們終於有了頗守秩序的聽眾。不負責任的地方長官非但拒絕鎮壓暴徒，而且慫恿他們，使他們在此繼續作亂。幸而現在有些長官態度較前進步。其實無論在什麼地方，負責長官若決心維持治安的話，他們的權力總是能夠做到。

五月十七日（星期四）

我獲悉一件有關神恩眷的實例。按照普通規則，煤礦的坑道若深入地下，就須造一道隔牆，大約是從坑口一直伸展到坑道末端三四碼的地方，好使空氣流通。空氣自坑口牆的一邊流進去，到了末端就從牆的另一邊疾速地流出來。在離城兩裡外有一個煤坑，在地下伸展約有四百碼長，這坑久已失於修整，因此那道隔牆的好幾段都倒塌了，所以當局派了四個人下去修理。當這四人進到離坑口約三百碼地方，裡面的污濁空氣著火燃燒起來。一會兒工夫把整道牆都燒毀了，火焰一直燒到坑口的地方，然後像大炮一樣從坑口轟了出來。當是在坑裡面的這些人都俯伏地上，否則他們幾分鐘內必都燒死。其中一人是從前曾知道神的愛的（他名叫安得烈英吉利）開始大聲呼求神的憐恤。但一會兒他的呼吸停止了。其他三人以手和膝爬了出來。其中兩人爬到坑口，給救了上來，但有一人過幾分鐘後就死了。其次馬康比也被救出，從頭到腳都被火燒傷了，但他仍不住地讚美神。然後他們下去營救安得烈，卻發現他已失了知覺。正因為失掉知覺他的命才得保存，因為失了知覺他就躺在地上，火焰漫過了身上。假定那時他還能以手和膝爬行的話，他一定被燒死了。然而或生或死都是好的，因為神已再仰起臉來，光照了他。

六月四日（星期一）

我續行至新壘。真的，如果我不信還有另外一個世界的話，我將在此地消耗整個夏天，因為據我所知道的，全英各地沒有一處能如此地之可享的。但是我所尋求的是另一國度，所以我情願在這世界上做一個流浪者。

六月六日（星期三）

我在格特斯赫的山崗向極多的聽眾講道。論熱心說，此地的坑工實足叫京斯武德的坑工慚愧。在京斯武德，若非週末，坑工中找不到有三十人認為他們應該去聽道的，甚至我去講道也是如此。但此地在此週期中，即令是當地的傳道師講道時房子還容納不了那麼許多聽眾哩！

六月九日（星期六）

我騎馬到孫德蘭，在那所尚未完成的空房子裡面講道。這城的人也同樣饑渴慕道，都很願意接受道理。星期一和星期二（廿五及廿六兩日）晚上我都作露天佈道，地點靠近支爾曼醫院，約有兩倍屋子裡所坐得下的聽眾；怎能怪魔鬼不喜歡戶外佈道呢？其實我自己也不喜歡。我喜歡很舒適的房子，柔軟的椅墊，漂亮壯觀的講臺。但如果我不願為著多救人的靈魂而把這些物質及外表的事都踐踏在腳下，那麼我還有什麼熱心之可言呢？

七月二日（星期一）

我乘馬至達刺謨，一時即往河邊的大草場去，兩年前我曾在這裡講道。聽眾比前約多一半，但那時太陽灼熱，曬在我的頭上，使我簡直講不出話來。我停了一會兒，禱告神，若合祂的旨意，求祂給我們一些遮蓋。一會兒果然實現；一陣黑雲飛來，把太陽擋住，不再麻煩我們了。即使是自願謙卑的話，豈可隱匿證明神仍然垂聽禱告的這一憑據呢？

七月四日（星期三）

鐘先生在五時講道，我在八時講道，到了證道快要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古怪，骯髒，褻褻不堪的人，我猜想他是鄉下耍把戲的人，使盡力方法要擾亂眾人。當我講道完畢後，我怕他或將傷害那些圍著他看的人，所以請兩三位弟兄分別上前和他周旋，不必多講話，只讓他講，等他講累了為止。他們依計而行，可是沒有什麼結果，因為他的汙語爛言似乎是無窮盡的。以後 WA 試用了另一方法，他走進那最裡層人堆裡，聽了一會兒，說：“有趣極了，請再說一遍。”“為什麼！你是聾子嗎？”“不，但為著要叫大家開心，再說吧，我們都在注意聽呀。”這樣重複了兩三遍，他再也受不了，咒罵了幾聲跑掉了。

晚上我照常到斯圖克頓的市場去。當讚美詩還沒有唱完的時候，人眾中忽然騷動起來。一個海軍軍官故意選了這個時候帶領隨從前來拉夫，先命令捉住鐘士和奧武德。鐘士告訴他：“先生，我是屬於衛斯理先生的。”講了幾句話就讓他走開；對奧武德也是一樣，知道他是一位領有執照的傳道師，過了幾個鐘頭，也釋放了他。後來他們又拉住了一個當地的少年人。立刻有一些女人上前以武力搶回這人，而且把那軍官打得頭破血流，以石子攻擊他和他的隨從，迫得他們趕快遁逃。

七月十四日（星期六）

八時我在希爾頓先生場上，近比保雷大街的地方講道。我們預料必將有人前來騷擾，但卻很意外地看到又安靜又斯文的會眾。這一點，加上晚上在約克地方有許多熱心的聽眾，叫我把一切勞苦都忘在背後了。

七月十五日（星期日）

我向團體宣讀一份報告，是關於神最近在以柏敦所行的。但是我無法念完。起初各個角落有人默默落淚；不久就有幾個人禁不住哭出聲來，並有一個很壯健的少年人忽然僕倒在地，號叫如將死之人那麼苦楚。我不再念下去了，惟有奮力禱告。我們繼續禱告將近九時。這真是一個可歡慶的日子！

八月三日（星期五）

我在幹斯布拉弗之尼微爾爵士的大廳講道。此廳之大可與布裡斯它的織工堂相比。二時全廳擠滿了粗野的人群，只有幾個人似乎是有教養的。可是當我講論我們的主所說的話：“人若賺得全世界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時，除了這幾位溫文爾雅的人之外，其它人都注意聽講。當我退出經過那些張著口觀望的群眾時，尼微爾爵士上前，對我的證道表示謝意，他鄰近的人都覺得非常驚奇，大家向後退縮，好似見到了鬼魂。從那地方我再騎馬到北斯格爾，此地是林肯郡最後的一個村莊，離紐華克不到十裡。眾人四方集中來此聽講。

八月卅日（星期四）

我在挪利支的會堂向一大群粗野囂張的聽眾講道。我看出他們一向所習慣的傳道師是怎樣的，乃決意如此更變他們。第二天晚上講道後，我就向他們提出兩件事：第一，崇拜剛畢時即開始大聲講話，或前後隨便跑動，好像在動物園裡，這是不合宜的。第二，聽講後立即三五成群地交談起來，使崇拜的地方有如咖啡店，亦是一種不好的習慣。因此我請他們都不要在這地方講話，當崇拜完畢後，大家安安靜靜地走出去。星期日（即九月二日），我很喜歡地看見大家都很安靜地走出去，正如這就是他們多年來的習慣似的。

九月三日（星期一）

五時我和團體的人聚會，向他們講解小組聚會的性質和功用。經查問後，才知道我們現在有五百左右的會員，但其中約一百五十人始終不願出席參加聚會，因此，我就不把這些人計算在內。他們好像是以一條細線懸著罷了。

九月十四日（星期五）

我回到倫敦來，上次離開此地時我曾吩咐立即設法修理西街小禮拜堂的房子，因此我就在星期六（十五日）前往視察他們工作的進行，覺得這又是一件可感謝神的事。在未修理時那些大脊樑已非常腐爛，許多地方可以用手指插進去，若不早加修理，等到春天恐怕整個房子都要垮塌下來了。

九月十七日（星期一）

我到坎特布裡，約有兩百名士兵和一排軍官前來參加晚上的聚會。第二天晚上來的人數更多。他們的舉動都表現出是敬畏神的人。

九月廿三日（星期日）

在摩爾飛德的大群聽眾中，大多數是很嚴肅的。這種場合使任何公正的人都相信戶外佈道的價值。除了聖保羅堂之外，有那一所建築物能容納這麼許多的聽眾呢！即使有這種房子，那一個人的聲音能叫那麼許多人聽見呢？經過多次的觀察，我發現在露天地方，我的聲音所能達到的人數，比在戶內要多出三倍。這種戶外佈道既然達到了：第一，比前更多的參加人數；第二，在勸服人或感化人的事上，神的權力明顯地和眾人同在，那麼，誰能說戶外佈道的時期已過去了呢？

十月一日（星期一）

當我留居在布裡斯它的這段期間內，我利用所有空餘的時間來完成我的第四部證道集；也許這將是我最後出版的證道集。星期一（十五日），我步行到諾爾，離布裡斯它一裡路，去看法國俘虜。有人告訴我，一千一百名以上的俘虜擠在那個小地方。他們除了一點點骯髒的稻草外，沒有其他可以躺臥的；

除了一些破巾，爛布之外，也沒有別的可蓋的。日夜如此，以致有許多人像牲畜般地死般了。我聽了非常動心，當晚講道就以出埃及記廿三章九節“不可欺壓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為題。隨即有人捐出十八英鎊，第二天又有人捐獻，湊到廿四鎊。我們立刻用這些錢購買床單，毛織類的布料，做成許多襯衫，背心，褲子等。有人再送來一些襪子，我們小心地把這些衣物分配給那些最需要的人。不久之後，布裡斯它的大公司送來了一大批的絨被和褥子；而倫敦以及全國各地也都聞風而起，回應捐募。所以我相信從那時候起，這些俘虜們生活上所必需的必然充足無缺。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時間，我用來修正關於電學論的文稿。

十一月四日（星期日）

當我引用“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也不再有死的事，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的經句講道時，神的權能降臨在會眾身上。多麼好的機會呀！我們若為神的緣故，無論背負何種十字架，神必使這十字架更甘美更芬香！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

我和 GH 夫人及 CH 爵士會談了約一個鐘頭，獲益良多。有些富人或尊貴的人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神增加他們的數目！但若合神的旨意，我喜歡見有別人奉差遣在富貴人家當中工作。如果我可自作選擇的話，我情願繼續（正如我至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十二月九日（星期日）

我第一次請全體團體中人參加愛筵。星期三（十二日）我開始同我的弟弟和幾個別人一同研究希臘文的新約聖經及註解，並將譯本和原文詳細對照，在認為必要的地方加以修正或增加註解。

同一天下午的一部分時間我用來參觀英國博物院。那裡有一個大圖書館，有許多珍貴的稿件和許多貴重的古代紀念物。還有各種貝殼，蝴蝶，甲蟲並蚱蜢等標本的收集。這都是那位不折不撓，不辭辛勞的漢斯攏爵士以他八十年的精力，和大量的金錢所換來的。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三）

有人請我看一張法院訴書，案件內容是：AB 告訴 CD 有一個朋友欠了他一筆三十鎊的款項，而要求再借三十鎊，因此他請教 CD，究竟一條現正航行海上的船的八分之一股份是否足夠作為這筆款項的擔保。CD 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 AB 就再把三十鎊款借給他的朋友。但當這船回來的時候，卻因為在海上經歷多次的意外災害，以致這八分之一的股份價值只剩下二十金鎊而已。由是 AB 提出控告，要求 CD 倍償這筆借款的餘數。

這件有趣的故事以約一百零十頁紙寫就！CD 的答辯指出他當時是以自己認為最正確的判斷告訴原告；卻無法預料那價值兩百金鎊的股份會因船隻受意外災害而減低到只剩下二十鎊。這個答辯以外，另有其他十五頁長的反駁書，其實這反駁的話只須以一頁紙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包括得了。當下我就請原告和被告在第二天來見我。兩人都願意接受調解，並立即同意 CD 還清他自己訟費的一半，其餘的都由 AB 負責。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九章 一七五五年二月至一七六〇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〇年

正月十三日（星期日）

我再一度在西街的小禮拜堂講道。這禮拜堂現在已完全修好，並且擴大了。當十八年前我買這禮拜堂時，沒有想到世界會容許我們留存到今日。但因神右手的超越能力，才使我們堅忍持續，到了現在。

正月十六日（星期三）

有一個人來見我，自稱她奉神的命令來告訴我；說我在地上積聚財寶，只顧自己的享受和飲食而已。我告訴她神知道我比她清楚；如果祂差遣她來，祂一定會交給她一個更適當的使命的。

星期二（四月一日）中午，我們平安抵達都柏林。

在愛爾蘭我未曾見到像這星期所見到的那麼眾多和那麼嚴肅的聽眾。復活節那天（四月六日），我把英國的習俗介紹給他們。早晨四時開始崇拜會。

四月七日（星期一）

我開始和團體的會員作個別談話，看見許多會員在神裡面有豐富生命，心中極為喜慰。這種現象的結果之一乃會員數目大增，為近年來最多的。當然的，無論那裡凡有神真正的權力，道理就必分佈得更廣更闊。

四月十八日（星期五）

我和 F 女士去看從喀裡克佛沽斯送過來的法國俘虜。他們驚奇地發現在都柏林能夠聽到和巴黎一樣好的法語，更驚奇他們能聽到真宗教的勸勉，和“由愛心所成就之信仰”的鼓勵。

四月廿八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離紐約七個愛爾蘭裡的雷德弗裡蘭。這是一個建造在山頂上的小城，為一道幽谷所圍繞，距離不遠的地方，又有高山環抱。長老會牧師曾致書天主教神甫，請他勸阻天主教徒前來聽講。但是他們都不理會。許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起到我講道的地方來，大家坐在草地上。當我勸勉他們“應悔改信福音”的時候，大家寂然，有如靜夜。晚上在德勒休幹講道時，全體會眾也都顯得同樣專注。當晚我就在“先知室”很舒服地過了一夜。這室有九尺長，七尺寬，六尺高。天花板，地板以及牆壁都是同樣的泥土所砌成的。

五月一日（星期四）

我又騎馬到摩拉。剛過了十二點我就站在近禮拜堂的一塊墓石上，向許多人講論“應認識神，並祂所差遣的耶穌基督。”我們聚會的地方正在摩拉公爵房子的對面，這是在愛爾蘭所看到的最好的一座房子，房子佇立在山頂上，前面有很寬敞的道路，與它遙遙相對的是這一座教堂。其他三面是果園花園和樹林，夾雜著許多小徑。

弗老伯特將軍，是喀裡克弗沽斯法國軍隊的統帥，他剛剛從摩拉伯爵那裡離開。不勒支攏上校現在那裡，他是一個很可親近，溫文爾雅的人。從這兩個人可以證明這些法兵都是從皇家衛隊選拔出來的。他們的任務是：當康弗蘭斯在南部登陸時，他們則在喀裡克弗沽斯或倫敦得利登陸。如果他們在三個月內不能達成任務，就得直接回法國去。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章 一七六〇年五月至一七六五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〇年

九月一日（星期一）

我出發往康瓦爾。

九月十日（星期三）

當我來到聖伊比斯的時候，原決定在露天講道，但因風大，無法站在我所要站立的地方。後來我們在附近發現一塊圓形場地；它的一邊有天然的大岩石，像一面屏障，高達十至十二尺，從岩石以下的地形則逐漸傾斜。有一塊突出的石頭，高出地上四尺，正是一個很舒適的講臺，那時幾乎全城的人，不論貧賤富貴，一起來此聚會。星期六那天我心中不安，恐怕因為北風的緣故，浪濤的呼嘯聲將使聽眾聽不清我的話。幸而神賜我聲音高大響亮，相信我的每一句話他們都聽清楚，沒有一句遺漏的。

九月十四日（星期日）

八時我選擇了一塊大草場的斜坡，讓會眾一排一排地站在那裡，所以他們既可以聽見，也可以看見。五時我再一次到聖伊比斯的廣場講道，好些當地的顯要這時不是站在外面，卻夾在聽講的人叢中。晴

朗的天空，西沉的夕陽，平靜的海洋，樣樣都配合著群眾的心境。在神還有什麼太難的事嗎？

祂管制風浪；

祂使海洋馴服，

叫沉睡的浪濤翻騰，

也叫翻騰的浪濤沉睡。

九月廿日（星期六）

晚上我站在勒汝德大街上的那個老地方。群眾聚攏前來，不分貧富，大家安靜聽講。來本最野蠻的一個城鎮，現在卻變成全英國最安靜的地方了。

九月廿一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同樣的地方講道。一時的聚會，天氣非常柔和，聽眾最多。但在管納伯講道的那一段時間不停地下雨。我們以愛筵結束了這一天，席上詹姆士羅柏特，一個聖伊比斯的鐵匠，談起神如何在他身上工作。他原是聖伊比斯團體最早加入為會員的一人，但不久他又回到罪惡的生活中，仍舊鬧酒，如是輾轉流連了兩年。就在這段時期，他帶領暴徒去拆毀宣道所，過了不久，有一次他和他的同夥站在愛德華麥的店口，有一位傳道師經過那裡。他的同夥說，“我要告訴那人我也是一個循道派信徒。”愛德華說：“不，你的言語將表露出你自己！”詹姆士覺得這句話像利劍一樣地刺著他，心想：“原來我的言語也在表露我自己！”他立即回頭，匆匆地跑回家，幻想著魔鬼一路在後面跟著他。以後的四十個鐘頭他未曾合過眼，也不吃喝。他已到了計窮智竭的地步，跑到視窗，想往下跳，忽然聽到有聲音說：“我要寬恕你的不義，不再紀念你的罪愆。”立時覺得所有的重擔都卸下了。從此以後他謹慎遵行福音的道路。

星期三晚上，因為除了和團體的人聚集之外在十一天當中我作了三十次的證道，覺得身體有點支援不住，但一天的休息又使我的精神恢復過來。

十月十二日（星期日）

我訪問京斯武德的小組。這裡的會務沒有什麼進展。其實要不是那個軟弱的新尼克把那怪異的教義來動搖這些可憐的人，此地的工作豈不是有很好的展望？

下午我指定布裡斯它團體會員的子女們前來見我。今天有三十人來，第二星期的星期日和星期四又來了五十人以上。我把其中的半數分成四班，兩班女童，兩班男童；指派適當的領袖分別和他們聚會。我每星期和他們一起聚集兩次。不久神開始感動他們當中某些人的心。

十月廿二日（星期三）

我得了報告，據說鄰近的一些紳士們曾宣佈他們將逮捕下一次到崩斯福來的傳道師。我即騎馬上到那裡，想和他們見面，但他們沒有人出現。讓神的道在此地生根的時候，似乎是已經近了。

十月廿四日（星期五）

我訪問拘禁在諾爾的法國俘虜，發現他們許多人又幾乎是赤身露體了。為著希望激起一般人的關心，我又為他們進行一次募捐，吩咐把這些錢購置床單和背心，供給那些最需要的人。

十月廿五日（星期六）

國王喬治逝世了。幾時英國才能得到一個更好的國君呢？

十一月八日（星期六）

我再次平安地回到倫敦。

我照常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審查團體會務；這是一樁繁重而必要的工作。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一）

我盡可能地多多訪問病人。我認為若能親自攜帶救濟品贈送給貧窮的人，比委派別人分發必更有益，無論從他們，或從我們方面說都是如此。

我們以星期五（十二月十九日）那天作為替國家，國王，和福音的傳播禁食禱告的日子。我們的禱告已經有了部分的結果：信主的人數大大增加，並且加強了那些已經有了這寶貴信仰的人，使他們能進到“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的地步。

十二月廿日（星期六）

晚上我從雪田趕回來，因為要和那些悔改的人（是我常常盼望親自會見的弟兄們）相見，第二天早上五時，我又到雪田去。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章 一七六〇年五月至一七六五年五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六一年

正月廿日（星期二）

我查詢雅穆斯的情形；這城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大城，但在英國各港口中，這城的邪惡和無知最為著名。曾有人試圖勸導他們悔改歸正，但這些人簡直是在冒著性命的危險。豈能有什麼成就？去年夏天神差遣駐軍一隊，在嚇勒斯統率下，駐紮當地。嚇先生每晚領會證道，沒有人敢來反對他，由是播下了好的種子，激發許多人尋求神的心。現在他們當中有些人懇切地請我到此地領會，今天下午我去了，晚上領會證道，會場塞滿了人，不但沒有那當初所料想的紛擾，簡直是和倫敦聚會一樣的安靜。

二月廿四日（星期二）

我退居到留伊蟬，整理團體會員的名錄。我鏟掉了約一百六十人的名字，因為對這些人我目前還不能

夠改變他們，餘下的會員總數為兩千三百七十五名。

三月十日（星期二）

我們騎馬到伊比斯罕。我發現此地的團體破碎支離，等於是不存在了。其實這也不足為怪，因為在馬多先生來了之前，他們幾乎不曾得到任何人的幫助。晚上我在市政廳講道。這一次，和第二天早上五時的另一次講道，神都大大地運用了祂的話來感動人，因此有許多人願意“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

三月廿三日（星期一）

我急速動身，晚上五時抵達黎芝。我約請附近所有的傳道師到此地相見。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大家有著快樂的聚會，以後我詢問約克郡和林肯郡諸團體的情形，發現神曾從各方面推進事上，尤其是在林肯郡，那地方自從我在厄普衛司我父親的墓石上講道迄今，還沒有過像目前的這種工作。

三月廿五日（星期三）

我一早上馬；和芬先生一道吃早飯。約在下午四時來到斯圖克埠。看見會眾都等在那裡，我立刻開講。以後又到曼徹斯特；星期四在那裡休息一天；星期五（廿七日）到橋田去；這地方位在多比郡的群山環抱中，在那裡我向一大群的會眾高呼：“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第二天我又加到曼徹斯特。

四月廿八日（星期二）

我們騎馬，經過崇山峻嶺之間，其中有一道清澈蜿蜒的河流。下午四時左右來到愛丁堡。

在此地和胡柏先生相遇，他已答應晚上在一個大房間，新近充作安立甘會聚會所的地方講道。星期三（廿九日）天氣極其寒冷，七時我就在同一個房間講道。一些有名望的聽眾驚奇地說，“怎麼，這是很好的教義！這人是不是威特腓德先生所常常批評的那人？”儘管他怎麼說吧，我總不願意反駁。

晚上我再作一次證道。第二天就騎馬經過奎因斯渡，來到丹梯，那時風很大，船夫不能，或最少不願渡海，到了第二天九至十時之間我們才渡過去。以後我們繼續趕路，經過謨托羅斯，來到石港，美米斯先生在這裡迎接我們。星期六早上帶我們到亞伯丁他家裡去。

下午我派人去見校長和校監，請求准許在校園中講道。立即得到批准。但因為下雨，他們請我到大廳去。我猜想這個大廳足有一百尺長，坐位都排成圓形。儘管下著雨，與會的人還是很多。第二天早上五時的聚會也同樣人滿。

五月三日（星期日）

我在禮拜堂聽了兩篇很有幫助的證道，一篇由學院的院長主講，另一篇是神學院教授主講的。以後有許多人聚集在校園中聽我講道。所有聽得見的人似乎都以愛心接受真理，以後我又接納了約二十人加入這小團體。

五月四日（星期一）

中午之前又有二十人前來，願意和我們同命運，都顯示非常的誠懇。

中午我散步到亞伯丁的英皇學院，那建築是 U 字形的，極其堂皇，和牛津的皇后學院相仿佛。我們走上去參觀那大廳，看見有好些婦女和幾位先生在那還用說裡談話。其中有一人上前對我說，“我們昨天晚上到校園去，但聽不見你所講的，若是你肯在此地給我們作一次短短的訓勉，我們將不勝感激。”我不知道神所要做的是什麼，但我毫不遲疑地開講，所論的是“神在基督裡面，使世界與自己和好。”

下午我在麥爾斯可學院的團書館散步的時候，校長和神學院教授上前相見。神學院的教授請我到他的寓所去，我們很愉快地談了一個鐘頭。晚上聚會，眾人因過於熱切，幾乎彼此踐踏。過了好些時候他們才逐漸安靜，到了聽得見講道。以後他們簡直是在吸取每一個字。講道過後，格蘭特公爵（他因事進城去了）派人來此，請我前往談話。當時我不能去，但答應如果神准許，下次回愛丁堡時一定去拜訪他。

五月五日（星期二）

我接受校長邀請，上他家和他談話約一小時。我覺得他並不固執己見，倒是一位性情爽快，明達博學的人。我猜想今晚的聚會校長和所有的教授及幾個長官都在場。我把所有的窗戶打開，但大廳裡仍像浴室那麼熱，可是這並不妨礙眾人的注意力，也不妨礙神的恩賜。

五月六日（星期三）

我們在牧師奧基爾比先生的家吃飯，他是當地兩位牧師之一。

六點半鐘的時候我在校園中宣揚基督被釘十字架的真理。

五月七日（星期四）

我離開時團體的會員約有九十人。我騎馬往曼尼馬斯克附近格蘭特公爵的家，離亞伯丁西北約二十裡。這地方位於肥沃清幽的山谷中，為格蘭特公爵所經營改良；公爵開墾了一大片的荒地，種植了數萬株樹。他那座古老堂皇的房子正在花園和密樹環抱中，一條清澈的河流從旁邊經過。離那房子一裡路光景有一個小山谷，公爵把它佈置成為花園和曲徑，旁有河流，兩邊 OO 岩聳立，其一怪石嶙峋，另一則樹林茂密，直達山巔。

七時我們到禮拜堂，滿屋子都是我們想不到能在靠近高原地帶看到的人。可是如果你認為他們的外觀奇特，他們的歌唱將更使你驚奇了。

五月十六日（星期六）

中午的時候我在瓦克威士講道。

城的上部，靠近河流的一邊，有一座城堡的遺址。朝向山腰的斜坡，為樹林所蓋滿的那一面，有一所古老的教堂，連接著幾間房子，都是岩石砌成的。裡面的窗門，石柱，聖餐棹和一些其他的設備都很完全。

五月十八日（星期一）

九時我在威梭吞向一大群嚴肅的聽眾講道。其後我們騎馬到摩柏德。因為是下雨天，他們預料我會在屋子裡講道。可是因為發現市場上一片有遮蔽的場所，我立刻到那邊去。一會兒都擠滿了人，有許多士兵和其他的人，不管天下著雨，都站在外面。五時我在碧拉色向一群誠實，心地單純的煤礦工講道；日落之前來到新壘。

六月八日（星期一）

我騎馬經過層層的山嶺來到阿蘭穀，已經好幾年沒有到過此地了。我在那裡講道，並和團體的人聚集。其後再上馬，仍然越過許多山嶺，十一點以前來到威爾穀。

六月九日（星期二）

我在九時講道；因為群眾太多，不得不在露天舉行。那時太陽正照射在我面上，但經一個短短禱告後，

我就不去管它了。其後我們和團體的弟兄們聚集，那時他們正將脫離國教，因為他們很不滿意那位私生活和教義都同樣不好的副牧師。我來得正當其時，剛好阻止了這事的發生。

中午我在第斯穀講道。聽眾多數是錫礦工，不久之前他們因為跟從循道派而被革職，但結果他們當中許多人得到更好的工作；後來他們的舊主人也喜歡再雇用他們。

到沙瓦爾穀去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在那裡我會見了一些熱誠，有愛心和樸實的人。我同樣勉勵他們不要離開國教，雖然他們也沒有使他們滿意的好牧師。

六月十日（星期三）

三時半我騎馬出發，剛過六點就抵達巴拿得堡。八時我在與城毗連的一片空地上講道。難道這些人就是幾年前像咆哮獅子一樣兇猛的那些人？他們現在卻和羔羊一般地安靜。雖然下了幾陣大雨，他們也不走開，一直等到我結束。

六月廿三日（星期二）

晚上（在回特比）我在山頂上講道；上到這地方要涉登一百九十個石級。

六月廿四日（星期三）

我在一個古時的大修道院附近散步。這修道院從它的規模（照我估計有一百碼長），或從築造的精巧看，若非全國古跡中首屈一指的，也必是最好的之一。我們從那裡又到了魯濱胡特灣，六時我在靠近碼頭的洛爾街講道。當講道的時候，有一隻大貓，驚惶地從樓上房間跳了下來，掉在一個女人頭上，並且從許多人的頭上肩上走過，可是沒有人移動或驚叫，好像是一隻蝴蝶飛過一樣。

六月廿五日（星期四）

到斯卡巴羅去的旅程非常愉快，風吹散了太陽所發出的熱度。我原計劃今晚作露天講道，但為雷電風雨所阻。然而我仍站在騎樓上，向好幾百站在底下的人講道；儘管下著大雨，他們毫不騷動，直到我講畢始散。

七月三日（星期五）

我們回到約克。有人請我至監獄中訪問一個囚犯。我從前就注意到一件可怕的民事訴書，現在又看見一件同樣可怕的刑事訴書。簡單的事實如下：有一個住在靠近庵謨地方的人，從前曾協助友人做私運白蘭地酒的生意。他的份額約值四鎊。到了他完全排脫這種違法的事，回到他紡織的工作上，才被逮捕，送約克監獄關禁。不久之後，控告他的訴書來了，內稱：“某某人曾運載白蘭地酒和火酒至倫敦港口，並在該地出售，應判罰款五百七十七鎊以上。”為著宣告這事件的經過，狀師用了十三四頁貼過三次印花的紙張才寫成功。

哀哉英國！類此的不公平豈將永無清除之日？在天主教徒，土耳其人，或異教徒當中能找到類似的事情嗎？為著真實，公義，仁慈和常識，我敢質問：第一，為什麼人要為撒謊的緣故而撒謊呢？目的是不是只在練習撒謊？誰都知道那批白蘭地酒是在離倫敦港口三百里以上的地方起卸的，為什麼必說是在倫敦港口呢？侮辱事實，甚至痛恨事實，沒有比這更顯然的了。第二，從四鎊的價值漲價到五百七十七鎊，公義在什麼地方呢？第三，把一件可用十行字說清楚的事寫了十四頁紙，誠實在那裡呢？第四，如此苛待貧民，吮吸貧民囚犯的血液，仁慈在什麼地方呢？如果紙張和抄寫的工錢每頁不過六便士的話，那麼把他所僅余的一點錢也都剝奪了，使他在世上連十四個銅板都沒有，這不是極其可惡的

罪行嗎？

七月五日（星期日）

相信神的事工在約克的一大障礙就是忽略了露天佈道。今早八時我在靠近城牆的地方作露天佈道，許多人集合前來，而多數都能專心聽講。有一兩人動了脾氣，投擲幾個石子，但不發生作用，因為沒有人理睬他們。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

我預定要在嚇瓦特講道；但是禮拜堂無法容納從各地前來的許多群眾。因此格吟肅先生在視窗外準備了一個腳台；禱告後，我就穿過那視窗出去，所有的群眾也跟著走到墳場上。下午聽眾更多。神在這一帶山地有著何等的作為！

七月十三日（星期一）

五時我講論期待“完全之愛”所應有的態度。這很使格吟肅先生高興，因為關於這一點已經有許多人竭力為難他。但他們這種不良的圖謀再次失敗，而我們卻比前更能在愛心和公義中合而為一。

中午我在哥尼講道，這本來是不肯親近福音的一個地方。可是我現在正在講道的這個院子卻不夠容納所有的聽眾哩！

五時在巴的罕講道，這又是一個著名的罪惡橫行的地方。

七月十九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布里斯達的屋子裡講道。在一時的聚會我們有好幾千的會眾，多數是“敬畏神行公義的人”。我從那裡騎馬到黎芝，為著要在瑪利仙得的葬禮聚會證道。瑪利仙得生前經過了許多嚴重的掙扎，卻能在極大的平安中離世。

我又趕回來參加布里斯達的愛筵。這種聚會在此地算是創舉。當我告訴他們這種愛筵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個人，不論男女，都能夠自由地說出他們所想說的榮耀神的話，許多人都覺得驚奇。當時就有幾個人講話，他們所說的話並非徒然，火熱的情緒在彼此間交流，特別是當其中一人非常坦誠地說出在早上聚會聽到“我肯，你可清潔”時，神使她的靈魂得到完全自由，大家更為感動，另外兩個人亦說同樣的話。再有兩人已與神和好。這樣大家都快快樂樂地在神面前傾心吐意，讚美神，因祂有奇妙的作為。

七月廿日（星期一）

我和那個好人 V 先生完全諒解了。主呀！如果我必須爭論，就和魔鬼的兒子去爭論吧；讓我和你的兒子和平相處。

七月廿七日（星期一）

下午我騎馬到馬特洛克浴泉，從城裡到浴泉的這一段溪穀，其怡人的景色為筆墨所難以形容。山谷底下有一道小溪流，溪流旁邊有高山隆起，幾成垂直之勢，高聳雲霄。山的一部分樹木茂密，另一部分則赤裸頑禿。在另外一邊，山嶽逐漸升高，這裡那裡點綴著無數小樹。兩崖樹木成列，如相應和。

我們的許多朋友是從各不同地方來的。六時我站在一塊岩石的底下講道，一邊是小平原，另一邊是高山。聽眾當中有許多衣履整齊的人，因為今天是大節期；大家的舉動都很好。

八月二日（星期日）

我在海塞地方聽見馬登先生的一篇很精彩的證道演講，深覺滿意。二時我在西武德塞向我在阿克何謨島上所看到的最大的一群會眾講道。教堂崇拜剛告完畢，我又在厄普衛司格洛斯向幾乎同樣多的會眾講道。

八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回到倫敦。看見神的工作在此地已迅速增進，各處會眾之多，為好幾年來所未見的。

九月一日（星期二）

我們的會議今天開幕，星期六閉幕。我在倫敦逗留了兩個多星期，勸勉一般信徒和傳道師們不要趨向於極端。星期日（廿日）晚上，我駕車動身，於星期一（廿一日）來到布裡斯它。

我看見神的工作在此地也大大增進，甚覺快慰。

十月廿一日（星期三）

有一些已被定罪的囚犯請我再一次向他們講道。星期四，那個將於當天被處死刑的瓦爾得請我前往為他施行聖禮。他今年廿一歲，在他槍擊了一個向他奪槍的人之前，他從來不曾認真地思想過什麼事。但從這事發生後，他的內心有了轉變，未曾再口出惡言。在監獄裡他的行為態度都很嚴謹。他念書，禱告，常常流淚，尤其是當他的一位難友與神和好之後，他更常流淚禱告。到了現在，他的盼望逐漸增加，並且從主的聖餐大大地加強了力量。但他不免仍然抱怨，說他並不怕死，但卻不願意死，因他心裡還沒有那種溫暖的感覺；他還不能確知他的罪已蒙赦免。十二時左右，他上了囚車，態度鎮靜，卻帶悲傷。但在十五分鐘之內，他竭力禱告神（好像不知道旁邊還有別人），以後說，“聖靈降臨在我身上，我已知道基督就是我的。”從那時起他的整個神態都顯出了平安和喜樂，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再經過約十分鐘的禱告後，他也才就刑。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章 一七六〇年五月至一七六五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二年

二月五日（星期五）

我在得特福，威靈及七橡等地方講道後，星期二和星期三繼續騎馬前行，來到近吞橋的多馬安孫爵士

的家。六時至七時之間就在他家那和過道接連的大客廳講道。那些樸素的聽眾都很專注。種子若得到澆灌，必然會結出果實來的。

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今天和以下幾天的時間，都用在整理團體的名錄。從前會員的總數未曾達到兩千四百人，現在卻已超過兩千七百人了。

三月十二日（星期五）

全倫敦都莊重的遵守“國家大齋日”。是的，僅僅承認神對這世界的統治，神也喜悅的。一個國家即使只在外表上順服，或許也將受外表的報賞。

四月二日（星期五）

格吟肅先生在這時候與世長辭了。

八月四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利物浦。此地神的工作也是前所未見的。晚上聚會會眾出人意外之多，大家似乎渴慕神。我發現這種情形在三月底就開始了，以後不停地增長，一直到我來以前不久。在一個鐘頭之內曾有九人得以稱讚。第二天早上我和那些自信已經成聖的人作個別談話，他們共五十一人，其中有二十一個人，二十一個寡婦及已婚婦女，九個少女及兒童。這些人當中有一婦女，她的成聖一直等到她稱義之後三星期始行成功；有三人延長到七天之後，有一人五日之後；至於劉特韋察，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只需兩天工夫。我問布拉克利，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子，她現在所最盼望的是什麼，她以一種驚人的能力，流淚滿腮地回答說：“在世上我不盼望什麼了，惟求更得我主耶穌。”那種頌贊神的話常出自“嬰孩和吃奶者的口中。”

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五）

回顧過去的一年，實在是非常試練和非常恩典的一年；有許多人悔罪，許多人和神和好；單在倫敦一地，我相信有兩百人以上得到榮耀的釋放。然而在六個月中我所遇到的憂慮和困難比前數年所遇到的都多。這會有什麼結局呢？我不知道；但神知道就夠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章 一七六〇年五月至一七六五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三年

正月十七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留伊蟬，在那裡寫我的證道詞，準備在“移風社”開會時宣讀。

我以三天的時間整理倫敦團體會員名錄，真是一樁麻煩的工作！我發現約有三十人，雖然他們自以為從罪中得救了，卻和弟兄們分離。但有四百人以上，他們作了同樣的見證。大家比從前更加團結。

二月廿八日（星期一）

今晚我在斯辟多飛德講道，以“準備迎接神”為題，詳細指陣那種認末日今晚即將到來的臆測之極端妄誕。可是儘管我盡所能的勸說他們，仍然有許多人不敢睡覺，有些則在郊外徘徊終宵，因為相信若今晚末日不臨，最少倫敦將因地震而被吞沒。我卻按時就寢，十點左右就已熟睡了。

五月二日（星期一）

今天和以後幾天的時間，我完全用在訪問團體會員，並堅定那些受千種虛妄論說所困擾者之心的工作上。是的，一道誹謗和讒言的洪流已經四處氾濫了（正如所預料的）。我的立場是：仍然在神召我擔任的工作中前進。

五月廿九日（星期日）

七點鐘時我在愛登堡某中學的廣場講道。那時正值蘇格蘭教會全國大會開會；這個會議不但集中了許多牧師，也集中了不少權貴及有地位人物，在場聽講的人數甚多。下午五時的聚會聽眾更多。我從未那麼直言無諱地講論。但我不知道有那一個蘇格蘭人是不喜歡坦白的，在這方面說，這些北方人確可作為人類的模範。

五月卅一日（星期二）

我騎馬到安韋克，看見那裡的一些人非但守形式上的宗教，而且有精神豐盛的宗教；他們和神相通，富有信仰活力。星期三（六月一日），我上摩柏得去，在城郊的一片空地上向我在那裡所看到的最嚴肅的一群聽眾講道。一時又在碧黎色向那些可愛的煤礦工講道。晚上在新壘講道。

六月六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巴拿堡，晚上在那裡講道，聽眾不但是數目多，而且都嚴肅安靜，是我在那裡所未前見的。我原擬於講道完畢後與團體會員聚集，但是好些人還希望多聽，只好盡屋子所能容納得下的讓大家都進來。這真是神行大能的日子。看他們以熱切的禱告圍攻天城，恰如要以武力奪取神國似的。

六月七日（星期二）

現在神的道已普遍而深刻地印入人心，所以連早上五時的聚會也因人數太多，不得不在戶外舉行。大家都不計及北風所造成的凜冽天氣。講道後，有一個人來見我，告訴我她相信神在此時已完全釋放了她的靈魂。好久以前她已經稱義。但據她說，現在的這且經驗與從前的截然不同，正如中午陽光與破曉微曦之不同一樣。如今她覺得靈魂充滿了愛，幾乎是完全浸沉在神裡面。

神在這一帶地方復興祂的工作所用方法真是值得提起的：幾個月前這一帶的信徒多數都毫無生氣；美格特感覺到這一點，就勸勉巴拿堡的團體以每星期五作為禁食禱告的日子。當第一個星期五他們聚集

的時候，神的靈奇妙地降臨在他們當中，從那時起祂的工作在他們當中大為增進。鄰近團體聽到這個消息，也都同意仿效，不久都同樣地得到福澤。對這種簡單義務（就是主所視為與施捨及禱告同樣的禁食）的疏忽，豈不是使基督徒陷於冷淡無生氣的普遍原因？若有人故意忽略，他能算無罪嗎？

晚上我在庵謨講道。我發現“基督徒德性完全”的好教義，在那裡已好久沒有聽見了。我們在倫敦的那些放肆的弟兄們已使這種教義在兩百里內失掉了固有精神。因此那些怪異的“德性完全”論的鼓吹者給它的傷害，是比它的仇敵所能給的還多。

六月八日（星期三）

當我剛開始講道（戶外舉行的，因為房子太小，連早晨的聚會也容納不下）就下起雨來，但過兩三分鐘又停了，我深信這是應驗我們的禱告。類此的事我已遇到無數次，尤其是在此次的旅程上。對那些誠心相信“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的人，這並不是什麼希奇的事。

六月十三日（星期一）

甚至在厄普衛司也有幾個撒但的忠僕，仍然不遺餘力地想法支持那搖搖欲墜的國度。有一個所謂地方紳士，結集了一些人，傷盡腦筋地想搗亂聚會。他雇用一些小孩子到會場中叫喊，叫一個可憐蟲喝醉了酒，汗言爛語地吵鬧一番，同時他自己吹著法國喇叭。可是這一切行動卻得不到什麼結果。我向他們的頭目講幾句話，他就悄然走開了。會眾並沒有受到什麼騷擾，安靜地等到教會結束才散。

六月十五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洞卡斯忒，十時在一個露天地方向當地許多雖粗野而懂禮貌的群眾講道，以“趁可尋找的時候應尋找主”為題。然後再往黎芝，向一大群聽眾宣講：“如今就是拯救的時候了！”星期四（十六日）晚上五時，在丟斯柏利講道；星期五（十七日）抵達曼徹斯特。在這裡我接到一件值得注意的特別報告：有一個康格裡頓的著名酒漢（名大維），每遇有佈道會在當地舉行，他必站在屋子對面，向傳道師百般咒罵，以此自娛。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心血來潮，進去想聽聽那人到底在講些什麼。聽了之後，他心裡非常不安，一夜睡不著覺。第二天起來，更加不安，走到田野間散步，仍無效果。後來他忽然想起去看一個遊伴（叫山姆的），這人同他一樣也常常凌辱循道派的人。大維把這事告訴了山姆，問他應該怎樣做才是。山姆說：“去吧！去參加他們的團體。我是要去的，因為我從來沒有覺得這樣不安過。”二人立刻去了。可是不一會兒大維喊說：“我後悔參加了那團體，因為我會再鬧酒，而他們必把我趕走。”可是他仍堅持了四天。到了第五天，他給一些舊夥伴勸服了，幹一杯！一杯，再一杯！直到他們當中有人說，“瞧吧，這裡有一個循道派的酒徒！”大維頓時大怒，站起來擊打他，把棹子柳丁全都推倒，屋子裡的人亦都趕走；又捉住房東太太，把她帶到外面，推進溝渠裡去，再回到屋子，把門戶都敲下來，丟在街道上。然後自己跑出去，捉住自己的頭髮，在地上打滾。過了一兩天剛好有愛筵舉行，他偷偷地進去，坐在後面，以免被人看見。當福茲先生禱告的時候，大維身心忽然都陷入在極度苦楚中。許多人懇切為他禱告。一會兒他跳起來，展開雙手大叫，“我一切的罪都蒙赦免了！”正在這一瞬間，屋子的另一頭也有人喊叫，“耶穌是我的！祂已擦消我的一切罪孽！”這人正是山姆。大維立即從眾人當中沖了過去，抱著他說，“來吧，讓我們一同唱尊主頌吧，以前我不會唱這歌：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他們以後的行為都表現出他們確有真的悔改。

六月廿日（星期一）

中午時我在馬思飛德講道。因為前些時候身體不大好，還沒有十分復原，所以我們的弟兄堅持以馬車把我送到伯斯倫。四時至五時之間我棄車上馬，過了會兒，聽見一聲叫喊，回頭一看，那馬車整輛翻覆過來（因為車輪猛撞著一塊石頭）幾乎撞得粉碎。七時左右我在伯斯倫向一大群會眾講道。四年前這些可憐陶工的野蠻無知，和京斯武德那些煤坑夫一樣。主呀，你對你自己所創造的是有控制權力的。

六月廿四日（星期五）

我一早上馬，下午又平安抵達倫敦。

八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乘快車到巴斯。下午有一個從布裡斯它來的朋友在那裡等我，以郵車送我過去。

八月十八日（星期四）

當我們來到不勒克諾克時正值巡迴裁判周。是以我不能像從前那樣在市政廳講道，因為我預定講道的時間正和他們開庭的時間相同。所以我改在詹姆士先生家的門前講道。所有的聽眾舉動嚴謹，正如他們是在神面前一樣。

八月十九日（星期五）

我在市場的近郊講道，其後騎馬到脫裡比加。嚇雷斯先生的房子是我在威爾斯所看到最高雅精緻的一座。那一個小禮拜堂以及它周圍一切的佈置，都有一種高超非凡的風格；花園，果園，魚池和毗鄰的小山峰，儼然是一個小樂園。他感謝神給他這些東西，並從它們看出了神的榮耀。這一個大家庭裡面共有一百二十人左右，都很勤謹，不停地工作，並且都是敬畏神行公義的人。十時我向一群擁擠的聽眾講道，晚上又到不勒克諾克，但只向貧民佈道，因為富人們少有例外都在為別的事忙。

八月廿五日（星期四）

我比前更加深切地相信，若講道能像使徒，而沒有把那些已經醒悟了的人結合起來，訓練他們走神的道路，就無異是養了兒子才交給殺人犯宰殺。近二十年來盆布魯克郡一帶地方有人作過多少次的講道！卻沒有組織固定的團體，沒有紀律，沒有規訓或聯絡。結果是那些已醒悟的人現在十個當中有九個比前更加消沉。

八月廿七日（星期六）

七時我在宣詩向一兩百人講道，他們當中許多人充滿慕道的心，但因為當地沒有團體，我不敢希望會有什麼深入或永久性的工作。

來到這地方的人必需有火熱的心，因為此地幾乎人人像冰一樣的冷。可是神能夠溫暖他們的心，能使江河流過乾涸之地。

八月廿八日（星期日）

我再一次在禮拜堂講道，這確是一樁很艱難的工作！

其後我騎馬到加的福，發現那邊的團體正和那堡壘一樣地陷於頹廢敗落的狀態中。那流行的神秘主義的毒素，幾乎把此地最後的生命火花都滅絕了。

八月卅一日（星期三）

我們適得其時地抵達布裡斯它。

九月四日（星期日）

我在碼頭上佈道，有許多人來聽。這些人是不會到城的另一頭去聽講的。下午我在那新方場附近講道。我認為要感動那些放蕩的人，再沒有比露天佈道更好的方法了。這是神所用的方法，如今亦然，祂藉此叫罪人認罪悔改。

九月十四日（星期三）

我在巴斯講道，論及“現在就是拯救的時候了。”

九月十八日（星期日）

早上我在公主街向許許多多的聽眾講道。星期一晚上我向弟兄們提出一個慎重的警告，就是“不要貪愛世界，和屬世的事物。”因為這將成為他們的極大危險。他們既都勤勞節儉，他們的財富必然增加。這種情形已是屢見不鮮。在倫敦，布裡斯它，和許多其他商埠，那些做生意的人在資產方面有的增加了七倍，有的增加了二十倍，甚至一百倍，怎能沒有這種堅決的警告，使他們知所以避免沉迷其中而至於淪亡呢！

十月一日（星期六）

我回到倫敦，看見我們的房子（因為需要澈底的修理）大部分已經拆下了，有如廢墟一堆；但是留下我所要的一部分。六尺平方的地方已夠我日夜之需了。

十月二日（星期日）

這一星期我努力試行堅定那些為了“基督徒的完全德性”這一重要教義而動搖者的心，這些人一方面受一般擁護這教義的狂熱份子，另一方面受反對這教義而卻利用對方弱點的狡猾反對派所困擾。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十月十日（星期一）

我帶了嚇得福同行，來到挪利支。今晚和第二天兩次的聚會，深得神同在的恩賜。星期五晚上我向眾人宣讀團體的規則，並且聲明：“凡決定遵守這些規則的人（也只有這些人），可以繼續同我們一起。”然後向他們提起從我第一次到挪利支以來所做的事，和今後我所要做的是些什麼；特別聲明我將立即禁止弟兄們在教堂舉行崇拜的同時間內講道。我又告訴他們，許多年來我在此地團體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難，比全英國半數團體合起來的困難還多。但蒙神的幫助，我將再作一年的嘗試，希望他們能結出較好的果子。

我聽到一件很可注意的故事：有一位先生，當里斯本大地震的時候親身經歷過。本星期五（八月十九日）那天，這位先生同一個朋友在塞塞克斯的布來提謨斯同附近走路，他向西南面的海一望，大聲叫說，“惟願神使風興起，否則我們就要遇到地震了。那天在里斯本，雲的來去旋轉和天空的樣子，正與今天相同。”少頃大風四起，伴著暴烈的雨和大冰雹，有些雹石比雞蛋還大。這暴風雨的範圍約及四裡。當它從地面經過時，發出奇怪的聲音。然後在離犀耳涅斯不遠的地方降入河底。所經過的地方留下了一股烘熱的琉璜氣流，使人窒息欲斃。

十一月三日（星期四）

我回到倫敦，星期六（五日）和故友嚴波得談了些時，除親岑多夫公爵之外，有誰能使像我們這麼親密的朋友分開呢？難道我們永不能再合一嗎？

回顧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在威爾索離開英國之前，神就開始那重大的工作，並且一直繼續，未遇任

何嚴重的間斷。在這整段時期中，許多人覺悟到他們的罪；許多人稱義；許多背逆的人得到醫治。但是本季的特別工作側重於保羅所說的“成全聖徒”方面。在倫敦，布裡斯它，約克以及許多其他地方，無論是英國或愛爾蘭，許多人經驗著非常深刻和澈底的改變。好像這種經驗從前未曾孕育於他們心中。當他們深深覺悟到原有的罪和與神之間的完全隔開之後，他們心中充滿著信和愛（通常是在瞬息之間），因知罪已消除，從那時候起，再也沒有驕傲，憤怒，貪欲，或不信。他們常能喜樂，不住禱告，並凡事謝恩了。那麼，不論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罪的毀滅或罪的中止，這總是神的一種榮耀工作，這種工作，從它的深度與寬度來看，都是我們在英國前所未見的。

當然一些自以為有這種經驗的人，也可能是錯誤的。有些人確曾失掉了他們所已領受的。少數人（從全體數目說為數甚少）起初狂熱，繼而驕傲，然後偏見執拗，以至於攻擊反對，最後竟與弟兄們分離。這種情形固然是靈性進程上一巨大的障礙，但是神的工作仍然繼續。對團體的任何支會，神的工作直到今日也從未停止過。神仍然使人悔悟，使人稱義，成聖。我們所失掉的只是那些渣滓，那些狂熱，偏見和攻擊而已。純金留下；愛心所做成的信仰，相信是逐日加增的。

十二月一日，在倫敦的這一段時間，我以本月和以後幾個月的空暇時間用在和傳道師們一同閱讀我們所出版的書籍，檢討外間對它們的批評，修改內容及語氣方面所有錯誤的地方。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章 一七六〇年五月至一七六五年五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六四年

二月二日（星期四）

我再到方得裡講道。這所房子已經修好幾個星期了。現在不但是堅固安全（從前那大樑都已腐朽了）並且是整齊美觀，可以多容納好幾百人。

二月六日（星期一）

我替威品的禮拜堂舉行開幕典禮，專誠的聽眾濟濟一堂。星期四（十六日），我又一次鄭重其事地走過韋斯敏斯德寺院的墳場。一大堆毫無意義的石頭和大理石！其中有一個墓碑卻頗有意思：那位丰姿美

貌的奈亭給爾先生正力圖庇護他的愛妻免于死亡。這塊大理石真的好好像是在講話，而那雕像幾乎要活起來了。

二月廿四日（星期五）

我回到倫敦。星期三（廿九日）往聽在洛克演習的聖樂“猶底特”。有的部分演唱得非常好。可是對目前流行的音樂，有兩點我總覺得難以贊同：其一，同一句話重複地唱了十次以上；其二，不同的人在同一個時候唱出不同的詞句，而這些都是向神發出的最莊嚴的話，以禱告或感謝的方式發出的。這種音樂，縱使是全歐洲的音樂家聯合起來，也無法加以辯護，除非理性已不為人所重視了。

三月十二日（星期一）

我出發到布裡斯它。星期五（十六日），我會見了幾位莊重誠懇的牧師。很久以來，我就盼望所有傳佈基本真理，例如原罪，因信稱義並造成內在和外在之聖潔的人，都能夠開誠佈公地密切結合起來。但是我的一切心力迄今未見效果。神的時機還未完全到來。

三月十九日（星期一）

我出發到北部去。

三月廿一日（星期三）

從伊比斯罕上馬約兩個半鐘頭以後，我們在一個小鄉村歇腳。由於一些痕跡，我們覺察出那屋子的主人曾毆打他的妻子。於是我打機會懇切地向她講道，關於神的權能以及祂在人的一切患難中的計畫。所說的話好像正合時宜，她顯得不但很感謝，並且深受感動。

我在北明翰的舊劇場講道，聽眾非常之多，若全國的劇場都能改成為傳佈福音的場所，那將是多麼令人歡欣的事呢！在崇拜會完畢時，暴徒聚攏前來，向那些走出去的人投擲土塊和石子。可是因為有些暴徒已下在監裡了，或許他們不久就會安靜下來。第二天晚上在講道的時候，又有幾個人想來搗亂，可是他們的精力白費了，因為會眾對所講論的極其注神，不為其他的事分心。

三月廿三日（星期五）

我騎馬到都德里。此地從前是獅子穴，現在卻像布裡斯它一樣地安靜。他們剛蓋好他們的宣道所。已是聽眾滿堂。會中沒有看見一個戲謔的人，卻看見許多人流淚。

三月卅一日（星期六）

早晨講道時（在羅多罕）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幸而聽眾都是很嚴肅的人：有一頭驢子從大門口莊重地走進來，挨近講堂的門邊，抬起頭來，筆直地站著，顯出一種非常專注的神態。是不是這頭笨拙的牲畜正可責備那些比不上它端莊，也沒有它那樣理解的人呢？

中午我在洞卡斯忒橋的空地上講道（因為屋子太小，不夠容納聽眾）。那時風很大，而且非常凜冽，一直吹擊我頭部的側面。下午剛到厄普衛司，我就覺得喉嚨痛。但我仍然講道，只是稍覺困難，到後來幾乎講不出話來了。

四月二日（星期一）

我休息了一天。

從那裡我們又騎馬到格吟斯比，此地原是死氣沉沉的，現在卻是全郡最活躍的一個地方了。

晚上市長和所有當地的權貴都蒞臨聽講，我們的主在我們中間也有非常的作為。

四月五日（星期四）

十一點左右我在厄爾斯罕講道。此地的兩個最熱心最活動的信徒乃當地某紳士所用的一個園丁和一個管家。牧師勸這位紳士辭退他們，除非他們離開了循道派。這位紳士以一星期為限，讓這兩人自己考慮去留的問題。一星期過後，兩人都很鎮靜地前來回答主人說：“先生，我們寧願現在缺乏飯吃，而不願來生缺乏那涼涼舌頭的一點水，”主人答說：“隨你們的良心行吧，你們可照常為我工作。”

四月六日（星期五）

早上九點和晚上我都在渡頭講道。中午在根斯布魯弗，NH 爵士家的大廳講道。約在我剛開講時，有一隻雄雞也開始在我頭上啼叫，但立即給趕出去。全體會眾不論貧富，都安靜和專注地聽講。

四月八日（星期日）

我們向麥斯多頓出發，雖然那一向所走的路因水患的緣故不能通過，我們卻找到另外一條可通的路。八時我講道，聽眾當中沒有一個不專注的。在我們回來的路上，我的馬因猛烈地沖進一個門洞，使我的腳跟踏在門柱上，把我摔倒在馬背後，筆直地倒臥地上，馬卻站定了等我起來，我又上馬，人和馬都沒有受傷。

四月十日（星期二）

風和緩了，我們就在巴頓上船。和兩個少見的下流人同船；他們的褻瀆，拙笨，淫猥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見的。我們起先以溫和的態度勸說他們，但是沒有結果。後來我們不得已以嚴厲的話責備他們，他們才知道管束自己，一直到我們在赫爾登陸。五時我開始講道，比預定的期間早兩個鐘頭，這使我們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容納最多的來人。我相信凡來聽講的很少是空空無所得的。

四月十七日（星期二）

因為屢蒙邀請，我就騎馬到嚇謨斯裡。當我到那邊時，康厄斯先生不在家。他的女管家冷淡地接待我。進去以後，從擺在棹子上和視窗的書看，我立即明白為什麼一年前他是那麼熱誠，現在卻這般冷淡。我們所出版的書他一本都沒有，不論是詩或短論，卻有一些別的書。巴不得我們弟兄們能熱心叫人做基督徒，好像他們熱心要人做加爾文派信徒一樣。

晚飯之前主人回家；我立即看出心術不正的人正在作弄他，他們竭力使他對我心存偏見，且很成功。因此他甚至不想請我講道，這也是我所預料到的。但下午他竟改變了主意，當晚我就向一大群聽眾講道。他似乎很覺得驚奇，並且覺悟到（暫時的）好些事情都是誤傳了。但他這種覺悟能維持多久呢？或許能維持到下一個月。

四月十八日（星期三）

我拜訪另一個誠懇的牧師——彼克凌附近一個小鎮的主任牧師。他立刻告訴我一些狂熱之輩如何使他陷入於“無益的爭辯”中，並說，這情形使他的靈魂一度大受傷害，但如今這羅網已破碎了。

四月廿八日（星期六）

我騎馬到新壘。

四月廿九日（星期日）

因大雨的緣故，地上很濕，所以早上和晚上我都在屋子裡講道。在短時間內我就發現這些人具有何等的精神。這裡沒有爭鬧，沒有辯論，都以和平與愛心共同盼望著福音。有什麼能傷害所謂循道派信徒

呢？豈不是只有循道派信徒自身！只要他們不互相爭戰，不拔劍攻擊弟兄，就“凡為攻擊他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

五月九日（星期三）

鄰近的一位紳士 F 先生請我吃早飯。我同他在察特公學念書時是同學，他記得我，我卻不記得他。我和這位又莊重又有見識的人談了一個鐘頭，非常愉快。

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我和團體的一個最可尊敬的人（名叫約克孫）談話，殊覺高興。他現在已是九十五或九十六的高齡了。他使我憶起新英格蘭一位可敬的愛略脫先生，在他離世前數年，常對朋友說：“我的記憶已經沒有了，我的理解也沒有了，但我想我有比前更多的愛心。”

六月廿七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奧特裡，晚上有很多的會眾，在一個大山的山麓聚會。第二天早上講道之後，我詳細審察那些相信自己已經得救脫離罪惡的人的行為。

七月二日（星期一）

我親自聽取兩位已宣告破產的弟兄的分訴。我們往往開除宣告破產的人，除非我們明白錯誤不是在他們身上。上述二人所經營的生意原甚發達，可是後來他們混入那種笨拙的證券買賣。做這種買賣的沒有能長久維持而不破產的。因為缺乏精密的計算，雖虧空而不自知。

七月三日（星期二）

我在思想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我所無法解釋的：一支新歌的調子，在初次聽見的時候我總不感到興趣，必待快學會了才知欣賞；但到了完全學會，興趣又逐漸減少。在詩詞方面和各種屬於想像的事上，也都如此。我對初次聽見的詩句很少喜歡的，必待聽了又聽，才覺得有點意思，可是等一再多聽幾次，達到爛熟的程度，又覺得毫無味道了。同樣的對一張臉孔或一幅畫也是如此，初看時不會激動我，當我逐漸熟悉就覺得歡喜些，但也只到某種程度而已，因為太過熟悉又不覺有什麼樂趣了。呀！我們甚至對本身的感官所知道的還是多麼不完全哩。

七月廿一日（星期六）

我騎馬到比爾布洛克，靠近烏爾味罕普吞的地方，二時至三時之間在那裡講道。從那裡我們又到馬得裡，一個在樹林和小山環抱中的極其清幽的小村落。能夠再一次和一位老循道派信徒晤談，殊覺快慰。這人捨己背負他的十字架，決意做一個“完完全全的基督徒”。

七月廿二日（星期日）

十時由弗利察念禱告，我以福音書裡面這段話，“我是好的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為題講道。禮拜堂無法容納那麼許多聽眾，可是靠近講臺的有一個窗門卸了下來，那些進不來的人就都站在墳場上，我相信他們都能聽見的。他們說下午的聚會人數一向是比早上的少得多，但我看不出有絲毫差別，無論在人數方面，或從嚴肅的程度說。

七月廿七日（星期五）

我們騎馬走過一個很可愛的小穀，越過好些美麗肥沃的小山，來到卡馬登。稍事休息，又從那裡繼續向盆布魯克行，抵達的時間比所預料的還早。因為從士魯茲巴立到羅斯非亞這段旅程的疲勞尚未十分

恢復，當晚就好好地休息。

七月卅一日（星期二）

我們出發到格拉摩幹郡，經過上上下下崎嶇的山嶽，約走了五小時，才來到拉安。因為得到立刻過渡的好機會，我們就趕往蘭斯多芬渡頭，在還未到達水邊之前，我們在泥地上險些給吞沒了。一時至二時之間來到岐威利，坐在馬背上已經有七個多鐘頭之久；以同樣的時間，我們很可以繞卡馬登走，那條路對人和牲畜都要舒服些。所以我決定以後不再走這些渡頭，因為並不見得節省時間（即使能夠立刻過渡也省不了時間），至於各種麻煩，困難，危險和費用階是白費的。我想具有常識，並且有了一次經驗的人，卻從盆布魯克到宣詩，除取道卡馬登之外，再也不願走別條路了。

在岐威利有一個可靠的人告訴我們騎馬經過沙地不會有什麼困難，因此我們繼續前行。十分鐘後有一個人趕上了我們。他一向是這一帶沙地的嚮導。幸好有他帶路，否則很可能我們要給吞沒了。整個沙區最少在十裡以上，中間夾雜著許多暗流浮沙。但是我們的嚮導對這些都極其熟悉，對另一邊的路也都清楚。得他領路，我們在五時至六時之間抵達哥窩的鄂斯韋察，大家都夠疲倦了。

哥窩是一個大地域，東北與布理克洛克郡為界，西南面海，另一邊有河流。此地的居民都操英語，一般說來為威爾斯最樸實可愛的人民，無怪他們都“甘心領受主道”。

既知道了他們住的地方頗為分散，我在星期日先派了兩個人去，希望他們能於星期一早晨抵達那裡，好預先發出通告，使人知道我將到來的消息。但這兩人只比我早一刻鐘抵達鄂斯韋察，因此當地居民並未接到通告，也沒有人接待我們。那位經常接待傳道師的人住在離城三裡路的地方。我在街道上耽擱了一會兒（因為當地沒有公寓），後來有一位窮困的婦人借給我一個房間。我因為早飯以後至今還沒吃過東西，很想吃喝些什麼，但她告訴我她屋子裡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點兒酒。後來我從別人要了一杯茶，喝後覺而爽快多了。七時左右我向一小群人講道，第二天早上也講。他們都很注意；所以我並不因人數無多而覺得是白費力氣。

八月十九日（星期日）

我遇到一位虔誠而有見識的人；這人是生在斯凱島上的。我說，“請坦白告訴我，你曾經親身認識過千里眼的人嗎？”他停了一會兒，答道，“我所知道的不只一兩個。”我說，“但他們是不是騙子？你怎能知道他們真的是千里眼呢？”他答，“當他們僕倒像死人一般時，我曾和他們在一起。他們醒轉起來後，都顯的非常驚奇，並說他們曾在某某地，看見過某某人（有的是在五十裡外的人），是怎樣的死去的。經過以後的調查，從來沒有一次能找出他們的錯誤。你所以難於獲得關於這方面的報告，理由是那些具有千里眼的人都認為這是一種大不幸，是他們家庭的醜事。”

八月廿日（星期一）

我到坎特布裡去，在我們禮拜堂開幕時我所講的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為什麼許多新教徒，甚至英國的新教徒，都不知道在英國教堂除了舉行公共崇拜之外，不許舉行奉獻典禮。這種公共崇拜就是大不列顛各教堂唯一的。必要的，或可說是合法的奉獻。誠然，大主教羅德曾制訂奉獻典禮的儀式，但在英國並未經批准，更談不上確立。希望那些批評別人在未經奉獻的場所講道的人，都能牢記著這一點。

九月廿四日（星期一）

今天，星期二（廿五日）和星期三（廿六日）我訪問了在索米塞得郡的各小組。往下幾天和布裡斯它的團體聚集，很仔細地詢問每一個人的品德及行為，因為友人一口咬定團體中有許多行為不端的分子。我只找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或許可以說是那種分子。有誰更具慧眼，能再找出兩個這樣的人，我將十分感謝。

九月卅日（星期日）

晚上團體會員聚會，大家在一起重申與神所立的約，以亞蘭先生所建議的儀式舉行。許多人覺得有神同在。這是神顯出權能的不可遺忘的日子，是憂傷和極大安慰的日子！

十月十一日（星期一）

看到我勞力所得的果實，在離開布裡斯它時，心中甚覺喜樂。中午我在科布格羅弗向一小群熱誠樸實的人講道。我原計劃晚上在不勒特福從前我用過的地方講道，可是我所站的地方適在 R 先生門前，而現在他已改變了主意，不讓我站在那裡。不得已改在我們自己的房子，向比較少數的人講道。

十月二日（星期二）

我在得威茲和 B 先生共進早餐。B 先生是一個奇怪的人物，一個忠實的律師！其後我們騎馬經過一條最難走的路，來到標塞。我得知附近有一個紳士曾在此地用盡心計要阻止我的證道。人家告訴我，他第一步的計畫是煽動一些暴徒作亂，然後使教會的委員們出來干預。究竟教會委員有無此意我不敢說，但他們終於沒有干預，也沒有說什麼話。聚會時濟濟一堂，大家都非常注神。的確的，若不是因為各種混雜的教義使工作受阻礙的話，這個地方是很有希望的。

十月七日（星期日）

我早上在雪田，後來又在西街講道。在主的聖棹前我們有很好的機會，一切阻礙都打破了。五時我在摩爾飛德向大群聽眾講論“因信得救”的道理。十二點以前我乘車往挪利支。星期一（八日），我們在柏裡吃飯，有一個婦人來到車裡；下午的大部分時間我用在和她懇談，並唱歌讚美神。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我回到挪利支，檢查團體的情形。在英國或愛爾蘭全地我還未曾看見過像這裡的人那麼善變的。這個團體在一七五五年共有會員八十三人，兩年之後有一百卅四人。到一七五八年，會員的數目縮減到一百零十人。一七五九年三月間，我們有了會所，在一個月之內，會員增加到七百六十人以上。但其中將近五百人是從前跟從灰得裡，且已分散的，如今再集合起來，連他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他們當中沒有完全醒悟的，多數是非常無知，不慣於負軛；他們當中從來沒有什麼規則，各人各行其是，無怪到第二年會員只剩下五百零七人，一七六一年會員更形減少，只剩下四百十二人。不知道什麼緣故，到一七六二年會員忽又增加到六百三十人。但是月亮變得很快，到一七六三年會員又縮減到三百零十人。這個突減多半是由於規定不再在會中舉行聖餐禮所致（他們自會幕堂建造以來即習慣於在會中舉行聖餐禮）。現在他們的人數已減到一百七十四人，或者不久潮水又將回轉過來。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七時我以清楚及堅決的語句解釋基督徒聖潔的高度與深度。出乎意料之外，並沒有一人表示不悅或反對。十時的聚會我們有許多聽眾，而我相信大家都同心合意。下午我照常到大座堂去，聽到一篇很好很切實的證道。五時，許多會眾聚集，會場上安靜的空氣是少見的。和團體會員聚集時秩序也同樣良

好，這次聚會是第一次在星期日晚上舉行的。原來神已使這些瘋狂的人靜下來了。豈不是眾人的心都在祂手中嗎？

十月十五日（星期一）

由於許多人的要求，我宣佈舉行守夜崇拜會。開始時的情形不大好。六時至七時之間，暴徒結集甚眾，故意大聲吵鬧，並開始向外門投擲大塊石頭。但在八點之前他們的力氣都使用盡了，因此崇拜開始時他們都已不見蹤跡。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

晚上當我以嚴肅的語句講論“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會眾似乎很受感動。往下兩個晚上也是同樣的情形，而且程度越來越高。如果我能夠留在此地一個月，我想此地的團體必不遜於布裡斯它的團體。可是那些只願從我口中接受正確教義的人，當然還會相信謊誣的話。

十一月四日（星期日）

我向各組領袖建議協助“移風社”解決債務問題。有一人發問：“我們豈不是應該先還清我們自己的債務？”討論了一會兒，大家同意試行。倫敦團體的債務主要的是修理方得裡和小禮拜堂，並在威品和雪田建造房子的費用，總共負債約九百鎊。當晚我把這件事向會員提出，請他們共同肩負這個責任，或者現在捐獻，或者在正月一日，二月一日和三月一日這幾天按照他們的能力認捐。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

本星期來我利用零碎的時間把我目前對於獨身生活的思想寫了下來。其實我三十年來的思想都是如此，以後也必如此，除非我放棄了我的聖經。

十一月八日（星期四）

十時我和到本城來的傳道師聚集（每天早上如此），和他們共同閱讀神在創造中的智慧一書。從前在學校我有許多學生，在他們身上我曾費了一番苦心，但這有什麼結果呢？他們現在做些什麼呢？他們當中有幾個想到他們的導師或他們的神呢？感謝神！從那時起我有了另外一些學生，他們使我的勞力得到很好的報償。現在“我活著”是因為“你們在主裡面站立得穩。”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

今天和本星期的另外幾個下午，我背起了十字架，親自訪問團體中的一些主要會員，走遍全城各地。由於我這樣做，在六天之內，會員共認捐了將近六百鎊，此款得作為清還公共債務之用。捐款的人都是出於甘心樂意的，只有一個例外：某紳士拿出十個先令，好像是擠出了他的血液似的。

十二月四日（星期二）

我到哥徹斯特遊覽。星期六（八日）我看見一個人；許多年前這人是一個“神向我們行善的使者”，他曾鎮壓過暴動；他就是功遜爵士，曾經擔任知事約五十年之久，活到九十多歲，晚年的時候他仍甚有威儀，面上沒有皺紋，也不顯出龍鍾老態，雖然已是接近墳墓的人了，氣力逐漸消失，也已沒有記憶及理解。正如那位好主教斯脫得福所祈求的：“主呀！不要讓我活著而無用！”他本人也是如此；晚上他突患中風，整夜讚美神，第二天早上去世。

十二月十日（星期一）

往下的三天我訪問坎特布裡，多維和三惠茨。星期五（十四日）返倫敦。在車上我念了巴克斯特先生討論鬼靈的書，其中有幾段很可靠的見證，但也有些是我所不能贊同的。要保持中庸之道，避免過與不及，是多麼困難的呀。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日）

我為 P 先生的女管家勃來爾夫人舉行葬禮。P 先生告訴我某夜約一點鐘時，他按鈴，向進來的僕人說，“勃來爾夫人死了，她剛才到我房間來，在我床前行走。”兩點時護士進來報告她已死了，我詢問死的時間，她答，“剛在一點鐘時。”

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一）

我認為進行一種奇異的實驗是有益的。記得在愛丁堡時看見獅子對音樂非常喜歡，究竟是不是同類的野類都有這種癖好，我決意作一實驗。我和一個吹德國笛子的人上到塔上，他開始在靠近四五隻獅子的地方吹奏，只有一隻獅子（其餘的似乎毫不在意）站了起來，走到洞穴的前面，就像是在傾聽音樂，十分注神。同時有一隻在同一洞穴的老虎也開始站起來，從那獅子的背上跳過去，回頭又從它的腹下闖出來，再從它的背上跳過去。如此不停地往復踴躍。我們能否應用什麼科學的原理來解釋這種現象呢？這是不是能解釋的呢？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章 一七六〇年五月至一七六五年五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六五年

正月廿日（星期日）

我以本周所有空閒的時間修改我的信紮和文稿。有許多已經燒毀了。留下的一些或許在我去世以後可以出版。

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我去聽“路得”名曲的演唱，這是一部聖樂，在瑪登先生的禮拜堂演唱的。整部曲的精神意境都很可讚賞，歌詞亦佳，配上那絕妙的音樂，很可能在那些富貴階級的罪人心裡留下深刻的印像。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一章 一七六五年五月至一七六八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五年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

晚上我在黎芝講道。第二天早上騎馬到哈得茲飛德。芬先生已經在星期日通告我要在那裡講道的消息，所以聽眾極多從那裡我們騎馬到曼徹斯特，旅途炎熱；但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是如何的。

八月十九日（星期一）

十時我在諾得韋支講道；晚上在曼徹斯特講道。我們的會議在廿日（星期二）開幕，至廿三日（星期五）閉幕。星期二（廿七日）我騎馬到斯圖德，第二天早晨到布裡斯它。休息了三四日之後，星期一（九月二日）又出發往康瓦爾。星期二（三日）騎馬到提維頓，當晚在城的東郊向一大群安靜的聽眾講道。星期三（四日）我繼續騎馬往北滔頓，這鄉村不時有我們的幾個傳道師前來工作。六時左右，我走到我們客店的門口；當詩篇還未唱完的時候，有一個牧師和另外兩三個人來了。當宣佈了經題之後，我說，“有某些真理或者只與某些人有關而已，但是這一真理，卻與全人類有關。”那牧師連忙大喊，“這就是謬誤的教義，是定命論！”接著吼聲四起；他們更雇了一個獵戶，帶著他的一群獵狗，前來協助。可是狗比人還聰明，因為他們始終無法使這些狗吠叫起來。他們當中有一人取了狗的地位，他自己向人證明瞭他就是狗（否則倒不會有人懷疑他），因為他言語的卑污惡毒，在比林斯格特是從未聽見過的。狗，流氓，蠢物這類的兇惡詞語，點綴著他的每一句話，我覺得不可能使大家安靜聽講，就讓他在那裡喊叫；自己退回到住處。

九月九日（星期一）

早上五時的聚會房間仍無法容納聽眾。這個勒汝德城有著何等的改變！幾年前一個循道派的傳道師不能夠平安地騎馬經過此地！如今，上下人等，很少例外地都說“奉神的名來的是應該稱頌的！”

九月十一日（星期三）

因覺得自己的嗓子已開始不很靈了，我決定暫時一天只作兩次講道。晚上在紐林的一片小空地，向許多人講道，大家舉動都很好，惟有一個少年人，他對所講的似乎是完全莫明其妙。

九月十二日（星期四）

來到聖遮斯特時，得知約翰本納特在幾個鐘頭前去世了。本納特先生是位明智良善的人，二十多年來他等於是此地團體的父親。在他離世前不多時，他個別地查詢他的兒女們的信心，頗覺滿意，就對他們說，“如今我毫無疑惑了，我們必能在神面前再行相會。”然後他快快樂樂地把自己的靈魂交托給神。

九月十六日（星期一）

我們的季會在勒汝德舉行。從各部分的報告看來，去年所燃著的火焰雖然減弱，但並沒有熄滅。

九月十八日（星期三）

我們出發到普裡穆斯船塢，在此地的團體有一段時期情形很不好。為著一個行為不檢的人，大家劍拔弩張，彼此攻擊。我向他們指出撒但如何地想要征服他們，要把他們像篩麥子般地篩掉。最後我告訴他們惟有一條可走的路，就是要彼此絕對遵守寬恕的原則，在任何情形下，不再提起，亦不再追究雙方過去所做的事或所說的話。他們完全同意，並且決定如此實行。如果他們守住這個諾言，神必再回到他們中間。

約在這個時候，我們中間的一位最老的傳道師科迪斯與世長辭了。有一個和他住在一起的人寫給我一封信，報告關於他去世的情形，所述如下：

昨天晚上我得有機會看到我們那位親愛的年邁的弟兄科迪斯。幾天前他為敵人苦苦地困擾著，但到臨終的時候，他得到了完全的平安。他的信心很清楚，他知道基督是寶貴的，是他的福份，是他永遠的基業。在他臨終之前我問他是否“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他答，“不，不，不。”後來我問他看見了陸地否，他說，“是的，我看見了，”拋錨之後幾分鐘，他就安然地登上岸了。

十月廿一日（星期一）

我坐車到索爾茲巴立，星期四（廿四日）來到倫敦。廿八日（星期一），我和威特腓德同進早餐，他看來已經是一個十分蒼老的老人了。主的事工使他的身體逐漸衰弱下去，雖然他的年紀還未到五十歲哩！感謝神使我這已經六十三歲的人身無病患，也無覺得衰老，和我二十五歲時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少了幾個牙齒，多出幾根白髮而已。

十一月七日（星期四）

近黎登哈街地方失火，因為風勢猛烈，大火延燒街道的兩頭，康希爾街也被波及。幾個鐘頭之內燒毀了六十多座房子，幸好沒有損失生命。勒特蘭先生（火從他家起的）和他全家的性命也都安全；有的人從視窗跳出，有的人從屋頂上遁走。

十二月三日（星期二）

我騎馬到多維；那邊的一個小群比過去許多年來更為同心團結。從前他們當中有幾個人在幹著偷關漏稅的生意，那時我們的工作就像是在沙漠上耕耘；但自從他們清除了這些弊病，神的道即深入於他們心中。

十二月五日（星期四）

我騎馬回到費維罕；立即有人告訴我，謂當地暴徒和官吏已經彼此同意，要把所謂循道派的人驅逐出城。講道過後，我就告訴他們在羅分登，我們被迫對當地長官所行的，那長官若不干預循道派的工作，

他大概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或許是一百鎊左右的款子）。因此我結論說，“我們既有了神，又有法律作為我們的後盾，可能的話，我們寧願以公道的方法獲致和平，這樣做也必更使我們高興。否則我們仍將爭取安寧。”

十二月七日（星期六）

我回到倫敦。星期三（十一日）和 D 先生一度長談。D 先生新近成為羅馬教的神甫。當天主教什麼都不缺乏，而新教卻極端窮困的時候，許多人加入天主教，這有什麼可奇怪呢？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

我騎馬到雷吞斯同，發現此地團體確是一個真的基督教家庭；這是京斯武德所應該有的，倘若京斯武德的團體也有這麼好的領袖的話。十三日（星期五）我詳細審查每一個兒童的信心，其中有些確曾得到神的愛，有一人仍然在享受這種愛，並且不斷地接近神，謙卑地與神同行。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

騎馬經過市區的時候，馬的四腳離地，飛躍起來，翻倒了，剛好壓在我的腿上。有一人上前扶我起來，進入他的店鋪。我非常的難受，但以清水和亞摩尼亞水洗擦之後，即覺止痛。休息幾分鐘，我就乘車出發。但當我覺得寒冷時身體更加難受，因為右臂，胸口，膝蓋，腿，腳踝都受傷發腫。可是我仍繼續到索爾罕去的路程，到了之後每天敷兩次糖水，所有的疼痛都獲消除，力氣也略為恢復，能夠在平地上走動。神的道路終於也在此地結實了。星期六（廿一日）因為還不能夠騎馬，我就乘車回到倫敦。

十二月廿二日（星期日）

在西街的崇拜會我不能夠始終主持，但神也特別替我安排了。格拉比斯，一位剛被按立的牧師，來到禮拜堂，給與了必要的幫助。

十二月廿六日（星期四）

我很希望有幾天的休息，但現在正是忙碌的季節，休息是不可能的。經過日夜治療，我的跌傷逐漸治癒，雖是十分緩慢。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一章 一七六五年五月至一七六八年五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六六年

正月一日（星期三）

早上四時有許多人在方得裡聚集，以讚美和感謝的聲音慶祝新年。晚上我們照常到斯辟多飛德的禮拜堂聚集，重申與神所立的約。這是一個複新的節期，有些被囚的人得到釋放。

正月三日（星期五）

B 先生來訪，他現在內心寧靜，精神健全。神藉著威特腓德的手鎮壓他那狂暴懷恨的情緒。威特腓德曾在循道派當中造成第一次分裂，但願神賜他能力，叫他能補救這一分裂。

正月廿八日（星期二）

弟兄們聚集在一起共同考慮一些屬世的事務。有人提議我們先還清團體的債務，一共是五百鎊。立即有人認捐達一百七十鎊。到第二次會議時，認捐的總額增加到三百二十鎊；相信那不足之數神必將補足。

正月卅一日（星期五）

威特腓德先生來訪。他現在充滿著和平與愛心。他所到的地方，頑固之事再也不能在他面前立足了。

二月二日（星期日）

我和威爾斯先生一同吃飯。他是從前那“移風社”的創始人。但他們那美好的計畫已全部停頓。他們和那奸惡之徒的訴訟雖然獲勝（奸惡之徒以捏造的偽證件控告他們，把案件向韋斯敏斯德堂提出），但是他們無法恢復那由訴訟所耗費的款項。主呀！奸惡之徒的誇勝要到幾時呢？

二月五日（星期三）

有一個人來見我，這人曾被騙而損失了一大筆財產，如今衣食無著。我很想給他衣服穿，並送他回到他本國去，但是我沒有錢。我約他過一個鐘頭之後再來看我，他如約來了。他來之前，有一個我對他沒有存著什麼希望的人給了我二十個支尼。我就用這錢替那人治裝，從頭到腳都換過了，然後直接把他送到都伯林去。

二月十日（星期一）

今天和以下的四天我編了一部團體的目錄。現在會員的總數從兩千八百人減少到兩千兩百人。這就是柏爾的狂熱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馬思飛得的報答。

二月廿三日（星期日）

晚上我到留伊蟬去，在那裡完成了約伯記註釋的工作。

三月六日（星期四）

因為團體債務的緣故，弟兄們再度聚集。大家都不願走開，直到認捐的總數超過全部債務（共為六百零十鎊）時才散。

三月九日（星期日）

晚上我到爵士橋去。第二天早上乘車到布裡斯它。十二日（星期三）騎馬到京斯武德。我把我的心意完完全全向學校的工作人員表白出來，我對學童們亦作極嚴厲的訓話，語氣之重，前所未有的。非活即死，我只要選擇一樣：要不是基督教的學校，就是沒有學校。

三月十六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太子街道講道，題為“醒吧，你們睡著的人。”晚上在廣場上向一大群聽眾講論：“主耶穌呀，請來！”十點鐘在京斯武德的聚會，會眾很多，為近年來所未見的。我們的兒女有四個重新在神的愛中享受喜樂，使我甚覺快慰。

四月七日（星期一）

中午我在瓦梭敦向一大群聽眾講道，當中貧，富，賢，愚各種人都有。我從未講得那麼誠坦，也從未看見有比這更專心聽講的一群人。從那裡我又騎馬到利物浦，徹底整頓團體會務；這工作對此地團體是很需要的。

四月十日（星期四）

我把那份最近在此地製成的房產契據，讀了一遍，注意到下面幾點：第一，這契據是用三張大羊皮紙寫成的，最少須費六個支尼；我們自己的契據是一個朋友手抄的，所費不超過六個先令。第二，裡面所寫的冗長繁贅，許多地方簡直不近情理，同時其措辭曖昧不明，摘取其中的一小段就夠在高等法院涉訟十年或十二年。第三，凡提起房子的地方都改為聚會所，這一名稱我特別反對。第四，沒有留給我或我的助手絲毫許可權，甚至更換或安置一個執事的權都沒有。第五，不論是我，或是全體議會，都無權遣派同一傳道師工作兩年。此外還加上：第六，如果議會沒有指派傳道師，董事會和會眾都得投票選人充任！我之不喜歡這份契據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這簡直是把循道派的規訓從根摧毀了。有那一個對我或我們的規訓略為關心的人竟會不願意改變這個拙笨的契據，那才是怪事呢！

四月十八日（星期五）

我出發到林肯郡的東部，在所經過的地方，奧克布羅和巴羅講道之後，第二天來到吟西比和老朋友們相見。這地方使我憶起了佐治亞的波里斯堡，從前是本郡最大的市鎮之一，但現在卻比不上中等的村莊，只有少數半饑餓的居民，沒有什麼貿易可言，不論是國外的或國內的。但是他們有一樣，就是愛好福音，那例外的還不到六家。

四月廿一日（星期一）

九點至十點之間我開始在洛斯一個露天的地方講道。此地的暴徒一向極其猖獗，但是現在已沒有人開口。若合神旨意的話，神要叫那狂妄的人安靜下來是多麼容易呢！

四月廿二日（星期二）

我在角壘向一群很特別的聽眾講道。希爾在此地所製造的禍患遠超過那有大才能的人所能成就的善事。由於團體的不幸的分裂，希爾已開了所有好爭辯者的嘴，並且，為著澈底表示敵對的態度，他和其他二十六人再行浸禮！“但你放縱情欲，滾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

四月廿三日（星期三）

我早上五時講道，九時在托梭敦，下午二時在斯噶多講道，此地居民因為 NH 爵士的緣故，得以享受安靜的聚會。六時左右我在渡頭講道。我無意在一天中作兩三次以上的講道，但若有人約我多講，也不推辭，我必能提到所需要的力量。

四月廿四日（星期四）

我騎馬到厄普衛司，第二天冒著大雨到遂因弗裡特。

四月廿九日（星期二）

中午我在索斯克的新房子講道，這所房子和耶謨的房子相類似。眼前既有模型，抄襲而已，為什麼又不能完全相同呢？建築師都有一種奇異的弱點，雖然他們眼前有了最美麗的圖式，但他們都喜歡略加修改，因此失掉某些部分，使第二座建築很少能與第一座完全相同的。

晚上我在庵謨講道，第二天在新壘講道。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總覺得今春身體大不如前，工作容易疲乏，莫非耶誕節那次的跌傷對我整個健康的損害比我自己所感覺到的更甚。

五月一日（星期四）

我有了一點兒休息，殊覺愉快。我這方面的性格沒有絲毫改變：喜愛安靜，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但若必需要到喧鬧中去，我也能夠忍受。

五月廿四日（星期六）

因為一星期前就發出了我要講道的通告，下午我就到柏勒斯敦片的屋子去，但是只我一人；沒有一個男人女人或小孩望我一下。因此我要了一個椅子，放在街道上。不久有四五十人慢慢地靠攏來，但他們都像木石之人似的，沒有一人關心所講的，正如我在用希臘語說話一樣。晚上我在愛丁堡的新屋子，一間寬敞合用的大房子講道。

五月廿六日（星期一）

我費了好幾個鐘頭的時候參加蘇格蘭教會全國議會的集會。我和威特腓德的看法距離很遠：他很稱讚這會議的莊重嚴肅，而我卻很少看見比這更不莊重的聚會。許多會員的舉動叫我非常駭異。在我們的會議上任何一位傳道師若有此種態度，那人在我們當中必難有立足之地。

六月二日（星期一）

我來到丹梯，一身淋濕。星期四（五日）天晴，我們的聚會人數比前更多。講道之後，我針對蘇格蘭人對我們的種種批評，重述我們的立場。

我表明的各點大要如下：

我喜愛誠坦待人，你們呢？現在我將實行，請你們原諒。

我不願掛著假面具；卻願將我的真面目，我所愛好的，和我所做的，都指給你們看。

我是英國國教的會友，但我熱愛各教會中的好人。

我的根據是聖經。是的，我是一個固執聖經的人。在一切大小事上，我都要服從聖經。

因此：第一，當我參加公共崇拜會時，我常實行個人的短禱。你們呢？為什麼不這樣行？這豈不是按照聖經的吩咐？

第二，無論何時，當我在公共場所唱詩讚美神，我必站立。聖經豈不曾給我們清楚的先例？

第三，當我在公共崇拜會禱告時，我必在神我創造主的面前屈膝。

第四，通常在公共聚會，我必引用主禱文，因為基督我主教我們在禱告時如此祈求。

我希望各地和我聯絡的傳道師，無論是在英國的或在蘇格蘭的，能在這些方面追隨我的足跡。

六月八日（星期日）

因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使神的聖日成為七日中最短的一日，我就請湯姆遜在早上五時講道；八時我親自講道。下午在舊亞伯丁聽到一篇有力而親切的證道。其後我在學院教堂向一群文雅莊重的聽眾講道。

然後又在新亞伯丁向許多聽眾詳細講論成聖的方法。星期一（九日），我主持了一個守夜崇拜會，向許多高雅的人講論“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好些人都不願走開，直到子夜過後才散。

在英格蘭講話不便過於率直，但在蘇格蘭講話卻非坦白真誠不可，你若不那樣講，你的努力就白費了，等於在沙土上耕耘。

六月十六日（星期一）

我遊覽國內最大自然奇跡之一的所謂亞塔爾座，是一個小小的，岩石堆成的山崗，約六七碼寬，在一座高山頂上，離愛丁堡不遠。從堡壘的頂上眺望已覺視域寬廣，但卻不能與亞塔爾座相比擬。十七日（星期二）：我現在可以愉快地離開愛丁堡了，因為我已盡了我的任務。

六月十八日（星期三）

我出發到格拉斯哥，下午大雨如注，我們避入一家小屋子，很高興得到機會同這屋子主人的女兒談道。這女孩已有十八九歲了，她在宗教方面的無知恰如一個未受教育的野蠻人，很使我駭異。我在蘇格蘭遇見許多這種人，他們能看書，也會背誦教會要道問答，但對真的宗教，以及一切純真的倫理道德，卻是全然無知。

六月廿二日（星期日）

七時我在露天講道。下午的聚會支利斯先生講道，非常有力動人。五時我講道，臨近結束時，我指出他們的偏見，並向他們闡明我的立場，他們許多人臉上都浮現著慚愧及憂慮的表情，且參雜著許多不同的情緒。我覺得對這些蘇格蘭人，只要能擊中他們的要害，也可能使他們和英國人同樣地感動。

六月廿三日（星期一）

我們騎馬到同尼山，天氣溫和涼爽。在這裡我讀了諾克斯先生的蘇格蘭教會史，使我覺得從前教會會友的態度若比一般所信的更為暴烈和冷酷，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那時候在他們面前有那樣的模範。我知道一般人常說，“必須有那種精神才能做那種工作”。其實不然，神的工作並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以魔鬼的工作去推進。以一種溫和，平穩的精神去應付艱難的工作，比較以兇惡的方法必更有效。雖然神在改教運動的時代曾使用一些冷酷，傲慢，易怒的人，但神並不是因為他們有這些性癖才使用他們，而是雖然他們有這些不良的性癖，神仍然使用他們。無可疑議的，如果他們有較謙卑溫和的品性，神必更加重用他們。

六月廿四日（星期二）

八點以前我們抵達當非利斯。休息一會兒後就再趕路，希望潮水上來之前抵達索爾威灣。因為打算在海灣附近找一家客店，我們向人問路，有人指點我們離開大路，向著前面那所看得見的房子走去。十分鐘後來特陷入於泥沼中，幸而馬跳了起來，走過去了，我想要回頭，但來特告訴我只要稍為靠左就成，我就靠左走，立即陷入泥沼中，深達馬的肩膀，馬跳起來兩次，但兩次都再沉下去，而且一次比一次深，第三次它把我摔到一邊去，千方百計的掙扎，人和馬才爬了出來。我從腳到頭全給爛泥塗滿了。然而感謝神，我終於沒有受傷。但我們仍無法過去，直到七時至八時之間，有一位忠實可靠的人遇到我們，他特意陪我們走兩裡路，帶我們渡過沙地，來到司基本納斯，在那裡我們找到一個小小的乾淨的屋子，很舒服地過了一夜。

六月廿五日（星期三）

我們繼續往白港走。我就在白港度過這一星期。廿九日（星期日），我指定小孩們來見我，並請阿特黎在下次和他們相見。

六月卅日（星期一）

兩點我們抵達盆蕊斯。有兩個朋友帶我們從那裡到亞波比，此地很像愛爾蘭的一個小鎮，最少有二十五座房子。

七月十六日（星期三）

十點左右我抵達密德爾敦，最靠近皮科林的地方。禮拜堂坐滿了人。

晚上在摩爾頓的聚會，大多數聽眾是另外的一種人，可是有一隊牛津營的兵士在場，他們站在一起，極其嚴肅注神地聽講，使其他的人不敢妄動，秩序頗好。第二天早上又有許多兵士前來聽講。

七月十七日（星期四）

在往柏味力的路上，我拜訪查理何騰爵士，同他暢談了一個鐘頭。

七月十九日（星期六）

我參觀了柏味力的教堂；這種禮拜堂即在英國也很少可與媲美的。其建築不論裡外，都極盡富麗堂皇的能事。從整齊乾淨說，也是我這國家所看到的各大座堂所不能比的。一時我在樸克林頓講道（雖然我已經非常疲乏了），晚上又在約克講道。

七月廿日（星期日）

八時講道以後，我就到聖救主門堂去做禮拜。到了讀最後禱文時，牧師派管堂的來告訴我可以讓我應用講臺。我就以當天經課的最後一句勸勉大家。

七月廿七日（星期日）

因為白爾頓的禮拜堂不能容納那麼多聽眾，所以禱告後我就到墳場講道。早上下午都是如此。在不勒福的聚會，人道極多。因為下雨的關係，我的聲音大受影響，以致遠一點的人都聽不清楚。他們剛剛蓋好一座宣道所，有五十四方尺，為英國最大的八角形房子，而其屋頂建造之合理，可說是這一型房子當中的第一座。屋頂的高度只有寬度的三分之一，但其牢固和英國其他的屋頂是一樣的。對牆壁亦無損害。為什麼其他的房子多喜歡有高屋頂呢？那就是因為建築師缺少技術，或因為他不忠實吧！

七月廿九日（星期二）

晚上我在柏裡罕宣道所附近講道。講道完畢 M 先生上前見我，從他那斑白的長須可以看出他精神上的不安已經有些時候了。從其他各方面看他都相當正常。可是在談話中他以非常關心的態度告訴我：“不留鬚子的人在天堂必無立足之地，因此我勸你趕快蓄須。”

七月卅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羅森穀，雖然有這樣的一個名字，其實不過是一條綿延的山脈。卅一日（星期四），我在巴庫講道，然後又騎馬往希柏敦斯多。前面峙立的高山非常崎嶇險阻，路就造在其間。環繞著高山的深谷和兩邊的山坪都蓋滿著青草，小麥，和樹木。在那裡我以興奮的情緒講論“現在正是拯救的時候”。那些已背離循道派的人，起初加入加爾文派，然後又轉變為重洗派，有一段時期曾使此地陷入於紛亂狀態中。現在他們已經走開了，這些可憐的人得以重享安寧。

八月一日（星期五）

我騎馬到厄武德。上次我在此地時，格吟肅先生的兒子親切地招待我們，像他父親在世時一樣。但如今他也回歸永生之家去了！在幾年當中這一家的人都已棄世！一時我在鄰近的一片草地上向許多聽眾講道。我們都同心歌唱：

病歟死歟，哲人雲亡，
天堂永福，償我苦痛，
草木枯乾，花卉凋零，
神話語，長存不渝。

八月三日（星期日）

在號瓦斯的聚會念過禱文以後，我就站在禮拜堂南邊一個小小的足臺上，以今天的經文中的話：“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向聽眾講論。單單守聖餐的人就坐滿了一堂（自從格吟肅先生去世後還沒有看到這種盛況）。

八月十日（星期日）

一時左右我在陶格林講道。這些擠在一起的聽眾所占的地方約有四十碼寬和一百碼長；據我估計若每方碼可站立五人，那麼一共將有兩萬人。五時至六時之間，我在黎芝向另外一群數目相近的聽眾講道。這是離開倫敦以來工作最辛苦的一天，在每個地方，從頭到尾，我都以最大的聲音講話。但我的力量是夠的。

八月十二日（星期二）

我們的會議今日開幕，星期五晚閉幕。這是我們從未有過的一個快樂的會議，收穫之豐，也是前所未有的。

八月廿日（星期三）

我抵達倫敦。

因為某君的懇切要求，我才如此突然地來到此地。這人蒙神使他回轉心意，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之來此，若只能得到使我們和威特腓德先生有更鞏固的團結這一結果，我的努力也就算有了豐盛的報償了。我和我的弟弟每天同他談話，我們決意，由於神的恩惠，讓別人隨他們所歡喜的行，我們都願意繼續攜手前進，無論將經過恥辱或光榮的日子。

八月廿六日（星期二）

下午我們抵達巴斯。當晚許多人因看見我在H伯爵夫人家的禮拜堂，甚覺驚奇。

八月廿七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布裡斯它，第二天把看管京斯武德房子的事務交給我所信任的執事們。這樣使我從肩頭上卸了一個重擔感謝神叫這些又能幹又信實的人願意承擔祂的事工，而不計較任何物質上的報酬。

八月卅日（星期六）

我們騎馬到斯多橋，這裡一向是爭鬥的地方，因為一些無見識的，橫霸的暴民，受當地的所謂賢達之輩所煽動，對安靜的鄰居百般欺凌，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循道派的信徒，是一群狂人！為著要叫這班人醒悟過來，非得挖出他們的腦髓不可。於是打破他們的窗框，連一片玻璃都不留下；毀壞他們的貨物；無論何時看見他們從街上走過，就拿污泥，臭蛋，石頭等襲擊他們。雖然他們曾向好幾個地方

長官求援，但沒有一個長官對他們表示同情，或作公正的措施。最後他們寫信給我，我請律師寫信警告那些暴徒。律師的信去了，但他們置之罔聞。我們不得已向法庭控告，而暴民仍使用各種詭譎的手段拖延案件，一庭拖過一庭，延擱到十八個月之久。但這種延宕使他們在罪案成立後受更重的處分。從那時起，他們才知道循道派信徒也受法律的保護，這才讓大家過平安的日子。

我在大街附近向很多注神的聽眾講道，未受絲毫打擾。

九月一日（星期一）

我回到普裡穆斯船塢，該地在經過大暴風雨之後，已恢復平靜了。

九月四日（星期四）

中午我在杜魯羅講道。我原希望在瓦爾克先生死了之後，那些號稱為他的信徒者對我們的敵意也可隨之消逝。事實卻不然，他們仍然把我們當作鄙俚的教匪看待，不肯和我們親善。

九月五日（星期五）

我在近嚇斯同地方向一群人數眾多，且極莊重的聽眾講道。此地也已有了驚人的改變。幾年前，一個循道派的傳道師若從此地街上走過，難得不遇到兩點般的石子向他飛來的！

九月十二日（星期五）

我騎馬到聖希拉蕊，晚上在靠近新房子的地方講論“醒吧，你睡著的人！”在回我住宿地方的路上，因為天黑，我的馬踏入一個錫坑裡去，幸好有人抓著馬勒，把它帶到別的路上去。

九月十八日（星期四）

我騎馬到歌倫伯敦，六時在那裡講道，然後續程到泰維頓。十九日（星期五）著馬可遣人前來，謂他在薛謨斯（離此地約廿四五裡）病重垂危，希望在死前和我相見，否則不能安然去世。因此我在第二天早上講道後動身前往，和他談了一個鐘頭，他覺得心中甚得安慰。以後我又回到泰維頓，得在講道之前稍為休息些時。

九月廿三日（星期二）

十一時我在來謨斯罕格林向許多莊重的聽眾講道。當我結束之後，有一個牧師開始以未經按立的傳道人可否講道為題，發表議論。忽然來了一陣大雨，大家都走散了，把他一人留在那裡。下午天又晴了，我們騎馬到布裡斯它去的旅程十分愉快。

十月五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巴斯 H 夫人的禮拜堂主持聖餐。

本星期有幾天晚上我都在布裡斯它講論兒童教育問題。有些人以一種幼稚不堪的話指摘說，“噢，他自己根本就沒有小孩！”但有許多心懷高超的人承認真理，在神的面前認罪。

十月九日（星期四）

我拜訪那位德高望重的倫敦德黎老主教，和他傾談了兩三個鐘頭，獲益殊多。

十月卅一日（星期五）

在回倫敦時，知道我必需趕往雷吞斯同。可是我去得太遲了。劉文女士在經過五天的病痛之後已於昨天去世。她在臨終前曾有很好的見證，她說：

人的苦惱都已過去了，

殘暴的罪惡不復存在！

過了一會兒，她用力地喊說，“你看見祂嗎？祂就在那裡！榮耀！榮耀！榮耀！我將永遠，永遠，永遠與祂同在！”

劉文去世了！她是英國青年貴婦的模範，是一位遵守聖經的基督徒。現在她已“息了自己的勞苦，而作工的果效也隨著她去。”

十一月一日（星期六）

“那結聯祂所揀選的人在同一團契之中的神”使我們在西街能夠循例守這莊嚴的節期，為著祂的眾聖徒而榮耀讚美祂。在這一個日子，特別感覺到下面這幾句話的意義：

天上教會在主愛中，
聖徒歡欣其樂洋洋，
美妙歌詞頌贊聖羔，
地面信眾同聲應和。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一章 一七六五年五月至一七六八年五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七年

正月十一日（星期日）

我為貸金儲款的事奮勉大家，我講得比前都更迫切，所得到的數目從五十鎊增加到一百二十鎊。

正月廿一日（星期三）

我和一個頗有辯才的人談話，這人巧妙地鼓吹一種理論，謂每一個人的責任就是盡可能“穿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並且要“天天奢華宴樂”，能夠這樣的話，那麼他所成就的要比那些“給饑餓的吃飽和給赤身露體的衣穿”的人所成就的更有意義。人類竟有這樣的理解！無論他願意相信什麼，他就信了。

八月六日（星期四）

我到了新壘。八日（星期六），因應新英格蘭的威太克先生之請，我就講道，講道後並為美洲印第安人

的學校募捐經費。現在所捐到的數目已很可觀。但金錢能不能感化不信的人呢？若能得到具有布銳內德先生那種精神的好傳道師，工作就不會有阻礙了，否則金銀有什麼用處呢？不過是鉛或鐵罷了。金銀曾使千萬人墮入地獄，卻還未曾帶一人的靈魂進天堂！

八月十二日（星期三）

我乘車，第二天抵達格蘭特罕，星期五晚上七時左右抵達倫敦，那天一共走了一百零十裡路。在路上我讀雪洛所著帕勒米拉的歷史，和諾定的埃及和亞比西尼亞遊記。這兩本書可說是我平生所念到的最乾澀無味的書！

八月十八日（星期二）

我和助手和精選的傳道師們舉行年議會。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聚會又加上了威特腓德先生，嚇雷斯先生，許多執事和本處傳道。會中從頭到尾充滿著愛心及和諧的精神，但我們都需要更多的愛心和更聖潔；因此我們不斷地呼求：“主呀，增加我們的信心！”

九月二日（星期三）

經過一番調查，我知道神的事工在盆布魯克郡受到了極大的阻礙，主要原因是大衛先生的那些傳道師不斷地向我們的傳道師大肆攻擊，許多人深覺駭異，因此不聽他們的講論，也不敢接近他們。這情形曾經激怒了他們，引起他們的報復，使一件已經壞了的事更為惡化。為著這件事我忠告他們：第一、請大家謹慎禁戒，勿背地說人家壞話，議論人家壞事，或發惡言。第二、所有傳道師須禁戒以攻擊還攻擊的事，不論是私下或在公眾面前，爭辯的事也不可有。第三、傳道師不可傳爭論的道理，只傳那簡明的，實際的，和經驗上的道理。

九月廿五日（星期五）

有人請我在法刺斯福講道，可是人們不敢到這屋子參加聚會，因為天花正流行著。阿蘭，一個很忠實的信徒，剛于前天因這種病死了。於是他們在靠近教堂院子的地方擺好一張棹子給我。我剛開講，忽然鐘聲大作，是住在附近的某先生故意以此搗亂的。只是他的力氣是白費了，因為我的聲音壓倒了鐘聲，眾人都聽清楚我所說的。不但如此，有一個耳朵聾了的人，好幾年來不能聽道了，今天他興高采烈地告訴左右的人他從頭到尾聽清楚我所說的，並且都很明白。

九月廿六日（星期六）

十二時至一時之間，我接到一個消息，報告不勒克威爾夫人已臨危了。看看再也沒有時間好耽擱，我就在一時左右離開布裡斯它，星期日晨七時左右來到倫敦知道她好了些，我就留在那裡的禮拜堂講道，並主持聖餐，然後又趕到留伊蟬，在那裡有了嚴肅而富意義的一個鐘頭。下午再到西街的禮拜堂講道，並替窮人作一次募捐，好像早上所做的。其後又乘車動身，星期一中午時分來到布裡斯它。

九月卅日（星期三）

我在紅崖山向一大群態度嚴肅的聽眾講道；這正是推倒撒但國度的方法。戶外佈道比任何其他方法更能促使那些不尋找神的人來尋找祂。藉著戶外佈道，關於死亡，天堂與地獄等教理，縱使不能深入於那些一向對這些問題漠不關心者的心中，至少能為他們所聽到。

十一月廿日（星期五）

我在新門向那些已被判罪的囚犯講論：“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他們都很受感動，心軟而流淚。

誰曉得他們當中多少人能得“喜樂的收穫”呢？

晚上我在雷吞斯同講道。我若是能夠每月，而不是每年，到此地兩次，將大有益處！這是我的看法，但神比人智慧，果然是有益的事，祂豈有不成就的呢？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一）

我到坎特布裡去，得讀穆罕默德的生平一書。相信這書的作者為布蘭威利亞公爵。不問作者為誰，這人顯然是一個非常粗俗，淺薄，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沒有任何優點，卻是自命不凡，對基督教作澈底的侮辱。他的書是一部晦澀生硬的浪漫小說，完全缺乏權威的根據；試讀不利都（一個比他十倍聰明的作家）的作品，每一立論都有充分根據，與前者大異其趣。

本星期每晚我都在挪利支向一群安靜而守規矩的會眾講道。我們的朋友們，那些暴徒，好像都離開了，遊手好閒之流亦不見了，剩下的似乎都是非常嚴肅的人，但甚至這些人，誤入歧途也是很容易的！我們有一個老會友，約在一年前離開了團體，從那時候起未曾再聽講道；原因是林肯先生的一句話：“衛斯理先生和他的信眾都將一起下地獄去！”可是星期二晚他又大膽地到聚會的地方來，神在那裡見他，並把祂的兒子顯現在他的心裡。

我預定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在薛爾納斯講道。按照計畫，我在早上五至六時之間上馬，晚上五至六時之間到達。六時半我開始讀禱文（當地的要塞長官讓我用禮拜堂），然後講道。

像這樣的一個市鎮，和它的好些居民的生活方式在英國其他地方很難找到。那靠近炮臺的船塢中泊著六條舊兵船，這些船已改為許多小住宅，每條船分成四十，五十至六十家住宅，各有小煙囪和小窗子。每一住宅住一家人。我們去訪問其中的一家，有一對夫婦和六個小孩住著。可是船中各部分都整齊清潔，比許多我所乘過的船都更舒服。十九日（星期六），我回到倫敦。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一章 一七六五年五月至一七六八年五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六八年

正月四日（星期一）

我以本星期的閒置時間研究比勒斯特裡博士的電學。他對這門奇怪的科學似乎已精確地搜集了許多材

料，並作系統的整理。但對這問題所知道的仍甚有限。當然對它的應用我們已有相當的知識：它是集千種治療法於一身的一種方法，特別對治療各種神經錯亂的病症為現行各方法中之最有效的。但若探索理論，我們就一無所知了，我們必將立刻覺到是“迷失在沒有結果的尋求中。”

正月十一日（星期一）

本星期我利用一些零碎時間閱讀武圖的蘇格蘭教會蒙難史。這簡直是難以置信的故事，但是證據鑿鑿，不容懷疑。那個所謂“好性格”的查理士第二，事實上是一個殘暴至極的統治者！和他相比，那稱為喝血的女皇瑪利，簡直是一頭羔羊，一隻純良的鴿子了。

二月八日（星期一）

我看到一部奇異的詩集，題為哥希裡德（或傳道者），是舊約聖經傳道書的意譯，筆調不錯，我認為這部詩的作者（一個土耳其商人）確能瞭解原作的一些難解詞語，和全書的聯繫，比任何我所知道的古今作者所瞭解的更加深刻。這位作者當大地震時適在里斯本，那時他身上穿著睡衣拖鞋坐著，來不及把衣服換好，他所住房子的一部分已倒塌下來，把他封在裡面，卻因此保全了他的性命，因為所有跑出屋子的人都給倒下的房子壓成粉碎。

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因為人家的殷切邀請，我冒著尖銳的東風，騎馬到察特舍去。晚上六時我在兵營裡那間他們稱為禮拜堂的房子講道。這是一個大房間，軍中牧師就在這裡宣讀禱文，有時候也講道。因為人數眾多，地方一會兒就熱得像火爐一樣。聽眾當中有幾百名士兵。正像波斯頓先生所說的，大家都“洗耳恭聽”，幾乎連呼吸都停住了。甚至第二天清晨五時至六時的聚會，房間裡也夠溫暖的。聽眾當中約有兩百名左右士兵，他們有的已經在打美好的仗，知道他們所信的是誰。

三月十四日（星期一）

我出發到北部旅行。十五日（星期二）中午的時候在彭斯韋克講道。晚上在格羅斯忒講道。暴徒故意吵鬧戲嬉，有好一段時間。幸而當地的一位賢明長官立即執行他的任務，控制了這些野獸。可見任何長官若願盡職的話，必能維持地方秩序。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若有暴徒繼續擾亂滋事，大部分的過錯應歸於地方官吏，而非歸於暴徒。

三月十六日（星期三）

九時我在查爾騰罕講道，這是一個安靜舒適的地方，可是如果當地牧區主任或重洗派的牧師有能力干預的話，就不可能這麼安靜了。他們盡力吹號，眾人卻充耳不聞。我們在烏司特的難題是沒有適當的地方講道；沒有一間能夠容聽眾的屋子，而天氣太冷，不便使聽眾露天站立。最後我們到一個朋友的地方去，是在城的近郊；他那倉房比許多禮拜堂都大。此地所需要的無他，就是一所適用的房子。神豈不將賜給我們嗎？

三月十八日（星期五）

皮百特的牧區主任已于星期日在禮拜堂通告我將於星期五在那裡講道。但是當地有勢力的紳士說，“這是和教規相抵觸的，不能容許”（聰明的紳士呀！）因此我在離開當地約一裡路的布洛馬斯頓，靠近愛登先生房子的地方講道。

三月十九日（星期六）

我們騎馬到北明翰。此地多年來常見的騷亂已被一位有為的長官完全鎮壓下去了。講道之後我很高興地會見了不來吟斯先生，一位可敬愛的耆宿，他以一百零七歲的高齡，還能夠走路來聽講，而他的聽覺和理解力都還十分健全。

三月廿二日（星期二）

我讀了一部小詩集，是懷特利女士，一個農夫的女兒所寫的。她沒有機會受高深教育。卻是有驚人的天才。她的一些挽詩很可以與格雷的作品相媲美。倘若她能得到適當的指導，再過幾年，她的成就可能超過英國歷史上的任何女詩人。

三月廿八日（星期一）

我在曼徹斯特和好幾個團體的執事們相聚。現在外部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神所施賜給我們的，樣樣豐富。

三月卅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一個小鎮叫做新坊，是在德被郡的高峰上。中午就在他們那大的新禮拜堂講道，這個禮拜堂的每一個窗戶都有小孔膜，只有三方寸大小（其實聚會的地方最需要空氣），這是本國的風俗。

五月一日（星期日）

我在亞伯丁的新房子講道。下午在老亞伯丁的學院禮拜堂講道。六時，因為知道我們的屋子容納不了那許多聽眾，我就在壘門一片石砌的空地上講道。多數的人都很注意聽講，但也有許多粗野愚笨的人雜在當中，這些人在理性方面和在宗教方面同樣的無知。我在蘇格蘭還不曾見過那麼下流的人。其中有一人丟馬鈴薯，掉在我手臂上，我就責備他們，有些人很覺慚愧。

五月二日（星期一）

我一早就從亞伯丁出發，中午在不勒秦講道。講道後，市長要求見我，對我說，“先生，我的兒子自幼患癲癇症。奧茲爾辟醫生替他診治了好多次，最後告訴我他再也沒有什麼辦法了。上星期一我請勃雷爾先生向你提起此事。星期二早上我的兒子告訴他母親說他夢見自己的病已告痊癒。在我給他你所指示的藥以後，一會兒工夫他成為健康的人了，病症不曾再發作過。”當晚我在丹梯向許多人講道。他們雖都注神聽講，但好像無所感覺。第二天我更迫切地講道，以感動他們的心為目標，而不只求他們的理解而已。我相信有少數人已感覺到神的道好像兩刃劍那樣的快。

五月五日（星期四）

我們騎馬到波得，沿著河流一帶肥沃的地區走，這一地帶正處在泰河和高山之間，約有十五六裡長，人口稠密。下午我們遊覽斯昆的皇宮，是一座古老的大屋子，位置很好，但好像就要塌下來了。有幾幅好畫和一些精美的花氈，放在那國王和女皇的寢室裡。最有趣的是在那一度作為皇家宅第的房子裡，有一張床和一套帷幃，據說是瑪利女皇被禁錮在洛察利文城堡中時所做的，是我所見過的最細微的手工。從這些手工可看出瑪利女皇的手藝是多麼精巧，而性格又是多麼勤謹。

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八年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我再度巡遊那所著名的大建築物——好萊路得大廈，是座高貴的房屋。這大廈的大部分久已失修（和斯昆的皇宮一樣）已日漸荒廢了；屋裡的帳帷都沾上垢汙，顏色褪掉了，華麗的天花板也都剝落，走廊上許多名畫破爛不堪。這就是那位哈利將軍的兵士們所幹出來的好事，他們在福爾刻克從蘇格蘭人手中逃亡之後，就拿這些無辜的油畫來發洩胸中怨氣。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

八時我在中學的校園講道，我相信聽眾當中好些人受感動。十二時至一時之間有更多的聽眾群集堡壘山聽講，我以懇切的詞語講論下面這段可畏的話：“我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我相信我的聲音控制了眾人。晚上我們的屋子裡聽眾十分擁擠，有許多是當地的權貴及富豪。

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晚上我在丹巴，靠近海濱的地方講道，聽眾很多。

五月廿日（星期五）

我繼續念那本好書——蒲脫勒主教的宗教在自然界的證據。但是我想這書對一般讀者未免過於艱深。所謂自由思想者很少是精密的思想者，他們不願費心力地去念這種書。一個作家若要使他們獲益，須先沖淡自己的見解，否則他們既不能整個地接受，亦無法加以消化。

一般的英國人（實際上是歐洲多數的知識份子），已完全否認有行邪術者的存在，認為這不是過老太婆輩的不經之談。我認為這是很可惜之事。有許多相信聖經的人，竟願意受不信聖經者的影響，我願乘此機會對這種反常現象提出嚴重抗議。我自己不願跟從他們；由於他們的驕橫，這種觀念現已傳遍全國，非但是直接反對聖經，且亦抹煞歷代各國先聖先賢們的見證。

六月一日（星期三）

我在德斯穀講道，當開始時，太陽異常灼熱，但一會兒就給黑雲遮住了。晚上有許多民兵前來參加在巴拿壘的聚會，他們的舉動都很得體。我寄居在離城半裡路地方，一位老同學的家，甚覺愉快。回想我們自離開察特公學至今已有五六十年了，光陰飛逝，有如夢境。

六月二日（星期四）

中午我在西摩蘭，近布魯弗地方一農戶的家講道。炎陽高照，幸而樹影把我和大部分的聽眾遮住。有一隻小鳥停在一株樹上，從頭到尾不停地唱歌。

六月三日（星期五）

我騎馬到裡切滿，原定在某朋友家附近講道，但鎮上的一些長者派人請我到市場上宣講。約克郡的民兵剛好學習回來，都集中在那裡。他們是一群最粗野的烏合之眾，毫無見識，舉動乖戾。

昨天下山，扭傷了腿，今天更不舒服；當我騎馬到巴拿壘時，路上炎陽強烈地曬在腿上，在抵達城鎮之前，倒覺復原了許多。當地指揮官下令今晚停止演習，使達刺謨民兵得以自由赴會聽講。所以當晚的聚會有許多軍官及士兵參加，大家都守規矩；第二天早上五時的聚會他們多半又來參加。本區，尤其是處在高山峻嶺環抱中的這一帶地方，工作十分深刻活躍，實為全國各地之冠。晚上我回到新壘。

八月十三日（星期六）

十一時至十二時之間我們抵達布裡斯它。

八月十四日（星期日）

聽見我妻子病危的消息，我立刻上了馬車，當夜一時前抵達方得時。看見她的熱度退了，危險已過。兩時左右我再出發，下午又回到布裡斯它（並不覺得疲乏）。

我們的會議在十六日（星期二）開始，十九日（星期五）結束。哦！我們要怎樣才能夠增加更多的工人呢？只有向“莊稼的主”呼求。

八月廿二日（星期一）

我冒著大雨來到衛斯敦，靠近橋水的一個村莊。不久之前這地方的人和獅子一樣兇暴，但現在已馴如羔羊了。

八月廿九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聖哥倫比，打算在那裡講道。但找不到合適的地方。我正準備上馬離開，有一個人請我利用他在近郊的一片草地講道。

八月卅日（星期二）

在勒汝德，看見眾人從各地聚集前來聽講；神已對背道者發出呼聲，是的，這呼聲在此地確有極大的需要，鏈敬先生留下來的會員有三四百人，而現在我所找到的只有一百零十人。

八月卅一日（星期三）

我和幼童們聚集，這種工作很可以訓練英國最高明的傳道師們的才智。

九月二日（星期五）

中午我在真諾向一群很誠懇的聽眾講道，晚上在聖遮斯特向更多的人講道。有人告訴我在鄰近的牧區摩巴有一位名叫旦尼荷的姊妹，她從前時常招待傳道師，但現在已很衰老，許多年來沒有機會聽見證道了。所以三日（星期日）中午我到旦尼荷那裡去，就在她家附近講道，論及“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裡復活的人，是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子。”我常常想到那些年邁衰弱的人是很值得尊敬的，尤其是當他們還能夠理解，並能遵照神的道路行的時候。

九月十六日（星期五）

我冒著大雨騎馬到波秘魯。此地準備給我們留宿的那間屋子的樓上藏滿著鯪魚和鰻魚，其味無窮，所

以當一位朋友請我住到她家時，我很高興。在我開始講道的時候，大雨如注，但沒有人離開，直到整個崇拜會結束了始散。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

當我們來到克林波渡頭時，我們無法繼續前進。據船夫說暴風猛烈，要渡過去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終於說服了他們，冒險出發，幸得平安渡過，沒有遇到風浪的襲擊。

九月十八日（星期日）

一時至二時之間我開始在普裡穆斯的碼頭講道，儘管下著雨，仍然有許多人站著聽講。有一個糊塗人不住地講話吵擾別人，我就請聽眾左右分開，讓我看清楚他的臉孔，大家照我的話做了，他這才脫下帽子，靜悄悄地走開。

十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念了一部音樂文集，這書是由一位元精通音樂的作家所寫的。書中所述使我意外地發現了古代音樂和循道派的音樂是一樣的單純，完全由主調或單音符所構成的。現在所稱為和聲和音，分部合唱，以及整個多音部樂和走法等都是非常新奇的，在教皇利奧第十以前是沒有人知道的。他又說，由不同的人在同一個時候唱不同的詞句必然會妨礙到感官的注意力，同時為著和音的緣故，往往損害了主調，且破壞了音樂的真面目，即對感情的影響。

十月廿八日（星期五）

我回到倫敦。

十一月卅日（星期三）

我騎馬到多維，剛在一個大風暴發作之前抵達。但大風暴仍然不能阻礙聽講的人，許多人因為看見屋子已滿，不得已又退回去。在我們到過的沿海各市鎮，所接觸到的都是熱心慕道的人。神已抓住這個國家，從各港口進攻。

十二月一日（星期四）

我觀察到一種奇異的現象，並以此提醒我們所有的傳道師：坎特布裡的人往往被人譴責（並沒有什麼根據）為死沉沉和冷酷無情的；他們因此非常沮喪，更顯得像石頭一樣冷。合理地譴責別人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呀！必須要有超越人智的技巧才成！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

我看了韋斯敏斯特的學生表演特仁丟的弟兄們（Adelphi）一劇；這種遊藝對基督徒並非無益。這些教外人真叫我們慚愧呀！甚至他們的喜劇也往往一方面包含著很豐富的意義，另一方面能以最生動的方式描寫人，和人的動作；此外還有一種純正的道德意味，是在基督教的著作上所罕見的。

本月的最後幾天，我頗費了一番心血，把楊博士的夜想一書詳細念過一遍，鏟掉一些淡然無味的句段，修正了另外的許多部分，對其中困難的詞語加以註解，希望這種修改能使這部高尚的書對大家更有貢獻，也使一般讀者較易瞭解。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二章 一七六八年五月至一七七〇年九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六九年

正月九日（星期一）

我和威特腓德很愉快很有益地談了一個鐘頭，回憶到往時的事：神如何準備我們為祂工作，而那時候祂的選召尚未進入我們心中，尚未孕育成胎呢！

二月六日（星期一）

我和一位可敬的婦人談了一個鐘頭，她已是將近九十歲的人，還保持著她的健康，視聽和理解的能力；甚至記性也還相當健全。在上一世紀她是我祖父安尼斯利那一教堂的會友。那時她和她的父親每星期四都在我祖父家吃飯。她還記得常常看見我祖父在他自己的書齋裡用功，書齋是在屋子的頂上層，窗戶開著，沒有生火，冬天夏天都是如此。我祖父活到七十七歲，他可能活得更長一些，若不是他在七十歲時停止喝酒，只喝白水的話。

二月廿七日（星期一）

我又一次和我的老朋友及同工威特腓德暢談。他的靈魂仍甚強健，但身體已是急劇地衰弱下去，除非神以大能的手扶助他，他的工作不久必將結束。

三月五日（星期日）

早上在斯辟多飛德，下午在西街講道後，我就到不寧特福。星期一到匈牙利福特，第二天到巴斯。在路上，我念了坎伯爾博士對休謨那部反對神蹟的傲慢著作的絕好答辯。又讀了勃朗博士所著的駁斥沙甫茲白利爵士的特質一書，後者又是另一個寫作生動的半思想家。

三月八日（星期三）

我在布裡斯它講道，並和團體的弟兄們相聚。往下三天審查會員，和平常一樣，個別地進行審查。

三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出發到北部去。

三月十四日（星期二）

五時我向很大的一群聽眾講道，然後我們騎馬前往突克斯布裡。他們已通告我將於中午在離城一裡路的一所房子講道，可是我們為水患所阻，不能夠去，所以我想直接前往烏司特，但有人告訴我，許多

從各地來的人正聚集在那裡等著哩。於是我們走另一條路去，在水中跋涉。這裡的聽眾看樣子也十分誠懇，所以我並不後悔我的勞力。但因為在這種難走的路途上一來一去，當抵達烏司特時，我覺得有點累了。

三月廿一日（星期二）

我到派克路特去，十一點左右上了喬治皇號船。

星期四，五，六這幾天，我盡力設法緩和都伯林團體中的糾紛，當面和諸傳道師談話，一次又一次地試行消除他們當中的一些小誤會。

四月十七日（星期一）

晚上，和星期二兩次，我都在亞爾馬靠近馬高先生住家的大路上向一群有教養而誠懇的聽眾講道；但只有神能感動人心。十九日（星期三），因為下雨，我就改在馬高先生的院子裡講道，雨越下越大，我們再退到他的一座房子去，這是第一次我在一所馬房裡講道，我相信這次的證道比我在亞瑪律的任何其他證道更能使人得到益處。

十時左右我們就都上馬，大家決定前往訪問京拿（離大路約十至十一裡）地方最近成立的一個小團體。這團體在主裡面生氣勃勃。近城邊時，有一個從會吏長那裡派來的差役迎著我，說會吏長請我住在他家，不一會兒，又有一人上來說會吏長請我到他家休息。我就去了，原來這會吏長就是同我分別了三十四五年的一位老朋友，他熱誠殷勤地招待我。過一會兒他說，“我們正好蓋了一所新禮拜堂，弟兄們請我主持開幕禮，但若你願意的話，就請你來主持。”聽見鐘聲響了，眾人從城鎮各處蜂擁而至，都“甘心領受這道。”

四月廿六日（星期三）

因為要到磚窯村，離德里四五英里的地方講道。我特意走路去，好叫那些懶怠的人知道他們的腳有什麼用處。多數的聽眾非常無知，所以我以極嚴厲的語氣講論，“在那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只是仍然覺得他們毫不動心。只有神會叫死人復活！

五月四日（星期四）

我發現耍林巴的弟兄們幾乎和多尼祿蒙的弟兄們同樣的天真無偽，熱誠可愛。六時左右我在城邊講道，聽眾當中的天主教徒顯得和新教徒一樣的專注。我相信如果沒有那些卑鄙的神甫們的阻礙，多少的天主教徒不久必將成為熱心的基督徒，這班神甫自己不進神的國，並阻止那些要進去的人。

六月十七日（星期六）

我看完了理查三世的歷史疑案一書。我們的歷史家和詩人曾把他描寫得像一個奇異的怪物！然而我認為此書作者窩爾波爾先生，雖在事隔多年之後，卻能出乎料想之外地很清楚表現出：第一，理查三世非但外表不惡，還可算是長得相當俊美。第二，他熱愛他的皇后。皇后並非死於非命。第三，他的侄兒愛德華五世也是善終的，並沒有什麼可反證的影跡。第四，他的另一個侄兒理查為亨利七世貶為平民，然後加以殺害。第五，他的兄弟克拉梭斯公爵之死，過不在他，完全是愛德華四世所為的。第六，殺害亨利六世之事與他毫不相干，正如他兒子的死和他無干一樣。最後，處死哈斯丁，李味，葛累，服罕諸公爵的罪咎也都不在他身上。令人驚奇的是為什麼我們所有的歷史家都似乎有意完全接受關於“那可惡的殺人者和篡奪”王位者的記載，而且因錯就錯地推論下去。所可以注意的是：五十年來沒

有人敢拿出事實來糾正這種錯誤，因為怕失掉了頭顱。

七月三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庫拉落（季會舉行的地方）。上午十一時和晚上我都在那裡講道。當我們唱歌時，我很希奇地看到好些馬從場上各地走過來圍著我們聽。看這情形，難道馬也和老虎及獅子同樣地喜歡音樂？

七月十五日（星期六）

我經過鄉下到我的學生摩根那裡去，當天下午回到都伯林。

往下整個星期的早晚聚會都極蒙神恩。星期三和星期四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會議，國內多數的傳道師都出席參加。我們同意以星期五（廿一日）作為禁食和禱告的日子。在每一次會議，尤其是最後一次，我們的主以非常的方法大大地振奮我們。

七月廿三日（星期日）

九時我在兵營附近的皇家廣場佈道，論及死者無論大小，都要站在神面前。一會兒工夫，很多人聚攏前來，注神傾聽，其中有許多兵士。除了露天佈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接觸這些可憐的靈魂呢？

七月廿四日（星期一）

晚上講道後我就上了郵船，第二天下午在聖首登陸。

七月廿八日（星期五）

我騎馬到曼徹斯特。因為大家都相當疲乏了，當地的朋友們堅執要我改乘馬車。第二天（廿九日）早上，我們乘車出發。當我們抵達裡本登山峰上的斜坡，前頭的第一匹馬忽然摔倒下來，把馬夫也壓在底下，人和馬都躺著不動第二匹馬驚跳起來，轉到懸崖的邊沿上去，幸而就在那一瞬間，第一匹馬和馬夫都爬起來，沒有受傷。我們就繼續前行，安全抵達黎芝。

七月卅日（星期日）

因為克魯克先生身體違和，早上和下午我都在罕斯勒特禮拜堂宣讀禱文及證道；五時在黎芝講道。卅一日（星期一）準備下次會議的一切事情。八月一日（星期二），會議開幕，為前所未見的一個滿有愛心的會議。星期四，我在會議上提起我們在紐約的弟兄們的情形。他們已在美洲建造第一所循道派的宣道所，很需要錢，更迫切地需要傳道師。我們當中有兩位傳道師，普得曼和皮摩爾願意獻身前往工作。我們決定由他們帶五十鎊去，聊以表示弟兄們的相愛之誼。

我二度閱讀牛頓先生的自述，一部活潑有趣的書。其中有一些非常的記載，但人們盡可把這些經驗當做和預定論毫無關係。我卻相信他自己的改變正和伽地納的改變一樣，都是他母親禱告的結果。

八月廿三日（星期三）

到了特裡比伽，我們看見許多人從各地結集來此慶祝罕丁敦伯爵夫人的壽辰，同時慶祝她那學校的周年紀念（學校是去年八月廿四日成立的）。晚上我在那裡向她那禮拜堂所容納得下的聽眾講道。這禮拜堂極其整齊雅致。飯廳，校舍，和整座房子也都如此。九時左右嚇雷斯請我對他的家人作簡短訓勉，講完後回到女主人的家休息。

八月廿四日（星期四）

我為這一家人舉行聖餐。十時公共崇拜開始。菲勒徹先生在院子裡（因為禮拜堂太小）講了一篇非常生動的道理。他講完後，威廉斯先生以威爾斯語講道，到了一點至兩點之間始畢。兩點我們吃中飯。

同時有許多人被招待在院子裡吃飯，肉類及麵包都用籃子裝著帶到他們面前。三時輪到我講道，然後菲勒徹先生又講，與會的人到五時左右始散。七時至八時之間，愛筵開始，我相信許多人由此得到安慰。晚上我們當中有幾個人退到附近的樹林中去，那裡有許多極其怡人的小徑，有一條通到一個小山，這山從一個草原中部隆起，景致佳勝。這些都是嚇雷斯所經營的，同時他把自己的房子擴大修葺，辟花園果園及小徑，並以池冶點綴其間，佈置精巧，宛如一個小樂園。

八月廿七日（星期日）

在京斯武德和布裡斯它講道過後，為要縮短第二天的旅程，我就騎馬到克洛斯，廿八日（星期一）到提伯敦，隔天到蘭西斯敦。

上星期我在旅途上閱讀荷馬所作阿德賽（Odyssey）一書的大部分。我常想像這部書和彌爾頓的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是同一性質的，是荷馬年老力衰時的作品。但我是何等的錯誤呀！荷馬後期的詩確是遠勝於前期的作品，當然並非沒有缺點：例如他之使烏呂斯（Ulysses）在水中浮游九日九夜沒有食料；他之從波里費馬斯逃出的那種令人難於置信的故事（除非我們相信山羊和牛一樣的強大）；以及他往往介紹女神米內瓦，都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但他作品中的無數優美的描寫很可以補償這些缺點。有誰能像他描寫得那麼生動？像他對人物描寫得那麼準確一貫？像他對故事的敘述那麼自然動人。還有，他不斷地插入那道德上的最精美的字句（這是在威吉流的作品上所找不到的），亦不斷地鼓吹對神的敬畏，以及神的公義，仁慈與誠實。但有一點他自己卻是不一貫的；他使他的主角說：“智慧永不撒謊”，並說：

“凡撒謊的，無論憑何藉口，我必恨他，像我憎恨地獄之門一樣！”

可是他自己卻以最微小的託辭，一次又一次地故意撒謊；而且竟大得褒獎，甚至為智慧的女神所稱許。

九月八日（星期五）

下午登不寧特山。我不知道從前曾否看到這樣好的風景：朝西望可以看到布裡斯它海峽的峽口，其他三面可以看到目力所能及之處，而所看到的多數是開墾很好的園地，整齊的樹林和良好的灌溉水道。

九月十二日（星期二）

我查詢京斯武德學校的情形。目前的難題在學生過多。我原希望有三十名學生，而現在卻有將近五十名。因此教師們的工作過於繁重。對學生們的訓導亦難收預期的效果。雖然，學校在國中可算是最接近基督教精神的一個學校。

九月十九日（星期二）

十二時至一時之間我在弗勒斯福講道；晚上在近不拉福的白山講道。戶外佈道使許多人得到聽道的機會，否則這些人是不肯到屋子裡去聽的。我原計劃第二晚上仍在那裡講道，但有一位先生請我在他家門前講。聽眾中的一些惡徒起初相當安靜，到了我快要講畢，他們就都提高聲音吵鬧，特別是一個所謂上流人士，最為起勁。這位先生口袋裡裝滿了臭蛋，恰巧有一個少年人上來，無意之中雙手向他兩邊的口袋拍了幾下，把口袋裡的臭蛋全都打碎了，一時“芬香”四溢，只是沒有香膏那樣的氣味！

十月十七日（星期二）

原已預定十點鐘在牛津講道，但我心裡總有一個難題。我一向不喜歡在非國教的聚會所講道，這回可不知道要如何避免。幸而聚會所的主人為我解決了這個難題——他把所有的門都鎖上了。所以我改在

米爾斯花園講道；聽眾之多，是自從我在聖馬利亞堂講道以來所未見的。

十月廿四日（星期二）

六時至七時之間我在諾坦普敦講道，真是一個莊嚴的時辰。

晚上所看到的“北極光”是我前所未見的。它的顏色無論是白的，火焰色的或大紅的，都極其深濃美麗，也極莊嚴可畏，許多人因此許下了許多善願。

十一月二日（星期四）

我們到耶謨德去，這是一個冷酷的，死沉沉的，令人不愉快的地方。

在來往的路上，我坐在車裡念古斯裡先生所作的高明的蘇格蘭史。我認為這是一部最可靠最公正的書。從來沒有一個作者能使我對那位古怪的國王詹姆士一世或蘇格蘭女王瑪利的真正性格認識得那麼清楚。上述二人的史實都給那位接受女皇以利沙伯恩俸的布卡南及女皇所雇用的其他作者故意歪曲了。甚至羅伯特生博士所寫的也同樣的不準確。這部書有力地暴露這些人物的真像，指出他們所說的是如何地違背事實，和他們自相間的矛盾。同時也指出羅博士的許多嚴重錯誤，許多地方顯然若不是出於疏忽，就是出於偏袒。整個講來，這位慘受傷害的蘇格蘭女王確為當代的最偉大女性，容貌佳美，綽約多姿，且有深刻和純真的信仰；雖在年青的時候，她的理解力比六十歲的女皇以利沙伯還要強些。或許女皇以利沙伯之所以抑鬱而死是根源於瑪利之死，而不是厄色克斯公爵所促成的。

十二月廿六日（星期二）

接讀我們在美洲方面的傳道師寄來的信，報告神已經那裡開始祂榮耀的工作。無論在紐約或菲列特菲亞（Philadelphia），群眾熱烈前來參加聚會，舉動都非常嚴肅。並說這兩地團體的人數都已達百名以上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二章 一七六八年五月至一七七〇年九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〇年

二月八日（星期四）

我到文斯瓦特；原來人人都認為此地的工作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已嘗試了二十多年。很少有人肯來聽講，偶然有幾個人來了，也都沒有什麼心得，但今天忽然有大群人前來聽講，許多人受感動，許多人因信充滿著平安和喜樂，許多人渴慕著神的整個形像。

二月廿三日（星期五）

我應邀到猶太人的會堂聽李奧尼先生唱歌。我未曾看見一個那麼嚴肅的猶太人的聚會。實際上這地方本身就很莊嚴，使凡思想中有神的人都會油然而生敬畏之心。

二月廿八日（星期三）

我坐下來閱讀並慎重地思索瑞典堡的一些著作。開始時我極嚮往於他，知道他是一個敬虔的人，有深刻的理解力，學問淵博，且是具有澈底自信的人。但我的這種印象無法持久。他的任何一個異象都可使人看清楚他的真實性格：他是作家中最伶俐活潑，生動有趣的怪物之一，但是他的幻夢是那麼狂妄無稽，和聖經及常識距離得那麼遙遠，正如閱讀大拇指湯姆，或巨人傑克等童話一樣。

三月十九日（星期一）

我騎馬到克拉利。往下幾天，我繼續慢慢前行，經過斯塔福郡和拆郡，來到曼徹斯特。在這次旅程上以及其他多次的旅程上，我曾注意一種旅客們所常患的錯誤，希望大家加以注意，即可避免麻煩和危險：約在三十年前我曾想著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當我在馬背上書的時候，馬從來不曾絆跌（我常在馬背上書歷史，詩歌，哲學之類的書，因為別的時間都有別的要做的事）。我想對這一點惟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因為我在看書的時候就放鬆了韁繩。往後我常常留意觀察；我敢斷言以我騎馬十萬里以上的經驗，若放鬆韁繩騎馬的話，馬就很少會有跌跌的事（只有兩次，而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若說拉緊韁繩可以避免馬的絆跌，那真是大錯。我不斷地試驗，其次數比國中任何人都多。我的結論是一條鬆馳的韁繩最能避免馬的絆跌。但有的馬是無法叫它不絆跌的。

四月廿五日（星期三）

五時我們上馬，往高原地帶的第一個城鎮丹刻德出發。我們都很驚奇，竟然有這和一個難以想像的怡人境地。其後我們走上了好幾裡平坦清幽的路，沿著泰河，再往前行，經過蜿蜒的山嶽地帶來到不拉爾壘。以下的二十裡路所經過的盡是高山峻嶺，都已披上雪衣。晚上我們來到達爾諱尼，那旅店是我在不列顛北部所見到最貴的一家。第二天早上有人來告訴我們因為夜裡下了大雪，我們不能繼續前行。知道有三個年青婦女希圖越過這座山到不拉爾去，已被大雪吞沒了。雖然如此，我們仍決定在神的幫助之下盡可能前行。可是到了中午，我們被迫完全停住了，因為雪在山頂上堆聚起來，把路都塞住了。我們下馬，小心謹慎地打開出路，有時向左，有時向右，跌了好多交，但都沒有受傷，居然過了達爾馬加里，在日落之前抵達印味涅斯。

四月廿七日（星期五）

我和一位長輩牧師麥肯志先生共進早膳。他是一位虔誠友善的人。晚上六時我在教堂講道，覺得精神格外自由。第二天早上七時我在圖書館講道，這是一間寬敞的房子，但仍不足容納聽眾，許多人不得不退回去。其後我騎馬上喬治堡，這是一座正規的要塞，可容納四千人。當我正離開時，指揮官差人通知，歡迎我去講道，可惜稍為遲了，我的時間只夠我騎馬回到印味涅斯。

四月廿九日（星期日）

七時，圖書館的長凳子都移開了，很夠容納我們這些人。而我相信，神在一般基督徒之外，還感動了許多人。下午五時我在禮拜堂講道，嚇爾頓先生原定七時作露天講道，但是牧師請他在禮拜堂裡講，他接受了，向許多專注的會眾宣講福音。許多人從禮拜堂跟到我們的住處來，我們一起禱告，然後勸勉他們盡可能每天晚上聚集，以一個鐘頭的時間禱告和作有益的談話。

四月卅日（星期一）

我們在一個晴朗的早晨出發。當我們快抵達內綸的時候，一個從牧師但巴先生那邊派來的差役迎著我們，說但巴先生請我和他共進早餐，並在他的禮拜堂講。其後我們又趕到厄爾錦。經過一個風景怡人，耕作良好的鄉村，當我們離開厄爾錦再向前行時，大雨驟至，一直下到我們抵達斯拜河。這斯拜河是我所看到的最急湍的一條河道。看見大船並無移動之意，我就踏上一條剛要開行的小船。約十分鐘就把我們帶過對岸了。我在福差波的旅店（又黑又髒！）等待朋友們把馬送來。在克德的旅店門口也同樣的骯髒，看來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的一個地方。但是我們都錯了，我們發現此地樣樣都很豐富。我們順便把濕衣服都烘乾了。

五月一日（星期二）

我騎馬到亞伯丁，在那裡過了這一星期。

五月六日（星期日）

晚上七時我在阿不魯德講道，全城似乎都振動起來了。

五月八日（星期二）

我觀察大寺院的一點遺跡。在北不列顛我沒有見過像這樣的古跡。我慢步計算，發現這寺院有一百碼長，寬度是按照比例配合的。西角的牆還有一部分存留著，可以看出它的高度與韋斯敏斯德寺約略相埒，南角過道的牆也依然兀立，頂上有一個大圓窗，聽說是那些狂熱的宗教改革家放火燒毀的。願神拯救我們脫離那種“改教暴徒”的手！

在蘇格蘭沒有別的城市像這城發展得那麼快，或建設得那麼高明。在兩年內有兩條新的街道，和另外一條的一部分已經建設起來了。這些街道是平行的，花園介在當中。所以每所房子都有花園，衛生與便利的問題都兼顧到了。

五月十一日（星期五）

我繼續前行，到了愛丁堡。十二日（星期六），我所收到關於此地情形的報告是很不愉快的。會眾數目和以往無大差別，但是前次我在此地時，團體有會員一百六十人以上，現在卻縮減到五十人左右。這就是一個傳道師在同一地方工作經年所產生的結果，況兼有了那位陶聖德先生的“辛勞”！

五月十四日（星期一）

經過十年的研究，我才知道所謂蘇格蘭高原的範圍。有人告訴我高原的地界是當你渡過泰河時開始的，也有人說是當你越過北厄斯克開始的；又有人說，當你渡過斯拜河就是了。其實他們都錯了。事實上，蘇格蘭高原並不以河流為界，而是堆石為界，從西南到東北，從海岸到海岸，即從前作為批克特族和古蘇格蘭族的分界，石堆以北都屬蘇格蘭，有些現在仍留存著。這一界限包括阿該爾郡，伯斯郡的大部分，馬累郡，和西北的諸郡。這一帶稱為蘇格蘭高原，因為它的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是山地。可是這一帶並不比北威爾斯，或英格蘭和愛爾蘭的許多地方更多山地，我相信也沒有比斯諾敦山或昆

布蘭的斯基門山更高的山。所以不能以“厄斯”語為分別低地和高地的特徵，也非以這一道河流和那一道河流為界限。泰河，伊斯克河以及斯拜河都流經蘇格蘭高原，非在高原南部。

五月十七日（星期四）

早上五時我和愛丁堡的朋友們珍重道別。

五月廿六日（星期六）

我從水道來到北比得克。回來的時候四隻大船結伴同行，我們竟使“山谷響應讚美神的聲音”。甚至流水的聲音也都改變了。

六月十五日（星期五）

從索斯克到斯多克斯利這一條路本來是非常之壞，現在修築得竟比許多收稅大道還好。地方紳士們曾用心籌畫，並募集款項，大加修整。他們在蘇格蘭已修造了好幾百里路，並穿過愛爾蘭的康諾得。無疑的在英格蘭他們也可以這樣做，不必因修造收稅大道而不斷地向窮人課收關稅。

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我們的傳道師勃寧飛德已離開我們，自立門戶去了。他離開循道派的理由第一是“他們到禮拜堂去”；第二是“他們主張全善的道理”。我熱切地請求團體的弟兄們把他交給神，不說他的好壞。

六月廿八日（星期四）

我騎馬到呼和的撒特克立弗先生的家。是在一個為高山所環抱的可愛山谷中。我站在他屋前的柔軟草地上（屋子是築在小斜坡上的），所有聽眾都沿著斜坡坐著。這是一個蒙恩的時辰！我相信有許多人“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並得到了“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我自己難於相信今天已進入六十八歲的高齡了。神的方法何等的奇妙！祂如何當我幼年時就看顧我！從十歲到十三四歲，我只靠麵包為生，且不多食。我相信這不但沒有傷害我的健康，反而建立了我的健康的基礎當我長大成人，因為讀企尼博士的書，決意節食，並且只以水作飲料。這又是使我健康的另一好方法。到了廿七歲左右，我開始咯血，這樣繼續了幾年，以後給好的天氣治癒了。後來又因熱病，幾乎不治；但終於使我比前更加健康。十一年後，我患了第三期肺病，三個月後神的旨意成就，這病又除去了。從那時至今，我不再有病痛之事。現在的我比四十年前還要健康。這都是神的作為！

七月五日（星期四）

六時我在陶格林，靠近扭斯伯利的地方講道。一切的美景都叫這時辰更加嫵媚：西下的夕陽，嫵靜的夜晚，草原和田野的綺美；在這當中，“柔滑的河流像一條蜿蜒的帶子”，對面
的小山和叢林：這裡是一群虔誠的慕道者，站滿山頭。還有那更美好的是“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和“聖者的安慰！”

七月七日（星期六）

我騎馬到葆山槐女士的家；她的家仍然是一個模範和榮耀的家！

七月卅一日（星期二）

晚上我在來色斯托的廣場上向一大群既醒和未醒的人講道。有人想來搗亂；故意使人在附近叫賣生魚。但他只是白費力氣，因為引不起人家的注意。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三章 一七七〇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正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〇年

十一月十日（星期六）

我得到一個傷心的消息，威特腓德去世了！這消息已由他的受託人證實了。他們請我十八日（星期日）在他的葬禮上講道。因此星期一我退到留伊蟬寫證道詞。星期日那天到托天罕院路的禮拜堂。許多人從本城的各角落趕來參加。起初我怕多數人不能聽見我的聲音，但神加強我的力量，連那些站在門口的人也都清楚聽見了。會場空氣嚴肅，靜寂得像夜間一樣。許多人顯得深受感動，所留下的印像是不容易磨滅的。

在會幕堂講道的時間原定于五時半，但三點鐘時全堂已擠滿了人，所以我就在四時開講。起初會場喧囂的聲音很大，但我一開始就靜了下來。我的聲音再度得到力量，除了受偶然發出的一些吵聲所影響之外，在場的人都能夠聽見。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五）

格林威治會幕堂的董事請我把那篇威特腓德葬禮的證道在他們的地方宣講。今天我就去了。這個屋子也還容納不了那麼許多聽眾。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三章 一七七〇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正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一年

正月二日（星期三）

晚上我在得伯特福又講關於威特腓德先生之死的題目。在每一地方，我盼望盡可能以尊敬的心來表示紀念這位偉大良善的人。

正月廿三日（星期三）

我不知道為什麼緣故她要到新壘去，且聲明“永不回來”。我不曾冷落她；我沒有趕走她。我決不請她回來。

正月廿五日（星期五）

我修改並謄寫了我的遺囑，盡可能說得明白，清楚，簡短，沒有多餘的話，只交代我留在世上的俗務該怎麼辦。

四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在老罕和阿得攏講道。

四月十四日（星期日）

我原定作露天講道，但大風雨把我們趕進屋子來。這所房子是一位熱心的人蓋的，這人把房子連同地皮都捐獻了。

十二月廿一日（星期六）

我碰到一位老朋友哈敦，我們已二十五年沒有相見了。我覺得時間並沒有改變我們，彼此都很開心，談話的情形恰如一七三八年在費特巷相遇的時候一樣。

十二月廿三日（星期一）

今天和以下幾天，若非有特別事故，我都在早上和我們的傳道師們聚集一個鐘頭；這和從前在牛津對我的學生所做的一樣。

十二月卅日（星期一）

為著弟弟的請求，我再一次坐下來讓畫家繪畫，這種令人煩鬱的事很自然地使我想起：

人是多麼脆弱呀，

他比自己的畫像善變多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三章 一七七〇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正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二年

正月十四日（星期二）

我與 S 博士很愉快地談了一個鐘頭；他在我現存朋友中是最早相識的一位。在一些小事情上他是一個卓絕的天才。他所用的傢俱幾乎都是他自己發明的（要不是整個，就是某些部分）。他家的屏風，各種檯燈，墨水壺，燭盤等物都是自己設計的。我相信若他更認真些，他必能發明世界上最好的捕鼠器。

二月十二日（星期三）

我念一本書，是一位忠實的貴格會信徒的作品，描述贖賣奴隸的種種恐怖情形。無論古今，在歷史上我還不知有類似的慘酷事件，他們所受的確比在回教國中被虐待的基督徒奴隸所受的更為殘酷。

二月十四日（星期五）

我開始多年來所計畫的一件工作，就是把我的著作更嚴格地編為一集，像書賈所做的那樣。是的，我應該因為神的緣故，正如書賈為著錢的緣故，把這部書好好地整理出來。

二月廿一日（星期五）

我遇著幾個朋友，他們在進行募款，為我買車，因為他們不願意我繼續騎馬旅行了。自從幾個月前受傷之後，我就覺騎馬不大自如。如果他們的計畫成功也好。否則我必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體力。

四月六日（星期一）

下午我在奧得含先生家喝茶。使我非常駭異的是那些一向爬在我身上，吸取了我的每一句話的小孩子們現在已進公立學校去了。在那裡他們放棄了宗教和端莊的舉動，只學一些驕傲，虛榮，裝作，以及一切和認識神及神的愛相違反的事。循道派的父母們，誰願意把女兒送進地獄的，就可送他們到時髦的公立學校去！

五月七日（星期四）

我把舍利先生帶走，但已經太遲了，他將很難復原。讓大家看吧（希望不再有毀滅自己健康的傳道人），這又是一位因過分地使用喉嚨而犧牲生命的傳道人。

五月十二日（星期二）

我在奧米斯敦，愛丁堡以南十裡路地方，向一大群極嚴肅的聽眾講道。我在牧師的家吃飯。這位牧師是一個有見識的老人，他真心為我們祝福。但一會兒他的態度改變了。H 公爵通知他未曾收到 H 夫人的一封信，信中提起我們是可怕的異端者，不必以禮相待。可憐呀！神的兒女為什麼要和魔鬼合作呢？

五月廿一日（星期四）

我到貝斯去，這個地方，當國王查理二世的恐怖統治時代是那些可尊敬的人的監獄；為了良心的緣故

他們喪失了一切，被囚於此。這是一塊為海所包圍的高大岩石，周圍約兩三裡，離了南地也有兩裡光景。劇烈的東風使海水翻騰，難於航行。當我們來到那唯一可登陸的地方（其他地方都非常險峻），我們費力地攀登陸地，用手和膝蓋爬行。這個堡壘，從殘留的遺跡看來，是一個不可攻克的地方。禮拜堂的牆壁和長官的宅邸都還相當完整。花園的牆還可以在那岩石上看見，當中有一口水井，牆的周圍有幾片草場，可養十八或二十只羊。這個小島的真正土著是一種索倫特種的鵝，約略像莫斯科維鴨子那麼大小，年代久遠，已繁殖甚多，住在岩石的旁邊。這種鵝的特性是每次只生一蛋，而且母鵝並不蹲下來孵化，卻拿一隻腳踏著（我們親眼看見），直到孵出雛兒來。當那邪惡統治的時代，被囚在這裡的聖人們曾發出多少的禱告！我們現在能享受法律上和宗教上的各種自由，應該怎樣感恩呢？

五月廿二日（星期五）

我們看了那著名的羅馬營寨，位置在一個山上，離城約兩三裡。這營寨為兩道又深又寬的壕溝所繞著，無論從那一面都是不容易進攻的。當克倫威爾將軍困處於山谷中，斷絕了糧食的時候，勒斯裡將軍和他的部隊駐紮於此。克將軍無路可逃，但以後為熱情的蘇格蘭人所救出。當勒斯裡將軍向山谷中進軍時，克將軍像刈草般地把他們都刈了下來。

六月二日（星期二）

我們以提茲穀的新比金。這裡的聽眾都非常注神，但未受大感動。從毗連的一個山頭上，我們可以望見威爾穀，是一幅很動人的佳景。有一道水晶般的小河流，河流的兩旁有慢慢隆起的綠色的草原和田園，遠近散佈著無數小房子，這些房子約有四分之三（若不是十分之九的話）是從循道派信徒到此地以後才繁榮起來的。從那時起，禽獸變成人，荒蕪之地變成為富庶之域了。

六月三日（星期三）

我特意和那些相信神已拯救了他們脫離內在罪惡的人談話，仔細地審察他們的行為。他們一共有二十人，當中十個男人，八個女人，兩個小孩。有一個男的和一兩個女的使我有點懷疑，其餘的人都有非常清楚的經驗，特別是那兩個女孩子，十四歲的馬加勒特和十三歲的薩利。可是她們兩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別，薩利是一個沉靜的女孩子，她的外表，言談和舉止，都像一個六十歲的婦人那樣的沉著。馬加勒特的性格剛剛相反，她有火般的熱情，臉部充滿著朝氣，看樣子好像是快要飛到天上去似的！主呀！但願她們兩都不至於玷辱你的聖名！否則請在她們潔白無瑕的時候把她們召回你的身邊。

六月四日（星期四）

五時我和此地這些可愛的的朋友們告別。當我注視他們的時候，奇異地會看到這許多美麗的臉孔，是從前在會眾中所未見過的，尤其是許多小孩子，約十三四人（多數是男孩）正坐在我的面前。我知道他們所表現的美主要是由於蒙受神恩，而不是出於自然。因為他們內心有屬靈的光彩，這光彩從外表放射出來。

在進一步詳述神在此地的工作之前，讓我稍為回顧當初的情景。在威爾穀的這一地帶，多數的人是靠鉛礦為生的。一七四九年胡柏先生和不腦先生來此地佈道，沒有發生什麼作用：既沒有反對他們的，也沒有接待他們的。雖然如此，第二年的春天和夏天，胡先生仍再數度訪問此地。靠近秋天時有四個人與神和好了，他們同意經常聚會。耶誕節有兩位阿蘭谷地方的勸士決定訪問威爾穀。當他們要進入這地方時，他們在雪地上跪下，懇切祈求神感動義人的心，願意接待他們。果然在第一家的訪問他們

就受到歡迎，在那家住了四天。他們講道大有能力，許多人覺悟了，也有些人歸信神。勸士當中的一位是羅威爾先生。以後他們繼續訪問，整個冬天都不間斷。翌年初夏，約有二十個靈命活躍，信心鞏固的人聚會。從那時開始，人數逐漸增加到三十五人，這數目維持了十年之久。後來米葛特在他們中間工作，大大地奮興了他們，所以他們的數目驟增到八十人，但四年之後又減少到六十三人。後來又再增加，到八月間已經有了一百二十人。

從兩方面說這團體是很卓越的：其一，他們對傳道師們在各種需要上的供給是非常慷慨的。其二，他們對婚姻的問題一向特別謹慎。他們一向在彼此間通婚，不是為著金錢的緣故，而是以美德為重。他們在恩典上既然同負一軛，也就比較容易共同負起婚姻生活的軛了。在訓練兒童的事上，他們也都彼此協助，神顯然因此賜福於他們；在多數的家庭中，十歲以上的兒童多數歸信神，所以保羅對提摩太所說的話也同樣可向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說：“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和你母親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同時，他們的領袖都是正直的人，熱心神的事，在禱告方面大有恩賜，而且因為他們的有恆的練習，他們的能力不斷地增長。傳道師每兩星期只訪問一次。他們雖然沒有傳道師或勸士，但仍然每晚聚集，在一起唱詩禱告。

去年夏天神的工作再次復興，慢慢地進展，直到十一月底。然後神開始以非常的方法顯出祂的能力。那些不認識神的人覺得有如利劍在刺著他們的骨頭，使他們禁不住大聲呼叫。那些已認識神的人因充滿著說不出的喜樂，也同樣高聲發出讚美與感謝的話語。那些尚未醒悟的人現在有了深刻的悔悟，以致他們啼哭的聲音壓住了所有其他的聲音。對這些哀慟的人，惟一有效的方法是個別地勸勉他們，鼓勵他們倚靠基督，而這種工作並不是徒勞的。有許多跪著或僕倒在地上的人忽然仰起頭來，從他們的面容所表現的，可以看出保惠師已臨到他們。這些人立即散佈到那些尚在憂傷的人當中，他們一面讚美神，一面勉勵大家不可延遲地來到這位何等慈悲的救主面前；許多到那時候仍然毫不動心的人，也因此覺得刺心，他們的靈魂忽然陷入於苦楚中，發出悲惻的號哭。由於許多人這樣賡續不斷地號哭，或不斷地表示喜樂，往往使聚會延長時間，有時要延到晚上十時或十一時才能散會，甚至有時候延長到翌晨四時。

這種工作，從許多方面看，確和幾年前在厄波敦的情形一樣。可是也不完全相似，如果我們再注意下述的情形：

他們一共有四十三個小孩，當中三十個小孩已在神的愛中享受喜樂。神在這裡所用的工具是一位年青的女教師；她是所有信徒的模範，她的學生當中有一個叫腓比的女孩子，年紀只九歲半，是一個智力非凡的小孩；還有嫻娜十歲，滿有信心和愛心；亞倫，還不到十一歲，聰明沉著，和成人一樣；撒拉斯密，只有八歲半，但嚴肅老成，好像一個五十歲的婦人；撒拉摩勒十四歲，是她們這一群的小母親，態度嚴謹，總是在看顧其餘的小孩，並在愛中建立她們。

七月十四日（星期二）

今天在薛飛德講道；十六日（星期四）在若撒罕講道；十七日（星期五）在哈特飛德講道。不久之前此地有一個法官向一位本地傳道罰款，據說所根據的是宗教秘密集會法案。三四年前肯德地方也有一位法官這樣行過，但他卻因此損失了好幾百鎊的鉅款。

第二天我在厄普衛司休息。

八月十四日（星期五）

中午的時候，因應老朋友嚇雷斯之請，我在脫勒米加講論“進窄門”的道理。我們覺得我們的心有如當初一樣地交織在一起。他說：“我一向容忍這般淘氣的無知的少年人（通常稱為學生），直到的良心再也無法忍受。他們宣講那無恥的‘定罪論’和那無底止的廢棄道德律論的道理，所以我不得已當面，甚至在公共場合，反對他們。”他們之如此傳是不足為奇的。對這些未成熟的小毛頭，既缺明智，又少學識，亦無經驗，還能夠希望他們做出比這更好的事嗎？

八月廿一日（星期五）

八時我再講道一次，然後騎馬回到西哈福。中飯過後我們趕到渡頭，但船夫無意立刻把我們送過對岸。因此我坐在一塊舒適的石頭上，寫完我的那本小冊子。幸而我仍能準時到達盆不魯克，並在市政廳講道。這次的機會是很好的。

在往肯德的路上，我讀了達爾倫波爵士的革命紀事。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三章 一七七〇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正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三年

正月一日（星期五）

我們照例莊嚴地向神重新立約。四日（星期一）我開始整理我的一些書信及檔。其中有一封信大概是一百五十年前（一六一九年）我的曾祖父寫給他那位將在數日內同他結婚的未婚妻的。有幾封是我和弟弟在學校念書時寫的，也有好幾封是當我們在大學念書時寫的，這些信件充分地證明我們在青年時期就已立定的志向。

二月二日（星期二）

衛布隊長在方得裡講道。我實在佩服神的智慧，祂按照人們的不同愛好，栽培出不同作風的傳道師。這位隊長活潑熱誠，雖然不很深刻，仍能吸引許多聽不慣比較高深道理的聽眾。不少人受他感動，有的因此稱義，也有些在愛中蒙建立。

七月廿一日（星期三）

我們的季會在倫敦舉行。會中我發現我們的進款不足以應付開支，甚覺驚異。我們已再次負了將近兩百鎊的債。至於我個人的帳目則更為惡劣。我和許多作家同樣地勤于寫作，可是七十年來我勞苦所得酬報是一筆五六百鎊的債務。

八月廿八日（星期六）

我回到布裡斯它。

九月十日（星期五）

我到了京斯武德，調查幼童的情形。有些孩子們和神很接近，有些則不然，是處在沉鬱中知道今晚他們將在校中自行禱告，我特意下去，為著不願意驚動他們，只站在視窗觀望。有兩三人先走進去，後繼的人逐漸增多，直到有三十多人聚集在一起。這種情形我過去不曾見過，以後也不再見到。

九月十二日（星期日）

奧文女士班上的四個學童請求准許他們參加聖餐。我個別地和他們談話，覺得他們在神愛中不斷地有著喜樂，他們證實了我所得到的報告，就是說星期一日的聚會全群中只有一人未受感動，而其他的人都以堅定之心說“主呀，你知道我是愛你的。”我認為小孩子們能夠這樣，在英國近數百年來的歷史上是僅見的。何等奇妙，神已“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

九月廿九日（星期三）

在盆斯福講道之後，我就到普不魯去，第二天早上分出一些時間和那些可愛的小孩子們在一起。那些最近才受感動的孩子們似乎並沒有失掉他們所已接受的，有幾個顯然在愛所造成的信心中大有進步。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三章 一七七〇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正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七四年

正月十一日（星期二）

我開始在城東挨家訪團體的會員，我知道牧職中沒有比此更為重要的工作，但這種工作是非常艱苦的。

因此我覺得很難勸說工作人員，甚至我們的傳道師，來擔負這種工作。

三月廿九日（星期二）

在賴蔭河邊的新壘市市長，一位嚴肅而有見神識的人，請求我住宿在他家裡。我被約請到市場上（因為我們的房子太小）講道。許多人很快地就集合一起。他們把詩唱錯了調子，開始唱出猶大馬加比進行曲。他們當中許多人嗓子很好，技術也不差，我似乎不曾聽過這樣好聽的聲音，確實是很合旋律的；可惜的是當中夾雜著一個醉漢的吵鬧聲，但不久他給人家架走了。

四月十五日（星期五）

我在周便特剛蓋好的一所宣道所講道。這地方不久之前是一個獅子穴，但現在他們都安靜得像羔羊一般。第二天在柏立的新屋聚會，聽眾亦甚安靜。

四月十七日（星期日）

我騎馬到哈黎法克斯。這種鄉村教堂是我前所未見的。我想除了約克每斯德之外，在這一郡沒有一個這樣大的教堂。可是這教堂仍人容納不了那麼多的會聚。

當我在李弗博士家吃飯時，有一個人從哈得茲飛德來，告訴我當地主任牧師希望我能在教堂內講道。李弗博士讓我用他的馬，還有他的僕人伴我同行，我立即出發，馬走得快，到達教堂時主任牧師正在宣讀詩篇。當地居民在我抵城之前不知我將來此，但一會兒工夫聽眾已擠滿一堂。我向他們毫無保留地講論，盡我最大的力量。

四月十八日（星期一）

希柏同斯多的牧師派人來信，表示歡迎我到他的禮拜堂講道。爬上那峻峭崎嶇的山巔真是好不容易。當我們抵達山上時，大風幾乎把我們卷走。禮拜堂已坐滿了會眾；他們來此並非出於好奇，而是出於誠懇慕道，否則誰肯冒著暴風雨上山？晚上在厄武德的聚會照樣大蒙恩賜。

四月十九日（星期二）

何謨斯夫人年來纏綿床榻，為疾病所困，托人請我到她家講道。我去了，站在過道上講，不但她能夠聽見，所有站在另一房間的人也都能夠聽見。

六月一日（星期三）

我到愛丁堡去，第二天個別地檢察團體的會員。看見他們從上次我離開此地後，頗有進步，心中殊覺愉快。許多人有很健全的靈性經驗，是這團體從前所沒有的。晚上我向一群很有教養的人講道，心中極為興奮。四日（星期六）在愛丁堡的證道，我很自由地引用以西結所說的枯乾骨頭的異象。在我回家的路上，有兩個人跟著我，其中一人說，“先生，你已喪失自由，我從保安吏得了拘票，要把你送進監牢去。”起初我以為他在開玩笑，後來才知道事情是嚴重的。我請一兩位朋友同往，當我們住進監牢附近的一所房子以後，我要求長官出示拘票，始知控訴人為蘇特蘭，曾一度為我們團體的一份子。他在控書中聲述：“查散得蓀為約翰衛斯理的傳道師，偷竊原告之妻現款一百鎊，貨物價值約三十鎊，並恐嚇原告之妻，使他發瘋。因此原告喪失妻室之協助，業務虧損達五百鎊。”

在保安吏可克本的面前他請求：“約翰衛斯理和散得蓀為逃避訴訟，準備逃奔出國，特請求發下拘票，搜捕監禁，保證出庭應訊。”保安吏准其所請，發下拘票。

但為什麼監禁約翰衛斯理呢？並沒有人控告他什麼大小罪名。除了散得蓀講道與他有關這一點之外，

還有什麼呢？保安吏豈不是令人駭異地忽視了這一點嗎？

蘇特蘭先生憤激地要求負責長官立刻把我們送進監牢。可是，他終於同意等待我們的兩三位朋友前來保釋我們，並擔保我們於本月廿四日出庭應訊。散先生那天親自出庭，審訊結果，原告被判罰款一千鎊。

六月十一日（星期六）

我出發到達爾斯去，中午在窩爾新罕講道，晚上在威爾谷靠近宣道所的地方講道。

六月十二日（星期日）

早上和下午大雨把我們關在屋子裡。其後我接見這團體所剩下的幾個可憐的會員。但我那兩個可愛的孩子，馬加勒特和薩利都沒有來。從前我所看見的那整排的孩子們，如今四人當中已有三人已漠不關心了。晚上我派人找到馬加勒特和薩利。馬加勒特來了，我發現她幾乎已恢復過去的信心，行走在光明中，對前所喪失的一切可望重新獲得。薩利則斷然拒絕見我；她逃避，最後給找到了，淚如泉湧，等於是被強拉進來的。但是我無法使她看我一眼，亦無法聽她講一句話。她好像已沒有一點希望。然而，她並非在神權力之外呀！

我進行調查兩年來神偉大工作在此地大大衰落的原因，發現有幾件值得注意的事：第一，沒有一位繼任的傳道師能夠像父親般地培養幼兒。第二，哲因原是這工作的一大工具，可是在她結婚以後，她被阻撓和小孩子們接近。再也沒有別人能夠像她那麼用心地看顧他們，所以他們紛紛跌倒。第三，團體中大多數最活躍的會員是單身男女，其中有幾人在短時間內陷入於超常的情愛中，使神的靈憂傷，因此神離開了他們。第四，團體中有些人輕蔑神的工作，把成聖的大作為當做是一種妄念。因此他們使一些人傷心，使一些人發怒，結果兩方面都軟弱下來。第五，因此許多人的愛心冷淡了，傳道師們沮喪失望了，嫉妒，憤激，邪惡的疑念，越來越多。現在已有了一點兒復興的氣象，但願神幫助。

六月廿日（星期一）

九點左右我和胡柏先生及斯賓先生出發到霍斯利。我把斯密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孩子帶到我車上。離城兩裡光景，剛來到了山崖，不知何故，兩匹馬突然向山下飛馳，有如箭出了弦似的，一會兒，馬夫從御座上摔了下來，馬則全力疾奔，有時走在深溝的右側，有時走在左側。有一輛貨車迎著上來，但它們卻準確地閃了過去，好像有人在駕禦似的。山麓有一道狹窄的橋，他們從容地從正中走過去，以同樣速度奔向另一個山頭。路上遇到許多人，但都讓路給它們走過。近山頂上有一個通到一家農場的門開著，它們也拐彎穿過，兩旁的柱子都沒有碰著。我心想：農場另一頭的門是關著的，它們該會停下來吧。可是它們竟也沖了過去，有如穿過蜘蛛網似的，繼續疾馳，又穿過了麥場。那兩個小女孩子哭著喊：“公公呀，救救我們！”我告訴她們說：“不要怕，不會傷害你們的！”我那時覺得無憂無驚（感謝神！）正如坐在我的書房裡面一樣泰然。馬再往前飛奔，一直來到一個懸崖，那個時候斯密先生（他起初追不上我們）放馬走進當中，這才使這兩匹馬停住。假設它們再沖上幾步，我們都要掉進深谷去了！

我相信在這事上善和惡的天使都在工作，有多少事情我們現在不知道，但往後我們是會知道的。

六月廿八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我七十二歲的第一天。我在思想為什麼我會覺得體力壯旺，和三十年前一樣？為

什麼我的眼力比前更好，我的精神比前更健全？為什麼我竟沒有老年人的一些通病（我在年青時代倒有幾種疾病）？我想最大的原因是神的美好旨意，祂照祂所喜歡的行，而我所以保持健康的方法不外是：第一，五十年來，我每天清早四時起床；第二，我經常在早晨五時講道，這是一種最有益健康的操練；第三，水路和陸路，我每年至少旅行四千五百里。

十月三日（星期一）

今天，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審查布裡斯它團體的會務。

十月六日（星期四）

我接見團體中那些將在下屆選舉投票的人，勸告他們：第一，不接受任何金錢或酬報，選舉他們認為最合宜的人；第二，對那些他們不願選舉的人不說壞話；第三，謹慎約束自己，不攻擊那些反對派的投票人。

十月九日（星期日）

晚上天氣溫暖晴朗，我在新廣場講道，機會是很好的：

“溫和的話語，好像在空中飛著。”

也像“浸入於羊毛中的露水。”最近我們有許多類似的好機會，幾乎每天有一兩人得到平安，尤其是年輕人和兒童，他們豈不將成為下一代中的光榮嗎？晚上我們有一個莊嚴的好機會，和神重新立約；這種蒙恩的方法為什麼在羅馬教或新教中很少採用呢？

十月卅一日（星期一）

今天和往下幾天，我訪問倫敦的團體。十一月四日（星期五）下午，約翰丹茲，（他和我們同工傳道已有多年）說：“我疼愛西街的弟兄姊妹們，甚至願意與他們同生死；我今天覺得身體不大舒服，但晚上我必仍然和他們聚會。”他果然去了，開始講論：“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來就我。”講了十分鐘到十二分鐘之後，他忽然僕倒地上，不能再說話了；他的靈魂已回到神那裡。

我覺得約翰丹茲的天賦可與牛頓爵士的天才相比擬。試舉幾個例子說：當他在學校念書學習代數時，有一天他向他的老師說：“先生，我能用一個比書上更好的方法解決這一命題。”起初他的老師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但試過之後，果然成功。有一次他父親差他送一個鐘到新壘修理，他看見了修鐘匠所用的器具，和他怎樣把鐘拆散了又裝回去。回家以後，自己先做器具，然後製造一個鐘，和城裡任何真鐘匠的製品一樣好。我想這種天才在歐洲是不常遇見的。

另外可以證明他的天才的一個例子是三十年前，有一天當我在剃鬚子時，他正在修削一根棒子。我問他在做些什麼，他說，“我正在刻畫你的面像，準備鐫刻在一個銅盤上。”果然，沒有任何指導，他自己已先制好了器具，然後鐫刻銅盤。他所刻的第二個畫像就是印在新約聖經註釋卷首的那一張。這種例子恐怕是全英國，或全歐洲所沒有的吧。

在過去幾個月中，他和神的交通比他生命中的任何時期都更深刻。最近他常常說，“我非常喜樂，簡直不知該怎樣活，我所享受和神之間那種團契，是我當初以為不可能在這世界上得到的。”現在，經過長久的病痛，窮困和掙扎後，他已完成了他五十二年的任務，光榮地放下了他的重擔，進入於他的主的喜樂中。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經過一天的辛勞，我照慣常的時間（九點半）上床休息。我告訴僕人我必須在三時起床，因為挪利支的車四時就要出發。不久，聽見有敲門聲，比我預定的時間還早，但我也就起身整裝。後來看一下表，才只十點半鐘。我正在踟躕該怎麼辦，忽聽見下面有許多噪雜的聲音，往視窗外的院子一望，外面有如白晝一樣的光亮，許多火花正在屋子的周圍飛舞。這屋子的上半部都是木頭蓋的，就像引火物般的乾燥。靠近我們的一個大木料場已全部著火了，西北風正在把火焰吹向方得裡來，施救無門，因為找不到水。我自覺不能幫什麼忙，就檢起我的日記和檔，退到一個朋友家去。我並不畏懼，只把這事交托在神的手中，知道凡祂所行必然是最好的。不一會兒西北風轉了方向，成為東南風。我們的抽水筒供給救火機大量的水，因此在兩個鐘頭之後，所有的危險都過去了。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三章 一七七〇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正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五年

四月二日（星期日）

六時左右，我們在愛爾蘭的丹裡利登陸，九時至十時之間抵達白弗裡亞街。九日（星期日），聖巴特裡克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會吏長請我上到臺上幫他執行聖餐禮。這也是消除那些熱心國教者之偏見的一種方法。十日（星期一），我開始旅行全國。

四月廿六日（星期三）

我往瓦多福特去，在那裡兩把我們趕進宣道所。這是自我離開英國以來所看到的最髒，最可怕，最庸俗的宣道所。第二在我到露天地方講道，有許多聽眾前來參加。我原計劃第二天一早離開，但心想以後或者不可能再有這麼好的機會（當地高原聯隊的陸軍少校和他的幾位軍官站在我的背後，許多士兵在我前面，警衛兵站在廣場的進口），因此宣佈明天早上十點和下午四點將再在此地講道。

五月十七日（星期三）

我在裡摩黎克審查當地團體的會務，這團體現有會員一百零一人，比兩年前少了七人。這種情形使我覺得奇怪：由於弟兄們的明智和穩重的行為，此地對十字架侮辱的事豈不是已近於絕跡了嗎？我想他們所需要的是熱情，他們心靈沒有熱力，所以人數不能增加。

五月卅一日（星期三）

我們趕到達格橋，已有許多聽眾等著。他們都顯得異常嚴肅誠懇，有一種奇妙的革新精神佈滿在周圍好幾裡的這一帶地方。外表的邪惡已消滅了。許多人，無論老少，都見證說神國已建立在他們當中。

六月一日（星期四）

我抵達倫敦德黎，六月四日（聖靈降靈日），主教講了一篇論“褻瀆聖靈”的富有教益的道理。六日（星期二），他請我吃飯，並告訴我：“我知道你不喜歡我們的時間，所以我吩咐在兩點到三點之間開飯。”我們吃了一塊煮牛肉，和一碟英國布丁，確是一頓很得體的飯。這位主教的動作行為非常爽直，在主持公共崇拜事上是很好的模範；在一切善工上他都表現出豐富的力量。

六月九日（星期五）

我在某紳士家住宿，他給我看一朵花，這花早上放蕊，是一種大而美麗的雪白色的花，可是每一朵花到晚上就萎謝了，每天花開花謝。這種短命的花和那種短命的蜉蝣正是一對。

六月十三日（星期二）

今早我覺得不大舒適，以為過一會兒就會好的。下午因天氣酷熱，我躺在拉克先生可克山果園的草地上睡。四十年來我已習慣於這種睡法，不曾出過什麼毛病；只是我從來不以面伏地而臥；今日在不覺中卻以俯伏的姿勢睡著了。醒後覺得有點兒不正常，但仍然很輕鬆地向一大群人講道。以後覺得更不舒服了；在往德利安維去的路上，我奇怪為什麼不能夠專心看書，連三分鐘都不行，思想仿仿佛佛，可是到了晚上講道的時候（雖然是在露天，風不住地往我頭上吹），我的心神和平常一樣地又鎮靜下來了。十六日（星期五）在往盧庚的路上，又覺不能集中思想看書，然而當晚在帕拉得講道時心神又完全鎮靜了，雖然那時雨下得很大，對我的頭部不大相宜。到十七日（星期六），我不得已差人請羅斯大夫前來診視，他是一位學識及經驗均極豐富的醫師。

我現在不知道該怎樣決定。應該上里斯本去呢還是繼續前往都柏林。我的朋友們怕我受不了那麼長的旅程。後來我直接往德里耶基一位紳士家去，他家傍山，離里斯本約三裡路。我的體力不支了，躺臥床上，我的記憶和體力漸漸消失，頭腦也不清楚了。當我看見加爾女士坐在我的床邊，瞧著坐在另一頭的她的母親時，我心裡只浮現著這幾句話：

“她坐著，像一尊堅忍的石像，
在愁慘中微笑！”

但我仍不感口渴，呼吸也不難，從頭到腳都沒有痛苦。

以下兩三天的事我都不曉得，雖然活著，卻等於是死了。只記得喉嚨非常幹，說不出話來。但是不拉福以後告訴我星期三那天說過：“明天這個時候之前就能決定。”

廿二日（星期四）晚上，不拉福來見我，遞給我一杯東西，說，“先生，你得喝這個。”我心想，“只要我能咽吞，我是要喝的，為著讓他高興。這對我既沒有好處，也沒有壞處。”喝下後我立刻嘔吐了一陣，心開始跳動了，脈搏又走了，從那時起我這垂死的病徵減輕了。第二天我能起來坐著幾個鐘頭，並能在房間裡行走四五次。星期六我整天坐著，在房間來回走了好多次，不覺得累。星期日，我能夠下樓，能夠在客廳坐了幾個鐘頭。星期一我可以走出房子；星期二乘車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星期三，信託神，我竟出發到都柏林去，朋友都很驚奇。

七月四日（星期二）

覺得自己稍為強健了，就作病後的第一次證道，相信多數人都能夠聽見我的聲音。星期四又講道，聲音雖弱，卻很清楚，所以在星期日大著膽子講了兩次，竟不覺絲毫困累。十日（星期一）起，又開始我正常的佈道工作，每天早晚兩次。

八月一日（星期二）

我們的會議開幕。因為接到好幾封信，指摘許多傳道師不配做傳道的聖工，並說他們“既未蒙恩，也沒有才能”，因此我決意盡可能詳細審查這種嚴重的指摘。為著這目的，我在會議中宣讀這些信件，並請求每一會員坦白提出他對別人的意見或批評，然後對這些所提出的加以審慎的考核；有二三比較難於解決的事件就指派委員會負責處理。結果，我們都深信前述種種指摘都是毫無根據的。也相信神真的選派了這些工人到祂葡萄園中工作，並且叫他們都有勝任。因此我們比過去許多年來更加緊密地團結一起。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我在所作忠告美洲殖民當局一書中加進了一些材料。誰都不必懷疑我寫這本書的動機。請他舉目觀看，今日的英國正處在火焰當中，一股猙獰猖獗的火焰正向著國王和幾乎所有國王的臣僕燃燒。我要奮力撲滅這火焰，每一個忠實的愛國者豈不當一同努力？如果雙方面那些雇庸的作家們要以他們本身的立場來批評我，那我是沒有辦法的。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四章 一七七六年正月至一七七九年八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六年

正月十四日（星期日）

在我上西街禮拜堂去的路上，馬車的彈簧忽然斷了，幸而馬及時停住，使我能毫無困難地下車。本星期和往下的一星期我儘量利用閒置時間來完成英格蘭史略一書的寫作。預料這書一定會受人攻擊，因為有許多部分我的意見相當特殊，尤其是對那幾位一向為史家貶評的人物如理查三世和蘇格蘭女王瑪利等的描寫。但是我必須按照我所認為對的下筆；雖然我仍然期待著，並願意採納更正確的材料。

正月廿八日（星期日）

我被約請到倫巴特街諸聖堂宣講有關慈善的道理。一七三五年，約四十年前，我曾在這禮拜堂講道一次，是應該堂委辦的熱切請求而往的；當時許多人都和我一樣，特意要去聽嚇林博士演講。那是我沒有帶著講稿上臺講道的第一次經驗。

三月一日（星期五）

因為方得裡堂不一定能夠讓我們長久應用下去，所以大家聚議建造一所新的禮拜堂。向市政委員會申請地皮的呈文也已經送上去了。但是我不知道這件事要耽擱多少時候，所以決定照常開始我的巡遊工作，只是答應無論何時，若接到申請已獲批准的通知，我必回來。

四月七日（星期日）

復活日早上七時的聚會曼徹斯特的宣道所剛夠容納會眾。但下午的聚會就不得不改在露天舉行了，因為有成千成萬的人蜂擁而至。我站在一個很好的地點上（正面對著病院），勉勵這許多聽眾“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四月卅日（星期二）

晚上我在康尼一個廣場上向許多人講道。大家欣然領受神的道。我很少看見像此地男女老幼會眾在聚會時站立的那種姿勢。這城在三十年前沒有一個循道派的信徒能夠露面！第一個來此佈道的是真尼，他偶然騎馬經過此地，給許多瘋狂的暴民拉下馬，枷了起來。他乘這機會懇切地勸勉大家“逃避將來的忿怒”。

五月六日（星期一）

在考克穆斯和威格頓講道後，我再到卡來兒向一群態度誠懇的聽眾講道。在這裡遇見了一個絕頂天才，是一個從四歲就瞎了眼睛的人，他能夠紡織絨線，在自己製成的織機上紡織帶花的天鵝絨，並且把自己的名字織在天鵝絨上，他亦能織制自己的衣服，製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器具。幾年前他把自己關在禮拜堂的琴樓裡，觸摸了風琴的各部分構造，後來自己製造一架風琴，據內行的人說，是一架很好的風琴。以後他在這琴上自己學習彈奏讚美詩，聖歌，獨奏聖樂，或任何他曾經聽過的調子。我親耳聽過他彈奏好幾曲，也有非常複雜的獨奏曲，都很準確。我想在全歐洲都很難找到樣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史特朗。可是如果他不認識神，這一切又有益處呢？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

我在阿不魯斯參加一個封立聖職典禮。這聚會差不多延長到四個鐘頭之久，但我並不覺累。當然的這是一個非常莊嚴的聚會，只是相當沉悶。

五月十七日（星期五）

我抵達亞伯丁可說正合時宜。十八日（星期六），我閱讀約翰孫博士的西島遊記。這是一部很奇特的書，作者那高明的手筆很令人欽佩。並且這書描述忠實，雖然在某些方面有人以為他對本地的批評過於刻薄，但我認為他並沒有這種存心。

五月廿四日（星期五）

我回到阿不魯斯，在格黎先生的家投宿。畢竟我們也有受尊敬的時候！在英倫三島我們很少遇見像此時此地所看見的。沒有人反對我們，每個人似乎都在為我們祝福！

五月廿七日（星期一）

我訪問聖安得烈城。這城一度為全國最大的都市。從前的規模比現在大八倍，商業極為繁盛。以後因海水從東北衝擊，逐漸摧毀了這個港口，連帶破壞了本城的商業。結果是原有的街道現在都變成草地和花園。留下的還有三條寬廣的，筆直美觀的大街道，都是朝向那古老的大座堂的。這座教堂從它殘存的斷垣看約有三百多尺長，其寬度和高度悉成比例，看起來比約克大座堂還要大，最少和英格蘭的任何大座堂有同等規模。另一所禮拜堂（以後用來代替那古老大座堂的），為一一二四年所建造的。大座堂旁邊的一座尖閣，據說已有一千三百年歷史了。

六月廿八日（星期五）

我現在已七十三歲了，比起我二十三歲時更有講道的能力。到底神應用什麼天然方法來造成這奇異的結果呢？第一，每年有四千里以上的旅行，不斷地操練，不斷地更換空氣和環境。第二，經常在清晨四時起床。第三，任何時候想睡就立刻可以成眠。第四，生平未曾失眠過一夜。第五，兩次嚴重的熱病和兩次肺病，雖然是很苦的病症，但對我的身體卻有著奇妙的功用，幾乎把我的體質改變得有如嬰兒的體質。最後讓我補充一點：就是我的平衡的情緒。我雖有一般人的感覺，也能憂傷，但是感謝神，我不曾為任何事情苦惱，相信“地上所有的幫助都是祂親自賜予的”，而祂對我如此施恩是祂垂聽許多人的禱告的結果。

七月十八日（星期四）

我在諾定昂講道。因為時間很迫促，遂在中午乘馬車出發，第二天（星期五）晚上來到方得裡會見委員會諸弟兄。

八月二日（星期五）

為建造新禮拜堂，我們舉行初次的捐獻。在這一次聚會和往下的兩次聚會中，樂捐的數目已達一千鎊以上。

八月四日（星期日）

因為有許多傳道師到城裡來，我乘這機會以今日的書信經文來提醒他們：“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神以這話感動了許多人的心。下午在摩爾飛德向幾千人講道，論述使徒行傳第二章三十二節：“這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八月六日（星期二）

我們的會議今天開始，九日（星期五）結束。我們以星期五作為禁食禱告的一天，一面為我們自己的國家，一面為我們在美洲的弟兄們禁食禱告。在好幾次會議上，我們都表現出很大的愛心和合一，但這一次會議的成功卻在歷次之上，一種普遍的嚴肅和莊重的精神是前所罕見的。十一日（星期日）四點半左右我就出發，星期一十一點半來到布裡斯它。

弗裡特撒先生的病已減輕了，我提議他同我一道旅行到康瓦爾去，相信一個四五百里的旅行最能幫助他恢復健康。可是他的醫生不同意這看法，只好作罷。

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我在湯吞講道，然後和布朗先生到京斯敦去。那座又大又古老的牧師住宅就在墳場旁邊，很適合一個有思想的人居住。在這裡遇到一個牧師——可克博士——是從前牛津耶穌學院的自費生，他特地走二

十裡路來此。我和他談了許多話，建立了彼此的關係，相信這種結合永不至於中斷。

八月廿七日（星期二）

中午時候我在托魯羅那片連接著貨幣製造局的廣場講道，晚上在麥維疑色的一片空地上向當地多數的居民講道。在此地我見到一種罕有的現象，就是信徒在商業上的經營雖甚發達，而在聖潔生活方面並不減退。

九月二日（星期一）

我在往厄克協特的路上讀了一部傑出的散文，書中的幾種看法是我從前所未曾想到的。特別是談到現在小麥的價格若是比革命時期漲高兩倍也不能算昂，原因是我們現在所有的通貨已比從前多出兩倍了。而且若其他物品的價格都增高兩倍，小麥的價格也應當同樣增高。雖然通貨數目的增加促成了物價上漲，但實際上物價並不比從前高。因此若向國會申請平抑物價，就等於是要他們做那不可能的事，不會有什麼結果，徒然鼓動人民起來與政府為難而已。

七日（星期六）我到布裡斯它去。

九月九日（星期一）

我開始很久以來所想做的事，就是每天最少撥出兩小時，挨家訪問會員。在訪問當中發現所有的人都能坦白誠實地說出他們俗世和靈性方面的情況。要不是這樣，我就無法知道神在他們當中曾有過何等的大作為。我覺得他們當中很少遺憾的事，卻有許多是應當讚美神的。我又看到一種情形，是當初沒有料想到的：在訪問羅福門外許多家庭（就是最貧窮的那一帶地方）時，我不曾遇見一個失業的人。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五）

我們詳細研究建造倫敦新禮拜堂的幾種計畫。大家同意其中的計畫之一，立即決定請測量師把詳細的設計繪畫出來，並估價全部費用，然後制就計畫書，分發給那些有意承包建造任何部分的人。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為全國的齋期，非但全城遵守，全國的人也都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守節。若神現在使我們興盛，我必不引為奇異了，因為我們終於並不拒絕承認“那審判地上的神”。

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二）

我們以嚴肅的心讚美神在本國的一切作為，來結束這一年度。自從一七三八年我和我的弟弟開始傳那因信得救的新奇道理以來，神的工作未曾有一年或一月的間斷。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四章 一七七六年正月至一七七九年八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七年

元旦（星期三）

我們照常例聚集，與神重新立約。

正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乘機會每天早上以一個鐘頭的時間和傳道師聚集，正如我在牛津時和我的學生聚集一樣。我們不但在知識上盡力追求進步，並且“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正月十五日（星期三）

我開始訪問我們那些住在伯大尼格林村的會員。他們當中許多人的那種窮困情形，若非親眼看見，是很難使人想像得到的。嗚呼，敬畏神的富人們為什麼不常常來訪問這些窮苦的人呢！難道有別的地方，更值得他們把空閒的時間花上去嗎？實在說，沒有一件工作會比這更有意義。有一天他們將曉得“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第二天我訪問另一部分的會員，所看到的又是另外的一種光景。我沒有見過那樣悲慘的情景，不，甚至在新門的監牢裡也看不見：有一個可憐的人剛剛從病床上爬起來，走近他那衣不蔽體的妻子和三個襤褸不堪的小孩，真是一幅饑荒的圖畫！那時候有人帶來了一塊麵包，他們都跑過去，搶著那麵包，一會兒啃得乾乾淨淨。像這景況，誰不因為有另一世界的盼望而歡欣呢？

二月三日（星期一）

聽見布裡斯它發生紛擾的事，原因是某些人發言謾罵政府。我立刻乘驛車下去，星期二晚上嚴厲地以下面的話訓誡他們：“你要題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不要譏謗人。”

有人屢次試圖在本城放火，因此引起人民普遍的恐懼。五日（星期三）我向許多聽眾宣講，引用下面的經句：“災禍若臨到一城，豈非耶和華所降的嗎？”星期四我寫了一篇告英國人書。

二月十五日（星期六）

第三次接到催促的信，我就背起十字架，到獄中探望杜得博士。他雖然非常激動，卻完全順服神的旨意。杜得夫人所表現的也同樣適當。我相信，神必使這邪惡事件結出善果。十八日（星期二），我再次訪問他，看他心情仍佳，以安靜之心把自己交給神，讓神決定一切。

三月二日（星期日）

今天天氣晴朗，陽光和煦。晚上我在摩爾飛德講道，成千成萬的聽眾有如夜晚一般地安靜。騷擾暴動之事不再有了，嘲笑露天佈道的人也不見蹤跡了。

三月十六日（星期日）

我在聖瓦波堂講道，這是數十年前布裡斯它第一個請我講道的安立甘教堂。我吩咐我的朋友們不要參加，好把座位留給一些陌生人，因此教堂雖坐滿了人，卻不至於太擁擠，讓那些尋找把柄的人得到批

評的機會，因為若太擁擠對本區住民就太不方便了。

四月十四日（星期一）

中午我在瓦梭吞講道；晚上在利物浦講道。有許多大船停泊在利物浦碼頭。這些船多年來所經營的是擄掠或收買可憐的非洲土人，然後把他們販賣到美洲當奴隸去。自從美洲戰事爆發後，已不需要這種“人畜”了，因此操這一行業的屠夫們都空閒得很，也因此使非洲人得以和歐洲人同樣享受他們固有的自由。

廿一日（星期一）為新禮拜堂舉行奠基典禮之日。大雨淋漓，阻住了許多要來參加的人。但人數仍然很多，使我在穿過人叢中去安置第一塊基石的時候甚覺困難。在第一塊基石上面有一片銅板（上面又蓋著另一塊基石）刻著：“一七七七年四月一日約翰衛斯理奠基”。或許以後沒有人能再看到這塊銅板，但它必長久留在那裡，直到這土地和在它上面的一切工作都毀滅了。

四月廿七日（星期日）

太陽剛出來，我就抓住機會在摩爾飛德向數千人講道。

五月廿日（星期二）

我和建堂的委辦聚議。事實上這就是我留在倫敦的主要任務。我們討論了幾件事；深信那鼓勵我們開始這一工作的神必能使我們有能力去完成它。

五月廿四日（星期六）

我和我的弟弟再一次訪問杜得博士，我們在傷心中很有意義地談了一個鐘頭。照人所能判斷的，他顯得是在福音裡面誠實悔悟了的。

五月卅日（星期五）

我到白港去，已經有一條小船等著我。晚上講道之後，八時左右上船，第二天早上八時以前在人島的答格刺士登陸。

答格刺士的規模約略等於康瓦爾的紐林，不論從形勢，外表及建築說都很相似，只是比紐林大得多。有幾所房子和益贊斯的建築相仿佛。我們登陸的時候，布斯先生來迎接我，他曾經在愛爾蘭見過我，他的弟弟多年來是我們在可俐落弗團體的會員。他們備好了一輛車要帶我到壘鎮去。這地方很使我奇怪，從答格刺士到壘鎮這一段路非常清幽，阡陌良田，和英格蘭大部分地方一樣；沿路有許多華麗的別墅。壘鎮和格爾衛頗相似；只是沒有格爾衛大。六時我在城堡附近講道，我相信幾乎全鎮的居民都蒞場。除了兩三個年青婦女表示她們對宗教的無知之外，其餘的人都非常嚴肅。以後我訪問武德夫人，和她有一個鐘頭的愉快談話。她的丈夫是已故的地方長官。當地人士勉強我在壘鎮多留一些時候，但是我的時間早已安排好了。

六月一日（星期日）

六時我在我們自己的房子裡講道。意外地看到許多貴族婦女都在那裡。無論老幼均深受感動，大家懇切地請我多留些時，甚至一兩個鐘頭都好；但我必需立刻動身，始能在聚會開始之前抵達皮爾。

科勒特先生表示，若非因主教的禁阻，盼望能夠請我講道。主教亦不准任何牧師容許循道派的傳道師領受聖餐。但是根據法律或良心，牧師是不是必須遵從這一禁令呢？絕對不是。縱使是國王的意旨也不能束縛任何英國的屬民，除非這意旨有了法律的根據，何況一個主教的意旨呢！“可是你不是宣誓

要遵從他嗎？”不！英倫三島的任何牧師都不曾這樣宣誓過。這看法只是常人的一種錯誤，不幸卻普遍地流行著。

六月二日（星期一）

我未曾看見有比此地人民更富愛心，心地更純潔的。他們這島只有六個天主教徒，也沒有一個是脫離國教的；有將近三萬的人口，都是謙恭有禮，通達人情的。自從走私漏稅之事消除之後，他們都勤謹地耕種自己的土地，漁業也很興盛，因此各方面日有進步。

六月廿五日（星期三）

我最後一次去探望杜得博士，他的心境正如我所期望的。他從未對任何人發出任何怨言，只是完全地，泰然地把自己交給神。這樣的一個囚犯是我所罕見的，在已判死罪的囚犯中更屬少有。我想沒有一個和他談話的人不感覺到神是和他同在的。

八月一日（星期五）

我請所有可能前來的人都來參加禁食和禱告，祈求神使美洲那些可憐的叛國之徒能夠恢復他們的愛心和健全的心性。

八月五日（星期二）

我們的年會開幕。現在我特地詢問（因為誹謗的話已到處流傳）每一個工作人員：“根據你個人的觀察，你能相信循道派是一群失敗了的人嗎？在你的地方，你覺得神的工作是增進呢，還是減退？一般說，我們的團體對神是比數年前熱心，還是冷淡呢？”所得的答案幾乎都是一樣的：“如果從結出的果實來認識人的話，一般說來，神的工作並沒有減退，團體對神的心也未見冷淡，和幾年來一樣地生氣勃勃哩。所以我們對上述流言只當作是撒但要使我們灰心的一種詭計。”

“可是這個問題怎能判斷呢？”你們所能判斷的不能超出你們所看得見的。你不能以部分的情形來判斷另一部分，好比使布裡斯它的情形來判斷倫敦方面的情形。除了我本身，再也沒有別人有機會看清楚英倫三島各地團體的情形了。

簡單地說，在多數地方循道派的信徒還是一群貧乏的，受輕視的人，他們一向處在批評責罵之下，到處遭受非難。所以在他們沒有倚靠神的權力的地方，他們的數目就減少下來。也許從這方面可以獲得判斷的根據：如果循道派信徒的數目是普遍的減少，即可證明恩典也減少了，那麼他們就是失敗或即將失敗的人了。但是他們的人數並未減少，反而不斷增加，所以，他們並不失敗。

八月十九日（星期二）

我和可克博士一道前往湯吞。他已經被開除了副牧師的職位，跟他那尊貴的名號告別了，決意和我們共命運。

九月廿七日（星期六）

我收到許多從都伯林來的信，報告那邊團體陷入於非常紛擾之中，因為那邊的傳道師們認為有開除團體中幾位重要人物的必要。我所寫去的信無法阻住邪惡的增長，我想留下的只有一條路，就是我親身親往，越快越好。

十月六日（星期一）

十時我和爭執的雙方面聚集。一邊是傳道師，另一邊是被開除的團體會員們。我詳細地聽他們分訴。

他們提出了各自的理由，誠懇而溫和。由於那些新近被開除的會員的請求，我擬就了關於這個事件的簡短說明。但是我無法調解他們。他們對我非但很有禮貌，亦甚友愛。可是他們永不寬恕那些開除他們的傳道師。所以我不能夠請他們再回到團體來，只能讓他們和團體保持相當的友誼關係。

十月十一日（星期六）

我訪問許多人，有病的和健康的，竭力堅定他們彼此間的愛心。我更加相信神在這個時候差我到這裡來，為的是要醫治祂子民的分裂。

十一月廿三日（星期日）

我在留伊蟬禮拜堂為著人道社的善舉講道。這會社的目的在說明因意外災害遇難（如失足墜水等）的人，是一種很有意義的工作。許多人因得這會社的援助而免於死亡。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一）

下午我在不拉克威爾先生家，倫敦的主教也在那裡，主教的人品確配稱為一位屬基督的主教。他為人爽快，殷勤，謙讓有禮，而談話中所表現的尊嚴和他的品格正相吻合。

將近四十年來，弟兄們屢次要求出版一種雜誌，我終於同意了；現在開始收集材料。雜誌一旦出版，我相信能夠繼續下去，直到我生命結束時為止。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

巴斯方面即將建造一所新堂，當地的弟兄們懇請我去為他們行奠基禮。所以十四日（星期日）上午在西街禮拜堂講道，下午在薩得威爾的聖保羅堂講道後，我就動身前往不寧特福，第二天早上六時講道，十二時再乘馬車出發；十五日（星期一）下午順利地抵達巴斯。

正在這個時候，巴斯路上的許多驛車夫當中有了一種聯絡，尤其是趕夜車的車夫，他們抵站後把旅客送上另一輛車上去。有一個車夫在此地指定的驛站停車時，卻為另一輛等在那裡的車洗劫。結果有許多客人給搶了。幸而我仍然有一位好的保護者！四十年來日夜旅行，各地奔路，未曾遇到任何危險。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四章 一七七六年正月至一七七九年八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八年

二月十七日（星期二）

我寫了一篇忠告英國人民書，討論關於國家目前的情況。由於無知或故意破壞，許多事情都給曲解了。我希望盡力之所能消除人民的恐怖；這種恐怖心理現在到處皆是；有如國家已經到了危急的關頭了。

二月廿七日（星期五）

今天是規定的全國禁食的日子，各地都非常嚴肅地遵守：商店都關門，街道上靜悄悄的，所有公共崇拜的場所卻人山人海，全國實行禁食，連王宮內亦不進食，直到晚上五時。至少，到此為止，我們願意承認神會指引我們所當走的路。

三月四日（星期三）

我到布裡斯它去，發現恐怖的空氣蔓延到這裡，恍惚國家已頻於毀滅在境了。奇怪的是那些愛主的人也會因一些影兒而惶惶不可終日，目前這種情景正與威廉時代那充滿全國的驚惶情景相似，那時傳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要在一夜之間割斷英格蘭所有新教徒的喉嚨。

三月九日（星期一）

今天和往後幾天我訪問團體，發現人數增加了不少。今年我親自為布裡斯它的團體選擇傳教師（我很少這樣做）。這些人都很老實，在工作上必能有更大的成就，比過去二十年來每年所成就的更多。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

我和布裡斯它的朋友們在愉快中道別，再度出發到愛爾蘭去。

八月四日（星期二）

我們的會議開始；出席傳道師人數之多為歷次會議中所未見的。我早晚都講道，直到星期四晚上，我的嗓子開始啞了，所以我請傳道師中的兩位在第二天代替我講道。會議於星期六結束。

八月十七日（星期一）

我和可克博士及弟弟一同乘車到布裡斯它。廿日（星期四）一大早我就出發往康瓦爾。

八月廿三日（星期日）

七時我在我們自己的聚會所講道。一時在普裡穆斯的碼頭講道。一般平民的舉動都很好，但是有幾個軍官，其愚及缺少教養是很令人駭異的。他們不住地走來走去，彼此談話，對所講之道毫不在意。晚上在船塢講道，再也沒有像迦流那種漠不關心的人了，聽眾比下午多出四倍。是的，這裡的人都很明理，但願他們的愛心和他們的知識同樣豐富！

八月廿四日（星期一）

在往美得若斯去的路上，孚茲先生告訴我一件很奇怪的事。這事以後經過親眼看見或親耳聽見的人的證實。事情發生在一七四八年七月間，西德尼的馬丁因為感情過度衝動，精神錯亂，以至於不得不拿鏈子把他鎖住。查理去探望他，他高聲呼叫：“你是誰？你有信嗎？不，你在怕。”查理給他一喊立即覺得是受一種不可名狀的打擊，自己也神經錯亂了。如此繼續幾天，到了有幾位弟兄同意以一天時間專為這事禁食禱告；他的病狀才忽然消除，正如它的突然來襲一樣。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他瘋狂時，馬丁卻十分清楚，而當他好了起來時，馬丁又立刻發瘋了。

從那裡我又到勒汝德，嚇斯同和盆贊斯去。廿七日（星期四）晚上我在聖查斯特的市場上講道。我們

團體的老會員已所剩無幾，大半都回到亞伯拉罕的胸懷中去了。但這新生的一代有著同樣的精神：誠懇，熱心，忠於神的事工，他們那可貴的淳樸與基督化的真誠，尤其值得稱道。

八月廿八日（星期五）

團體的執事們在聖伊比斯聚集；這是一群虔誠的人。看見和平與愛心充滿著這一牧區，頗覺欣慰。那些有稱為“韓登敦夫人的傳道師”，一向叫囂，攻擊，恐嚇要把我們吞下去的人現在都消聲匿跡了。我不知道他們曾感化過一個人，這豈不是神沒有差遣他們的一個明顯證據。

八月卅日（星期日）

五時我在管納伯的圓形劇場講道，據計算聽眾有兩萬四千人。以後我和團體的人有了一個鐘頭嚴肅的聚會，會後安然就寢。

九月一日（星期二）

我到提伯敦去。想起一個有德行的人很久以前所說的一句話：“每隔七年我燒掉一次所有的證道詞；倘若我現在不能寫比七年前所寫的更好的證道詞，那麼我必覺十分慚愧。”儘管別人能這樣做，我卻實在做不到。若寫一篇關於“好的管家”的證道詞，我現在不能比七年前寫得更好。我也不能寫一篇比二十年前所寫的更好的關於“最後審判”的證道詞，不能寫一篇比三十年前所寫更好的關於“錢的應用”的證道詞，不，我想我必不能寫一篇“心靈的割禮”，比四十五年前所寫的更好。或許，不錯，我比前多念了五六百部書，比前多獲得一些關於歷史及自然哲學的知識，但是我不覺得這些對於我屬靈的知識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四十年前我已知道，且已傳播一切我在今天所傳播的基督教教義。

十一月一日（星期日）是城道地方新堂獻堂的日子。新堂非常整齊，但不甚精緻，能容納的人數比方得裡多得多，若連同晨禱室所容納的人數加在一起，就和會幕堂所能容納的人數差不多了。看見那麼多群眾從各處雲集，好些人害怕會場的秩序必很紛亂，但這種猜測都錯了，一點兒紛亂都沒有，大家安靜，端莊，都很守秩序。我引用所羅門奉獻聖殿的禱告宣講。早上與下午的聚會當我講到有十四萬四千人與羔羊同站在錫安山上時，神的靈顯然地降臨在會眾當中。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日）

我被約請到舊街的聖路加堂宣講關於慈善的道理。我懷疑從前的聚會有沒有這樣擁擠過。敬畏神的心似乎已支配了全體聽眾。下午我在新堂講道，七時在羅得巷的聖馬加勒特堂講道，人數和在聖路加堂一樣擁擠。是不是對十字架的侮辱已告停止了？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

我在蘭伯特，愛德華先生新近才整理好的一個禮拜堂講道。愛德華夫人有七十五個住宿房客，而普不魯的奧文女士只有二十人，已覺無法再行多收了。

十二月廿日（星期日）

我為那位忠實的多爾得舉行葬禮。許多年來他看顧新門監牢的囚犯，未受任何酬報。我想一百年來沒有別人像他對這種陰鬱的工作做得那樣成功的。神賜他在這方面有特別才能，而他在工作上非常成功。經他照顧的囚犯大多數在臨終的時候得到心靈的平安，還有許多人有了得勝的信心。

十二月廿五日（星期五，聖誕日）

我們照常在四時聚會，假新禮拜堂舉行。我等著理查孫先生到西街禮拜堂宣讀禱文，但他沒有來，所

以我一人讀禱文，證道，並為數百人主持聖餐。下午我在新堂講道，每一個角落都塞滿著人。晚上在聖撒伯克斯堂——倫敦最大的牧區堂之一——講道，人眾擁擠，十分悶熱，但是我不覺得困乏，在講道四次之後反覺得比只講一次後更強健些。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四章 一七七六年正月至一七七九年八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九年

正月一日（星期五）

我們終於有了一所能夠容納全體會員的聚會所了。晚上我們在那裡聚集，與神重新立約。每逢這種嚴肅莊重的節期，我們總是特別蒙恩。

正月十二日（星期二）

我和四位德國牧師在一起吃飯喝茶。我不能不拜服那些委派他們出來的人的明智。他們非但顧及重要的條件，比如受派者的學識和虔誠，也注意到一些瑣碎的小事，如談吐，禮貌，和儀錶等是否適合於奉派到國外工作。

二月十日（星期三）

今日是全國禁食的日子，是我所見到的最嚴肅的一次。難得看見有人在街上走路。所有公共崇拜場所則群眾擁擠，多數人臉上都有非常恭敬的表情。我引用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之事神所說的話：“為這十個的緣故，我不毀滅那城”，向眾人講論。

三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為巴斯的新堂行開幕禮。這新堂的規模約有倫敦新堂的一半，建造的式樣大體相仿。

三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開始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巡遊。從正月二月至三月中旬一直有非常可愛的天氣，好像是那還活著的最老的老人所從未看見過的。

七月廿二日（星期四）

我乘車到倫敦，一路上有特別尊貴的旅伴。車的後面坐著十個被定罪的囚徒，褻瀆的話語和鐵鍊戛戛的聲響相應和著。我旁邊坐著一個拿槍的人，另一個坐在車子上面。

七月廿五日（星期日）

兩個禮拜堂的聚會都是座無虛席。星期一我退到留伊蟬寫作。八月三日（星期二）我們的會議開始，會中始終充滿著和平與愛心。八日（星期日）早上我到西街，晚上在新堂講道，並和那些富有愛心的會眾珍重道別。這是在方得裡最後的一晚，神在此四十年的工作已有何等偉大的成就。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五章 一七七九年八月至一七八二年九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七九年

八月九日（星期一）

我和我的弟弟全家出發到威爾斯。十二日（星期四），我們往夢麥司去。該地最近受大風暴的襲擊。

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當我走下一個傾斜的石階時，腳底滑脫，跌下去好幾個階子。我的口袋碰在一個石階的邊沿，把裡面帶著一匣曆書壓得粉碎。另一邊的石階碰著我右邊的帶扣，把那鋼制的鈕扣切成兩斷，而人卻沒有受傷。可見我們的主時刻以祂的使者在保護我們！晚上我在不裡克諾克講道。十四日（星期六），我把弟弟留在那裡，自己往卡馬登去。

八月廿日（星期五）

中午我們有許多人聚集，用一個鐘頭時間專誠為我們的國王和國家禱告。

八月廿一日（星期六）

我到盆布魯克去。知道有一大批從美洲解來的囚犯在那裡，晚上我就在那關禁他們地方的對面廣場講道，所以他們都能聽到。他們當中許多人似乎很受感動，但願神釋放他們的靈魂！

八月廿三日（星期一）

我再一次到卡馬登來。看見這裡的人（其實各處皆然）正在極度的驚惶失措中，因為那可怖的消息已到處傳播。我就在市場上高聲疾呼：“你們要論義人說，他必享福樂。”神這話正切合時宜，所以許

多人不再驚惶。

八月廿六日（星期四）

我在五時講道，十一時又講了一次。我覺得這是最快樂的一個時辰；窮人與富人都同樣地受感動。想起當年考橋的人民圍著我所住的房子，從四方八面拋擲石子進來的情景，和現在的情形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呀！但那時我的力量夠我使用，現在（感謝神！）仍然如此。

八月卅日（星期一）

我出發到西部去；晚上在湯吞講道。有一個剛從普裡穆斯來的人告訴我們一個很可貴的消息：“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艦隊結集在普港港口兩天之久。它們很可以從容地開進港來，因為當時不但風順，而且我方沒有足以抵禦的艦隊。那個防衛要港安全的島嶼亦無法阻止敵艦之進入，因為守軍力量單薄，留守的少數駐軍也缺少彈藥，據說只余兩筒火藥。”那麼他們有沒有重炮？是的，他們有許多門重炮，但只有兩門安置在炮座上，可資應用。既然如此，敵艦之所以不進港破壞船塢，或焚毀市鎮，劫奪財物？我想連敵方自己也莫明其妙。很明顯地，這是神“把嚼環放在他們口中”；祂曾說過：“你們只可到這裡，不可越過。”

九月四日（星期六）

我回到布裡斯它。

十月八日（星期五）

今晚我在倫敦的新房子住宿。我還有多少晚可以留宿在那裡呢？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和美國議會第一屆議員 G 先生談了一個鐘頭。他敘述了一件奇特的故事！國王喬治幾乎是多方面給出賣了！所可安慰我們的是：有一位比眾人都高的，祂將支配各事，使各事互相效力，成全善工。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退到留伊蟬整理團體的紀錄。今年內團體有五十七個會員去世，沒有一人是“像愚頑人死的”。此外有一百七十人退出團體。這是無知和偏見的結果！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五章 一七七九年八月至一七八二年九月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一七八〇年

正月十八日（星期二）

因為接到許多關於天主教勢力增長的報告，我認為對這問題我應該寫一篇文章，後來這篇文章在公報上發表了出來。許多人很不高興，但我沒有辦法，我必須聽從自己的良心。

正月廿二日（星期六）

我在利未爵士博物院參觀了一兩個鐘頭，殊覺愉快。這博物院的規模不及大英博物館，整個設計也沒有那麼宏大，因為這裡面沒有收藏手抄珍本，沒有書籍，沒有古玩或其他貴重的藝術品，但對自然界標本的搜羅，卻極豐富，相信為歐洲任何博物院所不及的。許多獸類，鳥類，爬蟲類，及昆蟲等標本都整理得很好；如果你是在別的地方看見這許多動物，你必想像它們都是活的！尤其是河馬，面目猙獰，好像剛剛從河裡爬出來的樣子；獅子的雄偉姿態也無異是在砦岩上高視闊步。

四月十二日（星期三）

晚上我在黎芝的新屋講道。十三日（星期四）我在罕斯勒特為新堂行開幕禮；星期五在武德號司講道；十六日（星期日），八點鐘在黎芝的房子講道，屋中人滿，而每一個人都能清楚聽到我的聲音。下午在一個舊教堂講道，許多人都聽不見，因為這教堂的建造很不好；若有合理的設計，則不但屋子裡的人都能聽到，就是有更多的人，也應該能夠聽清楚每一個字才是。

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我到奧特利去；理特察先生已在我來到之前去世了。他先已做了一個好的見證。有人告訴他：“你的病快要好了”，他答說：“我已經是再好沒有的了；因為我有神在我心裡；我很喜樂，喜樂，在祂愛中的喜樂！”

主任牧師威爾遜在稍為踟躕之後，同意請我在他的葬禮上講道。葬禮就在今天。主任牧師所選擇的經文是：“對你們這些相信的人，祂是可貴的。”

五月五日（星期五）

未經我的同意通告已經發出，謂我將在尼提得講道。所有能來的錫礦工都聚集前來，我就向他們講論：“萬事齊備”的道理。以後騎馬越過一座高山，在岡柏斯比向一大群貧富皆有的聽眾講道（情景約和三十年前相同）。當地的一位首要人物是我們從前的本處傳道。這人現在已發財了，不知他的聖潔是否和他的財富同樣增進，設若不然，他就是得不償失了。

五月十一日（星期四）

抵達新壘。十二日（星期五）往蓀落蘭去。我們有許多朋友在業務上十分發達，我盼望他們的靈性也同樣發達！

五月十五日（星期一）

出發到蘇格蘭去。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

我在一個煤礦區，離愛丁堡三裡路，叫佐巴的地方講道。幾個月前我們的一位本處傳道從那裡經過，聽見有些人在咒罵，他就責備他們。他們當中有一個人跟在他後面走，要求他向他們講論主道。他就

先後對他們講了幾次。嗣後有旅行的傳道師到了那邊，就有幾個人同意舉行聚會。當中有些人已經明白他們所信的是誰，並且行事為人都和他們所信的相稱。

五月廿一日（星期日）

中午因受雨阻，未能在壘山講道。晚上屋中人滿，我以嚴厲的話勸勉大家。其實我並不適合於做愛丁堡的傳道師，鏞德遜和方威克兩位所說的比較更適合當地聽眾的口味。

五月卅一日（星期三）

我到近達刺謨的新克立弗地方派克先生的家講道。因人數過於擁擠，無法進入屋中，我就站在門前宣講。全村的人好像都準備接受愛的真理；他們的熱心或將引起達刺謨市民的嫉妒。

六月六日（星期二）

今天有一個無聊的新聞記者在報紙上發表一段或者是故意捏造的消息，說是那位元“著名的衛斯理接受了一大筆津貼，來此替國王說話。”為著這段“新聞”，今晚的聚會人數特別擁擠，好幾十人因得不到座位退回去了。

六月十一日（星期日）

八時左右我在科頓向一大群誠懇的聽眾講道。一個樣子像是有教養的人站在我前面，總是帶著帽子，甚至禱告時也不脫下。我很想把下面這故事介紹給他：牙買加有一個黑人，某次走過當地總督面前，脫下了帽子，這位總督也同樣免冠回禮，有人看見了覺得希奇，但總督說：“先生，倘若一位黑人比牙買加的總督更懂禮貌的話，我不是要很慚愧嗎？”

六月十二日（星期一）

十一點左右我在紐頓（特稜特河邊）向一大群很有教養的聽眾講道。然後我們到紐華克去。朋友們因我講道的地點而引起爭執，但最後他們找到了一個很適當的場地，這地方三面無路，另一面則向著大街，足以容納兩三千人。聽眾都非常專心聽講，只有一個大漢，酒醉得利害，吵鬧騷擾，等到他那勇敢的妻子來了，捉住他的領子，猛力地打他幾記耳光，把他像牛一樣地拉了出去。可是他掙脫了妻子的手後，鑽進人叢中，卻像羔羊般安靜地站著。

六月十三日（星期二）

我接受林肯地方一位紳士的約請；我已有五十多年未曾踏到這地方了。晚上六時在壘場向一大群專心的聽眾講道。神是不是也要這裡的人呢？

六月十六日（星期五）

我前往波斯頓——除了林肯之外本郡最大的市鎮。從那尖塔（我想是本國最高的塔）上面，我們不但可眺望全鎮，還可以看到鄰近的鄉村。這市鎮從前是一塊沼澤地區，但現在沼澤已不見了，大部分已成為草原，有的成為耕地。六時，屋裡擠滿了聽眾，他們的舉動都很端莊。這群人和人前買徹及馬多先生所遇到的那群野蠻人有多大的差別呢！十七日（星期六），早上的聚會屋裡仍擠滿人，並且有許多人大受感動。有一位紳士請我吃飯，請我在他的圍場講道，但因風大，我不能像二十六年到這地方時那樣在露天講道。以後湯母遜先生，一位很友善的重洗派，請我用他那大聚會所，我很高興地接受了。我以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一節至三節的經文，向當地許多首要人物講論，許多人顯得非常驚異。

六月廿日（星期二）

在提爾比講道後，我就往吟西比去。在林肯郡以東一帶，吟西比是我最熟悉的地方，雖然我們團體的初期會員幾乎一個都不留存；他們都已安然地躺在亞伯拉罕的胸懷中了。現在的這一群人仍然是很可愛的，雖然他們多少受加爾文派的影響。加爾文派抓住每一個遲疑的心靈，當作是他們合法的戰利品似的。

六月廿五日（星期日）

伯爾敦牧區主任安徒生爵士曾向當地副牧師發出一道訓令，容許我在教堂講道，副牧師不敢拒絕，因此在十點鐘時我開始宣讀禱文；會眾之多，我想是這禮拜堂所罕見的。我以路加八章十八節，第二經課的一部分作為講題，會場寂靜，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見，有如“夏日的中午”那般寂靜。我相信神已在許多人心裡播種，而這些種子將來必結出完全的果實。

七月十七日（星期一）

我和我弟弟一道出發到巴斯。

七月廿四日（星期一）

我到布裡斯它去。在巴斯的時候，我仔細研究並思索那些著名的漫畫，特別是三幅第一名的作品。這位世界的著名畫家卻是一個笨拙的設計者！第一幅畫有兩個人在船上，每人的身量都比半條船還長。第二幅是我們的主向彼得說“餵養我的羊”，手指著三四隻在祂旁邊的山羊。第三幅是當彼得和約翰醫治那跛腿的人時，有兩個赤著身的小孩子站在旁邊。為什麼呢？這樣傑出的一個畫家卻完全缺乏普通常識！

晚上我看見一種植物界的最奇異的產物——夜夜仙人掌。約當下午四時，這種植物的乾枯梗子就開始漲大，六時，花漸漸地開放，八時左右是盛開的時候。花的顏色雪白，它的內部大小約五寸直徑，那環繞著花的黃色須線，大概也有九至十寸長的直徑。十二點左右花就開始萎謝，蓋上一層冷汗，四時就死掉了。

因為還記掛著巴斯那些人，所以在廿七日（星期四）那天，我又到那邊去。無論我們什麼時候聚在一起，神都和我們同在。是的，神確是醫治這群可憐的人的分裂的心。

十月一日（星期日）

在照常早晚在屋子裡講道。二時左右在京斯武德的一個葬禮上講道；這葬禮是為那位可稱頌的聖者別施巴哈爾舉行的，許多年來她熱心主道，是一位遵行神旨意，忍受試煉的好模範。晚上我們約有七百人聚集，嚴肅地重新與神立約。

十一月廿日（星期一）

我往茶坦姆去，知道那邊的團體正為重大債務所困擾，我就勸他們進行每週一次的捐獻。對施爾納斯的團體我也勸他們採取同樣的方法，他們都很樂意接受我的勸告，且已獲良好結果。廿四日（星期五），倫敦方面也同意採取同樣的方法，所以在一年後那一千四百鎊的債務全數付清了。

十二月十日（星期日）

我開始向會員宣讀並解釋會議的記錄。無論什麼事我都願意公開出來。我願全世界的人，特別是我們所有團體的會員，不但能看見他們所做一切事情的步驟，且能明白我們所以如此做的理由。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

喬治高登公爵兩次邀請，熱切表示希望見我。因此我寫了一封信給斯圖謨特公爵，十八日（星期一），他發給我一張讓我去見高登公爵的許可證，於是十九日（星期二）那天，我就到獄中他所住的地方和他相見。我們的談話集中於天主教和一般宗教問題上。他對聖經似乎很熟悉，此外他有許多別的書籍，簡直可成為一個書齋。談話中意外地發現他並不埋怨任何人或任何事，這使我很高興，希望這幽禁的生活對他是一個轉機，是一種恩賜。

十二月廿九日（星期五）

我看到大陪審庭控告高登公爵的訴狀，覺得非常駭異。他們對真理和普通見識所加之侮辱是何等可怕呀！但這所謂規定的程式，豈不更為可恥！為什麼國會不把這種恥辱的事廢除了呢？

十二月卅日（星期六）

今早一時至二時之間就醒了過來，看見一道亮光照射著禮拜堂，知道是失火了，或許是鄰近的杉行，若然，一會兒工夫就會把我們燒成灰燼。我先召集全家在一起禱告，然後出去。看見火離我們只約一百碼遠，時正南風，火勢大作，有一個水手忽然喊叫：“停了！停了！一會兒風勢就轉向了！”果然，當我們都在禱告時，風轉向東吹，因此我們得平安脫離火禍。我們都滿心感謝地回家，那夜的其餘時間我睡得很好。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五章 一七七九年八月至一七八二年九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八一年

正月廿五日（星期四）

我花一個鐘頭時間參加我的侄兒們所舉行的音樂會，殊甚愉快。但在一群王公及貴婦當中我總覺不很自在，我最喜愛的是普通的音樂和樸素的友伴。

三月廿八日（星期三）

伯斯倫這地方的面目二十年來有何等的改變！自從陶器業介紹至本地後，移民從各處不斷地流入，荒野之地變成富庶之域，房屋，村莊，街衢，陸續地建設起來。但地方上的繁榮還比不上人民的進步：現在神的道在他們當中極受尊重，每日有罪人醒悟，歸信神，信徒在基督的認識中長進。

在旅行途中我先後在崗格裡頓，馬克裡斯飛德，及斯托克波爾特諸地講道。卅日（星期五），我為曼徹斯特的新禮拜堂舉行獻堂典禮，這禮拜堂的規模，可與倫敦的相比擬。

四月一日（星期日）

十時我開始宣讀禱文。我們的鄉下朋友從各處前來。在聖餐禮中能有這麼多人相信是過去曼徹斯特所沒有見過的。有一千一兩百人同時守聖餐，而且都是敬畏神的人。

四月三日（星期二）

我和此地這些誠摯的朋友珍重道別，前往波爾頓。那邊的團體可說是純粹的屬於循道派的，會員們並不與世同流，也不拘泥於屬世的規律，態度或形式等，卻都是羔羊的忠實信徒。因此他們在數目上和恩典中都增進了。

四月四日（星期三）

我到尉更去，為布朗的葬禮講道。布朗女士是團體的元老之一。另一位元老來蘭未加潤飾地敘述了一些關於她生平的事蹟：“二十年來她不斷地和我們的小組聚集，甚至在她去世前的那一個禮拜天她還到會。她是星期五（三月二日）去世的，那天她到市場去的時候身體還很好，她自己先行回家，沒有和丈夫同行（她往往這樣），自己吃完晚飯後上床。半夜她丈夫回來，看見她已死在床上！她愛神和神的事工，愛她的弟兄姊妹，這都是值得稱頌的；她的那種憐惜背道者之心也是頗堪贊許的。不論在家或出外，她總是專心致力於神的事工。”

“她是神所愛的，是神兒女們的喜樂；是惡人所恐懼，魔鬼所苦惱的。”

四月六日（星期五）

我到奧爾柏拉罕去，在老姊妹克魯利的葬禮上證道。她確是忠實信徒之母，一切善工的好模範。七日（星期六）中午我在貝爾斯敦講道；晚上在瓦梭吞講道。八日（星期日），崇拜的時間和平常一樣。我來得早，正好糾正他們的一種壞風氣。這風氣已蔓延到此地：幾個好聲音的人合唱一支無人懂得的讚美詩，用的是適合於歌劇的調子，有三人，四人或五人在同一個時候唱出不同的歌詞。

五月八日（星期二）

晚上我在加的福的市政廳講道，聽眾幾乎全數是新的人。大部分的老會員如安真欽斯，格拉斯葛，普來斯，哈斯威爾，紐威爾和許多其他的人都已離世，不能再見到了。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效法他們，如同他們效法基督一樣呢？

五月十四日（星期一）

在我抵達麥司之前，有一個人迎著我，告訴我保安長官 C 先生——當地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請我下榻他家。因為這樣，當地的匪徒都像羔羊般安靜。晚上和早上我們都有很愉快的聚會；這確然是神的作為！

五月十七日（星期四）

我在輝特擦漆和喃特韋克講道。廿日（星期日），我向無數聽眾講論雅各書的那句寶貴的話：“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心中極感振奮。下午我在查爾頓一個虔誠信徒的葬禮上講道。從最初她認識了神赦罪的愛那一個時辰起，她未曾一刻離開過神。十一年前她相信神已洗清了她一切的罪；從她的聖潔無瑕疵的言語中，可以看出她所信的並非徒然。

八月五日（星期日）

在黎芝的舊禮拜堂我們有十八位牧師和一千一百會眾在一起領受聖餐。三時我在那裡講道，一堂人滿。我向他們講解今日神和祂子民所立“新約”的意義。我相信大多數人都能聽清楚我所說的。

八月六日（星期一）

我請弗裡特察先生，可克博士，和其他四位弟兄每天晚上在一起相聚，討論所發生的一切困難問題。星期二我們的會議開始，約有七十位傳道師出席參加，這些傳道師都是我個別請來，希望他們在這屬主的偉大事工上能以他們寶貴的意見來協助我。八日（星期三），起請弗理特察先生講道。弗理特察先生之所以孚眾望，得人心，非但因為他以他的全力傳道，亦因為他無論在講道或禱告中，都得到神能力的幫助。星期一和星期二我們辦完了一些會中的未了事務，然後以嚴肅的禱告和感恩，結束會議。

八月十五日（星期三）

我到薛飛德去。下午參觀諾福克爵士所蓋的新近落成的禮拜堂。相信英倫三島沒有一間這種建築的禮拜堂，我想甚至全世界也找不到相似的禮拜堂。全堂以石砌成，是一所直徑約八十尺的八角形建築。有一個圓頂閣，造的很高，能射進一點點光線。講臺是可移動的，下面裝著輪子，每三個月移動一次，輪流朝向所有的座位。我想這種設計在歐洲還是初次見到的。

晚上向一群擁擠的聽眾講道，並勸勉團體中須有弟兄般的友愛，然後和可克博士乘馬車，日夜趕路，第二天晚上來到倫敦。

九月二日（星期日）

晚上五時我在管納伯講道，相信聽眾有兩萬兩三千人之多。神賜給我能力，所以連站在最遠的聽眾也能清楚地聽到我的聲音。我想這是我所領過的人數最多的一次聚會，我必很難再看到這麼大群的會眾，直到我們在空中相會。

五日（星期三），中午前後我在湯吞講道。有一件事在責任上是我所必須提起的，也許有人要認為這事無非是迷信的一個實例，但無論如何，我願意披露真相：在我們離開湯吞後約一個鐘頭，我們所乘馬車的一匹馬忽然間跛了，簡直不能著地。當時因為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幫助，我知道除禱告之外，沒有別的補救辦法。一會兒馬腳復原了，與前一樣地繼續前行。晚上我在南不寧特講道，第二天前往布裡斯它。

九月七日（星期五）

我到京斯武德去，特別查詢關於學校的行政問題。我發覺有些規則未受遵守，尤其是關於早上起床的時間。當然的撒但是特別憎恨這間學校！三十多年來我真是為這學校費盡心血！我能計畫，可是有誰能執行呢？我不知道，願神幫助我！

九月廿八日（星期五）

中午我在懇斯罕講道，甚至在這地方，行善也非無望。

十一月二日（星期五）

我回到倫敦。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

我開始訪問各小組，發現會員的數目頗有增加，這種成績我認為主要應歸功於一小群青年人，因為他

們經常在每天早上五時舉行禱告會。往下的一星期我訪問許多鄉村的團體，這些團體的人數並不衰減，而是在增進中。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第十五章 一七七九年八月至一七八二年九月
『 全文閱讀 加入書籤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一七八二年

正月十四日（星期一）

因為得了報告，謂某些傳道師行為不端，以致高徹斯特的團體異常紛亂，我就下去，希望能“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我發現小組的領袖有一部分已去世了，其餘的離開了團體，特別組已完全拆散了。早晨的聚會已取消，除了星期日之外，很少有人參加晚上的聚會。可是今晚我們卻有大群的聽眾。我向他們宣揚“神之可畏”的道理。然後告訴他們我要立刻恢復早晨的聚會。第二天早上大概有一百人前來參加。白天我到城裡各處訪問許多人。然後詢問誰最適合並願意參加特別組，誰最適合當團體或小組的領袖。晚上赴會的人比早上更多，許多人已再手扶著犁了。

三月廿九日（正是救主受難日）

我到馬克裡斯飛德的時間正好可以幫助參孫先生主持那天的崇拜，他那天的工作繁重極了。早上下午我都代替他講道。我們並為約一千三百人舉行聖餐。當聖餐進行時，我聽見一種低調，溫柔，莊嚴的聲音，有如古希臘豎琴奏出的音樂一般，繼續了五六分鐘。這琴聲使許多人受感動，禁不住流淚；然後聲音慢慢消逝。奇怪的是為什麼沒有其他的風琴師（據我所知）能想出這種辦法。晚上我在我們的房子裡講道；此地的這種和諧空氣實非人工所能夠仿造的。

四月二日（星期二）

十時我在新坊講道，這些人和禮拜堂的人一樣的單純。我覺得他們因為對“完善”這一教義未獲清楚的解釋，十分苦惱。因此我特地講解這個題目，在與團體弟兄聚集時也作同樣講解；許多人在心靈上大得復興，他們是在“到達完善的路上”。晚上在斯圖克浦特講道我也覺得必須強調提出同一問題。

四月五日（星期五）

一時左右我在奧得罕講道，很奇怪為什麼街上排滿著小孩子；這些孩子我從前都未見過。在講道之前他們只在我的前面和左右走來走去，但當我講道完畢後，整群的小孩子，男的女的都有，把我包圍住，不讓我走，要求我一個一個地和他們握手。然後有人請我去探視一個垂死的婦人，我剛走進房子，看見她和她的朋友們的那種激動情緒，確是罕見的：有的在笑，有的在哭，大家過份興奮，都講不出話來。噢，進入貧窮人家確比進富人之家有意義多了；進悲傷者之家比赴宴會之家強多了。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

中午我在洞卡斯忒講道；晚上在厄普衛司講道。知道我所接到關於神在此地工作的報告並非誇張。這是一個鄉村小鎮，成人的口口不上一千人，卻有這麼好的工作成績，即使在黎芝，布裡斯它或倫敦，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也不能有此成就。

五月十四日（星期二）

幾年前厄普衛司設立了四所紡織工廠，雇用許多青年婦女及男女童工。這些工人言語污穢，極盡褻瀆之能事。其中有些人到我們的禱告會來，大受感動，且更進一步爭取其他友伴同來參加聚會。從此整個光景都改變了。其中的三所工廠已不再聽見有任何淫穢的言行了；因為神將新歌放在他們口中，褻瀆變成頌贊。今天我訪問這三個工廠，覺得信仰已深深地在這裡生了根，在他們中間再也聽不到什麼汗語，大家都在愛中互相督促。

五月十五日（星期三）

我出發到林肯郡的另一地區；十六日（星期四）在巴落的新屋講道。在這裡很高興能遇見老夥伴德拉摩特，他請我住宿他家，我欣然地答應了。他似乎一點都沒有改變，看來和四十五年前我們一同住宿時一樣，只是他悲歎自己的老弱。我蒙神慈愛，卻未曾有這種感覺。

五月卅一日（星期五）

當我住宿在馬克思威爾夫人府第蘇頓大廈時（一座很好的屋子，離愛丁堡三裡路），她請我向幾個窮苦的鄰居作一次簡短的證道。下午四時我向他們講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七時左右我在愛丁堡我們的集會所講道，盡了我最大的能力。六月一日，我分出一些時間去探視四十個可憐的小孩子，這些小孩子是由馬克思威爾夫人收容在學校裡讀書的。他們在閱讀和書寫方面的學習進步甚速，此外亦學習宗教的理論。我看出在窮苦孩子當中仍有強烈的愛美觀念，儘管他們怎樣地貧窮，他們仍需要那些裝飾；許多小孩子腳上連一隻鞋子都沒有，但一個衣衫襤褸的女孩子所穿的仍然要講究褶紋。

六月廿八日（星期五）

今日是我八十歲的生日，感謝神，我的歲月並不是“勞苦愁煩”的。我覺得現在我並不比二十五歲時更多病痛的事，這我仍然歸功於：第一，神的大能，使我能適合於祂所召我去擔負的工作。第二，我每年仍舊作四五千里的旅行。第三，我的睡覺；無論白天晚上，無論什麼時候我想睡的時候就睡得著。第四，每天都在固定的時間起床。還有第五，繼續不斷的講道，尤其是清晨的講道。

七月廿日（星期六）

我們抵達倫敦，往下幾天的聚會會眾異常擁擠。廿四日（星期三）我和我的弟弟最後一次訪問留伊蟬。和我們已故的好朋友布拉克威爾先生的夫人作數小時的敘談。我們再一次在花園和草地的周圍散步。這些地方曾經耗費布先生幾許心血。四十多年來這裡是我退居的地方。在倫敦若能有三兩天時間的話，

我總到此地休息。這些年來，斯巴落夫人，德瓦爾夫人，和布拉克威爾夫人等相繼去世，如今布拉克威爾先生也去世了，幾時我們將隨著他們的腳蹤去呢？

『恩典福音書城』[首頁](#)->[原創書庫](#)->《約翰·衛斯理日記》『 [全文閱讀](#) [加入書簽](#) [加入書架](#) [返回書頁](#) [打包下載](#) 』

約翰·衛斯理日記

作者: 內詳 發表時間: 2006-7-17 所屬類型:名人傳記

第一章 一七三五年十月至一七三八年二月 [分卷閱讀]

一七三五年 一七三六年 一七三七年

一七三八年

第二章 一七三八年二月至八月 [分卷閱讀]

一七三八年

第三章 一七三八年九月至一七三九年十一月 [分卷閱讀]

一七三八年 一七三九年

第四章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一年九月 [分卷閱讀]

一七三九年 一七四〇年 一七四一年

第五章 一七四一年十月至一七四三年十月 [分卷閱讀]

一七四一年 一七四二年 一七四三年

第六章 一七四三年十月至一七四六年十一月 [分卷閱讀]

一七四四年 一七四五年 一七四六年

第七章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七四九年七月 [分卷閱讀]

一七四六年 一七四七年 一七四八年

一七四九年

第八章 一七四九年七月至一七五四年十月 [分卷閱讀]

一七四九年 一七五〇年 一七五一年

一七五二年 一七五三年 一七五四年

第九章 一七五五年二月至一七六〇年五月 [分卷閱讀]

一七五五年 一七五六年 一七五七年
一七五八年 一七五九年 一七六〇年

第十章 一七六〇年五月至一七六五年五月 [分卷閱讀]

一七六〇年 一七六一年 一七六二年
一七六三年 一七六四年 一七六五年

第十一章 一七六五年五月至一七六八年五月 [分卷閱讀]

一七六五年 一七六六年 一七六七年
一七六八年

第十二章 一七六八年五月至一七七〇年九月 [分卷閱讀]

一七六八年 一七六九年 一七七〇年

第十三章 一七七〇年九月至一七七六年正月 [分卷閱讀]

一七七〇年 一七七一年 一七七二年
一七七三年 一七七四年 一七七五年

第十四章 一七七六年正月至一七七九年八月 [分卷閱讀]

一七七六年 一七七七年 一七七八年
一七七九年

第十五章 一七七九年八月至一七八二年九月 [分卷閱讀]

一七七九年 一七八〇年 一七八一年
一七八二年

第十六章 一七八二年九月至一七九〇年十月 [分卷閱讀]

一七八二年 一七八三年 一七八四年
一七八五年 一七八六年 一七八七年
一七八八年 一七八九年 一七九〇年

第十六章 一七八二年九月至一七九〇年十月

一七八二年

(本章字數：302 更新時間：2006-7-19 17:57:07)

九月六日（星期五）

下午我們動身往布裡斯它。

九月八日（星期日）

今天我的弟弟宣讀禱文，我證道，會眾異常之多。晚上在皇家廣場講道時，人數更多。我竭誠勉勵他們：“不可服事神又服事瑪門。”在這裡我注意到一點，就是如何辨別原板小型的飛德聖經和修正版聖經呢。原版小型聖經對這一句的記載是：“你能服事神又服事瑪門，”修正版在“能”字上面加上了一個“不”字。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日）

我在聖革利免堂（除了聖薛柏科堂之外，這是在倫敦我曾經講道的最大禮拜堂）向很多會眾講道。

[置 頂 返回目錄]

一七八三年

（ 本章字數：1372 更新時間：2006-7-19 17:59:33 ）

正月十日（星期五）

我再一次探訪皮羅納特先生，他已是九十以上的人了；真是一位多麼可敬愛的老人家，他的理解還很健全，幾乎全然未受影響，也顯得充滿著愛心。

二月廿一日（星期五）

我們特意召開年會，查核年度帳目。我們的常年收入在三千鎊以上（適足應付開支）。但這些錢和我個人沒有關係，我每年仍支取三十鎊，不多亦不少。

七月廿九日（星期二）

我們的會議在布裡斯它舉行。在會議上我們鄭重討論兩個重要問題：第一為布林斯達房產的事件，第二為京斯武德學校的情形。關於前一問題諸弟兄希望我能親往布林斯達一行，因為他們相信我去了最能叫那些經管人拿出理性來。關於後一問題，大家同意要不是學校停辦，校規就得切實遵行，尤其是不准學生戲耍，虛度光陰，並且教師應經常和他們在一起。

九月三日（星期三）

我與諸傳道師商量應如何與布林斯達房產的經管人交涉，才能使他們同意按照循道會的計畫處理這一件事。他們都勸我在那邊先從講道開始。因此我就在星期四晚上開始講道。到了五日（星期五）早上

九點左右才和十九位的經管人聚集，勉勵大家要有和平與愛心，然後告訴他們我所盼望的是這集會所能夠遵照循道會的計畫處理，在契據上要附注一款，正如那附注於倫敦新堂的契據上的一樣，就是聲明：“若有任何傳道師，其所傳教義及所實行的被多數經營人認為和衛斯理先生的證道及新約註釋不相符合，則須於三個月內另外委派其他傳道師。”其中有五個經管人同意接受我們的建議，但其他的人都不願意接受。

雖然我不能夠達到目的，而在這方面所努力的均屬徒勞，但是我對此行並不後悔，我已盡了我的責任，讓別人承擔他們自己的擔子吧。我差不多照著我來時的同一條路回去，十三日（星期六）抵達布裡斯它。這次的勞力亦同樣使我得到好的酬報，五六百里的旅行恢復了我的健康！

九月廿六日（星期五）

看見我們的弟兄當中有許多情形非常窮困的，我決意盡我的能力進行濟助他們的工作。我和幾位境況較好的弟兄個別商談，一共籌得四十鎊左右。其次我調查誰是最急需的，親自到他們的家中訪問。令人希奇的是他們當中沒有一點兒怨言，大都在神裡面得到真正的喜樂。對於他們所接受的這一點點救濟都表示極大感激。

十月十日（星期五）

我到文徹斯特去，很高興能和羅斯一同吃中飯，又和不拉克威爾夫人一同吃晚飯。

十一月一日（星期六）

我回到倫敦來。

當我在七橡時，我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在一七六九年我的體重為一百廿二磅，到今年一七八三我的體重還是一樣，一磅也不增，一磅也不減。我不知在大不列顛能否找到第二個例子！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我和那位大人物——約翰孫博士——談了兩個鐘頭。他已是鐘龍老態，靠近墳墓的人了。廿七日（星期六）我在奧布裡先生的家和韋南茲先生一道吃飯；分前我在他父親（一位元荷蘭商人）家裡認識了彼得波荷勒和他的弟兄們。這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

[置 頂 返回目錄]

一七八四年

（ 本章字數：3784 更新時間：2006-7-19 19:36:42）

正月十二日（星期一）

我極盼望能幫助一些急需錢用的人，可是自己並無餘資。在這情形下，我相信向神祈求幫助是合宜的。幾個鐘頭之後，有一個我所想不到的人拿了十鎊錢放在我的手上。

正月廿一日（星期三）

有一個善意的人，嚴厲地指責我許多事，特別指出我的貪欲和“不懂禮貌”。我把這事向三個弟兄提起。誠然，對這事“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但判斷我的乃是主”。

二月十四日（星期六）

我請我們所有的傳道師都來聚會，共同討論關於派遣宣教士到東印度工作的建議。經過仔細的考慮後，大家認為我們還沒有蒙召到那邊工作；我們沒有接到邀請，也沒有任何出乎神旨意的機會。

三月五日（星期五）

我和我們在京斯武德學校的教師詳談，那邊的現狀已符合我所冀望的，校規已有效地被遵行了，學生都很守秩序。

往下的一星期我訪問布裡斯它各小組。十二日（星期五），在不拉福地方雷納先生的家，我才知道我一向有兩種通常的錯誤：其一，我原以為夜鶯不能養在鳥籠裡，其二，我以為夜鶯一年中只有一兩個月能唱。這回看見雷納先生家的三隻夜鶯都是養在鳥籠裡的，並且從十一月到八月幾乎都能歌唱。

四月五日（星期一）

當我到徹斯特時，知道這裡早晨的聚會都停止了，頗為驚奇。他們的理由是“沒有人肯來”，或“沒有人肯在冬天來”。果然如此，循道會的信徒就是一群墮落的人了。證據是他們已“離棄起初的愛心”。這愛心他們永不能恢復，直到他們再“行起初所行的事。”

當我剛到喬治亞的時候，我就開始在早晨五時講道。每一位參與聖餐的人，也就是說當地的每一位誠心的信徒，都成年不斷地來參加。他們每天早上來，不論冬夏，除非有病。如此繼續到我離開那裡，一七三八年，當神在英國開始祂的偉大工作時，我也開始在同樣的時間講道，不論冬夏，未曾缺少過會眾。若是現在他們不肯參加，那就是因為他們失掉了熱情，那麼，無可否認地他們就是一群不健全或墮落的人了。

並且，這時候我們正在努力為著下一代建造宣道所！讓我們奉神的名盡可能先來防止我們這一代人的沉淪！但願在神裡面還有活氣的所有傳道師們都能合而為一，禁食禱告，如號筒般地揚起他們的聲音來，無論得時不得時叫那些墮落的人醒悟過來，時時勉勵他們：“應當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特別注意早晨早起，否則他們的靈魂和身體不能長久保持健康！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

我往阿波色去。當我坐下要吃晚飯的時候，有人來告訴我通告已經發出，說我要在那裡講道，聽眾都等待著哩。我不願意叫他們失望，立刻前往向他們講解因信得救的道理。聽眾當中有一人和他的妻子同來，那人的妻子告訴我一件很值得注意的故事，說她的母親常常提起她一位知己朋友所經歷的：這位朋友的丈夫因為牽涉到一七四五年的叛變事件，在卡來爾審訊定罪。當她丈夫將被處決的前一晚，她坐在椅子上沉思，一時睡著，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人見她，告訴她說：“你到某地方那一片牆的某部分，在那散碎的石子裡找出一把鑰匙，然後把這鑰匙拿去給你的丈夫。”她醒了過來，心想這不過是一個夢而已，不加注意。隨即又睡著了，又做了同樣的夢。於是她起來，披上披肩，帶上帽子，到

那片牆的某一部，就在那散碎的石子堆中找出一把鑰匙。經過好些周折，她終於得到進入監牢的許可；她把鑰匙交給丈夫，這鑰匙正可開他那囚房和監牢的門。中夜時他越獄逃走了。

五月四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至五時之間我抵達亞伯丁。五日（星期三），知道早晨的聚會一停止好久了，可是各小組及特別組都還存在。許多人因為缺乏早晨的崇拜和禱告聚會而冷淡下來。在蘇格蘭各地早晨的崇拜和禱告聚會已很難看到蹤跡了。

晚上我懇切地和傳道師們談話，向他們指出，一個傳道師若留在某一地方超過六至八星期之久，對聽眾或傳道師本身均屬無益。因為不但傳道師沒有充足的材料好日夜講論，會眾也不想來聽他的了。這樣，傳道師必因喜歡在床上多躺一會兒而冷淡下來，會眾也必如是。若是一個傳道師在一個地方的時間不超過兩星期，那麼他必能有充足的講材，而會眾也必喜歡聽他。根據這意見他們立刻為本區擬定計劃，並決心遵行。

五月六日（星期四）

講道過後我們就立刻出發，十時左右抵達老米爾得旦。班弗夫人的一個僕人在那裡等著我們，請我乘坐驛車往格梭堡，一家人都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七時我向一小群聽眾講道，他們都誠懇專注，我相信有些人已得受感動。

五月十二日（星期三）

我再一次和格蘭特公爵一同吃飯，沒想到會有機會再見到他。他的夫人最近去世，他好像快要跟著她去似的。晚上厄爾琴地方有一個禮拜堂請我講道，聽眾很多。若是傳道師們是“雷子”的話，甚至在這種地方，仍可望有好的收穫。

六月八日（星期二）

我來到斯圖克敦，看到神在此地兒童當中所做的非常工作；許多六歲到十四歲的小孩子深受感動，熱切盼望他們靈魂的得救。有六十個以上的小孩子不斷地到會中來要省察自己，顯得大有覺悟。中午我講解“天國近了”的道理，每一句話對大家似乎都發生作用。當我剛走下臺，許多小孩子把我圍住，當中有兩個先跪下來，以後所有的小孩子也都跪了下來，我自己也跪下來，開始為他們禱告。許許多多的人又跑回屋子裡，火焰把一個個的心都燃著起來，到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受感動。這豈不是地上的一件新事嗎？神在兒童身上開始祂的工作。同樣的情形發生于康瓦爾，曼徹斯特，和厄普衛司諸地。影響所及，許多年齡較大的人也深受感動，直到他們都認識神，從至小到至大，都讚美祂！

得到了一匹輕快的馬，我就越過高山到威爾穀去。但已見不到我從前的居停主人瓦特孫了，這好人已投入亞伯拉罕的懷中去了。同樣的，那位信徒之母拿特斯（從前叫薩爾克得）也離世了，她確是兒童工作的傑出人材。但神仍然和他們同在，許多領袖和許多會友對神的工作都很熱心，這從晚上的聚會可以看出；在聚會中，神賜下豐盛的恩典，是我前所罕見的。

六月十七日（星期四）

早晨的聚會屋中人滿。此地（懷特比）的團體確可作為全英國的模範。他們輕視一切的裝飾，卻看重善工，並有溫柔恬靜的性格。我看不見有穿皺邊衣裳的人，不，在他們當中連一頂時式的帽子都沒有，雖然他們有許多家境很不錯的。

六月廿六日（星期六）

我騎馬到厄普衛司；我仍然喜愛這地方，勝過世界其他各地。

八月廿六日（星期四）

在旅途上我讀了福耳特耳的自傳。他真是一個十足的花花公子！可是他的性格還沒有他所崇拜的那個國君那麼可惡！那人確是一個沒道義的人，其玷辱王位為空前所未有的。可惜他的父親沒有在他年青時砍掉他的頭，救他脫離這一切的罪惡和羞辱！

八月卅一日（星期二）

可克博士，懷特科特先生和發色先生諸人從倫敦下來，準備動身到美洲去。

九月一日（星期三）

現在我心裡已很清楚，決定實行那在我心中籌畫頗久的事，並指定懷特科特先生和發色先生到美洲看顧那群寂寞的羊。二日（星期四），我再增派三人，相信這些人必將大大榮耀神的名。

九月卅日（星期四）

我和馬其利談了許久。他是我們在南美洲的傳道師，最近剛到英國來的。他給了一個令人喜慰的報告，謂神在那邊的工作正在不斷增進中。他熱切地請求我在未死之前再次訪問美洲。我想我此生再也不能到新大陸去了。

十一月廿日（星期六）

早晨三時，有兩三個人從廚房打破窗戶入屋，上到客廳，打破摩爾先生的櫃子，拿走兩三鎊現款（昨夜我曾阻止摩爾先生把剛收到的七十鎊現款放在那裡）。以後他們又打破碗碟櫃，拿了一些銀器。這時候摩爾先生的鬧鐘忽然響了（因他撥錯了時間；原應該撥在四時半，卻撥到三時半去）。鬧鐘響得雷鳴似的，小偷一聽見就趕快逃跑，雖然他們的竊奪工作還未進行一半哩，我們的全部損失估價不超過六鎊。

十二月廿六日（星期日）

我在新門為已被判罪的囚犯講道。那邊有四十七人被判死刑。當他們進來時，他們所帶的鐵鍊叮當作響，殊覺恐怖。但到了我念完經文，全場都很寂靜，犯人及其他聽眾都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我向他們所念的經文為：“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神的大能顯然臨在，多數的犯人都落淚。數日後有二十人一同受刑，其中五人死得很平安。那位訓導囚徒的維黎特先生的精神和行為是值得稱許的，據說在所有類此的事件上都有相似的良好表現，這是我所樂聞的。

[[置頂](#) [返回目錄](#)]

一七八五年

(本章字數：2078 更新時間：2006-7-19 19:44:06)

正月四日 (星期二)

我們常常在這一季節把煤和麵包分送給團體中一些貧窮的會員。現在我認為他們需要穿的和需要吃的同樣地迫切。為此，在往下四天我走遍了全城，募得兩百鎊款，用以救濟那些最急需冬衣的人。但這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因為多數的街道都堆積著雪泥，其深至踝；我的雙足幾乎從早到晚都浸在雪水裡。起初無事，但到星期六晚上就支援不住了，染上惡性的痢疾，每個鐘頭更加劇烈。第二天早晨六時懷特赫醫生來診，他所開的第一服藥就叫我舒適多了，三四服之後就完全治癒了我的病。如果他能夠多活幾年，我想他必成歐洲的名醫之一。

三月廿四日 (星期四)

我在思索這麼多奇異的芥菜子！五十年前栽種，而今已生長了。這種子撒播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地，威特島，人島，以致于美洲；從琉厄德群島，經過全洲，遍及加拿大和紐芬蘭。而各地的團體，都遵循同一原則，即認識宗教的神聖，奮力崇奉神，不謹在形式上，並亦“以心靈和誠實”崇拜祂。

五月五日 (星期四)

在我往科克的途中，未及半路，約三十個團體會友騎馬前來迎接我。我們在米羅敦吃中飯，然後繼續前行，經過一片景色宜人，耕墾良好的土地，來到科克。

五月六日 (星期五)

我仔細地調查團體的情形，發現會員的數目約四百。當中有許多人非常熱心。許多小孩子，多數是女的，確實可稱為義。有些已成聖，可作聖潔的模範。

但是我們將怎樣保持這正在燃燒著的火焰，不但在科克，而也在全國各地呢？不是以靜坐觀望的態度，而是積極地激起在他們裡面的神的恩賜，不斷警醒，勸告每一個人，勉勵每一個人，以禱告的力量來包圍聖座。當然的，有些人將在他們所接受的恩典裡長進，另一些人則不然，而後者必是衰敗的現象。但我們不必因此灰心，只須盡我們的力量做今天所應做的，把明天的事付託神。

五月七日 (星期六)

這一天那位可敬的聖者皮羅納特要他那日夜在服事他的孫女兒不裡格斯到花園去呼吸一些新鮮空氣。那時他正在讀以賽亞書的最後三章，有時由他的孫女兒念給他聽。當她從外面回來時，看見他興奮的狂喜，淚流滿腮，因為他深切地感覺到所將經歷的榮耀已非常接近了。那天他繼續著那種不可言喻的喜樂，星期日更加喜樂，似乎天堂已為他周圍的人敞開了門似的。那晚臨睡時，他的孫女兒到他房間看他有沒有什麼需要，站在他的床邊，他微笑說：“我親愛的孩子，願神賜福給你，並一切屬乎你的！是的，祂必要賜福給你！”他這樣熱切地說了好幾遍，直到她離開了他的房間。第二天早上她進去看他，那是九日 (星期一)，他的靈魂已回到神那裡去了。

這樣，皮先生那高潔喜樂的生命在九十二歲時結束了。我的年齡和他相近，現在已是八十二歲了。但願我在聖潔方面能隨著他的腳步，但願我的終局能和他的終局一樣！

五月十八日（星期三）

有一個小女孩整夜不睡，然後走了兩裡路來看我；我把她帶上我的車子，看見她不斷地靠神喜樂，殊覺希奇，下午我們到巴林羅柏去。

八月一日（星期一）

和幾個接近的朋友詳細計議後，我同意他們的看法，決定再派遣三位富有經驗的傳道師，即包孫，漢比，及泰羅到蘇格蘭工作。我相信神必賜福於他們的工作，以顯明他們是祂所差遣的。三日（星期三），我們的會議順利結束，神的大能親自主持會議中的各項討論。

八月廿六日（星期五）

晚上我在聖伊比斯市場講道，幾乎全城的人都來。這地方就是我們在康瓦爾講道的第一個地方，那時候撒但為著自己的國度猛烈鬭爭，現在一切都很安靜。老約翰南斯已卸下人生的重擔；幾個月前有一天他坐在講臺上傳道師背後，忽然僕倒，給抬了出去，就此長眠了。

八月廿七日（星期六）

九時我在近海爾的制銅廠的新宣道所講道。我想像在英國，甚至在全歐洲或全世界，必沒有第二間類此的宣道所。這房子的建築是圓形的，所有的牆壁是銅制的，似乎非常牢固，可以與天地同其久長。

十一月四日（星期五）

我回到倫敦。六日（星期日），在那位偉大良善的弗裡特察先生的葬禮上證道。參加的會眾多數覺得神和他們同在。下午我埋葬皮利的遺骸。皮利是一個可愛的少女，在十八歲的時候夭折了。可是她在靈性上確已成熟，可以迎接她的新郎，且能以完全得勝的信心去迎接祂。十三日（星期日）我在索裡察教堂講道。

十二月五日（星期一）

今天和以後的整個星期，我以可能撥出的時間走遍全城，為著完成一件雖非愉快卻有必要的工作，就是替那些被雇前來建造新禮拜堂的窮苦工人捐錢。其實我並沒有做這件事的義務，但倘若我不做，沒有別人願意做了。

[置 頂 返回目錄]

一七八六年

（ 本章字數：2656 更新時間：2006-7-19 19:47:05 ）

正月廿四日（星期二）

我應邀至貴族院聽國王致詞。使我又驚奇又愉快的是聽見國王對每一個字的發音都極準確恰當。我懷疑歐洲還有其他國王能夠像他那麼流利地發表演講。

三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離開布裡斯它，帶著不拉得本同行。他因剛喪失所愛的妻子，極其傷心，我認為換一換地方環境對他的心情必有幫助。

五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在到盆雷斯的路上讀了培根公爵的十個世紀的實驗，書中記述許多希奇的實驗，其中也許有許多很有用處的材料。以後又讀安徒生博士的赫布裡底群島見聞記。這位作者是何等的忠實和有見識！他多麼清楚地指出因為鹽稅的錯誤政策，影響到那邊的漁業，本來是大可經營的，現在全被摧毀了，打擊皇家的收入甚大。非但如此，每年還須由政府賠上數千鎊鉅款。

六月廿五日（星期日）

我在米斯特敦講道，看見赫塞教堂的會眾那麼少，頗覺痛心。哈爾先生活著的時候情形並不如此。這地方的大毛病乃是牧師身兼多職，且非駐會工作。這些毛病惟獨神能加醫治。

六月廿八日（星期三）

今天是我八十三歲的生日。我自己也覺得希奇。十二年來我從不再有任何疲乏的感覺，無論是寫作，講道或旅行，我都不覺困倦（這是神的好旨意！）有一個自然的原因就是我的不斷操練，和更換空氣。為什麼更換空氣對人的健康會有那麼大的貢獻我不知道，但它確有好處。

七月廿五日（星期二）

我們的會議開始。約有八十位傳道師參加。每天早上六時和九時，下午二時聚集。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們檢討傳道師的品格，不論是已獲准加入年議會，或未加入的。星期四下午的會議讓會員自由列席參加，聽取關於脫離國教的議論。結果大家決定繼續與國教保持原有關係，無一異議。我相信這一決議必能維持，最少到我往那更好的世界之後。

八月十二日（星期六）

英國國教的牧師威廉先生和蘇格蘭教會的牧師斯葛先生兩人邀請我前往荷蘭。

八月十四日（星期一）

八時上船，經過歐洲最怡人的避暑國之一，航行殊覺愉快。十二時至一時之間抵達海格爾。因為決定不投宿客店，我就同斐格森兄弟到他的寓所去，在那裡安靜舒適地過了一夜。

八月十五日（星期二）

這回乘船我曾做了一個試驗，發現在船上寫作和在書房裡是一樣的。從那時起每遇乘船，我仍然寫作。有那一種旅行能與這相比擬呢？中午我們到達黎登訪問羅爾斯教授。羅教授是一個很有見識，且善於詞令的人，拉丁語講得非常流利，我很願意和他多談幾個鐘頭，可是早已約定今晚到阿姆斯特丹去。

八月十八日（星期五）

下午會見當地的一些朋友，他們似乎都很熱心於神的事，特別是一位叫盧缺特女士的。盧女士能講荷蘭語，法語和英語。那天晚上她在發康伯格女士——當地首屈一指的貴婦——家中，我們一同吃晚飯。此地風俗特殊，飯桌上不用臺布，但每人有盤子，刀，叉和食巾，另外有十五六個小盤子，放著麵包，

牛油，幹酪，牛肉，蛋糕，烤餅並各種水果。此外還加上美妙的風琴音樂，這風琴是我所聽到的聲音最好的一架。

我所想看的朋友都看過了，廿四日（星期四）我離開了這些可愛的人，和這令人喜悅的阿姆斯特丹城。這可能是永久的離別。我們早上七時出發，下午兩點至三點之間來到烏特勒支。那位請我住宿他家的方羅西先生，派了一輛馬車到我登陸的地方等我；他以一個約克郡老循道派信徒的殷勤及熱誠招待我。

八月廿八日（星期一）

我們七時上船。

九月三日（星期日）

我們已經在船上廿四小時了，但還走不到三分之一的航程。我看出除非我在這裡講道，我們的船必難前進。所以在下午二時至三時之間我向同船乘客講論“人必有死”的道理，大家都很受感動。這以後我們有幾個鐘頭的好風，但不久風又停住了，但時間並不長，當我們禱告後，一陣清新的風吹來，把我們送進港內了。

九月廿五日（星期一）

我現在專心致力於弗裡特察先生傳記的撰述，已盡可能搜集了一切最好的材料。為這傳記我獻出了所有可能分出的時間，一直到十一月份。每天從早上五時至晚上八時是我閱讀及寫作的時間，若寫作時間過長就覺傷害眼睛。

十月二日（星期一）

我到茶坦姆去，今晚和第二天早上五時都和此地的可愛和誠懇的會眾聚集，殊覺快慰。三日（星期二），我又下去，順著好風來到犀耳涅斯。此地的宣道所已竣工了，但它建造的方法真是世所未聞的。這所房子在幾個月前由很少數的幾個人開始建造，經費毫無著落，但上感動了一些船塢附近居民的心，甚至那些不承認宗教的人，和木匠，造船匠，勞工等，在他們空餘的時間也都上來，不受任何酬報，盡力工作。因此偌大的一所方房子很快地就造好了，並且裡裡外外都造得非常美觀，僅次於倫敦的新堂，為英國南部首屈一指的宣道所。

十月廿四日（星期二）

我在得特福與各小組相聚，大家都勉強我規定以後的聖日崇拜在本宣道所舉行，而時間定為和國教禮拜堂的崇拜時間相同。這樣做將等於是正式和國教分離了。我們在英國各地所規定的主日崇拜時間，無論在清晨或晚上，都不與教堂的崇拜時間衝突，讓那些願意參加兩邊聚會的人沒有困難。若是規定在同一時間聚會，那麼會友若不是和國教分離，就得和我們分離，我認為這樣做非但無益，而且在我是完全不合法的。

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我為考米門——另一個常常大聲作長時間講道的犧牲者——舉行葬禮。當他病重時我曾盡力想法挽救他的健康。我帶他出去一道旅行，但已經太遲了；他曾有一點進步，但不久病又發作。數月後平安離世。他有著一個又溫柔又安靜的心靈；他的行為是很好的模範。

十二月五日（星期二）

一直到本週末，我儘量以分得出的時間謄寫會員名錄。這是一件沉悶而卻必要的工作，每年由我親自

處理一次，已將近五十年了。

[置 頂 返回目錄]

一七八七年

(本章字數：4736 更新時間：2006-7-19 19:49:20)

二月九日（星期五）

因為紐華克弟兄們的熱切請求，要我訪問他們（離倫敦約一百廿四裡路）並為他們的新宣道所行開幕禮，我就在當晚乘坐郵車出發，第二天下午四時抵達紐華克。

二月十一日（星期日）

九時我在新宣道所講道，這是一所雅潔精緻的房子。同時我宣佈下午五時將再講道；但不久市長送來一封信，請我稍為延遲講道的時間，這樣子使他自己和另外幾位市參議能夠前來參加。神開啟我的口，使我發出嚴厲的話，也開啟許多人的心門，使他們接受真理。

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我在得特福講道，發現那恐嚇的風暴已經過去了，弟兄們都能和平相處，彼此相愛，殊甚快慰。

三月八日（星期四）

我往布裡斯它，同日下午弗裡特察夫人也從馬多利來到那裡。自從上次我離開此地後，神的工作大作進步，尤其是在青年人當中。許多青年人卻可作為團體的模範。

三月十日（星期六）

我和弗時特察夫人很愉快地談了一個鐘頭。她顯得在恩典中大有進步，對於來世的準備工作亦較成熟，我鼓勵她在留住布裡斯它這段短短的時間內盡所能行善。所以在往後的一周內，她盡她的時間和能力所許可的和許多小組組員談話。她的話有如火焰一般，把光和熱傳到凡聽她講道者的心裡。

三月廿一日（星期三）

在格羅斯忒的聚會參加人數甚眾，我極力向他們傳講大救恩的道理。約十一時我和主教有了一個鐘頭的談話，甚為高興。主教是一個很有見識，很坦誠的人，我希望他也是虔誠的人。他所住的宅第（一度為修道院）幽靜高雅，而並不太華麗，特別是那小禮拜堂，是經過那位好主教明遜所親自佈置的。現在偏見已消除了，潮流轉變，朋友們認為這是準備建造宣道所的好機會；大家已經認捐了一百鎊。

三月廿八日（星期三）

晚上我們為烏爾味罕普吞的新宣道所舉行開幕典禮，這房子約略有新壘（泰因河畔）那房子的規模。

聚會時雖然大家盡可能擠在一起，仍無法容納那麼許多聽眾。

三月廿九日（星期四）

十二時左右我在巷尾講道。在這裡我們好像進入一個火焰燃燒著的地方，就是鄰接伯斯倫的地方。傳道師和會友鼓勵彼此的愛心和善工，那種情形似乎是前所未見的。晚上我在伯斯倫講道。因見從各地前來的人擠在一起，我就提早半個鐘頭開講，然而屋子仍然容納不了半數的聽眾，所以當我在屋子裡向凡進得來的人講道時，布魯朋特先生則在院子裡向其餘的人講道。接下去舉行愛筵，這樣的愛筵是我許多年來所沒有遇到的。起初有兩三個人站起來講話，那時神的權能大大地臨在於眾人之中，有的禱告，有的感謝，因此幾乎不能聽見講話的人的聲音，並且有兩三個人同時講話；後來我輕聲勸告他們每次讓一人講話。他們遵行了，表現出驚人的力量。

三月卅日（星期五）

我原規定早上五時講道，但剛過四點，就有一隊樂隊來向我致敬；有彈的有唱的，就在我們的門前，使空中迴旋著猶大馬加比名曲的調兒；這是一個很好的前奏，因此我提早半小時講道，那時屋裡上上下下都已擠滿了人。我以堅決而溫和的語氣勸勉大家須謹慎警醒：“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三月卅一日（星期六）

我繼續前往馬克裡斯飛德。那邊的人雖然在財富方面疾速地增加，但在神裡面仍然頗有生氣。若他們能夠繼續持守此種精神，那就是半世紀以來我所看到的唯一例子。我儘量以嚴厲的話警戒他們。

六月廿一日（星期四）

下午蒙神的帶領得以平安抵達都伯林。我們離開此地已經兩個多月了。

六月廿六日（星期二）

我們意外看見可克博士，甚覺愉快。可克博士剛從菲列特非亞來；他這次的旅程只有廿九天。他報告我們美國方面神工作的美好情形。（廿八日）星期四我很高興得與豪厄德先生談話，我認為他是歐洲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除神的大能之外，還有什麼力量能使他擔負起那麼許多又困難又危險的事工呢？其實若是神站在我們這邊，沒有什麼能加害於我們的了。

六月卅日（星期六）

我約請我們所有的傳道師前來相聚，共同為我們在美洲的弟兄們的情況設想；他們曾經為自己的影子受盡恐懼，以為英國的傳道師都有意去奴役他們。我相信這種恐懼現在已過去了，他們已曉悟這是魔鬼的詭計。

七月廿七日（星期五）

皮爾先生請我到柏裡吃早飯。皮爾是一個業印花布的人。幾年前他以五百鎊的資本開業經營，現在已獲五萬鎊的利潤。他如果不喪失了靈魂那才是一個大奇跡哩！

我又從那裡到波爾頓。此地我們有主日學學生八百人，由約八十位教師分擔教導的責任。這些教師們除接受神的恩外，不受任何酬報。其中約有一百個男女小孩在學習唱歌，都唱得很準確，所以當他們合唱的時候，只聽見有一個聲音。當我在那裡講解第一誡命時，一堂滿座。晚上有許多小孩依然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我請他們四五十人合唱：

“天上的燦爛火花！”

雖然有些人因流淚唱不出來，但那和諧的聲音確足與皇室禮拜堂所唱的相媲美。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們從耶謨斯出發時風勢很好，但不一會兒卻遇逆風，非常猛烈，以致到了下午我們不得不在斯溫納支停了下來。我很興高發現我們在這地方的小團體還在。我已經十三年不曾看見他們了，這回也沒想到要來看他們，但神有好的安排。晚上我在長老會的聚會所講道。有這麼許多人聚會恐非常有的。以後我和牧師作半小時愉快的談話，是在他自己租住的牧師宅——一所整潔幽靜的房子，配著一個雅致的花園。以後我們又到老弟兄科林斯的家裡休息；八時至九時之間上船。

八月十四日（星期二）

船繼續航行，風勢很好，我們盼望下午即可抵達革因稷。但不幸風又逆轉，來勢甚凶，大家知道不可能開抵革因稷，認為最好暫停在奧爾得尼島。但我們到內海時幾乎遭覆船之難；當時我們的船正走在礁石之中，四圍海浪摧擊，風忽然完全停止，這種情形若繼續下去，船必然為礁石擊碎。我們開始懇切禱告，風立即吹動，約在日落時我們登陸了；雖然五張床放在同一個房間裡，我們仍都安然入睡。

八月十八日（星期六）

我和可克博士一道在革因稷的地方長官裡吃飯，我很高興能得到另一友伴。我們和這一位有見識，有教養，豪爽的人嚴肅地談了約一個鐘頭。晚上我向極大的一群會眾講道。

八月十九日（星期日）

早上六時不拉福在蒙特勃拉西向許許多多的聽眾講道。我在八點半時講道。十點我到法國禮拜堂去。五時聚會是會眾最多的一次。其後我和眾人殷殷道別。

八月廿日（星期一）

我們在早上三時至四時之間上船。我們的船是一條很小很不舒適的單桅帆船，行駛遲緩，所以七個鐘頭只走了七個海裡。十一時左右我們在聖希里爾登陸，直接往布列京伯利先生的家。

八月廿三日（星期四）

我騎馬經過陰涼舒適的小路來到聖瑪利，離聖希里爾五六裡路的地方。全屋子裡沒有一個能講英語的。幸而我有足夠的翻譯員。晚上我們的大房間擠滿了人，我向他們講論“藉著信，得救是本乎恩。”布列京伯利逐句翻譯出來。神確臨在此地，雖然傳達得那麼不靈活，尤其當我們禱告時祂確臨在：我以英文，布先生以法文禱告。

這裡的房子和威爾斯內地的房子一模一樣，和林肯郡最好的農家房子相仿。一般人民在待人接物方面都比我們英國的農民好得多。

八月廿八日（星期二）

仍然為逆風所阻留。晚上六時在會議室講道，聽眾比前都多。這地方很夠容納五六百人。當地的顯要人物多數在場。我相信神的靈已大大地降臨在他們中間。第二天晚上因為還不能走，我又在那裡講道；聽眾比前更多。現在我覺得已盡了我的責任。第二天早上，風把我們送到革因稷，而不是到掃桑波敦。我並非不樂意回到那裡；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安排。下午他們請我利用當地的會議室，是市場上的一所寬敞房子，能容納三倍以上我們原有房子所能容納的人數。我很樂意地接受了，六點鐘

就在那裡向他們講道，會眾之多，是我在此地從未見過的。

十月廿九日（星期一）

我查閱我們的刊物所徵集到的稿件，那些不值得發表的都丟棄了，其他的亦加修正。卅日（星期二），我到赫特福郡興斯奧士地方哈羅女士的家，那位從劍橋來的辛棉先生來迎接我。辛先生和傳勒徹爾先生在精神上十分相似。當晚聚會禮拜堂中群眾極為擁擠。

十一月三日（星期六）

我和克劉羅先生談了好久，討論那件極荒謬的宗教法案，即所謂“小聚會條例”的有關問題。後來參考“容忍條例”和安尼女王的第十四法案，我們相信最安全的方法是讓我們所有的禮拜堂和所有的旅行傳道都向當局領取執照，但不以國教脫離者，而以“福音傳播者”的資格前往領取。這樣，法律或司法當局都沒有拒絕發給執照給禮拜堂或傳道師的任何根據。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四）

我在蘭伯特地方愛德華的家講道。神使人在最適當的崗位上工作是何等的奇妙。這位愛德華夫人確具有天賦的非常才能，她教導將近一百名兒童，把他們管理得很規矩；她的成績幾乎比國內一般學校的女教師都好。

十一月卅日（星期五）

我和委員會相聚，商討一些俗務。我們仍然入不敷出。應該另外設想辦法來增加收入，俾能與開支相平衡。

十二月九日（星期日）

我在五點半下樓，發現禮拜堂並沒有傳道師在（其實我們屋裡有三四位傳道師）。於我自己講道。嗣後我訪問為什麼我的家人沒有一個參加早晨的崇拜會。回答是晚上大家睡遲了。我決定糾正他們，乃發出命令：第一，住在我屋裡的每一個人晚上必須于九時就寢。第二，每一個人都應參加早晨的崇拜會。從那時起，大家都小心遵行。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二）

我退居到紐溫頓，差不多有三天的休息。廿一日（星期五），委員會向我建議：第一，在我們兩個禮拜堂聚會時同一家男女可坐在一起。第二，每佔有一座席的人可把那座席當為自己的。這辦法無異要一舉推翻了我五十年來所建立的規矩！

十二月廿二日（星期六）

由於一個畫家屢次的請求，我坐下來讓他作畫，一共坐一個半鐘頭。我認為這畫比過去所畫的許多幅都好。但一個上了八十的人，他的畫像會有什麼價值呢？

十二月廿四日（星期一）

我們的委員會又開了一次會議。經過審慎和在愛心中的商討之後，大家決定最好的辦法仍是：第一，男女仍然分座。第二，沒有人能把禮拜堂的座位據為己有，不論在新堂或在西街的禮拜堂都如此。

[置頂 返回目錄]

一七八八年

(本章字數：6050 更新時間：2006-7-19 19:51:02)

二月廿五日 (星期一)

我和西街的會眾珍重道別，再一次向他們講論那我在五十年前勉勵他們的話：“藉著信你得救是本乎恩”。在往後的一個聚會上，神的靈奇妙地充滿著會場。第二天晚上在新堂有無數的會眾聚集，我向他們宣揚神全部的計畫。現在我似乎已完結了我在倫敦的工作。如果我能夠再看見他們固然很好，否則我祈求神興起別人，能在祂的事工上更加忠實，更有成就！

三月三日 (星期一)

我到了布裡斯它，在那裡過兩三天安靜的日子，寫完關於“良心”的一篇證道詞。星期二我發出通告，規定星期四晚上講道，討論那現在正甚流行的一個題目——“奴隸”。星期四那天，屋子裡從頭到尾都擠滿了人，貧富貴賤都有。我引古先知的話：“願神使雅各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裡，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當時大家專心傾聽，有如夜晚的安靜。講到一半時，忽然傳來一種暴烈的聲音，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這聲音像閃電般擊打全場的會眾，立刻引起的那種紛亂和惶惑的情形實非言語所能形容，好像一個城遭受襲擊那樣；人們猛烈地互相衝擊，長凳子都打碎了。會眾十之八九顯得同樣為惶恐所襲擊。可是約在六分鐘後，風暴停止了。其停止正和發作時一樣地突然。大家既都安靜下來，我就繼續講道，未遭受任何阻擾。

這件事情在我的記憶中是一件最奇怪不過的事。我相信沒有人能作任何解釋，除非承認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撒但奮力爭戰，以圖挽救他國度的傾覆。我們以星期五為禁食禱告的日子，祈求神顧念那些可憐的被捆縛的人（想到那些奴隸販子的權力和財富，人的力量似乎是無可奈何的），替他們開闢一條逃命的路，解除他們的鎖鏈。

三月十六日 (星期日)

市長愛德華先生請我在他的禮拜堂講道，並在他的官邸和他一同用膳。多數的參議員都參加聚會，其他的聽眾貧賤富貴皆有，人數至多。我向他們講解聖經上那可怖的一章，即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

在一個風和日暖的可愛早晨，我出發作北部旅行。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三)

中午我在條克斯巴立講道，雖遇市集的時候，而屋中仍告人滿，大家都非常注意聽講。

下午我們到烏斯特去，那邊的房子也是太小，容納不了那麼許多聽眾。因為循道派信徒在此地所做的許多善事，一般無知之輩再也不敢出來反對。我說現在循道派信徒到處受尊敬的情形確比當初受侮辱

的情形更危險哩！

三月廿二日（星期六）

晚上在北明翰我們有著像主日那麼多的會眾。此地神的工作進展甚速，會員增加到八百人以上。現在僅次於倫敦及布裡斯它而已，比英國任何其他的團體成績都好。

三月廿六日（星期三）

我到了威尼斯伯利，這地方的團體是斯塔福郡眾團體之母。但老會員剩下的只有幾個，我想在三百五十個會員中只有老會員三人罷了。

三月廿七日（星期四）

中午我在都德里講道，覺得心靈異常寬放。晚上在烏爾味罕普吞講道更覺如此。新的宣道所擠滿了人。這城鎮許多年是何等的一個賊窩，但現在，似乎是那在後的必將在先。廿八日（星期五），我們來到馬德利我們親愛朋友的家。弗裡特察夫人的健康已奇異地增進了。她的侄兒很像是一個久年的信徒，因他似乎已在福音的信仰上有了根基。晚上到會聽眾異常之多，我向他們講解：“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大家都充滿莊嚴喜樂的情緒。

四月三日（星期四）

我來到李克。許多年來這地方的工作都好像是耕種在沙土上，但果實終於也看到了。

四月十九日（星期六）

我們到了波爾頓。晚上就在當地我們的一所非常高雅的聚會所對一群活潑有生氣的會眾講道。我必須承認在英倫三島所有循道會當中，再也無法找到比此地更好的歌詠班了。我們差不多有一百個從主日學挑選出來的男女高音，都經過嚴格訓練，是世界各地的任何禮拜堂，大座堂，或音樂室所不能找到的，不但如此，他們那種歌唱的神情，和他們當中的許多美麗的臉孔，配著他們所唱的調兒，正是非常相稱。我相信除了在天父家天使所唱的之外，再也沒有能唱得比這裡更好的歌詠班了。

四月廿日（星期日）

早上八時和中午一時的聚會全屋子都滿了人。下午三時我和約九百至一千名的主日學兒童聚集。這情景是我前所未見的。他們的衣飾整齊乾淨，且很樸素。大家舉動嚴肅，恪守規矩。許多男女小孩長得眉清目秀，非常俊美。我相信是英國或歐洲所能產出的最好看的小孩子。當他們合唱時，沒有一個唱走調的，聲音之優美確超過任何劇院所唱的。還有，最使人欣喜的是他們當中許多人真誠敬畏神。有些在祂的救贖裡面已得到喜樂。他們確是當地的好模範。他們經常訪問窮困的病人（有時候六人，八人或十人同往），勉勵他們，安慰他們，和他們一同禱告。他們也常常十人或十多人聚集，歌唱，禱告；有時竟至三四十人熱切地聚在一起，或唱歌，或禱告，甚至流淚呼叫，彼此捨不得分離。

五月十六日（星期五）

我們在格拉斯哥所建的宣道所，相信能容納和巴斯禮拜堂同等的人數；其不同的地方是把講臺安置在一邊，和長老會的禮拜堂一模一樣，和我們在不寧特福所建的房子亦相仿佛。恐怕在我去世之後，我們的宣道所都會依此體式建造吧！

五月十八日（星期日）

十一點的聚會我講論撒種的比喻；兩點半講論詩篇第五十篇廿三節；晚上講論“現在所存的有信有望

有愛，這三樣。”附帶對有關循道派信仰的問題作一簡短解釋，特別強調以下的事實：在天底下，除了循道派，無論那一宗教團體，在關心人的靈魂得救之外，沒有不同時提出某些要求，作為入會條件的。請看看你周圍的情形，你不能參加長老會，重洗會，貴格會或其他的教會或團體，除非你和他們所信相同，並遵守同樣的崇拜儀式。

惟獨循道派人不堅持你必須有些什麼主張。他們要思想，也讓別人思想。他們也不強迫施行任何特殊的崇拜形式，你可以繼續你原來的形式崇拜，照你所歡喜的行。自從使徒時代至今，我不知道有什麼宗派，不論古今，像循道會容許人們享受那麼許多的良心自由。這一點就是我們的光榮，是我們特有的光榮，有那一個團體可以和我們分享這光榮呢？

五月廿四日（星期六）

一時左右我們抵達安韋克。新的宣道所使我有點驚奇（今晚我就在這裡講道）；房子的建築和我們在不寧特福租來的聚會所一模一樣。難道他們沒有眼睛？或是他們未曾見過英國式的房子？總之，這座怪物沒有什麼補救的辦法了。

五月廿五日（星期日）

今天規定為所有蘇格蘭“未經宣誓效忠英皇”的教會在公共場所聚集，替喬治皇和皇室禱告的日子。這是大家所同意的。我在九點，兩點和五點作三次證道，最後一次講論當天的經文，即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心靈上極感興奮。

六月五日（星期四）

因為熱望再一次訪問威爾穀那可愛的團體，今天一早出發，經過一些很好的公路來到窩新罕——靠近威爾穀的一個市鎮。因為大風雨的緣故我不能在露天講道，屋子又容納不了那麼許多人，只好盡可能大家擠在一起。那些不能進來的人都站近門邊和視窗聽；是的，凡願意的人必蒙悅納。

六月廿八日（星期六）

今天是我八十五歲的生日，我將怎樣讚美神呢？祂賜給我千萬屬靈的恩賜和肉體的福氣！經過這許多年的緊張生活，我畢竟很少受苦。誠然我現在動作不如從前輕快，行走不如從前敏捷；我的視覺已有點衰退，左眼昏花，不容易看書了；我右眼的眼球每天都覺微痛，我的右顳顬（數月前受擊傷）和右肩膀及手臂，每天都有微痛，這我想是由於挫傷和風濕症所引起的。我的忘記也有點衰退，尤其對新近接觸的人名，和新近發生的事，容易遺忘。可是對二十年前，四十年前或六十年前的事卻都還清楚記得；至於我的聽覺，味覺，嗅覺，及食欲（雖然我現在的食量只有從前的三分之一）也都沒有什麼改變；對旅行或講道也不覺得疲乏；寫證道詞的能力更不減退，隨時可以寫，且能寫得和從前的一樣好。

我之能有今天這個樣子歸功於什麼呢？其一，無疑的這是神的權能；祂使我適合於我蒙召所將擔負的工作，祂照著自己的旨意持守我的健康。其二，在上述理由之下，神垂聽祂兒女的禱告。

但我們亦不應忽略下面的原因：

一、我的不斷的操練和更換空氣。

二、有生以來未曾失眠一夜，無論疾病或健康，無論在海中或在陸上。

三、我有隨時可以睡覺的能力；無論何時當我覺得困倦，若我願意，立刻可以入睡，日夜皆然。

四、每天早晨四時起床，六十年來持守不輟。

五、五十年來經常不斷地在清晨五時講道。

六、生平很少悲痛傷心或憂慮的事。

甚至目前，雖有眼睛，顛顛，和手臂的痛疼，但畢竟輕微，且時間不長。

不知這種現象是否在警告我，我離開這世界的時間已快到了。不管是否如此，我願意歌唱：

奉獻殘餘歲月，

榮耀我主聖名，

主死世人獲救！

殘餘時日幾許，

悉憑我主安排，

謹此虔誠奉獻！

七月六日（星期日）

我在主日崇拜開始之前來到厄普衛司。我很高興看見基比孫念禱文時的莊嚴態度，並作簡短證道。可是來守聖餐的人不上二十名，且半數是因我的面子來的，這很使我難過。他們又告訴我經常參加主日崇拜的難得有五十人！我們要怎樣補救這種可痛心的現象呢？

我願意攔阻會友們之脫離國教，但我不能夠。基比孫先生並不是一個敬虔的人，相反的，他是虔誠的敵人，他常常傳講違背真理的話，並攻擊那些持守真理和愛惜真理的人。以我的影響，仍不能夠使會友前往聽他或參加他所執行的聖禮。這問題在我還活著的時候如果不能解決，到我死了之後誰能解決呢？厄普衛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那些牧師既不愛，也不傳福音的問題。循道派的信徒不願意參加這種牧師所主持的崇拜，這該怎麼辦呢？

七月十一日（星期五）

我一早出發到德被去。九點左右，離皮可克約一裡路的地方，我的馬車的車軸忽然斷了，把車輛翻轉過來。馬站立在旁邊不動，直到我和斯密從前面的窗門爬了出來。碎玻璃稍為割破我的手套，此外毫無傷害。我立刻換乘另一輛馬車，繼續向德被走。晚上在那裡講道。第二天早上五時又證道一次，然後前往諾定昂。

七月十九日（星期六）

我用一個鐘頭時間到拆斯飛德街看我那位守寡的姊妹和他的兒女。他們似乎都願意好好遵行那最近神按照祂旨意替他們安排的道路。

我們的會議一共舉行九天，從七月廿九日（星期二）起，至八月六日（星期三）止；這段期間內我每天晚上在新堂講道。我們覺得時間不夠分配，有許多事情應當作更詳細的討論，但因時間短促，不得已匆匆地對付過去。

會議當中所討論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即關於脫離國教問題。討論的結果約如下述：第一，在過去五十年，我們從未打算，也不願意在教義或法規方面，與國教所訂立的有所差異。第二，在教義方面我們迄未覺察到有什麼相左的地方。第三，這些年來，由於需要（非故意選擇）所造成，我們已慢慢地，謹慎地在某些事上更改了教會的法規；如露天佈道，採取自發的禱告，聘用未經按立的傳道師，組織團體，

訂立法規，以及召開年會等。但這些事都是到了我們確知不可或缺（除非甘冒靈性墮落的危險）的時候，才實行的。

八月六日（星期三）

今天我們的會議和開始時一樣，在和平的空氣中結束。我們以這一天作為禁食的日子，于五時，九時，及一時聚集禱告，然後以莊重的守夜崇拜結束。

九月三日（星期三）

我開始撰寫一些關於我弟弟的事蹟；或者我不能活著來寫完它，那麼就讓文筆更好的人去完成它吧！

九月六日（星期六）

我步行至漢南村亨徒生先生的家，然後又從那裡步行到布裡斯它。我的朋友們，出乎好意而非出乎理智，認為這是不可容忍的；好像走五六裡路是多麼可憐的一件事！一個循道會傳道師，有良好的健康，走這麼一點點路若覺得有什麼困難那真是慚愧呀！

九月廿日（星期六）

我和新宣道所的托事們聚集，他們都同意要在委託的契據上附加條文，確定大會有專權指定傳道師前來工作。

十月十日（星期五）

我指派一個委員會來審核我的帳目，並監督書店的業務。我相信從此以後這書店的管理必與前大不相同。

十二月十日（星期三）

今天和往下的幾天，在整理我弟弟遺下的一些詩稿。這是些關於詩篇，四福音（有幾首除外），和使徒行傳的短歌。一共編為五部（以四開紙印出）共一千八九百頁之多，是在一七六五年四月廿五日完成的。

這些詩當中有許多和他從前的作品比較並無遜色，因為既具有同樣的思想力和判斷力，表達的語法也同樣美麗；在適切情況下所表現的明銳智慧，更是和以往同樣地光明燦爛。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

晚上我在高門地方丟攏女士的學校講道。我想這是我記憶中最寒冷的一晚！

本星期我專心閱讀我弟弟的遺作，都是一些詩篇，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短歌，有的很不好，有的過得去，但有的非常之好，能把福音的真義表達出來。他的文筆總是很優美的，佳句很多，有許多可與他的最好作品相媲美。但其中有一些仍然帶著含有毒素的神秘主義意味，這是我們二人到美洲去之前都染上的。這種氣氛先在他的性格上投下一道暗影，以後又影響到他的許多作品；他往往把宗教描繪得十分悲愁，喜唱“到沙漠去！”的歌詞，並傾向孤單寂靜的生活！

[置 頂 返回目錄]

一七八九年

(本章字數：6549 更新時間：2006-7-19 19:54:26)

正月五日 (星期一)

由於 T 夫人的熱切請求，我再一次坐下來讓畫家作畫。羅夢尼先生真是一個傑出的畫家，一下筆就畫得維妙維肖。他一個鐘頭所畫的比約書亞公爵十個鐘頭所畫的還多。

正月九日 (星期五)

在我的遺囑上我沒有留錢給任何人，因為我沒有錢。現在我想，無論我什麼時候離世，由於出賣書籍，必能有相當進款。我就在遺囑的附錄上寫明幾筆的贈與，盡可能的在短時間內付出。其實我喜歡趁我還活著的時候多行善事，因為誰能知道他死之後所發生的是什麼事呢？

正月廿日 (星期二)

我閉門清理一年來的帳目，我希望我會是一個較好的經濟家！現在我非但什麼都沒有，反而負了相當大的一筆債務。我不喜歡這樣，希望在未死之前能把債務理清。

三月一日 (星期日)

今天確為莊嚴的一天；早上和下午的聚會新禮拜堂都告人滿，盼望得到臨別祝福的人都沒有失望。晚上七時我乘坐郵車，同行的另有三位弟兄，當夜我們過得很舒服，不但睡得好，有一部分時間大家用來唱詩讚美神。不久即可看出究竟那些預言我不能活到下一個月的人是不是神所差遣的；但無論如何，我的責任是時刻準備自己。

三月廿七日 (星期五)

我們到了聖首。晚上八時登克拉謨特號郵船。頭三四個鐘頭風勢很好，以後突然逆轉，非常猛烈。我記不清楚前曾否經驗過這樣嚴重的暈船之苦，幾乎整夜不間歇地全身抽搖。星期六整天船被風浪衝擊，一前一後，無法前進。我整天非常難受，什麼事都不能做，幸而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 (廿九，星期日) 約八時平安抵達都伯林的碼頭。

我直接到新宣道所去；參加聚會的人數很多，嚴肅的精神和在西街禮拜堂的聚會一樣。我以希西家王及喬治王的患病和復原作為題目講論。我的確看到在這幾年之內神有改變了這群會眾。本來他們當中許多人態度很輕浮，但現在幾乎都顯得非常嚴肅。卅日 (星期一) 早上五時我開始講道。今天和往下幾天的早晨聚會，參加會眾若從比例上看是遠超過倫敦的。同時我收到許許多多的信件，對聖日崇拜的事表示關注。可是在我對事件的因果調查清楚之前，我不願作任何答覆。這事的經過是：約在兩年前，有人批評我們團體的會員很少有在主日到國教禮拜堂參加崇拜的，多數人不是坐在家裡，就是參加一些與國教分離者的聚會，因此使許多人在靈性上退步，且有脫離教會之議。為著避免分離，有人就建議在自己會所舉行崇拜，對這建議我也同意，但有一個隨帶條件，就是他們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必需參加聖帕提克堂的主日崇拜。這辦法所得到的結果是：第一，他們不再到旁的聚會去。第二，在

六個月到十二個月當中，前往參加聖帕提克堂主日崇拜那些人，比他們已往十至二十年之間出席的次數多出三倍或甚至六倍。這樣做究竟是在準備，還是在避免與國教分離呢？

四月五日（星期日）

七時我在新宣道所講道。十一點到大座堂去。我請求團體的會員，那些沒有到他們本牧區的教堂做禮拜的人，和我同往聖帕提克堂。許多人和我一道，據說守聖餐的人數超過五百，比從前循道派未到愛爾蘭時全年參加的人數還要多。

四月六日（星期一）

今天和往下幾天我收到許許多多的信件，所以我除了看信和覆信之外，簡直不能做別的事。八日（星期三）我訪問那些可憐的寡婦們，並為她們舉行聖餐禮。在我們這寡婦收容所裡住的一共有廿四個寡婦，她們的生活完全由團體負責。其中有幾個頑固和倔強的人，有一段時期很使其他的人苦惱，但這時期已過了。現在她們精神都很不錯，並能以神我們救主的教訓作為裝飾。

四月十八日（星期六）

平靜的一天。十九日（星期日），指揮官派人前來，表示歡迎我利用兵營中的任何地方講道。五時我在騎術室——一個很寬敞的房子——向許多聽眾講論：“當信主耶穌基督，就必得救。”我想這道不至於是撒在路旁的。

五月一日（星期五）

我們到了加百昆。大雨使我們不能在露天講道。有人請我利用兵營裡面的一所大房子講道，我立即接受。當我們走到街上時，許多人跟著我們，呼喊吼叫；但哨兵把暴民趕散了，我們在裡面有一個很安靜的聚會。一位天主教徒請我住宿他家，在那裡舒適地過了一夜。

六月八日（星期一）

我們到伯爾發斯特去，起初我計畫在亞麻場講道，但因天氣變幻無常，因此我去看那大聚會所的領袖們，要求借用他們的地方。他們非常客氣地答允了。這聚會所真是公共崇拜最好不過的場所。是一個橢圓形的建築，看來約有一百尺長，七八十尺寬，很高，有兩排大窗子，光線十分充足，頗可與我們倫敦的新堂相比擬。整齊的柱子和其他每一部分都修飾得精緻均稱，其華麗可說是登峰造極的。

屋子內外人山人海（當中有些是當地最受尊敬的人）我算是排除許多困難才走得進去。後來我覺得我是和主一同站在臺上的。在聽眾當中我毫無拘束地講論，我們大大榮耀神的名。因此我宣佈（和我原來的計畫相反）將於第二和早上在同一地方再作一次證道。但是散會後不久，聚會所的職員通知我不能再用這地方講道了，因為群眾過於擁擠，把房子都弄壞了，有的人甚至把擺在講壇聖經上的銀器打破帶走。因此我另請我們的一位傳道師在我們的小屋子裡講道，第二天一早離開伯爾發斯特。

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約十一時我在蘇斯的街道上講道；下午抵達都伯林。

六月廿一日（星期日）

我講道並主持聖餐。臨近結束是，“神恩的大能”籠罩全體會眾。星期一至星期三我訪問各小組；現在的會員，除了我開除約一百人之外，剩下的還有一千人以上。廿五日（星期四），我到泰希夫人的家，是靠近韋克落的羅沙那地方一個非常清爽的別墅，周圍樹木茂密，景色宜人。晚上我在大廳上向一百

左右非常高雅的人講論主道。

六月廿七日（星期六）

我們經過丹茲谷回到都伯林來，此地很像卡斯威克流域北部那一帶地方，相當的富庶繁榮，有好些地方，眺望陸地和海上的風景，非常壯麗。

六月廿八日（星期日）

早上崇拜結束時，我們有著非常的恩賜；晚上的聚會情形相同，全體會眾之受感動恰如一人的心之受感動一般。

今天我進入八十六歲的生日了。現在我覺得自己是衰老了：第一，我的視覺衰退，再也不能看小字的書，除非有強烈的光線。第二，我的體力衰弱了，走路動作比前幾年緩慢得多。第三，對於名字的記憶，無論是人名，地名，都衰退了，常常需要停下來思索一番。我所擔心的是有一天我的衰老的身體將影響我的心靈！由於理解力的退化而造成一種頑固的性癖，或因身體上的疾病而造成暴躁易怒的脾氣。但是主我的神必將為我解決這一問題。

七月三日（星期五）

我們的小會議今天在都伯林開始，七日（星期二）結束。在這會議中觀察到幾點：第一，過去我在愛爾蘭從未曾召集過四五十位傳道師在一起聚會。這一群傳道師都是熱心事奉神的人。第二，我未曾看見過這麼許多的傳道師，在各方面都能同心合意，尤其是在脫離國教這問題的態度上，他們當中沒有一人有絲毫分離的意向。今年來團體人數大有增加，那是理所當然的。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

七時我在瑪律巴羅街講道，雖然整個上午雨不停地下，我們仍有許多嚴肅誠懇的聽眾。九點半我們在新宣道所聚集，神確與我們同在；我們從來沒有過那麼許多人在一起守聖餐。我的力量正夠我用。兩點我們離開都伯林，立即上船，這船是派克格特的皇家公主號，一條最乾淨最華麗的郵船。但因風勢不順，所以耽擱到十二時船才開出港外。我們有很好的旅伴；我睡得非常舒服，正像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一樣。十三日（星期一），海行十分平穩，我獨自在我的馬車裡看書（衛斯理把他的馬車帶往愛爾蘭——編者），讀那著名的菲茨特刺德的傳記：這人是許多世紀以來最奇特的一個人物（若是我們能把他當人看待的話）。我未曾聽過有像他那樣冷酷，那樣善於籌謀，及那樣殘忍的殺人犯。但是當他臨受死刑的時候因為繩子斷了，使他有了兩個鐘頭迫切禱告的機會，因此他或者可望於最終獲得憐憫。

晚上我們在甲板上唱讚美詩，馬上有許多人圍攏來。我毫不猶豫地向他們講論“人人都有一死”的道理。我相信當時大家都相當感動。後來我們不得不把帆松了下來，停航好幾個鐘頭，因為沒有水好渡過那沙洲。雖如此，我們仍在第二天早晨四時至五時之間登陸。十四日（星期二）休息了一個鐘頭後，我就到徹斯特去。我住在不裡斯科先生的家，這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家，和肯斯罕 B 女士的家一樣樣。這些小孩子雖不算十分文雅，但在宗教上頗有根基，是一群最可愛的小孩。

七月廿八日（星期二）

在黎芝舉行的會議今天開始，約有一百個傳道師出席。我們的主確曾與我們同在。會議對於與國教分離的問題曾作詳細討論。大家一致反對脫離國教。八月一日（星期六），我們討論紐斯伯利宣道所的問題，這所房子已為那些自任經營的人所侵奪。這些人所持的理由是他們應該有權拒絕他們所不同意的

傳道師。但這一點顯然將破壞了我們移動傳道師的制度。以後他們選出 JA 為他們的傳道師，JA 選 WE 為他的助手。現在除了我們再建造另一宣道所，已沒有別的辦法。為著這目的我們認捐了兩百零六鎊。

八月八日（星期六）

我處理了一些俗務，並為亞米紐報委派一新主筆，我不得已（雖然很不願意）辭退了 O 先生，為著下面的兩個理由：第一，雜誌上錯字太多，令人不能忍受。我已忍受了十二年之久，但再也忍受不住了。第二，他曾經未征得我的同意，排入好幾篇散文和詩。我希望當我還活著的時候能試行改進這些事情。

八月十八日（星期二）

因為平常所走的大路不能通過，我們得到了經過私人園地的許可之後，即於下午動身，適時地抵達法爾馬司。上次我到這裡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被無數暴徒所囚禁，他們吼叫如獅子一般。但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上下人等都在街旁站著，從城頭到城尾，排滿了人。大家都是出於愛心和誠意，張開著口觀望，好像看國王經過一般。晚上我在離海不遠的一個小山頭上講道，聽眾之多，除了勒汝德之外，在康瓦爾是我前所未見的。自我從愛爾蘭回來還未見過這種情形哩！神奇地感動了眾人的心，他們似乎都知道了那“眷顧他們的日子”。

八月十九日（星期三）

中午我在赫斯同的海街講道，聽眾之多和嚴肅的空氣都是我在此地前所未見的。廿日（星期四），我到了聖撫斯特，當晚向一群可愛的會眾講道；許多人還保存著起初的愛心。廿一日（星期五）十一點在紐林講道；晚上在盆贊斯講道，兩處都在露天舉行。廿二日（星期六）我到了勒汝德，六時照常站在市場的石階上向許多聽眾講道。神的道似乎已進入每一人的心靈深處。我想我從前在康瓦爾未曾度過這樣令人興奮的一個星期。

八月廿三日（星期日）

早上我再在同一地方講道。晚上則在圓形戲場講道。我料想這是最後的一次，因為我的聲音已無法控制這數目仍在增加中的聽眾。估量現在聽眾的人數約在兩萬五千人以上；我想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能聽見。

八月廿四日（星期一）

我既答應要在盆贊斯再作一次證道，因此往那裡走。路上訪問了馬拉息安。數分鐘之內屋子擠滿了人，我忍不住先作一個短講；神的靈確與我們同在。下午一直下雨，我不得已改在新宣道所講道，這房子從許多方面看都可說是康瓦爾最大最好的一個宣道所。

八月廿五日（星期二）

我到聖伊比斯，照常市場旁邊講道。幾乎是全城的人都來了，大家都很嚴肅。四十年來在這裡的工作並不是徒然的。

九月十一日（星期五）

我到了京斯武德，一個很好的休憩地方！現在這地方各事的安排都合我所願望的。可是“人活著並非要來躺臥在陰涼下的：”讓我們工作吧，以後我們將一一休息了。十二日（星期六），我和學童們談了一些時候；他們都很守規矩，有幾人非常熱心，也有些確能享受在神愛中的喜樂。

九月廿七日（星期日）

早上和晚上我都在布裡斯它新宣道所講道。下午在湯樸堂講道。已經是我力所能及的最高限度了。我想我以後每天不應該有超過兩次的講道。

十月八日（星期四）

我們一早出發，下午來到倫敦。

由於神的美好旨意，我現在的體力尚覺充足，我不敢盼望能比現在的情形更好些。我的視覺已很衰退了，不能在燭光下看書；但照常能夠寫作。我的體力也已衰弱，一天不能夠有兩次以上的講道，但是感謝神，我的記憶畢竟不壞，我的理解和過去五十年來是同樣的清楚。

十月廿七日（星期二）

前往懷特尼；此地有好些生氣勃勃的人，且有許多是饑渴慕義的。一個富有信心和愛心的人，即使是一個女人，對整個地方的影響是多麼重大哩！神必加強你的心，必造就你說各樣有益的話，和行各樣有益的事！

十月廿九日（星期四）

我回到牛津來。雖未經我同意，通告早已發出，謂我將於中午在那裡講道。屆時我向他們講論“唯一位神”，聽眾都異常嚴肅。晚上聚會有許多人擠了進來，以致彼此妨礙聽道。我不記得我們曾有這麼吵鬧的聚會！他們對聽講的熱烈情緒反而破壞了他們自己的目的。

十月卅日（星期五）

在往歪坎比的途中我花了一個鐘頭到卡得斯丁訪問斯買士先生的家。他有十個小孩，從一兩歲到十八歲，都很有規矩。這情景叫我想起我父親的家。那鼓勵 H 公爵把這樣好的一個租戶逐走的人真是一個兇惡的執事！卅一日（星期六）我們平安抵達倫敦。

十一月一日（星期日）

今日是諸聖日，這是我特別歡喜的日子。我講論啟示錄七章一節，大家享受莊嚴的喜樂。二日（星期一）H 女士在哈特飛德等我，把我帶到興塞衛司。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日）

下午我在我們牧區的聖路加堂向一大群會眾講道。我向他們講論“聖靈和新婦都說，來！”。現在的情形與前大不相同，各地教堂請我講道的次數比我所能夠接受的更多。

十二月廿八日（星期一）

我退居到彼克罕，以空閒的時間閱讀伯藍米夫人傳的一些美麗的記述。自從德來登以後確沒有見過像她這麼技巧活潑的作者，能夠“使可憎惡的成為可喜悅，使邪惡發亮。”她有豐富的想像，理解力很強。她的廣博的閱讀更鍛煉了她的輕鬆文體。她有溫和的性格，有許多卓越的天資；只是她對神茫然無知，思想中全然沒有神。她所描述的許多逸話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虛構的。其中有一段關於加雷克先生的記載是很奇怪的。她說：“當他乘船往英國時，有一個婦人送給他一個小包裹，請他待船開行之後才打開。當他打開時，發現是一冊衛斯理詩集，立刻把它丟到海中去。”我不能相信這一段話。我想加先生是一個頗有見識的人，他很知道我弟弟，他知道我弟弟不但在學問上，即在詩壇上的成就也遠超過湯母遜先生和他的許多劇作品；無論從抒情，氣質，或語文上的修養各方面，他們沒有一人能與他相比的。就是他的兒子們在制曲方面的成就也比不上父親在詩詞上的成就。

[置 頂 返回目錄]

一七九〇年

(本章字數：7390 更新時間：2006-7-19 19:55:57)

正月一日 (星期五)

我現在真是一個老人了，從頭到腳各部分都衰弱了。我的眼睛昏花，右臂顫抖，每天早上只覺口中幹焦，幾乎每天都有一點兒微熱；我的動作也遲鈍下來。然而感謝神，我並不疏懈我的工作，我仍然能夠講道，能夠寫作。

正月二日 (星期六)

我在雪場向今年來最大的一群聽眾講論：“我不以基督的福音為慚愧。”三日 (星期日) 約有兩千人在新禮拜堂和神重新立約，這是聖經所示的一個蒙恩的方法，但現在除了循道派的信徒外，幾乎已被人遺忘了。

正月廿九日 (星期五)

我們照常舉行季會。團體每年的進支帳目已達三千鎊，但仍然入不敷出。卅日 (星期六)，我開始和各小組聚會，這事占去了我今天和往下整個星期的時間。

二月廿一日 (星期日)

我在新堂向小孩子們講道，我相信這不是徒勞的。廿二日 (星期一)，我又接受了懇切的請求，再一次坐下來讓畫家畫我的像。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這是一個八十七歲的人的一幅畫像！

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

今日是很舒適的一天。早上我和“客社”聚集；這個團體的組織目的在救濟貧病無告的旅客。不是為救濟本團體的會友的。我從前不知有這一種組織，直到近年來才聽到。這也是循道派的另一果實。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三)

在往條克斯巴立去的路上，為了維朗的懇請，我順道去探望他和他的五個女兒 (都已成人)。他們最近參加那邊的團體，都很熱心，在我們的主神的福音裡大有盼望。

三月廿二日 (星期一)

我去探望在韋尼斯伯利的老朋友們。神的工作在這裡大大的興起，但商業上卻顯得非常蕭條，多數的商人都離開本地，可見窮人在恩典中更能長進，把錢財寄存天上。當晚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太陽下山之後我就不能在露天講道，而屋子又無法容納那麼許多聽眾。

三月廿四日（星期三）

我們乘馬車到馬得裡遇著一陣涼爽的雨。但雨卻不能阻止聽眾前來，所以禮拜堂依然滿座。我相信，凡心靈上有辨識能力的人，必感覺到神確與我們同在。廿六日（星期五），我寫完了題為“結婚禮服”的一篇證道詞。或者這是最後的一篇寫作。我的眼睛已漸漸昏花，體力大為衰減。雖然，我若能夠，我樂意在歸回塵土之前為神的事工多獻出一點勞力。

四月五日（星期一）

當訪問阿爾特林罕時，他們請我在新禮拜堂講幾句話。我到那裡的時候全堂已擠滿人，不一會兒，人來得更多。十二點左右我在諾韋克的禮拜堂向一大群滿有生氣的會眾講道。晚上在徹斯特再一次和那些熱情的老朋友們見面。

在這裡我遇見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是我前所未見未聞的：西羅斯先生在他的院子裡養了一頭大紐芬蘭種的狗和一隻老烏鴉。這狗和烏鴉彼此竟熱戀起來，從不願意分開。烏鴉學會了狗吠的聲音，簡直難以分別。狗若跑了出去，她就不得安慰；狗若出門一兩天，她必盡可能積聚骨頭和殘物，貯藏起來，等它回來時給它。

六月二日（星期三）

我們一早出發，中午抵達卡來爾。此地的工作已有進步。一小群人頗為堅定，那些反對的勢力已粉碎了。我們的屋子容納不了那麼許多聽眾；神的道是具有能力的。三日（星期四），我們到嚇斯罕，經過一個我新近所看到景色最好的鄉村。路是沿著那富庶的山谷（從海色起）築成的，樹陰載道，一道清澈的溪流，正夾在我們和另一山嶺之間，林木繁盛，都整理得很好。在赫斯罕弟兄們最近蓋了一所宣道所，但此時已嫌太小了。這裡有很可愛的一群人，熱心於神的事工，所以人數與日俱增。四日（星期五）我們抵達新壘。若可照我自己意思的話，我將選擇此地和京斯武德的房子，來度過我所餘留的短短時日。但這是做不到的。地上不是我休息之處。今晚和第二天晚上我們的聚會有許多會眾參加，大家都富有朝氣。

六月七日（星期一）

我抄錄了各地傳道師的名單。八日（星期二）又擬就一份處置宣道所的契據格式，排除贅語，希望作為將來各地和我有關係的宣道所與團體訂立契約之用。我不願再引用那律師所沿用的繁文縟節，那實在是我們國家的污辱。晚上我向主日學的小孩子們講道，有六七百人來聽。我們所有的男女教師沒有一人是受薪的，他們所追求的酬報不是人所能給予的。

六月九日（星期三）

我在此地所應辦的事務都已辦完了。晚上和這些可愛的人珍重道別。或者今生我不能再看他們了。第二天一早出發。

六月十三日（星期日）

早上我在滿克威爾謨斯禮拜堂為主日學的慈善募捐講道。主日學的開辦已把許多每禮拜天從早到晚在街上戲游的小孩子從街上肅清了。

六月十八日（星期五）

早上我在斯托克斯利講道，然後到懷特比去。我們那舊宣道所旁邊的小山一部分崩倒下來，把我們的

宣道所和附近的許多房子都壓壞了。可是因此我們現在有了一所新的房子，是全大不列顛最美麗的禮拜堂之一，傍著峻峭的山邊築造的。這真是神美好旨意所成就的。

六月廿一日（星期一）

瑪律頓的老朋友們懇切敦請我到那邊去（離開我們所走的路約三十裡）。為避免日中的炎熱，我一早就出發。于訪問畢克梭時，有幾個團體的會員很快地就找到我。我同他們一道到宣道所去，幾分鐘內屋裡已經人滿。在瑪律頓宣道所時也是如此。我覺得瑪律頓團體的會員比過去許多年來更有愛心，更能同心團結。

六月廿二日（星期二）

我到了卡斯巴落。晚上的聚會人數很少，大家似乎還未從那選舉的結果恢復過來。

六月廿八日（星期一）

今天我進入八十八歲。八十六歲以前我不覺得有任何衰老病徵：我的眼睛不花，體力亦不衰減。但從去年八月間起，我覺得突然變了：我的眼睛昏花，眼鏡毫無用處；體力離我而去，恐怕今生不會再回復了。但是從頭到腳我不覺有什麼痛疼，只像是生命力的逐漸涸渴一樣，從人體方面說，這種現象必將一天比一天加深，直到“疲乏的生命終於止息了。”

六月廿九日（星期二）

我經過厄普衛司到奧斯同去，在那裡和許多傳道師很愉快地度過一天。這裡的團體在本區算是後進的團體之一，但現在無論在恩典方面或人數方面都居首位！新的宣道所還不夠容納半數的聽眾，所以我在露天講道；這是一個靜宓的晚上，我相信神曾把祂的道安放在許多人心裡。

七月一日（星期四）

我到林肯去，吃過中飯後，我們參觀大座堂的內部和周圍。我覺得這座教堂確比約克的大座堂更堂皇富麗，尤其是它的好些部分的建築和那優美的位置，更足稱道。屋裡擠滿了人，聽眾異常嚴肅。林肯的居民和約克的居民好像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前者在精神方面有比較溫和沉靜，不易衝動的性格。憑著這一點，如果他們能夠得同樣的外來助力，他們很可能會勝過他們鄰郡的弟兄們。

離開林肯還有好幾裡路，我們的車夫把車停到路邊的一個旅店。讓馬喝一些水。當我們走進旅店時，店主人忽然大哭；他的妻子也哭，扭著雙手，哭得很悲惻。他說：“為什麼？你要到我屋子來嗎？我的父親就是厄普衛司的勒斯特。”我發現他和他的妻子從前都是我們團體的會員。我們就一起禱告；相信這不會是徒然的。

七月三日（星期六）

我抵達厄普衛司。晚上講道後就和團體的弟兄們聚集。我提醒他們比較幾年前和現在他們的情形：在服事神的路上他們沒有保持從前那種熱心和活潑的精神。

七月四日（星期日）

我前往米斯多頓；此地神的事工也同樣大大地衰退下去。聚會時因屋子太小，不夠容納聽眾，我就站在樹蔭底下，懇切地勸勉他們應“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以後我趕回厄普衛司，但未能在崇拜開始前抵達。基比孫先生仍然以莊嚴的聲調宣讀禱文；我相信當他看到五倍以上的人參加崇拜，十倍以上的人領受聖餐，必定十分高興。崇拜會甫畢，我立即在市場上向他們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

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樣逃罪呢？”聽眾很多，是我從前在厄普衛司所未見過的。

八月廿七日（星期五）

我回到布裡斯它。

八月廿九日（星期日）

因為巴得裡先生到北部去，科林斯先生亦有他事，崇拜聚會時沒有人幫我；我又不能自己念禱文，不得已乃把崇拜秩序縮短。在三個鐘頭內完成禱告，證道及守聖餐。下午我在靠近皇家廣場的地方講道，許多人的心都屈服在主面前。

八月卅一日（星期二）

那個生來就沒有雙手的威廉京斯敦自己定意前來看我。這人不久以前曾清楚地感受到神的恩愛，但幾個月後因受朋友的誘惑，參加一種他所嗜好的消遣，因此失掉了對神的視覺，把本來所已獲得的也都放棄了。現在神再感動他的心，他一再熱切地盼望自己靈魂的得救。他的身材適中，樣子和聲音都使人喜悅，舉止和態度也很得體。吃早飯時他脫下了他那特製的鞋子，用腳趾拿茶杯，又用另一腳的腳趾拿烤麵包。他也能同樣地用腳寫很好的字，並用腳做其他許多我們用手所做的事。

九月四日（星期六）

我到巴斯去，晚上在那裡講道。因為沒有發出通告，到會的人不多，但都很嚴肅。五日（星期日），我打破了一種不良習慣；我不知道這習慣是幾時開始的，就是同一天之內，一個傳道師向同一群的會眾講道三次。這真是無謂地在消耗講員和聽眾的心神及體力！

九月十三日（星期一）

今天和以下三天我和團體的小組聚集。這團體現在一共有會員九百四十四人。我仍不滿意關於名冊的謬誤。在倫敦時我聽說此地會員的數目在一千以上，而事實離一千之數還遠哩。這種作法都是錯誤的。

九月十六日（星期四）

我看見一頭塘鵝，對於這一種鳥我們都沒有什麼記載或圖畫可稽，豈不可怪？這是一種天生最美麗的鳥，宛似大型的天鵝，比人家養的天鵝約大兩倍，顏色雪白，樣子非常高貴。它的頸項約有四分之三碼長，脹大起來可以容納兩加倫的液體或固體的食料，它築巢于樹林中，靠近水邊，所以它每天到河裡捕捉一些魚兒來餵養它的小雛；食物是儲在頸（這是它惟一的袋子）中帶回來的，然後分給它的小雛。因此有人捏造無稽之談，說母鵝是以自己的血來養活小雛的。

九月十七日（星期五）

我往同伯利去，下午向一大群嚴肅的會眾講道。當晚我們在京斯武德舉行一個極莊嚴的守夜崇拜。

十八日（星期六）我去探訪以斯多布魯克先生；他患著一種連醫生都不懂的病症，似乎惟有神才能夠醫治。他確是布裡斯它的一個好模範，也可說是全國的好模範。他除了許多繁雜的勞作之外，還到他的牧區裡的每一家講道！

九月廿日（星期一）

今天和接下去的一天，我讀了瑞典國王討論“歐洲之均勢”的一本小冊子。如果這書是出於他的手筆，那麼他的確可稱為全歐洲最有見識和最勇敢的一個君主。若他所敘述的是真的話，那麼俄國女皇竟是那樣的一個女人！但神仍然是超越一切的！

九月廿二日（星期三）

我再一次在湯樸堂講道，論及“信的人凡事都能。”

九月廿五日（星期六）

留文斯密得長老會的牧師赫先生來見我，和我商量在他們的房子還未蓋好之前，每星期日在我們自己不用的時間內（早上十時和下午二時）借用我們的宣道所。我欣然答允了。第二天下午二時他在那裡發表一篇非常好的證道。早上五時我在那裡講道，會眾之多竟超過房子所能容納的。

九月卅日（星期四）

是一個很可愛的早晨，我們乘小艇經考茲港來到新埠。這是國中最美好最清潔高雅的城市之一。

十月二日（星期六）

我們照常在兩點出發，十點到十一點之間來到科伯罕。有從倫敦來的一些朋友在那邊迎接我們。我們在花園中散步約一個鐘頭。起初客店的主人告訴我們除星期二和星期五這兩天，外人都不許進入花園，因知哈欽斯先生在家，我派人持我的名片往見，要求優待進入，立蒙准許。我們很高興地在園中作一小時的散步。下午前往倫敦。

十月三日（星期日）

今天確是很愉快的一天。早上和晚上我都在新堂講道，精神極為振奮。在接下去舉行的愛筵中，許多人宣揚神在他們心靈上所做的工作；許多人充滿了安慰，我們極感喜樂。

我已經把待複的信複了，並處理了一些俗務，就在五日（星期二）到來以去。雖然發出通告的時間很短，到會的人卻極多，而且態度都非常嚴肅。當我們的弟兄們和加爾文派的人混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總覺得非常紛亂，工作難以開展。但自從弟兄們獨自奮鬥以來，他們無論在人數或在恩典方面，都不斷地增進。最近有人告訴我關於神怎樣明顯地擊打數年前殺害哈多克先生的那個凶徒的事：這人最近被皇家海軍的不拉船長捕獲，當時他力圖抗拒，甚至在官兵登船緝捕的時候，還拔槍對抗不拉船長，結果給船長以短劍擊斃。

十月七日（星期四）

我訪問溫徹西古鎮殘存的舊址。這地方形勢佳美，兀立在綺麗的山坡上，街道的建造很有規則，往來交叉，以一方場為中心；當中有一座大教堂，現已成為廢墟了。我站在一棵大樹下，就在這座大教堂的旁邊，向當地多數的居民講論“神的國近了，應該悔改信福音”的道理。聽見的人很受感動，似乎都想做基督徒。

今晚我再一次在來以講道，相信所撒的並非落在路旁。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這些可愛的，同心的弟兄們；在七橡吃中飯。吃飯後我們在都塞特伯爵的邸第耽擱了一個鐘頭。我覺得這裡有些改變是不好的：好幾幅名畫的絲罩給移開了；尤其是尤哥林諾公爵和他兒子們的那一幅畫的位置光線很不好，幾乎辨認不出那個小男孩子，就是當看見父親因為悲痛而咬著自己的手，就哭著說：“爸爸，你若餓了，請別吃你自己的手，吃我的吧”的那個男孩子。晚上講道時整個宣道所擠滿了人，神確和我們同在。

十月九日（星期六）

我們回到倫敦。

十月十三日（星期三）

我在諾韋克講道；但這屋子無論如何容納不了那麼許多聽眾。此地情形是多麼奇異地改變了，我居然在諾韋克成為受尊敬的人！神終於叫我們的仇敵同我們和好了。除了那些反律法論者之外，已沒有人開口攻擊我們。

十月十四日（星期四）

我到耶謨斯去，終於看到這團體之能有和平，大家同心團結。晚上聚會人數太多，許多人進不了宣道所，但是不若平時那樣喧擾。吃過晚飯後有幾個人同心禱告，神的能力降臨在我們當中；尤其是當一個少婦開口禱告時，我們大家都覺驚異，又甚欣慰。十五日（星期五）我到羅斯托夫特去，訪問那邊的團結穩固，富有愛心的團體。奇怪的是這團體的會員數目毫無增減。十六日（星期六）一時左右我在羅敦講道；六時在諾韋克講道。十七日（星期日）七時我為一百五十人（人數比去年多兩倍）舉行聖餐。我知道去年的傳道師都是很熱心很努力的。後來我們到自己牧區的禮拜堂去。可是那邊沒有證道。除了大座堂和聖彼得堂之外，城裡的三十六個禮拜堂也都沒有證道。我在下午兩點講道，講完之後，洪尼先生來訪。洪先生今早在座堂講道，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而且我相信，他對神的事是很熱心的。五點半我又向屋子所能容納得下的聽眾講道，許多進不來的人也似乎比從前我所看到的安靜了。真的，他們好像都知道神是在那裡。我也相信神必將在此地復興祂的工作。

十月十八日（星期一）

今天沒有馬車到林鎮去，我不得已乘坐郵車。到了德累罕時又雇不到馬，不得不仍用原來的那幾匹馬趕路到煞弗罕。在那裡滿屋子的人正等著我們，他們似乎都準備好要接受訓勉。可是在此地我們又不能找到驛馬，因此改乘一輛獨馬車上路；那時風夾著濛濛的細雨，向我們臉上吹打，沒有任何可以遮掩的東西，所以在抵達林鎮之前我已經是從頭到腳，渾身顫抖了。但對這一點點不舒適我很快就忘掉了；會眾的熱烈情緒叫我大大地振奮起來。

十月十九日（星期二）

晚上聚會全城的牧師（除了一位跛腿的）都來參加，他們對循道派都特別偏愛。當地大多數人也都如此，這從他們捐獻給我們主日學的款項可以證明（現在約存有二十鎊）。廿日（星期三），我已預定在笊斯，靠近斯格裡頓地方講道，但困難問題是我將借什麼地點講？當地牧師很願意請我在教堂講，但又怕得罪主教。當時主教上倫敦去，離城約數裡路。有人上去問主教我之在教堂講道有沒有異議，他表示並無異議。我想這教堂是本郡最大教堂之一。料想近百年來這教堂不曾如此擁擠過。今晚和第二天晚上我都在柏利向一班極專注的聽眾講道。他們當中許多人知道他們所信的是誰。我們在此地的工作可說並不落空。廿二日（星期五）我們回到倫敦。

十月廿四日（星期日）

我在斯辟多飛德的禮拜堂向大群聽眾講論“神的全副武裝。”下午又在沙得威爾的聖保羅堂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這重要真理，勉勵大家，到會的人數更多。我希望有許多人將決定選擇那上好的福份。